

《梦锁危情》（Transparent Things）赏析

1972年，身居瑞士的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继《微暗的火》、《阿达》之后出版了他的第七本英文小说《梦锁危情》。作为在评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在读者界中轰动一时而名声远扬的《洛丽塔》的作者，毫无疑问，纳博科夫的这一新作引起了评论界的极大关注。

但年已73岁高龄的纳博科夫此时是宝刀未老，还是江郎已才尽呢？众评论家各抒高见，褒贬不一。乔纳森·拉宾（Jonathan Raben）是对之嗤之以鼻的最大典型，说：“这个曾经是真正的奇迹创造者的纳博科夫无所事事的变起魔术来，完全出于无聊把水变成了酒。其主人公波森是个阴沉的小人物，阿曼达是从冬季运动滑雪衫广告页上剪下来的……，其内容象玻璃瓶里的彩纸做成的纪念风光，摇一下，纸片哗哗地飞起来，又落下，纳博科夫他自己不耐烦的摇这个破玩意，摇了二十六次”（Encounter, 1973, 5）。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评论说“我不理解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新作《梦锁危情》。我这

么说是坦白，不是抱怨：这个满是漂亮玩意儿的小说，从汽车发动机到呼吸道，我都不明白…。带着愧疚的心情合上书，舔掉了糖衣却没有吃掉药片。但我心存感激，他的新书，他写的每一本新书都提醒人们说：不管在现实这座血汗工厂里的工作多辛苦，艺术是一次渡假。”可见厄普代克对其持保留态度。但大多数评论家持褒奖态度。此不一一列举。因本文主要分析其叙述手法和故事结构。

《梦》一书的情节很简单。主线是一个美国校正员休·波森（Hugh Person）的四次瑞士之行。第一次是22岁那年，同父亲一起去散心，父猝死于一家衣店，波森意外的获得了一小笔遗产。之后回美国干了许多工作，最终作了出版商菲尔手下的校正员，认识了静养瑞士的作家R，为与R商谈出书的事，波森有了第二次瑞士之行。在从Thur到Verson的火车上休遇到了阿曼达，一见钟情并展开了一场执着的追求。阿曼达酷爱滑雪并与几个狐党以滑雪来作弄波森，毫无滑雪经验的波森陪他们上山下山吃了许多苦头。终于阿曼达因不愿与她的诸位男友搞太过分的乱性行为而绝交；波森收利，两人下山时，一个很让阿曼达动情的吻订了他们的婚事。两人回美国。同年2月，因阿曼达的母亲即将离世，波森也要与R商谈出书事宜，于是两人同去了瑞士。一个月后，波森校正R的大作《隐喻》到深夜才去睡觉，在梦魇中扼死了自己的妻子。从此他出入于精神病院和监狱，因为表现好，8年后获释，他为了重温旧情，再次去了瑞士，并

设法住进了当年同阿曼达所住的房间，夜里失火被窒息而死。

可见，《梦》的情节无过人之处，但纳博科夫之所以是纳博科夫绝不仅仅因为他的故事情节，更在于其奇异的叙述手法及书内之书与书外之书，书内之书的人物与书中的人物甚至同书外之书的作者互相认证，环环相套，让人难辨虚实的写作手法实在让人惊叹，本文主要对此进行分析。

1 作者? 讲叙人? 听众? 读者

《梦》中，其作者纳博科夫不是以任何传统的方法讲述故事的，既不是普通的第一人称“我”或第三人称“他”，也不是像《大人物盖茨比》或《呼啸山庄》，叙述者在书中以一个次要人物出现，作为旁观者讲叙故事，而是作为书中没有露面的听讲叙人讲故事的一个听众，偶尔还问一两个问题，同时还是书中作家R的作品《隐喻》中的一个次要人物。那么这个讲叙者到底是谁呢？他就是

叙述人：R

书中的作家R早波森两、三年因病死于手术，所以R是阴间的人物，穿梭于现实与冥冥之世，无所不知，无所不察。

且看《梦》是怎样开头与结尾的：

开头： 这是我要找的人。喂，先生！……他没听见。

结尾：别怕，你知道，去吧，孩子！

此“我”就是阴府中的R，此“先生”就是波森。英文中主人公的名字是Hugh Person，这里Person一语双关，一指主人公的名字，二可做对人的称呼，此处译做了“先生”。结尾一句中“孩子”是R的惯用语，尤其他常喊波森为“孩子”。因此整部书《梦》是 R的评论或描述，但R不是单纯的以“我”的身份来讲故事的，而是时而站在波森的角度徐徐道来，又因为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察，他对波森的心理描写有时直接用“我”来表述。比如他站在波森的角度描写他自己：男爵有着粗俗的外表，土黄的面色，好斗的从生的眉毛，一种入木三分的眼神(P268)。再如当波森在火车上遇到一见钟情的阿曼达后去见 R时，心中急切地想提一提阿曼达，于是说：

“我”可以向你保证，他正迫不及待地盼着您的稿子呢。顺便说……

顺便说，的确！对于那个不合逻辑的转换应存在一个修辞术语。一个独特的景象透过黑纱顺便显出。顺便说，若得不到她，我将失去理智。(P269)

顺便说之后的短暂停顿恰是波森瞬间的心理感受，直接用“我”来描述，紧接着波森又说：

“——顺便说，我昨天遇到了一个人，她刚见过你的继女……”

R不愿提及前继女，想转话题，对酒吧招待说“再来一杯，孩子”，R的秘书也赶紧明明白白的告诉波森“R先生讨厌提到摩尔小姐和她的母亲”

但接下来的一段也是以“我”的口吻来写的：

我并不责怪他。但胡夫出名的老练圆滑到哪里去了？发昏的胡夫非常清楚全部经过，是从菲尔那里听来的，而不是朱莉亚——那个不纯洁却还含蓄的小女孩那里。（P269）

这一段无疑是叙述人R 的评论，并且从后一段的“我们”可以知道讲故事当场陪同R 的至少还有一人，这才能构成我们。其中就包括〈梦〉的作者纳博科夫，还包括本书的主人公波森（后边还有R与波森在当场的对话）。

另外，波森遇到阿曼达和R的前继女朱莉亚喝咖啡，其中有三人的对话，然后是：

朱莉亚笑了。她看上去挺愉快，也挺健康。她确实比两年前要可爱多了。我能梦见她现在这眉眼、这长发的模样吗？如果可以的话，这梦境抓住新事物是何等的快啊？是否下一次就该梦

到她那个日本娃娃的发型呢？（P284）

此“我”是R站在波森的角度再次看到前继女的当场的感想和心理活动。但半页后：

胡夫有些懊悔没有像阿曼达和朱莉亚一样也要咖啡。这杯巧克力显然很不可口。他——“优”又要杯热牛奶，而且还单单给上了份糖，是那种看上去挺精巧的袋装的。他——“优”撕开袋的上沿，把米色的粉末倒入已经完全拌好了的牛奶中。……（P285）

这里，R 则完全是旁观者R了，称波森为“他”。直到全书接近为尾声的25节时（共26节），作者才较明确地指出了本书的叙述人是R：

我们很乐意指出，在他整个一生中，我们的胡夫体验到那种奇妙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为三个神学家和两个二三流诗人所知的），即觉得在他的后面——好象是在他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更心胸开阔、更聪慧、更冷静且强壮的陌生人，的确比他更好。实际上，这是他主要的“影子伴侣”（一个粗鲁的评论家曾用这个绰号指责。），若没有那个透明的影子，我们是不会劳驾去讲我们亲爱的波森的。……（P342）

所以，首先是身份不明的叙述者所用的人称的不断变化，尤其

对于初读的读者来说，构成了〈梦〉的复杂之处，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主人公

毫无疑问，〈梦〉一书的主人公是波森，同时，他还是R的听众之一，有时候R还直接问他一些问题。例如：

随便问一声，波森先生什么时候开始厌恶波森太太的？没有答复。厌恶会从一开始就是对她感情的一部分吗？没有答复。他曾经给她买过一件翻领毛衣吗？还没有答复。当她发觉毛衣在喉咙那儿太紧了些他觉得不耐烦了吗？“我都要吐了，如果你坚持用这些令人作呕的胡话折磨我的话。”胡夫说道。（P302）

波森的其他身份还包括：R的作品的校正员，R的影子伴侣，纳博科夫笔下的一部小说中的人物。

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名字。主人公中文译做胡夫波森，Hugh Person，Hugh在英文中的发音与第二人称you（“你”之意）相同。波森的妻子阿曼达就直接称Hugh为you，中文音译做“优”，而person在英文中为“人”之意，所以按意思来称呼，〈梦〉的主人公的名字应是“你人”，而其叙述人R，英文发音与第一

人称I（“我”之意）相近，这无疑也是〈梦〉中人物复杂关系中的一个注脚，或许纳博科夫对此是精心设计，大有深意的。

作者

纳博科夫无疑是〈梦〉一书的作者，但他同时还是书中作家 R 笔下的一个小人物，〈梦〉中故事讲述人R 的一个听众。首先，纳博科夫把自己化名为亚当凡利勃里科夫³¹⁶在胡夫校正的 R 的著作〈隐喻〉中出现。纳博科夫的英文全名是Vladimir Nabokov，而在〈隐喻〉中只是变动了一下字母顺序变成了Adam Von Librikov。

所有这些在文学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暂且不论这种错综复杂的人物与作家之间虚实难辩的写法值不值得后人效法，但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创新。

2 书中书

《金色窗户中的人影》

《梦》中共三次写到大火，并且这三次大火是推动《梦》的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一次是17节中，阿曼达在与波森度蜜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她认为住在没有防火安全出口的旅馆，最后几个晚上是最危险的。因此坚持要求波森跟她一起排练在大火中进行“杂技式逃亡”。波森被逼无奈，只好服从。结果，对滑雪，攀岩得心应手的阿曼达三下五除二就消失在了波森的视野之外。最后找到她时，她置身于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正仰卧在一个陌生人的床上裹在一条毯子里，平静地吸着烟。而那个人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着杂志。（P306）

第二次即胡夫梦中失火为阻止他的“临时性伙伴”朱莉叶罗密欧从窗户向外跳，他从后面掐住了她的脖子，结果是扼死了睡在自己身旁的妻子。（20节 P340）

第三次为胡夫在重寻旧梦的旅馆中因失火而窒息而死（26节 P347）

后两次的描绘极为详细，这些描写与R 的著作《金色窗户中的人影》无不相合。在第九节中有一段关于《金色》的内容的对话：

“喔，在一个里维埃拉的别墅，有一个相当戏剧性的场面，当这个小女孩、叙述者的女儿……”

“朱恩。”

“对，朱恩点燃她的玩具房子而整个别墅都烧毁了。……”（P 263-4）

这本书的作者是R，如果按常规的写作方法，其叙述人应该是作家本人R，他的女儿（继女）恰恰就叫朱莉亚——即朱恩（见〈梦〉第305页：朱莉亚或朱恩），所以〈金色〉一书恰是〈梦〉的一个注脚或补充。

《隐喻》

如果说〈金色〉只不过是〈梦〉的一个重要场景，那么《隐喻》则完全是暗指《梦》整本书。这很容易从第18节胡夫作为此书的校正人同R 进行的一场关于此书的讨论中得到证明：

R（注意是《梦》中的作家）先生强调说“我只能重复强调，我不止一次，而是经常说的是：你可以改动一只猫，但你不能改动我的人物。至于标题，这个“暗喻”绝妙的同义词，任何一匹野马都别想从我这里把它拉走。”（P310）并且说有两种标题，“一种是该死的作者或聪明的出版者在书写成后才找到的。那只是一个被贴上并用拳头侧面砸实的标签。我们大部分糟糕的畅销书都有这类标题。还有另外一种存在：这种标题就像水

印一样使书闪耀光芒，这标题同书一齐诞生，相依为命。这类标题是作者在多年积累孕育成书的过程中逐渐成熟为每一页、或整体的组成部分。”（311）可见，R的《隐喻》显然属于后者，这也就是说它是全书有机的一部分，不仅仅是《隐喻》一书，还指《梦》。另外不得不声明的是本书的英文名字为 Transparent Things，直译是“透明的东西”的意思，中译本译作《梦锁危情》是意译。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书中两次提到“透明的东西”，这对于患有梦游症的波森来说是有隐喻意义的。来一起看一下第24节336页：

人类的生活可以被喻为一个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围绕自我跳舞。因此我们第一本图画书中，在一个男孩的梦里，蔬菜环绕着他——绿色的黄瓜，紫色的茄子，红色的甜菜，土豆爸爸，土豆儿子，少女似的龙须菜，还有，噢，还有好多其他的，它们旋转得越来越快，并逐渐幻化为围绕着一个死人或行星的透明彩带。

另外一次是在波森临死前，差不多相同的描叙：

模糊不清的彩带围绕着他，使他想起童年时一本恐怖书上的简要画面，耀武扬威的蔬菜围着一个穿睡衣的男孩越转越快，这个男孩绝望地试图从这个头晕目眩的梦境醒转过来。它的最终景象是一本书的遇热发光体或者是一个变得完全透明而空洞的盒子。这时，我认为，它不是物质死亡的原始痛苦，而是从一

种存在形式到另一种存在形式神秘的精神调动的无与伦比的剧痛。(P348)

现在重新回到 R 与波森关于《隐喻》的讨论，波森斗胆提出将书中的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表达。“无知”先生吼道(P311)。如前所述，《梦》一书的叙述兼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恰又与《隐喻》相印证。

另外，也可以从波森在校正《隐喻》时所提及书中的内容看出：R 先生描绘了一对母女在景色优美的峡谷之上一座高山的教室上，和另一处没那么危险的地方用惊人的爱抚来盛情款待她们共有的年轻情人。(P316)我们从第十节已经知道作家R 的妻子和继女共有一个情人。“……那个……的花花公子，不但是母亲的、也是女儿的情人。并有两个夏天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卡沃利尔殷勤地侍奉她们，……(P270)”。再次从内容上与《梦》印证。

《三个时态》

《梦》一书中还提到R 先生的另一本书《三个时态》。当波森无意中在咖啡馆与他在火车上一见钟情的阿曼达和曾经跟他发生过性关系的R的继女朱莉亚相遇“这时胡夫回想起先生的著名小说《三个时态》(285)”“正如在小说《三个时态》中描写

的那样：一个身着深黑色晚礼服的时髦男子和3名身穿裸肩晚装
的美国女人——爱丽丝、比塔和克莱尔，在灯光点缀的阳台上
共进晚餐。这3个女人在此之前相互都不认识，其中爱丽丝是这
个男人从前的情人，比塔是他现在的情妇，而克莱尔则是他未
来的妻子。”（P285）后文作者又特意提到“朱莉亚和他”即
“化名为：爱丽丝和那个讲故事的人”，那么胡夫和爱丽丝、
阿曼达的关系与《三个时态》中的关系相对应，应该是这样的
：

讲故事的人：	《三个时态》	爱丽丝	比塔
		克莱尔	
胡夫：	《梦》	朱莉亚	维特（阿曼达所住的城镇）
		阿曼达	

胡夫是他自己的“三个时态”的作者，这同R 的《三个时态》
中讲故事的人R 的身份相同，如果我们再翻到全书的倒数第二
节，就会看到 R 实际就是胡夫的“影子伴侣”，非常明显，《
三个时态》与《梦》也是环环相套的。

简短的结论

就这样，纳博科夫把《梦》的真实作者和《梦》的叙述人、作家R，书中的作家R笔下的小人物纳博科夫和纳博科夫书中的人物，纳博科夫的作品及 R 的作品的读者波森和听叙述人、作家 R 讲故事的波森，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短短不到120页的小说中通过结构上的种种暗示，把它们安排得井井有条，纹丝不乱；其中书书相套，相映成趣的构思也耐人寻味。你可以说他无聊，也可以攻击他黔驴计穷，但不得不承认只有纳博科夫这样的总是“固执己见”的作家才写得出这样的作品，虽不至于让世人效仿，却让人不由地惊叹。

梦锁危情

作者：〔美〕V，纳博科夫译者：梅绍武潘谏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冯晓岩 装帧设计：魏国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licheng288pdf转换tx

1

译者序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 1977）是当代著名的俄裔美国学者、文体学家、作家和翻译家。

1899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贵族家庭。祖父，任沙皇时的司法

部长，外曾祖是俄国直家医学院首任院长。父亲曾 是一名法官，后0参加立宪民主党领导工作于1908年被捕入 狱，1917年在临时政府任职，革命爆发后逃往克X米亚，19】9 年又举家途经土耳其流亡西欧，在柚林办一份自由派流亡报 紙，1922年被两名流亡的右翼君主主义分子暗杀，其中一名 睹杀者后来成为希特勒手下掌管俄国流亡分于事务的官员。

納博科夫随同义母流亡之前，曾继承1洊父遺贈的两千 英亩土地的在园产业。他先在英@剑桥大学攻读法语和俄语， 获学士学位，后在柏林和巴黎从事俄丈创作，早在1916年他 就已在俄8发表过一本诗集。在欧'洲20年流亡生活当中，他 珂俄国作家布中一起在流亡者的8子里享有声望。1940年納 粹入便法国前夕，他移居美国，先后在斯坦福大学、韦尔斯 X学院、康奈尔大学讲授俄罗斯和欧洲文学以及文学创作，学 生当中包括受到他很大影响的美国当今另一著名作家托马 斯^品钦。^博科夫自1938年就开^? 大用笑爻写作。^业余 喜爱收集蝴蝶等^翅0昆虫，19"至1948年还曾在^停大 学比轻动物学博物馆任研究8，发现过几个祈品种的蝴蝶和 蛾。有位西方评论家认为，正是0为他有这方面的爱好而使

2 纳博^^小说全集

他能像契诃夫那样，在观察人和社会处境时細致入攷，并" 科学审慎的态度来阐^。他1945年入美国^，1960年移居瑞 士，直至1977年病逝。

納博科夫一生写下7大I作品，据估计有400余首俄文 诗作、6部俄X诗剧、3部俄文散文剧、52篇短篇小说（内有 20篇已译成英

丈)和17部长篇小说(内有6部是直接用英文写的)。他主要以长篇小说间名于世,重要作品有《玛病》(《),《肯人女人小人》(《?、《辩护》(“^、《光荣》(1932)、《、、睹中的笑声》(!^、》)、《失望》(鹏)、《眼睛》(“^)、《天赋》(^?),《塞-奈特的真实生活》[0941]、《梦铎危情》(丽)、《洛節塔》(脑)、《普宁》[0957]、《撒暗的火》(丽)和《阿达》(,)等,1951年他发表了自传《讲吧,记忆》,1966年又作了修灯,美国著名诗人兼批评家13^怀特认为这部自传写得好,应被列为大学英语系必读之书,

1944年,納博科夫完成一部研究果戈理的著作。他早期还把罗1^罗兰的《柯拉,布勒尼翁》、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以及济兹、拜伦、波德莱尔、繆畫、莎士比亚、丁尼生的诗译成俄丈,后期曾把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12世纪俄罗斯新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和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英文。納博科夫^赞成附庸风雅的意译,而主张直译,并靠注解和评论来闡译。他1964年译的《叶甫盖尼參奥涅金》共4卷2000 |[,译文仅占228页,X 斌可^浩大。

納博科夫流亡在外总是住在旅馆、公寓或别人家的住宅内,这种生活导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也大都是像他那样的流亡人物或艺术家,他们为了摆脱精神空虚和受难的现实而沉

译钜序 3

浸在往事的面忆、纯&未、棋术或其他一些^常的行为中,作品中流露出一种失意感,精神受压抑感乃至精神崩溃感。

在文休上，他虽然继承了俄罗斯和欧洲文学的传统，但 也受到本世纪像乔伊斯、普脊斯坤、卡夫卡等一些作家的反 传统的钐响。他在文学形式和语言上大脬进行探索，从而在 形式和技巧的创斩方面独具一格。他的作品丈笔幽默、描绘 细致，他还喜欢在作品中制涟，犹如魔术师在变戏法，更突 出了他的独特风格。但是，他的作品往钛隐晦难懂；一^西 方评论家说读他的作品时，头一遍如坠入五里雾中，第二遍 略见端倪，理出些头绪，第三遍方茅塞顿开，发现阳光灿烂 无比，而且看他的书时手边还需各一部《韦伯斯特大辞典》作 为向导。另外有些评论家说他操纵笔下人物如操纵木偶，语 言如蝶翼上的色彩，认为他是福克纳以来美面是重要的作家， 或是乔伊斯以来是有风格、是具独创性的作家。法@作家让 一保罗，萨特把纳博科夫归入反小说派作家行列中，说他 "有一种流故的愿望要4&自己已经筑起来的结构统统棣倒，另起炉灶"。

但是，使纳博科夫获得国^声誉的则是他那部引起争"& 的小说《洛，塔》。故事梗概大致为一个名叫亨伯特的欧洲中 年5? 子，由于对一个12岁姑娘发生恋情而娶了她的母亲，后 来母亲死去，免除了亨伯特原^媒杀她的企阁。他带领洛節 塔赴美旅行，在许多汽车旅馆停留居住，最后达到了他的欲 望。洛11塔后又同另一^子出走，亨伯特追踪寻获，将那个 男子杀死，尽管洛13塔这时已经"衰老"而休孕，墮落下践，可他还是0常愛她"- "这部小说是初子1955年在巴黎出版， 1958年方在美国正式出版，评论界议论紛紜，有的认为这是一部非道德小说，有的认

为这是一部可与《尤利西斯》相媲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美的伟大作品，有的认为作者是借用亨特这个人物嘲弄

“！姜3人的某种欲變，以钱诞的手法诚喻？美国人的野心、对青年抱有理想化的看法以及亨特那神元耻的个人主义。英国文学批评家马库斯利夫认为当今美国亨利米勒等人 在性愛方面更加露骨描的作品都已不是禁书，《洛丽塔》则已显得古板而过时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中写道，《洛丽塔》是一本充满惊人机智和活力的小说，写美国社会中的粗俗，谁都比不上纳博科夫，比如说美国汽车旅馆的肮脏和荒谬，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写作题材，最后总算找到一个诗人兼社会学家的纳博科夫，把它写得淋漓尽致。”

在创作的0的上，纳博科夫不喜欢别人称是个“道德 识刺家”，他一再宣称：“我没有什么社会性目的，没有道德 信息；我也没有什么总的思，要去开拓。”他喜愛的西方作家 是新特恩、霍桑、爱默生、爱伦，波、梅尔维尔、阿兰，罗 布一格里耶和博尔赫斯等人，而把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 说成是“三个可作的平庸作家”。

纳博科夫虽已去世，但声誉益增长，近几年出现了不少从各个角度研究他的作品专著和文萃，他的作品还有人 在作注释帮助读者理解，传记已出版了两种，他的许多俄 文著作由他的儿子整理译为英文。 -

长篇小说《普宁》中！）最初在1953—1957年的《纽约 客》杂志上间断地载？ 4幸，是纳博科夫第一部引起美国 读者广泛

注意和欢的小说。它描述一个流亡的俄国老教授 在美国一家学府教书的生活。他性格温厚而怪僻，对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常受同事们的嘲弄，妻子也离弃他。他孑然一身，"、得沉溺于坟纸堆里，^研俄罗斯新古文化和古典文学 聊"自慰；时时刻刻回忆往昔，流露出一股浓重的乡愁。納博科夫把俄罗斯文化和现代^11妥明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诙谐而机智地刻画一个失去祖国、割断和祖国文化的联系、又失去了爱的背井离乡的苦楝人。

作者在这部作品里还表达了他一向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熟悉，嘲笑了美国流行的心理学，同时也含蓄地讽刺了当时盛行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学府的描写，尽管讽刺得有些夸大，但并不失真。书中偶尔出现納博科夫对前苏联的某些错误看法，读者当然会"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

納博科夫喜欢制谜，结构有时来个三百六十度大转^，这在《普宁》一书中可见列，例如讲故事的人是谁，直到最后一章才见分晓，又如结尾情节又转回到第一章起首的情节等等。英国文学批评家0，海德曾把納博科夫的普宁同果戈理《外套》里的小人物阿尔卡季，阿尔卡季耶维奇相比教，认为納博科夫受果戈理的写作手法影响很大，这话说得不无道理。

梅绍武

1981年于北京

精彩的幽默，极端的悲哀，  
只有天才能做到如此完美的结合。

格雷厄姆·格林

普宁

^梅绍武译《1》梦锁危情

^潘瀕译

那位上了年纪的旅客，坐在风驰电掣的客车靠北窗户的位子上，面对着两个空位子，身旁也没人坐，他不是别人，正

是铁莫菲，普宁教授。他头秃得挺像个样儿，皮肤晒得黧黑，

脸蛋也刮得蛮干净，首先给人比较深刻印象的是他那个褐色的大隧袋，那副（遮住初期眉毛脱落的）珉瑁边眼镜，猿猴那样厚实的上嘴唇，滚粗的脖颈和那穿着绷得挺紧的花呢上衣的、结实的身子骨儿^但是临了叫人多少有点失望的是他1(5（眼下穿着法兰绒婢子、交叉着的）两条腿却挺瘦，脚也显得纤弱无比，几乎跟娘儿^的脚一模一样。

7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那《邈^遽遏的羊毛袜「是^^&的，带有^紫色的菱形图案；那双保守的^「1黑^^1上他花费的钱，几乎跟他用在（包括那条花里胡哨的须带在内）全身装束其他方面的钱一般多。40年^以前，他在欧洲那段生活稳定的时期，一向爱穿长衬裤，裤脚塞进颜色素净. 旁边绣花的干净丝袜虽，用抹带吊在穿着棉布裤的腿肚子上。那当儿，对普宁来说. 把卞库魑提得过高而让人瞥见了里面的^衬裤，就如同让太太小姐I

门看到他没戴硬领和没汀领带'样粗鄙,就连巴黎第^区 那座肮脏的公寓——&宁逃出革命化,的俄国,在布拉格受 完高等教育之后,在那里面住过15个年头——那位看门的洋 老太婆上楼来收房租,正巧碰上古板的普宁没戴硬领气他也 马上会用一只高雅的手遮住脖子前面的领扣。这一切在这个 新世界随随便便的气'氛里都有了些改变。如今,他已经52岁,^倒热中于3光裕,穿短袖"衫和松松垮垮的长裤子了,两 条腿一搭起来,就存心老脸厚皮地露出好大一片光腿。眼下,他就可能对一位同路的旅客如法炮制,可是这节车厢里除了 还有一名士兵在一头呼呼鼾睡,另一头有两位女士在专心照 应一个婴孩之外,只有普宁,别无他人了。

这儿要透露个秘密,那就是普宁教授坐错了车。他本人 并不知道,列车员也不摸头,后者这时已经穿过几节车厢来 到普宁乘坐的一节。说真的,普宁这当儿倒觉得扬扬得意咧。 克莱蒙纳妇女俱乐部副主任裘迪丝^克莱德小姐请他星期五 晚上到克莱蒙纳做一次学术报告——这个城镇在普宁1945 年起就栖身执教的温代尔^边大约300滟串。——她告诉我(门 这位朋友说乘下午1点52分驶离温代尔那班火车最合适^ 4

^文^法语,

誓宁

3

点17分就抵达,克莱蒙纳了,但是普宁跟1 午多俄国渚一样,过 分喜好时间表、地图、目录这类玩意儿,尽量把它们收得齐

全，然后带着无事瞎忙的兴奋劲儿，随心所欲地利用它1(1，

—

旦给自己推敲出一些时间表就沾沾自喜，因此他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发现有一班更方便的车次（下午2时19分离开温代尔，4点32分抵克莱蒙纳》，旁边还有个不大显眼的参照符号，标明每星期五。只有星期五，这班2点19分的火车开往远方一个同样冠有一个悦耳动听的意大利名字的比较大的城市，中途在克莱蒙纳有一站。可普宁来说，不幸的是他那份火车时间表是5年前印的，其中有一部分早已不管用了。

他在温代尔学院教俄语，这是一家多少带点地方性的学府，特点是美了的校园正中汗了个人工湖，爬满长春藤的走廊把各座大矮连接了起来，几幅壁画展现该校一些易于辨认的教员正在把知识火炬队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和巴斯德①手里传给许多傻大随的农场小伙子和姑娘，此外还有一个活跃而兴旺的庞大的德语系，系主任哈根博士得意扬扬地称它是“学府里的学府”（说的时侯把每个音节都念得非常清楚）。

“在1950年秋季一学期里，注册念俄语的学生不多，有一个过渡班的学生，爽直而认真的01蒂，勃里斯，一个仅露了名字的高年级学生（选了学分而队没上过课的尹万，德勃），和另外3名欣欣向荣的初级班学生：约瑟芬·马尔甘，爷爷奶奶都生在明斯克·查尔斯，麦克白斯，具有惊人的记

4

纳1\*1夫小说全集

忆力，已经处理了10种语言，准备再埋葬10种；无精打采的

爱琳·兰，有人对她说一旦掌握了俄文字母就差不多能阅读该《安娜·卡拉马佐夫》①啄文扳了。普宁作为一名教员，根本没法跟那些分布在美国学术界各处的了不起的俄国太太小姐（门竞争，她们尽管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却不自觉地只凭直觉、巧嘴灵舌和一种母性活力，竟然在那种伏尔加母亲河歌谣、红鱼子酱和茶炊的氛围里，把她〔门那艰难而美丽的语一名教员，也从来没设想进入近代科学语言学的崇高殿堂——苦行僧般研究音素的学术界，一些认真的4^子在那殿堂里面学的不是语言本身，而只给教会了一套方法来教别人也用那种方法来教学罢了；那套方法犹如瀑布一般，水花队这块岩石泼溅到1鹏岩石，不再是一种合理导航的媒介，然而在难以想象的将来也许会有助于发展深奥的方言土语——基本的巴斯克语@什么的——只有某些精制的机器玩意儿才能说得上来。普宁对他这份工作无疑采取一种逍遥自在的业余态度；他确实只靠一家比温代尔学院大得多的学府的斯拉夫语文系主任主编的一本文法书来教课，那位主任是个年高德劭的骗子，俄语蹩脚得简直是个笑话，可他却宽宏大量地让别人匿名苦干出来的产品借用他的大名出版。普宁尽管有许多缺点，却具备一种老派的魅力，令人敌意尽释，，位忠实的保护人哈根博士在一些脾气别扭的校董面前力称那种魅力是一种精巧的进口货，值得用本国现金支付。普宁1925

①这里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

v宁

年左右在布拉格大学荣获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到了本世纪中叶已经变成没多大用途的头衔，可他作为一名 俄语教员倒也不能说完全不称职。他招人喜欢，并非由于什 么主要才能，而是由于他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插科打诨，他 一离题东拉西扯就会摘口眼镜，一边眉飞色舞地追忆往事，一 边按摩他那副现实的镜片。用蹩脚的英语扯怀乡话题啦，自 传性质的奇闻轶事啦，普宁怎样来到合众国①啦。"登岸前在 船上接受海关检查，好好！'没什么东西要报关吗？'没有？ 好好！然后是些政治问题。他问道：'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我就回答"一这位开讲人由于打心眼里涌现一阵暗自得意 的坎乐而暂停一会儿~~ ^ '首先，我们对？^府主义该怎 么理解呢？是实际的呢，形而上学的呢，理论的呢，神秘的 呢，抽象的呢，个人的呢，还是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我年轻 的时候，'我说，'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重要意义。'于是我 们就展开一场很有趣的讨论，结果我在埃利斯岛②整整度过 了两个星期。"~肚子开始起伏，一起一伏，这位开讲人捧 腹大笑起来'

还有一些更妙的幽默场合。仁慈的普宁带着一种羞答答 的忸怩表情，一边准备为孩子们讲些自己当年领略过的妙趣 横生的事儿，一边自己先忍俊不禁，露出一嘴残缺而可怕的 黄牙，然后会打开一本波旧的俄文书，翻到他小心夹了一张 精致的人造革书签的地方4打开那本书的时候，脸上往往会 浮现一种惊慌失措的神情，使他那温顺的容颜全然改色，他 张着大嘴，狂热地来回翻弄那本书，可能要过好几分钟才找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到所需要的那一页——或者对自己毕竟标对了地方而感到满惠。他选的段落大都摘自差不多一世纪以前奥斯特洛夫斯基①草草写成的一些有关商人生活习气的、古老而幼稚的喜剧，或者出自一出同样古老、甚至更古的，靠曲解词义取胜而价值不大的列斯科夫②的闹剧。他用亚历山大古典剧院③（彼得堡一家剧院）那种洪亮热情的声调，而不是用莫斯科艺术家剧院那种清婉纯朴的声调，把这些老古董念出来；不过要欣赏这些段落至今尚存的任何妙趣，人！0不但得充分熟悉方言土语，而且也要有丰富的文学见识，他这个可怜的小班内的那些学生可对这两样均不具备，因此只剩下这位表演家独个儿在欣赏课文里微妙的联想。我们方才已经提到的那种起伏的喘息，眼下在这儿会变成一次名副其实的地震。普宁一边犹如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绘影绘声地表演，尽力追忆他（在一个尽管被历史淘汰而划好像格外鲜明的灿烂世界里）度过的一段热情洋溢、对事^敏感的青年时代，一边接连地举出例子，深深陷入自我陶醉的境地，使他的听众有礼貌地揀测！陛玩意儿一定是俄罗斯幽默。不大一会儿，笑料对他来说也显得过了头，于是梨形的泪珠便会从他那黧黑的腮帮上淌下来。不光是那排吓人的牙齿，还有一大块粉红色的上牙床，都突然肥了出来，就像一个玩偶匣被揭开盖儿，玩

①亚^山大，^古拉耶维奇，叛&待^ ^斯基~~~：俄翊^作家，第一个喜^《自5入好^柁"]^'， "的^法描写了商人的生活

习气、

惟利^困、&作非为相赤裸裸的利61义'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斯9人""l 1 "...俄园瑰次作家，罢-名作品有

7

偶矣地瑚出来那样。他的手会忽地一下放到嘴边，宽肩膀摇来晃去，尽管他那只挥来挥去的手遮没了话语，使全班学生越发听不明白，可是他彻底沉醉于自己那种次乐中的劲头，却证实是无法抗拒的。临到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时，他就会招得学生l l l憋不住大笑起来，一阵突然爆发、颇有节奏的狂笑发自查尔斯，一串出人意料之外的、优美而荡漾的笑声使约瑟芬换了容颜，她其实长得并不标致，而长得标致的爱琳则失礼地咯咯浚笑不已。

这一切并没改变普宁坐错班车这一事实。

我们该怎样来诊断他这个&悲的病例呢？特别应该强调一下的是，普宁完全不是上一世纪那种脾气好的德国腐儒——恍惚不定的教授。①恰恰相反，他也许过分谨慎，过分坚持不慷地提防邪恶的陷阱，过分劳神地处处警惕，惟恐周围光怪陆离的环境（无法预测的美国）会诱他落入圈套，干出一些荒唐事儿。恍惚不定是这个世界，而普宁正有责任来整顿这种局面。他一辈子总在跟一些无情的对象交锋，他们一进入他的领域，要么就土崩瓦解，要么就攻击他，要么就不起作用，要么就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他的手笨得出奇，可他却又能一眨巴眼的工夫就用豆莢做出一个单音符的"哨几。用一块病石能在池

塘水而匕打出跳10次的水漂，用指 关节能在墙上映出-只兔子的黑影几暖-眨巴眼就^^ 的）。而&还能表演^国入队袖口虽变出东^来的其他母早 ^的戏法，因此他就认为自^^ 了 -套了不起的手艺。他怀 着一种困惑不解丽^信的喜悦心情溺爱&种'】、玩意|各冲

. 1 111、力衲语，

8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电气装置使他着了迷，塑料东西使他激动万分，他对拉链也 称赞不已。但是，一阵风暴半夜里使当地发电站瘫痪后，他 那座恪守职责的电钟清展就会给他胡报时辰。他那副眼镜框 子会从正中折断，给他剩下两片镜片，他就会含含糊糊地想 把它们连结起来，也许巴望出现自动有机粘合的奇迹来修复 吧。绅士顶顶依赖的拉链会在他匆忙而绝望的梦魇时刻，由 于他不知怎地用手一弄而松开。 他仍然不知道自己坐错了车。

对普宁来说，英语是个特殊危险区域。他离开法国到美 国来的时候，除了懂得一些像"此夕^余沉默而已"啦，"再 也不会"晚，"周末"啦，"人名录"啦等等没多大用途的零 星辞汇，以及一艘"吃"啦，"舰"啦，"自来水笔"啦， "暴徒"晚，"查尔斯顿"①啦，"边际效用"啦等等普通字眼 之外，根本对英语一窍不通。于是，他坐下来顽强学习弗尼 英尔^库珀气埃德加，爱伦，坡气爱迪生④和31位美国

总统的语言。1941年，他学了一年之后就能熟练地运用"如 意，盘"和"好咧好呀"这类油腔滑调的词句。到1942年， 他能在话

语中插入“长话短说”这句短语。杜鲁门进入第二任总统职位期间，普宁差不多什么话题都能谈了，可是接下来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似乎停滞不前了，到1950年，他的英语仍然破绽百出。那年秋天，他除去教俄语，还在哈根

① 查尔斯顿，1\*0(6行的一扞舞蹈，

② 弗尼其尔'库珀(^冗^— 1850： 350小说家，

③ 埃德加'爱伦'坡009-1345、 #3诗人、小说家及批评家， 0爱迪生0&47—3931、美醺发明家，

鲁宁

9

博士指导下一个所谓^《变化缓慢的欧洲，当代大陆文化概论》)的专题讨论会1：每周做一次学术报告。我们这位朋友的

全部讲稿，包括他在地做的杂七杂/、的报告，均由德语系一位年轻教员负责校订。整个过程颇为复杂。普宁教授先把他那充满格言箴语的流畅的俄文稿费劲地译成破绽百出的英文稿，年轻的米勒作一番修订，接着由哈根的女秘书爱森保尔小姐用打字机打出来。普宁再把自己看不大明白的段落删去，最后就照本宣读，念给他每周的听众听。要是^有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他连一丁点办法都没有；他也不会利用上下移动眼珠那套老办法来掩饰自己的缺点，那就是快速看一眼讲稿，记住"^串句子，滔滔不绝地讲给听众听，然后把结尾拖长，再马上扫一眼下面的句子。普宁慌里慌张的眼睛肯定会看错行。所以，他宁愿用男中音念讲稿，目光盯牢在那上面，那声调既缓慢又单

调，就好比在慢慢爬那给害怕乘电梯的人用的没完没了的楼梯一样。

那位列车员是个头发灰白、慈祥的老头儿，一副铝丝边眼镜低低地架在他那虽然塌、却管用的鼻子上，大拇指上贴着一块脏里吧唧的橡皮膏，他此刻还剩下3节车厢需查票，然后就来到普宁所乘的末一节。

这当儿，普宁陷入一种普宁式的特殊不安的心情中。他处于一种普宁式的为难境地。每逢他到一个陌生的城镇过一夜，他都要带着鞋楦子、苹果、字典这类必不可少的东西，此外还带着他那个格莱斯东式旅行包<sup>1</sup>，里面装着一套比较新的黑，10，这是他计划当晚给克莱蒙纳女七们敞〔《俄国人10

钠博科夫小说全集

是共产主义者吗？》〕那个报告时穿的。其中还装着'份下星期一在专题讨论会上的发&稿^4堂吉珂镭和浮七德》〉，他打算明天在回温代尔的途中再把它看一適，另有毕业生「/1蒂-勃里斯写的一篇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完形心理学'^》），这篇论文他得替她的主要思考导师哈根博士审阅一下。他的为难之处在于，如果他把那份要在克莱蒙纳发言的椅子——叠折得很整齐的订字纸~放在口袋鬼，貼紧8

2温暖的身子钛显得牢靠些，可是按照推理他又很可能忘记把它队现在穿的这身上衣11掏出来，放进晚上要穿的那套上衣里去。另外，他要是现在把这份讲稿放入旅行包里那套衣服的口袋，他知道自己又会担心箱子被人偷走而慷慨不安。第三方面

（这种心理状态总在滋生额外枝节、他眼下穿的那身七衣里兜儿里装者一个宝费的皮夹子，其中有两张10块钱的 钞票，一张我在1945年协助他写给《纽约时报》社涉及雅尔 塔会议的一封13的剪报，和他的入籍证书；于是在需要掏出 皮夹子的时候，一忙乎确实有可能把那篇折好的讲稿一起带 出来，不幸遗失。我们这位明友在火车上的20分钟里已经把 他的旅行包打开两回，翻弄他的几份稿子了，列车员来到这 节车厢时，勤奋的普宁正在费劲地审阅贝蒂那份成果，开头 第一句是："当我化〕考虑大家生活在其间的那种思潮时，我门无法注意……^

列车员进来了. 没把那名士兵叫醒，答应那两位女士到 时他会通知她们准备下车，接着冲普宁那张车票直摇头。克莱蒙纳那一站早在两年前就撤销了。

"一次挺重要的演讲啊！"普宁喊道，"怎么力、？简直是一一；0完形心理学是现^^美心理学主5^别之一。

普宁

13

场大灾难「

头发灰白的列车员，严肃而舒适地一屁股坐在普宁对面 的座位七，一声不响地查阅一本尽是皱角的时间表。几分钟 之内，也就是说3点零8分，普宁得在惠特彻奇下车，这就 使他可以赶上4点钟那班公共汽车，6点钟左右便可以杷1 也送到克莱蒙纳啦。

"我本来以为可以节省12分钟，哪晓得现在却白白损失

了差不多整整两个钟头/'普宁痛苦地说。他嗽嗽喉咙，没理睬孱良的灰发老头儿那句安慰他的话〈"你会赶得上的。"，连忙取下那副看书用的眼镜，把他那个石头一般重的旅行包整理好，走进车厢末端的通廊里，好在那儿等待车外那叫人无法分辨的葱翠景致匆匆掠过，而他脑子里记牢的那个车站能尽快来到眼前。

12

2

惠特彻奇按时出现了。阳光普照着一片又热又呆板的水泥地，火车在这月台上映出轮廓鲜明的几何图形的黑影。10月里，当地气候却热得跟夏天一样，真叫人难以相信。普宁 /卜卜：、翼翼地走进一间凑凑合合的候车室，屋子当中有个多余的火炉，他向四下里扫了一眼。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有个出汗的小伙子正坐在宽大的木柜台后面填表格，露出了上半截身子。

"请问，"普宁说，"点钟去克莱蒙纳那班公共汽车停在

11宁

13

"就在马路对面"，那位雇员连头都抬，轻快地答道。"哪儿能暂存一下旅行包?" "就是这个包吗? 交给我吧。"

小伙子带着那种一向使普宁感到为难的、不大讲究正规手续的民族性格，把那个旅行包胡乱塞进他那个隐蔽的旮旯里。

"收据呢?"普宁问道，他把"收据"这个俄语词汇英语化了。

"什么?"

"号码?"普宁又试问道。

"用不着号码。"那个家伙说，继续写他的字。

普宁离开车站，既然知道公共汽车在哪儿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走进一家咖啡馆。他吃完一份火腿三明治，再要一份，也把它吃得锃光。整3点55分，普宁付完饭钱，顺手还从柜台旁边一个干净的松果型的小杯？里仔细挑了一根免费的牙签，就回车站去取他的旅行包，

这时换了另一个人在值班。先前那位被叫回家去了，需要赶紧送老婆进产科医院。过几分钟他就会回来的'

"可我得取我的旅行包啊！"普宁喊道。

那位替班的感到抱歉，却爱莫能助。

"就在那儿呐！"普宁一边肌在柜台上用手指着，一边喊道，

太倒霉啦。他还在指着，却发现自己要错了包。他的食指晃来晃去。这种犹豫不决的样儿真要命。

"去克莱蒙纳的汽车就要开啦！"普宁喊道。

①^文系俄语，

1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点钟还有一班。"那人说"

门这位4铃的朋友怎么'力'呢？糟糕的处境！他朝街头望去。公共汽车刚刚到站。这次邀请意味着50元额外收入咧。他的手晃到了右边。包就在那儿呐！感谢上！得啦！他索性不穿他那套黑礼服了一就这样。31\于呢回来时再取它。1也这一辈子已经不知道丢失过，撂过，扔过多少更有价直的东西了。于是



，普宁楮神抖擻地，几乎是轻松地登上了 那辆公共汽车。

他踏上这段新的旅程，刚刚路过这个城镇的几条马路，脑子里忽然闪现一个叫他担心的念头。他跟旅行包分手之后，左食指尖和右肘弯的内侧就一直交替检查上衣内兜里那件宝贵的东西在不在。他猛地把它抽出来。哎呀，原来是贝蒂那篇论文。普宁发出一声他认为足以表达国际公认的焦急和恳求的惊叫声，队座位上东倒西歪地站起来。他摇摇晃晃地走到车门口，司机用一只手厌烦地从银柜里挤出一把硬币，把车票钱还他，然后刹住车。可怜的普宁落脚在一个陌生的城镇中心。

他的身子骨儿并不像他挺胸凸肚所显示的那样强壮，一种由于失望而带来的疲劳像一股浪潮那样把他头重脚轻的身体压垮了，把他与现实隔离了，这种感觉在他并不新鲜，他安顿！已呆在寸严肃而阴沉的公愤，绿油油、紫糊糊，湿漉漉的，甩而歌种些忧郁的，十#3花、先溜的】1柁花以及树

萌^大的^，，&有^前得^^的。坪，汽车「『！机，7|筒&她，^：？：^^^ ^^^^^

普宁 〕5

提||他穿过那条栗捋^栎^夹道的小巷,就能^到火车站去,他刚一转进小巷,那冲怪异的感觉,那种同现实隔离的激动,突然把(&彻底整垮『。是不是方才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泡菜和火腿?是不是犯了他的几位大夫至今都没给他检查出来的一种

怪病？我的朋友纳闷，我也纳闷。

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注意到生活当中一大特点就是离散状态。除非一层薄薄的肉裹住我『I』，否则我们都会死亡。人只有摆脱他周围的环境才真正存在。头盖骨跟宇宙航空员那顶头盔一样。呆在里面，否则你就会自取灭亡。死亡犹如一种剥夺，死亡犹如一种参与。人和自然跃致汀成一片，圩倒 是好，可是那样一来，微妙的自我便消失殆尽。可怜的普宁 体验到的那种感觉有点像那^剥夺，像那忡参与。他感到虚弱无力。他浑身出汗。他惊恐万分。月桂花丛中有一条石板 凳救了他，使他没有瘫倒在人行道上。他别是心脏病发作了？ 我不信会是，因为眼下我是他的大夫，让我再说一遍，稅不 信会是，我这位病人是那种不牵的怪物，他们怀着惴惴不安 的恐惧，神经质的反感和病态的僧恶看待他訂的心脏（按照 普宁遗弃的旅行包里面装着的那本《韦伯斯特新学院辞典》所 下的令人厌恶的定义，心脏是"一个空洞的肌肉器官"、唉， 仿佛心脏是人不得不赖以为生的某种饕壮、粘糊糊、不可触 摸的怪物。有时候，医生对普宁那种忐忑乱跳的脉搏感到纳 闷，便彻底给他检查一遍，心电图标出来的荒唐无稽的山脉 图形，说明他犯了十来种互相排斥的致命病症。他害怕摸自 己的手腕子。他队来没敢尝试朝左面睡觉。失眠人夜里往往 两面都试过，依然睡不犴，真巴不得再有个第三面，即使在 这样忧郎的时刻，普宁也还是队不敢朗左面睡。

眼下，在惠特彻奇公园里，普宁觉得，己已经在1920年

## 自^小说全集

7月4日、1929年5月18日、1. 937年2月15日（他的生辰 8 、 、 1942年8月10 3 ， 对这种难受劲儿先后体验过多次：， 这种呆在他身体内的讨厌的自动玩意儿发展得很有自觉性 咧，过一阵子就要发作一次. 不仅十分活跃，而且折磨他，叫 他惊恐不安。他把可怜的秃脑瓜子顶在长凳石靠背上，忆起 以往一次次类似的不安和失望的情景。这回莫非是肺炎？前 两天，一个刮风的夜晚，他参加一次丰盛的美国式酒会，主 入敬过第二巡酒之后，他便感到寒气刺骨。接着普宁突然觉 得自己滑回到童年时代去了『别是要死啦？』。想起来的种种 细节他觉得都很清楚，据说这种感觉是快淹死的人，尤其是 以往俄国海军里快没顶的人，所享有的一种戏剧性特权 一种窒息现象，有一位老资格心理分析学家，名字我给忘了， 把这冲现象说成就像是人在受洗礼时下意识引起的休克，这 冲休克使那些介于首次和末次浸， 1^：间的往事一下子都迸发 出来，让人统统想起来了。这一切只发生在一刹那之间，可 没法用几句话来描述。

铁莫菲^普宁出生在彼得堡一个相当富有的体面家庭 里。父亲巴威尔，普宁是一位颇有声望的眼科专家，荣幸地 给列夫，托尔斯泰治过结膜炎，铁莫菲的母亲^瘦弱、神 经质的女人，纤细的蜂腰，头发耀曲成串，她是那位一度很 出名的革命家乌莫夫（恰与“忒儿飞”同韵）和一位来自里

加①的德国女郎所生的女儿。普宁在半昏迷状态中看到母亲 的眼睛渐渐挨近过来。这是仲冬的一个星期天，那当儿，他 11岁，上第一中学，一直在温习星期一的功课，忽然感到浑

①里加，瑰为拉8维亚并和8苜(^，  
普宁

17

身奇冷。母亲连忙给他试试体温，目瞪口呆地瞧着孩子，马上把丈夫的好朋友——儿科大夫别劳什金请来。他是个小个子，长着鼓出来的浓唇，蓄有短胡子和短头发。他把礼报下摆摆舒坦了，坐在铁莫菲的床沿上。大夫那只胖金表和铁莫菲的脉搏便开始一场竞跑（后者轻而举获得了胜利），接着，铁莫菲给扒光了衣服，别劳什金把地那冰凉的耳朵和砂纸般的腮帮子贴在他的身上。那只耳朵就像听诊器的平底那样在铁莫菲的背上和胸脯上移来移去，粘牢在这块或那块皮肤上，接着又哧地移到另一块上面去。大夫刚走，铁莫菲的母亲和一个嘴里叼着安全别针的、体格健壮的保姆就把这个可怜的小病人紧紧裹起来。这套像给犯人或疯子穿的约束衣包括一层浸湿的麻布，一层更厚的脱脂棉和一层紧紧的绒布，此外还有一层魔鬼般的油布——呈发烧时的尿色——裹在那层贴肉而折磨人的冷湿麻布和那层绒布包住的、吱吱响得叫人难受的隋花当中。铁莫沙〔铁姆^〕就像一个可怜的作茧自缚的蛹，躺在床上，上面还盖几条毯子；然而这一切全都白搭，还

去的寒冷。他闭不上眼，因为眼；也刺痛。幻觉中只见一些讨厌的^圆圈和斜刺过来的光线，看惯了的东西都变成滋长可厌的错党的湿床。床旁边有一座四扇闪闪发亮的木屏风，上面珞刻着一条尽是落叶的马道，一个睡莲池塘，一个伛着腰坐在长凳上的老头儿和一只前爪捧着一个红玩意儿的松鼠。铁莫沙，原

是个有条有理的孩子，时常纳闷那样东西到底是啥（硬壳果还是松果？），现在反正没别的事可干，不妨就来解一解这个枯燥无味的谜吧，可是发烧烧得脑袋瓜子里嗡~

^铁萬^的8井，

18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直响，叫人痛苦，心神不定，一切努力归于白费。更叫人憋闷的是他跟墙纸发生的一场争斗。他袞来看得出花纸垂直面上多次精确地重复一种由3簇不同的紫花和7片不同的栎树叶组成的花样，可眼下他被一件无法不考虑的事实困惑着，他我不出花纸模断面上的花样是怎样排列的，他队床头到衣柜，队火炉到门口这儿那儿的墙上都拣得出花样的个别组成部分，证实其中确实存在一种序列，可是每逢他的视线队任何一组3族花朵和？片叶子的花样移到右边^边时，他顿时就迷失在杜鹃花和栎树纠缠成一团乱七7、槽的景象中了。这里面明明有道理在，如果那位邪恶的设计师~使人思路混乱的家伙，热昏的朋友一如此鬼窍心细地把开启这种花样之谜的大门钥匙藏起来，那么，这把钥匙必定同生命本身一样宝贵，一旦找到它就会使铁莫菲^普宁恢复链康，回到他0常的小天地里去；这种清楚的一一唉，太清楚的一想法逼得他非把这场争斗坚持下去不可。

有些事情要求准时，就像上课、吃饭或睡觉准确无误得叫人厌烦一样，一种担心不能按时赴约的感觉又给那渐渐叫人陷入昏迷状态的艰难探索增添了着急和不安的成分。树叶和花朵，按照其复杂的图案排列得井然有序，^佛要从淡蓝色的背景上鼓

出来似的，背景也失去纸面的平整而显得鼓鼓囊囊，简直叫那个看它的人随着这神膨胀，心都快瑚出来了。他迷迷糊糊，却还能从独立存在的花饰当中辨认出那间儿童室里的某些部分，那扇上漆的屏14啦，一个闪亮的不倒翁啦，床架上的铜球啦，觉得它们比别的东西更难以消逝，可是它们却显得同栎树叶子和盛开的花朵极不协调，不过比起玻璃窗上映现的屋内单样东西的影像同窗外的景致那种不协调的

普宁

19

程度又要小得多。这位幻景的9击^和受害人，虽然盖眷被子躺在床上，可是由于他所处的环境的双重性，他也觉出自己是坐在一个绿油油、紫糊糊的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上。在那融合的一刹那，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那把要找的钥匙；一阵清风队老远玖风吹来，越吹越紧，吹得那些尚未开花的杜鹃摇摇头摆摆，杷铁莫菲，普宁周围环境一度构成的任何合理的图样统统打乱了。他还活着，这就哆了。他还懒散地靠在长凳靠背上呐，这给他的感觉，就如同自己身上的衣眼、那个皮夹子和莫斯科大火的日子——1812年给他的感觉一杆真实。

一只灰松鼠舒适地缚在他面前，正在尝一个桃核。风停了片刻，这时又吹动了树叶。

这种病的发作叫他有点害怕，哆样，但是他说服自己如果那真是心脏病，他必然会感到更加忐忑不安，于是这种转弯抹角的推理把他的恐惧一扫而光。4点20分啦。他擤搏鼻子，赳每地向车站走去。

早先那位雇员回来了。"这几是您的包，"他高高兴兴地说。"很抱歉让您误了去克莱蒙纳的车。"

"至少，"——我们这位倒楣的朋友想给"至少"这个词 汇生入多么庄严的讽刺意味啊^ "我希望尊夫人平安无事 吧？"

"没事几。我猜想，她得明天才能生呐^

^哦，"普宁说，"那么，请问公用电话在哪儿？" 那个家伙没有动窝，斜着身子用铅竿朝远处指了 一下。普 宁拎着旅行包朝那边走去，可又给叫了回来。铅笔这时指向 街头。

"嗨，瞧见那边有两个小伙子在装卡车吗？他 们正要玄-克

2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莱蒙纳。跟他 们说一声是鲍勃·霍恩叫你去的，他"就会让 你搭车。"

21

3

有些人~我也算在内——不喜欢181满的结局。我们感到上当受骗。伤害才是准则。厄运不应该给堵住。雪崩滚滚 而来，却在抖抖缩缩的乡镇上方几英尺之处突然停住，这种 情况不仅反常，而且不近情理。我要是在阅读有关这个温和 的老头儿的事，而不是在描写他，倒宁愿让他到达克莱蒙纳 ^发现约定演讲的0期其实不是本星期五，而是下星期五。不 管怎么说，他确实不但安全抵达了，而且还赶上了晚宴——

杂拌酒打头，薄荷冻加一道不知什么肉敞的肉菜，最后 是巧克力汁和香草冰淇淋。紧接看，他又填了不少糖果，然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后就换上那身黑礼服，把3份报告要弄一遍，把它塞进上衣口袋，到时候需要哪份都拿得出来（队而以数51必然性挫败任何失误），随后他就在讲坛旁边一把椅子：坐卜'来；这当儿裘迪丝，克莱德，一位看不出年龄的金发女郎，身穿水色人造丝衣服，扁^的大腮帮子搽了一层甜甜蜜蜜的烟脂，两只亮晶晶的蓝眼珠在，一副无边突&眼镜后面炯炯放光，走上讲坛介绍演讲人：

"今天晚上，"她说，"我们的演讲人——顺便提一下，这是我们第三次星期五晚会；上一次，想必大家都还记得，愉快地听了摩尔教授就中国农业问题讲了他要讲的话。今天晚上，我们请来了，我很荣幸地说，出生于俄国而又是本国公民，普——唷，不大好念——普一尼恩教授。但愿我没念错。他当然无须乎介绍，我——大家都高兴他大驾光临。我们将有一个迢迢长夜，一个漫长而受益良多的夜晚，我相信大家一定希望讲演结束后有时间向他提提问题。顺便提一下，我听人说他父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医师。他本人曾在铁幕内外旅行，到过许多地方。所以，我不想再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只想再简单说两句我们下星期五计划当中的报告。我

相信大家一定会高兴知道，有一件要使我门全体都大为惊讶的事，那就是我们下一次的演讲人是著名诗人和散文作家林达·莱斯弗尔德小姐。大家都晓得她写的诗啦，散文啦，一些短篇小说啦。莱斯弗尔德小姐出生在纽约。父母的祖先曾在革命



战争中分别在南北两方作战。她大学还没毕业就写下了第一首诗。她的许多诗作——起码有3首——登载在《反应——美国女诗人所著爱情抒情诗100首》中。1922年，她获得一次奖金，是由……”

可是普宁并没在听。前不久发作的那场病泛起的涟漪，夺普

23

走了他恍恍惚惚的注意力。这种现象不过持续了几下心挑的工夫，加上这儿那儿几阵抽搐——最终，几声无害的回响——临到那位高贵的女主人请他发言时，也就在严肃的现实面前消失了，但是就在那一瞬间，多么清晰的幻觉啊！他看到自己的一位出生在波罗的海一带的姨母坐在前排正中间，穿着绣花边的衣服，戴着珍珠项链和金色假发，她当年每次去看那位了不起的、演技火爆的演员考多托夫的戏时都这样打扮，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近乎疯狂。她身旁坐着他的一位已故情人，羞答答地冲她微笑。她歪着那光溜黑发的脑袋，温柔的褐色眼睛在两道天鹅绒似的眉毛下面百般献媚地凝视着普宁，还用一张节目单在袅风，除了像有礼貌地坐到前排位子上去的克莱筵小姐那样的许多新朋友之外，还有许许多多被谋杀了的、被遗忘了的、尚未报仇的、正直的、不朽的者朋友，分散在这间昏暗的大厅的四处。1919年因为父亲是个自由派人士而在敖德萨①被枪毙的万尼亚，贝尼亚什金，坐在后排兴高采烈地向他这位老同学招手致意。巴威尔·普宁大夫和他那心神不定的妻子尽管容貌有点模糊不清，但总的说来还是从他们湮没无闻的消亡当

中奇妙地复现出来，在 不引人注意的位5上瞧着他们的儿子，1  
912年他俩就曾怀着

现在这神消耗生命的激情和骄傲注视他（一个单独站在台上 的  
戴眼镜的男孩）在小学纪念打败拿破仑的晚会上朗诵一首 普希  
金的诗。

短暂的幻觉消逝了。那位退休的历史学教授、《俄罗斯的 觉醒  
》0922年）的作者，年迈的赫林小姐，佝着身子，越过 中排一  
两位听众的脑袋，听完克莱德小姐的讲话，正向她表

^敏(! 萨：乌充兰睛^^醺口城市

24

纳15^^；小说全集

示敬意，同一时刻，另一位^眼的老家伙在那位女士背后举 起  
尽是皱纹的双手不出声地鼓掌，以引起克莱德小姐视线的

4

4

清晨，温代尔学院著名的钟声正在和谐地鸣响。 劳伦斯^格，  
克莱门茨是温代尔的一名学者，他讲授的 惟一受欢迎的课程是  
手势哲学。他的妻子琼是潘代尔顿30年 代的校友，夫妇俩新近  
刚跟女儿伊莎贝尔分离，她是她爸爸 的最好的学生，念到三年  
级就跟该校一名毕业生结婚了，那 个小伙子目前在遥远的西部  
一个州里干技术活儿。

钟声在银白色的阳光下响得悦耳动听。朗窗户望去，嵌 在窗框  
里的温代尔小城镇的，色——用白漆漆过的房屋，黑 肆录的树  
枝——就像是小孩用一种缺乏空间深度的简单透视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感所绘制的一幅以青灰色山峦为背景的图画；样样东西都蒙着一层漂亮的白霜，一些停着的汽车光亮的地方闪闪发光；丁瓦尔小姐那条身子像小公猪那样圆滚滚的苏格兰种老狗，已经在瓦伦大街和斯贝曼小巷兜了一圈回来；但是，不管邻居多么和蔼可亲，景致多么美，钟声多么变化无穷，也没法使这个季节柔和；两个星期后，这个学年经过一段沉思般的歇

息就将进入顶顶郁闷的阶段——春季学期，克莱门茨两口子感到沮丧而忧虑，孤零零地住在他们那所通风良好的老住宅里，如今这所房子就好像某个减轻三分之一体重的傻瓜，皮肉松弛，衣<sup>衣</sup>肥，在他们周围晃荡<sup>的</sup>。伊莎贝尔毕竟太年轻，太不成熟，他们对她的姻亲也确实不大了解，只在那间租用的大厅里见到一些经过挑选的参加婚礼的宾客，个个长着杏仁饼似的白脸，新娘子没戴眼镜，什么也瞧不见，身上直冒热气。

校钟在音乐系积极分子罗勃特·特莱伯勒博士热心管照下，还在优美的空中鸣响，而且越来越响，劳伦斯，金发碧眼，秃顶，胖得影响健康，正在吃他那顿桔子加柠檬的简朴的早饭，同时在批评那位法语系主任，琼今天晚找魏他请到家里来跟戈德温大学的恩推斯特教授见面。"你究竟为什么，"他斥责道，"要请那个干巴讨厌的家伙，教育界的一根灰泥支柱，布劳伦吉到咱们家来啊？"

"我喜欢安，布劳伦吉嘛。"她说，还连连点头加强她这种肯定和感情。"一只俗不可耐的老猫！"劳伦斯喊道。"一只叫人可怜

的老猫。"琼喃喃说一就在这当儿特莱伯勒博士的 钟声停了，电话铃声却又接过来在过道里响起来了。

从技术上来讲，叙述者把电话两头的对话巧妙地结合起 来的艺术手法，尚远远落后于那种处理古老城镇陋巷里房间

普宁

27

对房间或窗户对窗户之间的对话的艺术手法。那种古老的城 镇里，水可宝贵得很，驴子受罪，街头贩卖毛毡，还有伊斯 兰教寺院的尖塔啦，外国人啦，甜瓜啦，以及淦晨荡漾的回 声等等。琼轻快地跨大步赶到那个催人去接的电话机前，拿 起耳机说了声"哈罗"（眉毛挑起，眼睛转动），对方是个空 洞、沉静的声音；她只听到一阵不拘礼节的、平稳的喘^， 接着那位喘气的人用一种谨慎的外国口音说："请稍等一 下。"一这可太荒唐了，他接茬儿喘气，也许还哼啊哈的， 甚至于微微叹气。同时伴随者翻小本的窸窣窸窣的声音。 "哈罗!"她又说了一声。

"恁是，"那声音小心翼翼地问道，"费尔太太吗?"

"不是。"琼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何况，"她轻松地扭回 到厨房，又冲她丈夫说，后者正在尝她那块准备自己吃的咸 肉，"杰克，考克璀尔认为布劳伦吉还是一位头等行政管理人 员呐，这点你也没法否认吧，"

"谁来的电话?"

"有人找什么搔尔、法尔太太。你瞧，你要是存心不听乔 治的忠告……》（指他0的家庭,奥，乔治。海姆大夫）

"琼，"劳伦斯吃完那块乳白的咸肉，心情觉得舒坦多了， 说道

，“琼，亲爱的，你忘了昨天对玛格丽特。赛耶说过你想 找个房客吗？”

“哎呀，怎么给忘了。”琼说一电话铃又！^地响了。

“很明显，”还是方才那个声音，轻松自在地接着刚才的 话茬儿说，“我错用了通知人的姓名。您是克莱门茨太太吗？”

“对，克莱门茨：^：。”琼说。

“我是，呃，”接着出现一个挺怪的“嘆”的爆破音。“我 在俄语班任教。眼下在图书馆工作的费尔太太说……^

28

夹小说全集

“对一郷太太，我知道。那么，您想看看那间房间吗？”

他想看看。半小时左右就过来瞧瞧，行吗？行，她可以 在家中恭候。喀啷一声，她把耳机挂上了。

“这回是，来的电话？”她丈夫一边扭头问，一边用他， 那长满雀斑的胖手扶着楼梯栏杆，正打算到楼上书房里去寻 求宁静。

“一个玻裂了的兵乓球。俄国佬。”“普宁教授，老天爷！”劳仑斯喊道。^ ‘激艮了解他：他 是那枚饰针……’不行，我顿不允，^物住在我家里。”

“劳尔^，你昨天晚上写完那篇文章了吗？”

“差不多了。”他已经在楼梯拐角那儿转弯了一她听见 他的手在楼梯栏杆上蹭出来的吱吱声，接着义是一阵捶打声。 “今天就得把它完成。首先我还得准备那个该死的105'②测 验。”

203是指他讲授的那门最了不起的课程——“蕙识的湏 变”〈12名学生选修了这门课，可是连一位冷淇的信徒也没 有〉，开场

和结尾都是这句注定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溢加引用的 词儿：意识的演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胡闹的演变。

① 劳企斯的昵称4

② 505:     ^^1111011 0^036   〈意识的演变〉3字的第一个字母.

29

5

半小时后，琼朝几盆放在3光室①的窗户格扇里受阳光 照晒、发駕的仙人半扫了一眼，看到邻居漂亮的砖房大门前 有一个身穿雨衣、没戴帽子、脑袋瓜子铜球般锃亮的男人乐 呵呵地在按铃。那条苏格兰种老狗在他身旁，样儿跟他一样 老实。丁瓦尔小姐手里拿着拖把走出来，先把那条慢性子而 气派轩昂的狗叫进屋去，然后把隔墙克莱门茨的住处指给螯 宁看。

30

^1944^^』、说全禽

铁莫菲，普宁在起居室里安顿下来，两条腿照美国人那 种才式》搭起来，开始说些无关紧要的细节。简单扼要地报 了报履历。1898年生于圣彼得堡。1917年双亲皆死于斑疹伤 寒。1918年离开基辅。参加白军5个月，先充当"野战电话 接线员"，后调至军事情报处。1919年^红军攻战的克里米亚 逃到君士坦丁堡。大学结业于……。

"唷，那一年我还是个孩子，也正巧在那儿，"高兴的琼 插嘴说。"我爹奉政府委派到土耳其去办一件公事，把我们一 块儿带去了。咱们没准儿见过面咧！我还记得土耳其话是 怎么说的

呢。还有一个玫瑰园……19

"土耳其话是'苏\"普宁在必要时就成了一位语言学家，顺口说道，接着又开报自己那段迷人的经历：大学结业在布拉格。与不少科学机关都有联系。随后——"嗯，长话短说：〕925年起住在巴黎，在希柠勒发动战争的初期离开了法国。就来到这里，成了美国公民。眼下在温代尔学院教俄^类课程。有关情况可向德语系哈根主任那儿了解，或者向学院单身教师宿舍打听也可以^

他在那边住得还舒适吗？

"人太杂，"普宁说。"爱打听别人闲事的人太多。而现在对我来说最销要的是不受干扰，清静独处。"他用手捂住嘴咳了一声，发出一种出奇的瓮音〈不知怎地叫琼想起自己遇见过的一位名叫唐，哥萨克的职业演员、接着他干脆地声明道："我得预先声明：我的牙得统统拔掉。一种挺讨人厌的手术。"

"好吧，请上楼看一看。"琼欢欢喜喜地说。

〔0原文系俄9^

#宁

31

普宁仔细察看伊莎!尔那间镇白边的玢红墙的卧室。虽然天色纯白，却突然下雪了；慢慢飘下来的雪花在那面没人使用的穿衣镜上映出闪闪亮光。普宁有条不紊地审阅床上那本霍克的大作：《姑娘和一只猫咪》和书架顶上那本亨特的《落后了的孩子》。然后，他在窗户旁边用手试试温度。

"始终保持恒温吗？"

暖气片奔过去。

"滚度的。"她声明道。

"我是问一空气流通吗?"

"嗯，非常流通。这儿是洗81间——小一点，不过全归您一人使用。"

"没有淋浴设备吗?"普宁一边抬头看，一边问。"也许这样更好。我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的沙多教授，有一次洗澡 滑倒，不幸摔断了一条腿。现在我得考虑考虑。您打算收多少房租呢?我这样问，是因为我付的钱不会超过一块钱一天——当然不包括山(脯)费。" "行。"琼爽朗一笑，说道。

当天下午，普宁的一位学生查尔斯-麦克白斯〔普宁常说，"根据他的作文来判断，这人必是个疯子。"〕热情地用一辆左边没挡泥板、病容一般紫里蓝青的汽车把普宁的全部家当都运来了；普宁提前在一家新开张而买卖并不兴隆、字号为"鸡蛋和咱们"的小饭馆里吃了中饭，他经常光顾这家饭馆，纯属怜悯它的失败，然后我〔〕这位朋友便开始带着认真而愉快的心绪布置新居，使之普宁化。伊莎贝尔育年时代的痕迹已经随她而去，如若不然，也跟她母亲根除了，可是儿童时代的遗迹却不知怎地依然给保存下来了；普宁为了安置好他的东西：那盏精巧的太阳灯啦，一架用玻璃胶纸粘牢的

32

8^科夫小说全莫

破盒装着的、个儿挺大的俄文打字机啦，5双顶着鞋楦子的、漂亮而奇小的皮鞋啦，一个比去年炸了的那个要差得多的、连磨



带煮的咖啡壶啦，两个夜夜进行同样比赛的闹钟啦，还有 74 部大都是温代尔学院图书馆收藏的、装订得挺结实的俄文 期刊合订本，他就先周到地把屋里原来的一些东西放逐到楼 道里一把椅子上去，这包括6本被遗弃的书，诸如《家 庭养鸟》、《在荷兰度过的欢乐日子》和《我的启蒙辞典》 ^ "内时600多幅描绘动物、入体、农场、火焰等方而的插图

——均经科学性选择"〉，另夕^有一个孤零零的串孔的木念 珠

琼老爱说"叫人可怜"这个字眼，未免用得太过滥了点，这 当儿又说她想请那位叫人可怜的学者下楼来跟客人一块儿喝 杯酒，她丈夫答道他本人也是一位叫人可怜的学者，设若她 非那样干不可，那他本人只好出门去看电影。但是，琼上楼 ^请普宁，他却谢绝了，很简单地说他决计不再喝酒。9点 钟左右，3对夫妇和恩推斯特莅临，到了 10点钟，这个小小 的聚会进行得十分热闹，琼101漂亮的格雯，考克瑞尔聊天， 忽然发现普宁穿着绿毛线衫，站在那扇通往楼梯脚的门外，手 里高举一个平底无脚酒杯让她看。她连忙奔过去一这当儿

她丈夫差点」"跟她撞个满怀，因为他也正匆匆走过去叫英语系主任杰克，考克瑞尔别再表演，杰克背朝普宁，正在用他 那著名的表演招哈根太太和布劳伦吉太太乐——校园里有许 多人背地里模仿普宁那副模样儿，杰克是学得惟妙惟肖的几 位人士之一。他的模特儿这时在跟琼说话，"澡房里这个杯子 不干净。还有别的不顺心的事，地板透风，墙也透风……， ， 哈 根博士， 一个和颜悦色、长方脸的老头儿，也发现了普宁，便 高

高兴兴地跟他打招呼；不大一会儿工夫，普宁^ 1^底杯

普宁

33

子就给换了一杯威士忌苏打，他也被人介绍给恩推斯特教授。

"您好，过得怎么样，好，谢谢。^恩推斯特體彩地学说 一连串俄国话——真格的，他倒有点像一位神情和蔼、穿便 眼的沙皇时代的上校。"有一天晚上，我在巴黎，"他接着说， 一边眨巴着眼睛，"在那家有軟舞表演的'乌果乐^/②竿馆 里也这样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叫一群寻欢作乐的俄国人当真 以为我也是他们的同胞而伪装成美国人咧。"

"不出两三年，"昔宁有一搭没一搭地插嘴说，"人家也会 把我当作美国人啦。"除了布劳伦吉教授，大家都哈哈大笑。

"我们会鶴房雖您力0个电炉。"琼一^普宁一些 橄椎果，一边私下里跟他说。

"温度怎么样?"普宁猜疑地问。

"等着瞧吧。还有别的抱怨吗?"

"还有一声音的干扰，"普宁说。"楼底下什么声音我都 听得一清二楚，不过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不大合适吧。"

①厥文系俄语，

@ ^^音译，意：^

34

6

客人开始散了。普宁拿着一个干净杯子，疲累地艄上楼 梯, 恩

飾特和他的主人是馱两个走到门腐那儿去的人—茫 茫黑夜，湿漉漉的雪花还在空中飞舞，

"真遗憾，"恩推斯特教授说，"我们没能^0您永久来戈 德温任教。我们有施瓦兹和老克莱特斯，他们都是您最钦佩 的人。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天然湖。真是样样具备。甚至教员队伍里也有一位普宁教授哩，"

"我知道，我知道，"克莱门茨说，"可是这些连续不断对 我的邀请未免来得太迟了。我打算不久就退休啦，在这之前普

35

我倒宁愿留在这个发霉而熟悉的洞穴里。您觉得，"他压低嗓门，"布劳伦吉先生怎么样?"

"噢，他给我的印象是个挺好的人。不过在某些方面嘛， 我又得说他叫我想起那位传奇似的人物，那位法文系主任，竟然以为夏多布里昂①是位出名的大师傅哩。"

"小心，"克莱门茨说。"这还是头一次有人这样讲布劳伦 吉呐，而且说得一点也没错。"

①夏多布里& ("—"")，法8浪8主义作家

36

7

翌日清晨，勇敢的普宁步行进城，按欧洲^种派头甩 动一根拐棍儿（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尽量以哲人的态度注 视周围各种事物，心里想象经过那场磨难之后再看到它们不 知会有什么感受，接着又回想起最近一直在等待接受的那场 治疗，而这些

事物那一阵子在他眼里又曾给过他什么感受呢。两个钟头之后，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转回来，用拐棍儿支撑着身子，茫然若失。嘴里经过3卜阵可憎的折磨，至今还钱 锌，但是正有解冻的迹象，一股暖流渐渐取代麻木，使他觉得疼痛了。后来一连多日，他都在痛惜丧失了自己亲密的器

普宁

37

官的一部分。他发现他过去那么钟爱自己的牙齿，连自己也感到奇怪。以往舌头就像一个又肥又滑溜的海豹，常常在熟悉的礁石当中翻腾欢扑，察着一个破旧而还安全的王国内部，从洞穴跳到小海岬，攀上这个锯&峰，挨紧那个凹口，又在那个旧裂缝里找到一丝甜海草；而现在所有界标全都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又黑又大的伤范，"牙床的未知领域，恐惧和厌恶又叫人不敢去探察它，一把那副假牙塞进嘴里，就好像一个可怜的化石钠髅在给装上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笑嘻嘻的上下？15^的。

按照原来计划，没有他的课，米勒给他准备的学生测验他也没去监考。10天过去了一他突然欣赏嘴里那副玩意儿啦。真乃一桩叫人意想不到的事，一神旭3东升的景象，一哦美国制的瓷瓷实实、雪白光滑、有效而人道的玩意儿。夜间，他把这件宝贝放在一个盛有特殊溶液的专用玻璃杯里，它就在那里自顾自微笑，颜色粉红，颗颗似珍珠，完美得就凉某种可爱的深海植物标本一样，10多年来，他一直在痴想完成一部关于古俄罗斯的伟大著作，一种想把民谣、诗歎、社会史和稗史^绝

妙地搀和在一起的大杂烩，现在头不疼了，^乎终？可以实现了；嘴里这个崭新、半透明的塑料圆形剧场也^佛暗指一个舞台，一场戏就要开锣了。春季学期一开始，^的全班学生就不免会发现这神显著的变化，因为某一位学生在把那位脸色红润的老奥利弗，布雷兹特里特^曼教授编的《初级谰语》里的一些像“孩子于在跟他的保姆和叔叔一块儿玩”这类的句子翻译成英语时（其实此书从头到尾都是两位无行的文丐约翰和奥尔加^克罗基编与的，如今两人均已

①^文系法语。

38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亡故），普宁教授便坐在那儿，用「营铅笔的橡皮头卖弄地轻轻敲打他那整整齐齐、整齐得过分的门牙和大牙。另有一天晚上，他把正匆匆退至自己书房里去的劳伦斯，克莱门茨拦住，一边结结巴巴地赞叹，一边显示给他看那副美观的玩意儿，拿出来放进去都很方便，最后力劝惊讶而并非不友好的劳伦斯明天头一件事就是赶快去把他的一嘴牙也统统拔掉。“邳样一来，你就会变成跟我一样焕然一新的人啦。”

应该说劳伦斯和琼没出多久就由于普宁那种独一无二的价值而对他表示欣赏了，虽然与其说他是房客，毋宁说他是个调皮鬼更为合适。他把那个新电炉鼓捣坏了，修都没法修，可他只哀叹一声没关系，反正不久春天就会来到了。他喜欢站在楼梯口使劲刷他的衣服，刷子碰到纽扣就玎^作响，每个该死的早晨他都在那儿至少刷上5分钟，真叫人讨厌。他还热衷于跟琼

那个洗衣机捣鬼。虽然不许他挨近它，可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知故犯，当场被人抓住。他会不顾一切礼仪和谨慎，碰到手里有什么就往里塞什么，手绢啦，厨房里的抹布啦，一堆从他厘里偷运下来的短裤衩和衬衫啦，只是为了朝那个展望口张望，看它门在里面像几头水豚似的，没完没了地让起起翻斤斗，觉得有趣儿罢了。有一个星期天，他先四下里察看一下，发现没有一个人影儿，便纯粹为了一种科学上的好奇，忍不住要把一双沾满泥巴和叶绿聚的橡胶底帆布鞋塞进那架庞大的机器里玩一玩，那双鞋在里面折腾一番，就像一支军队踏过一座桥那样发出一阵不和谐的轰隆轰隆声，出来的时候鞋底不见了；琼从餐具室后面那间小客厅里走出来，哀叹一声，“铁舆菲，你又在捣鬼！”但是她原谅了他；她还喜欢跟他一块儿坐在厨房里那张桌子旁，核桃或者喝喝茶。戴丝德蒙纳，一位干临时活儿的年老的普中

普中

39

女仆，每星期五来打扫房间一次，有一阵子上帝天天跟她聊天。戴丝德蒙纳，上帝会对我说，那个名叫乔治的家伙可不是个好东西！”她碰巧瞥见普宁只穿着短裤衩，戴着黑眼镜，躺在他那盏太阳灯神秘的淡紫色光线下照晒，宽胸脯上有一串希腊东正教的十字架挂链，从此她就认定他是一位圣徒。有一天，劳伦斯上楼去他的书房，一间由阁楼小屋巧妙地改建成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秘密巢穴，发现里面亮着柔和的灯光，肥脖颈的普宁仗两条瘦腿支撑着，正在一个旮旯里沉静地浏览书

刊，这位文雅的入侵者扭过头来，从斜溜的肩膀较高那一边瞧着他，嘴里说：“对不起，我只是随便看看罢了，”（他的英语正以惊人的速度提高，辞汇敢情越来越丰富啦）劳仓斯对这事挺恼火，可是，不知怎的在当天下午，两人偶然谈起一位卓越的作家，对一个想法有一个共同的弑契，一次冒险的远航在地平线那儿被发现了，这就不知不觉地导致两人心灵相会，志同道合了，他俩也确实只在温暖的学术圈子里才感到舒畅自在。人间有稳健实在的人，也有缺<sup>1</sup>智而糊里糊涂的人，克莱门茨和普宁属于后一种人。政以后，他俩在各个门儿，在过道里，在楼梯上（先彼此错过，又扭转身来）相遇而停下脚步时，或者在一间按普宁的话来说当时对他俩只能算一个带家供的空间①里来回交锃踱步时，都会闲谈，计划点事儿。没多久就显出铁莫菲是一部俄罗斯人耸肩握手方式的真正百科全书，他把它们都归了类，列了表，使得劳仓斯在他所搜集而用哲理阐释的、附插图或不附插图的民族或环境手势资料方面又可增加点新鲜玩意儿。看他俩在讨论一个传说或者一种宗教，真叫有趣。铁

①原文系法语

4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莫菲一边瓮声瓮气地说，，&花里胡哨地比划手势，劳仓斯则用一只手劈将过来。劳仓斯甚至把铁莫菲认为是俄国人那种“手腕学”的基本动作拍了一部电影，只见普宁身穿短袖衬衫，嘴边挂着谜样的微笑叭把一些与手有关的欲语动词，

傢"! 1131111111, , 啦, "[! " 【, '啦, "; "啦, 都比划出来~ "咖1\*1 ! ""是因嫌弃而向下挥挥手, ?^&! ^"是因 忧伤而双手戏剧性地拍一拍, 、^^广则是那种分离式动作-两手敞开表明查无办法的消极姿^。 ^影结尾, 普宁还 在国际共有的"晃指"动作中, 慢惺示范手腕怎样像击剑那 样微妙地晃动半个圈儿, 就把俄国人指天的庄严姿态: "最高 审判者在盯着你呐!"一变而为德国人用手杖指天的形象: "老天爷在罚你呐!"但是, "客观的普宁又添说道, "俄罗斯 管思想的警察也能挺利索地把人的骨头打断。"

普宁把这部电影放给一群学生看, 同时先为自己在电影 ^31? 身"不登大雅之堂的装束"向大家表示歉意——于是, 贝 蒂, 勃里斯, 普宁协助哈根博士辅导的那位攻读比较文学的 研究生, 宣称铁莫菲, 巴夫洛维奇简直跟她在亚洲系看过的 一部东方电影里的菩萨一模一样。这位芳华29岁上下的胖姑 娘贝蒂, 勃皿, 是普宁老皮老肉上的一根软刺。10年前, 她 追过一个情人, 可他把她当成一个婊子那样甩掉了, 后来她 又拖拖拉拉地跟一亡瘸子闹过一阵子恋爱, 那场恋爱与其说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 毋宁说是契河夫式的, 既复杂而又 没指望, 那人现在也跟一个身份低賤的美人, 他的保姆, 结 婚了。可怜的普宁犹豫不定。结婚这档子事在原则上并不被 (! : 指意大利著名! ]家列纳多, 达, 芬奇那8名画1蒙撫丽莎》中那个女 人的这样的微笑。

普宁 41

排除。他在安上新牙那段得意的时期, 有一次出席讨论会, 会



后别人都散了，他俩坐着讨论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薪糠花，多么美，多么新鲜……》<sup>^</sup>，他竟然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心里，还轻轻拍着。叨蒂简直没法把那首诗念完，队胸中迸出连连叹息声，那只被握住的手微微发颤。”屠格涅夫，“普宁把那只手放回到书桌上去，接着说道，“听从那个长得丑陋而他却崇拜的女歌星宝莲，维亚尔多②的支使，扮演字谜游戏和活人画③里的白痴；另外，#希金夫人说：‘办金，你的舰 我搅得厌烦死了，，~还有人到了老年一光想想这点就够

了 1 一巨人，巨人托尔斯泰的妻子居然会喜欢一个红鼻头、鱼（愚）蠢的音月（乐）家，远胜过喜吹托翁咧广

普宁挑不出勃，小姐有什么毛病。他一边尽力想象自己那副沉着的龙钟老态，一边却还相当清晰地看到她给他拿来那条乘车时盖在腿上的毛毯，或者给他的自来水笔灌墨水。他甚欢她一可是他的心却肩子另外一个女人。

正如普宁所说，秘密是早晚会露馅儿的。我这位可怜的朋友在这个学期里，有一天夜里突然收到一封电报，然后就 在自己屋子里来回走溜儿，至少踱了 40 分钟的步，为了说清楚他这种失魂落魄的兴奋劲儿，这儿应该声明一下：普宁并非一向孑然一身。克莱门茨夫妇正在楼下暖烘烘的火炉旁边 下中国象棋，普宁突然噤噤噤地从楼梯上奔下来，一出溜差》，183 夫 1879 年&月写的一“9：飲文寿，

② 宝莲'维亚尔多《1821—1310、西班牙人，长住法国，&位著名的女 中音歌手，经#在6，和欧洲各大城市，出。1^3 年到彼# 8 演出时，屠格涅夫追求过她。后来'邇格涅夫寓居巴黎时，经

常是维亚尔多家中的座上客，成为 她亲密的朋友。

③ 尿文系法语，

4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点儿像某一个冤案甚多的古城里的一名求浇人那样摔阖在 地，但是他马上站稳了脚跟——只撞了一下火钳夹子。

"我是来通知一声，"他喘咻咻地说，"说得更准确些，是 来请问你们，有位女士可不可以在星期六来看望我——当然 是在大白天。她是我的前妻，现在是丽莎·温撙大夫——你 们也许听说过她在精神病学界里的大名吧。"

43

8

人间有一些可爱的女人，她们那碰巧又明亮又有模样的 眼睫，并不是綠答答的一瞥那一刹那马找叫我们动心，而 是在这位无情的人儿不在场，而神奇的魅力依然存在，灼灼 的目光始终在暗中锱存着，从而日积月累迸发出一阵炽烈的 光芒，才叫我们动了心。不管面莎，普宁，如今是丽莎，愠 德，那双眼猜是怎么样的，只要你冥思」想，它(! ! 就好像露 出本质，宝石般水亮，然后茫热地闪着蓝晶晶、水汪汪的光 芒盯视着你，&佛阳光和海水泼溅在你自己的眼眶里(以的。她 的眼睛其实是淡蓝色的，并不太透亮，衬托着黑睫毛和粉红

44

小说全集

眼角，两边还微微翘起，几道微细的皱纹不太显眼地扇形般 展

开。亮脑门上长着一头深棕色头发，肤色白里透红，嘴唇上搽着淡淡的口红，除了脚踩和手腕稍胖一点之外，她那种丰满、活泼、天然、并不过分修饰的美态是无疵可寻的。

当时，普宁是个年轻有为的学者，她是条比现在更水亮的美人鱼，性格上却几乎跟现在没什么两样。1925年左右，他俩在巴黎相遇。他蓄着稀稀拉拉的茶褐色胡子（眼下要是不刮就会滋出猪鬃似的白胡子茬儿~可怜的普宁，可怜患白化病的亲猪啊！），那两撇苦行僧式的唇髭上面长者一个光溜溜的胖身子和两只天真的眼，活脱儿是个老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体形上的完美代表。他在绿绿街阿克萨考夫研究所干一个小差事，还在格莱赛街索尔，巴格罗夫开设的一家俄文书店里兼差，就以此糊口为生。丽莎，包果列波夫是一个医学院学生，刚满20岁，穿着她那件黑色短丝上衣和裁缝作的裙子，显得十分标致，已经在摩顿疗养院工作，院长就是那位卓越而今人生畏的老太太萝赛塔，斯通大夫，当今一位最具摧毁性的精神病学家。除此之外，丽莎还写诗——主要是用那种吞吞吐吐的抑扬格写，说真的，普宁就是在一些青年流亡诗人举办的文学晚会上头一次跟她相遇的，他们都是在苍白的、没有欢乐的青年时期就离开了俄国，如今朗诵一些怀乡的诗献给“祖国”，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可比一件难得的玩具，一样从阁楼里找到的小摆设，一个水晶球更有点意义，那个水晶球只要你一摇晃就会在里面下一阵亮晶晶的小雪，落在硬纸壳的一棵省树和一个小房子上。普宁给她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如今妥善珍藏在一位私入手中——她流着自怜的眼泪看完它

，那当儿她刚从一场服毒自杀中被抢救过来，原因是跟一位文人发生了一段相

普宁

45

当愚蠢的恋爱，那人现在是~~嗯，这儿就不必提他了。她的亲密朋友，5位化验员，都说："普宁嘛——好好，立刻就会有娃娃呱呱落地。"

结婚几乎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惟一不同的是，她搬进了普宁肮脏的公寓。他继续搞他的斯拉夫语研究，她呢，接着干她那种心理剧实验①，和像下卵似的写诗。她的诗篇就跟复活节的彩色蛋②似的，弄得到处都是，而且在那些描绘她要生的孩子、她想有的情人，以及圣彼得堡（无非是抄袭安娜·阿赫玛托娃③的作品）的花红柳绿的诗作中，每个抑扬格，针意象，针隐喻都早已让其他做溯家忧用过了。在捧她的人当中有一位银行家是个直爽的艺术赞助人，他在那些流亡在巴黎的俄国人里挑选了一位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佐尔契科·乌兰斯基，请他在"乌果乐克"餐馆吃了一顿备有香槟酒的美筵，叫那个老小子在他专为一份俄文报纸撰写的专栏下一期里好好捧捧丽莎的诗才。佐尔契科就从容不迫地把阿赫玛托娃那顶桂冠戴在丽莎长着栗色鬃发的脑袋上了，丽莎高兴得下热泪一简直就跟当选的密执安小姐或者俄勒冈玫瑰皇后一样。不知内情的普宁把那段无耻吹捧的文章剪下来，折叠好夹在自己那本正经的笔记本里，时常拿出来天真地念几段给这位或那位感兴趣的朋友听，一直到后来那张剪报都给揉得又皱又脏才作罢。他对

那望更严重 的事情也毫不知情。1938年12月虽有一天，他把那篇残缺不

人9有关人夠参加演剧，从而密病人的请抻，^发疗，

②安娜，安8列耶笑娜'珂8玛托娃"一，^6)，^苏&象征派女诗

46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全的评论文章貼在一本剪貼簿子里的时候，丽莎忽然队默顿 打來电话说她将跟一个了解她的"有机的自我"的男人到蒙 铍利埃去，那人是埃里克，温德大夫，因此她不再回到铁英 菲身边来了。 一个不认识的红头发法国女人前来把丽莎的东 西取走了，还对他说，这下可好啦.你这个地窖里的耗子，往

后不会再有任何可怜的妞儿睐你②啦--两个月过后，温苗寄来一封略表同情和歉意的擻^信，向亲爱的普宁先生② 保证：他，湿德大夫，渴望同"那个走出你的生活圈子而进 入我的生活園子的女人"结婚。普宁当然会同意跟她离婚，就 ^会奉献给她他的生命一样甘心情愿，同时还奉献上一些剪 下来的花枝，搭配着一点绿叶，还干腌利落地包扎好，就像 在阴雨连绵使镜子发灰变绿的复活节期间泥土味儿很浓的花 店里那样做一样。但是，温樓大夫原来在南美已经有个老婆， 她为人居心叵测，护照也是假的，在她自己的某些计划尚无 眉目之前，不愿受到干扰。这期间，新世界也正在召唤普宁， 他的一位好朋友康斯坦丁，沙多教授愿意从纽约向他提供一 切移居美国的帮助。普宁把他的计划通知了温德大夫，还给 丽莎寄去流亡者办的一种杂志的最近一期，因为第202页上 提到了她的大名。凡

是持有欧洲官僚主义老爷发给〈俄国流亡者类似假释证那样的〉“南森”护照③的人，在申请离坎时必然要遇到那帮老爷设置的种种障碍，就像得通过一个阴森森的地狱一般（这倒使苏联官方大为高兴）。普宁已经走通那

①^文系法语。《啄文系8语。

^“南森”护^是国际^！^-：^发铨无罔!？人士的护照。弗里8  
乔夫'“森&9家和攻^家，

普宁

47

个地狱一半，忽然在1940年4月一个潮阴阴的日子里，（也的  
大门铃声大作，丽莎拖着疲惫的脚步，挺着一个小橱柜^的7个  
月身孕的大肚子，走了进来，累得直喘气，她一边摘掉帽子，  
踢掉鞋子，一边声称全都铸成大错，从今以后她仍旧是普宁的  
忠实而合法的老婆，无论他到哪儿去——即使飒洋过海，她也  
准备追随他到底。那一阵子，大概是普宁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啦——一种持久的沉重而痛苦的幸福激情——

于是他就加快步伐办理签证，准备行装。一位又聋又哑的大夫  
给他进行体格检查，用一个装装样儿的听诊器放在普宁好几件  
衣服上面听听他那跳得很不对称的心脏。那个在美国领事馆工  
作的好心肠的俄国太太（我的一个亲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再加上到波尔多去的一段旅程，终于搭上那艘又漂亮又干净的  
远洋轮船——这一切都带有丰富的神话色彩。他不仅准备等孩  
子一生下来就作为自己的孩子，而且确实一心一意地巴望那样  
做。丽莎带着满意、不知怎的又有点像母牛那样的表情听他讲

解今后对孩子的教育计划，因为他好像当真已经听见婴儿哇哇的哭声和不久就会说出来的头一句话。她众来爱吃糖衣杏仁，现在她正消耗掉惊人的数量〔从巴黎到波尔多，一路上吃了闷磅〕，苦行僧式的普宁，晃晃脑袋，耸肩膀，喜悦而敬畏地瞧着她狼吞虎咽地贪吃；那些糖衣杏仁①丝一样滑溜的外衣，同她那绷得挺紧的皮肤、她的肤

色和她那没有隙缝的牙齿永远印在他的脑子里了。

叫人多少有点失望的是，她一上船，朝滔滔大海瞥了一眼，说声“没事可了”，就立刻隐退到船舱里去了。在横跨大西洋那段行程中，她绝大时间都平躺在床上；同一卧舱

①眯文系法#，

48

^1^1^^小说全集

里还有3位说话简洁的波兰人的3位碎嘴子的老婆，那3个波兰人——一名摔跤员，一个花匠，一位理发师——又是普宁那间卧舱里的伙伴。第三天夜里，丽莎早已睡下，普宁独自闲坐在休息室里，这当儿一位前法兰克福报纸编辑——一个身穿套头高领毛衣和灯笼裤、囊眼泡、神情忧郁的长者，建议跟他下盘棋，他愉快地接受了。两人都不是下棋的好手，可又喜欢算得不准就大胆弃子，急赤白脸地想赢得胜利；对局

我就这么走，然后就飞马①、没多“凑过来另”一位旅客，说声对不起②，他可以在一旁观战吗？接着就在他们身旁坐下。他长着一头剪短的红头发和两道又长又淡、活像囊鱼的睫毛，身穿一件，的双上衣；不出多大工夫，每当那位长者经过一

番庄严的思考后，犹豫不决地走了一步劣着，他就轻叫一声，摇摇脑袋。最后，这位明明是位专家的、大有帮助的观战者便不由自主地把他的同胞刚移动的一个卒子推回来，用觊钱巍的中指指着车——法兰克福老头儿已经把它横冲直撞地闯入普宁防御的胳膊窝下。我们的朋友当然输了，他正要离开休息室，那位专家赶上前来，说声对不起，他可不可以跟香宁先生③说会儿话？（“您瞧，我连您的大名都知道。”他举起他那个很有用的中指，附加说明道）——他提议两人一块儿到冷饮柜台那儿去喝杯啤酒。普宁同意了，大酒杯子放在他俩面前时，这位彬彬有礼的陌生人又接着说，41在生活当中，就像下棋一样，分析一下一个人的动机和目的

0贩文系#语.

② ^文系徠语.

③ 尿文系德语.

螯宁

49

是大有好处的。上船那天，我像个顽皮的孩子。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就开始害怕一位精明的丈夫——这绝不是恭维，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假定——迟早会察看旅客的名单。今天，我的良心已经在审问我，判定我有罪。我不能容忍这种欺瞒行为再继续下去了。祝您健康。咦，这根本不是我们德国甘美的饮料，不过总比‘可口可乐’强一点。邴人是埃里充‘温德大夫’；这个名字想必您并不陌生吧/

#宁愣在那儿了^颜面油榨，一只手攀依然搁在湿柜台上，开始



磨磨蹭蹭地从他那个不舒报的画高凳上往下出溜，温 德却用五只敏感的长手指头揪住他的衣袖。

"放开我，放开我。^"普宁一边嗟叫，一边想打开那只哀 求的软绵绵的手。

"别这样"温德说。"放公正些嘛。罪人一向有最后要说的话，这是他的权利。连纳粹都承认这一点。首先—我想^允许我替那位女士起别一半旅费。"

"唉，不，不，不，^普宁说。"^木这场恶梦似的谈话@吧，"

"随您的便，"温德大夫说，接着又给那如坐针毡的普宁着重指出下列几点：这全是丽莎想出来的花招——"为了我们的孩子"这个"我们"听起来好像3个人都有份），您知道，让事情简单一点罢了。"丽莎应该被当作病得很厉害的女人看

待（怀孕的确可以给拔高为一种找死的事儿、他〔温德大 夫〕在美国会银她结婚的——"我&去那儿。"温德大夫为了

①文系18语. ^原文系撷撮. ③贩文系德撮.

50

? ! ^^小说全集

讲明情况又添了这一句；此外，至少该让他（温德大夫）付 啤酒钱。队那时起一直到这次由兴高果烈一变而为灰溜溜的 旅程结尾，普宁显然一头栽进了他那本英语手册中，雌丽 莎虽然一如既往的温柔，却尽量少跟她碰头，以免勾起她的 疑心。温销大夫时不时会不晓得队哪儿钻出来，队老远^ 他打招呼，打出

叫他放心的手势。6后，那座伟大的铜像41 ^  
糜朥555中升起，一些颜色暗淡、恍恍惚惚的高楼大) 14立  
在那边，准备接受识烈的阳光照晒，它们就像您在那种标示（  
自然资源，不同沙漠里出现海市蜃楼的次数的）百分比例图 表  
上所见到的一个个高矮不齐的神妙的矩形体。这当儿温！9 大  
夫果断地走近普宁夫妇，摆明自己的身份~ "因为咱们 都应该  
带着纯洁的心灵进入这个自由的大地。"随后在埃利斯 岛上逗留  
了一段平淡乏味的时间，铁莫菲便和丽莎分手  
事情尽管复杂，温德最后还是跟她结婚了。普宁在美国 最初度  
过的5个年头里，有时在纽约某些场合中偶尔瞥见过  
她一眼；他和温德夫妇同一天入了美国籍，1945年，他移居 到  
温代尔，此后6年当中就没再见到她，也没通过信。不过  
他时不时还听到她的一星半点的消息。他的朋友沙多最近  
0951年12月）寄给他一期稍神病学杂志，里面刊载了阿尔 比纳  
，顿克尔堡医师、埃里克^温德医师和丽莎4温德医师 3人合写  
的一篇题为《适用于婚姻咨询的集体心理疗法》的文 章。普宁  
过去一向由于丽莎对"铸神愚&病"②深感兴趣而感到难为情，  
现在他原本可以满不在乎，却仍然感到一阵阵既 反感而又怜悯  
的刺痛。埃里克相她如今在一个计划生育中心

① 坩美0纽封

② 尿文果俄3

V宁

51

附属的研究处工作，领导他1门的是那位——过分善于适应的

埃里克称之为“头头”的一一和谋而伟大的巨人贝纳德·梅·乌铎；在他俩这位保护人的支持下，埃里克想出一个鬼花招（不一定是他一个人的主意）诱使医院里一些比较听话的8病人接受一种精神治疗，参加一种像姤被子联谊会①那样“消除紧张”的小组。结过婚的年轻娘儿们8个人一组，轻松自在 地聚在一间舒适的屋子里，相互不拘礼节地直呼教名，气氛融洽无间。几位大夫面对者她们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另有一名卿不弓人注目地在一旁作记录，针人在幼时髓受的不痛快的事就如同死尸一般浮现出来了。在这些集会中，娘儿们可以充分坦率地讨论她们在婚姻上所遇到的精神失调的问题，这未免要牵涉到她们的配偶，相互做些比较，事后那些爷儿们也被邀请来，在一个特殊的“丈夫小组”里接受访问，同样无拘无束，雪茄烟敬来敬去，解剖图表传来传去。酱宁眯过一些具体的报告和病历没看，这里也确实没必要详谈那些欢闹的细节。光提一提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也就够了：妇女】、组里这位或那位娘儿们回家有了新的体会之后，已经在第三次集会3寸把她新发现的感觉一五一十描绘给她那些尚未开窍而却迷了神的姐妹（门听，这标寸论顿时出现一种活跃而欢畅的气氛、“嗯，姑娘们，乔治昨天晚上……勺。埃^^温德大夫还想制订一个允许把那些一对对的夫妇全聚到一个联合小组里共同讨论的计划。项便提一下，听到他和丽莎吧唧着嘴说“小组”这个字眼，真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沙多教授在写给痛苦的普宁一封长信中断言道，温铎大夫甚至管一对连身的双胞胎也叫作“一个小组”。这位进步的、理想

①西方女子在一]∧!!被子的社会联谊会,

52

钠博^: 小说全集

主义的温德大夫确实渴望有个由连身百胞胎组成的幸福世界, 结构连接的共同体, 所有的民族都围绕在一相通的肝脏周围兴建起来。"这不是别的, 而是某主义的一种缩影嘛~听有那些精神病学啊,"普宁在给沙多回信时嘟囔道, "于吗要去干扰个人的忧伤呢?人要问,人生在世惟一能哆真正获得的东西,难道不是忧伤吗?"

53

9

"嗨,星期六早晨,琼对她丈夫说,"我决定告诉铁莫菲这所房子从下午两点到5点完全归他俩使用。咱们该给那些可怜虫创造每一次可能相聚的机会。我可以到城里去办点事,你可以顺便到图书馆去转转。"

"今天可赶巧了,"劳伦斯答道,"我一点也不想到哪儿去转转或者溜达。再说,他俩相会也未必销要8个房间啊。"

普宁穿上他那套〔靠那次在克莱蒙纳演讲挣来的钱添3的)崭新的棕色西服,在"鸡蛋和咱0"饭馆里匆匆忙忙吃了一顿中饭,便穿过积雪的公园,朝温代尔公共汽车站走去,

54

科夫小说全集

差不多提前一个钟头就到了那里,丽莎到波斯顿附近访问了她儿子秋季要去念书的圣,巴托罗缪预备学校,在返回的途中,

干吗急着要见他呢，普宁对这一点根本不想费脑筋去揣测。他只知道一股幸福的心潮在那看不见而现在随时都会猛然溃决的堤坝后面汹涌而起。他看见了5辆公共汽车，而且他&佛在每辆车上都看见丽莎同别的乘客鱼贯下车时在窗口向他招手，可是临到一辆接一辆的车上的人都下来之后，却不见她的踪影。忽然^他身后传来一声响亮的呼声^ "铁莫菲，你好^！"、他立刻转身，看见她出现在他独断判断里而不会有她的那辆快班旅行车上。我们的朋友从她身上看出什么变化了吗？仁慈的上帝，又能有什么变化呢？她就在那儿。不管天多冷，她都让人感到热和精神饱满^这当儿她紧紧搂住普宁的脑袋，海豹皮大衣敞开着，露出了里面滚花边的上衣，他^?子那儿闻到一股葡萄的香味，一个劲儿喃喃道："哪，哪，这可太好了，秦的。"②——只是口头上说点打动人心的话要了。她惊叹道："唷，他配上一嘴的屎亮新牙啦！"他换她上一辆出租汽车时，她那块鲜艳透明的头巾被勾住了，普宁在人行道上滑了一下，司机说声"瞧着点"，从他手里接过她的旅行包，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顺序完全雷同。

他们行驶在公园大街时，她告诉他说那是一家英国传统式学校。不，她什么也不想吃，她刚才已经在阿尔巴尼饱餐了一顿。那是一所"很花哨"的学校——那个形容词是用英语说的一孩子（门在室内玩一种用手打的网球，他那个班将有一位——（她摆出一副并不太撒动的样儿，说出一位大名

① 原文系6^。

② ^文系18语，

鼎鼎的美国人士的名字，^是那既不是一位诗人的也不是一位总统的名字，因此对普宁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容我说一句，"普宁插嘴道，一边低头，一边用手指着，"你从这儿可以看到我们的校园的一角。"这一切《"噢，我看见了，着见了，看见了，仗园总归是校园&都一样，没什么新鲜的"、这一切，包括孩子的奖学金在内，都承蒙贝纳德，梅乌德大夫的大力帮忙《"你知道，铁英菲，哪天你该给他写封1言道谢一声才对": )。校长是位牧师，把贝纳德当年，儿念书时赢得的奖杯都拿给她看了。埃里克当然希望维克多进一家公立学校，，被驳倒了。不管怎么说，霍佩尔牧师的老婆可是位英国伯爵的侄女。

"到了。这就是我的！^②。"普宁打趣地说，他素来没法全神贯注地听她那叽里呱啦说得挺快的话。

他(们走了进去—他蓦地觉得自己那样殷切盼望的3子过得未免太快了—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不一会」1^^：

去啦。他心想也许她马上把找他的原因说出来，这一天说不定会过得慢一些，让人真正得到享受。

"多糟糕的地方呀，多可怕的房子⑨，"她一边说，一边在电话机旁边那把铮子上坐下来，脱掉高统橡皮套靴——好熟悉的动作啊！"瞧那幅伊斯兰教寺院尖塔的水彩画，真叫人恶心1房东准是怪人。"

"不不，"普宁说，"他们是我的朋友。"

"亲爱的铁莫菲，"他陪她上矮3才，她说，"你这一辈子可

① 屠文系珑语，

② 屎文系意大利& ⑨^文

56

^14^^小说全集

认识了不少糟透了的朋友。"

"这儿就是我的房间。"普宁说。

"我想我得在尔这张纯洁的床上!)；一会儿。呆会儿我给你 念几首诗听听。折磨我的头疼老毛病又要犯了，今儿个一整天，淋来觀的呀。"

"我有阿斯匹林。"

"卧一^，^她哼道，这种已成习惯的否定语气在她一嘴 本国话里显得怪腔怪调。

她脱鞋子的时候，普宁把脸扭了过去，鞋子咚咚两响掉 在地板上，叫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日子。

她躺了下来，黑裙子啦，白上衣啦，棕色的头发啦，一 只粉红的手遮住两只眼睛。

"你过得还好吗?"普宁坐进那把靠近暖气片的白色摇椅里，问道。〈让她说出找我到底有啥事，快!)

"我们的工作挺有趣儿，"她说，依然用手遮住眼睛。"可麟餅你，我不再爱埃113?了。我们的关系已经破裂。顺便提一下，埃里克也不喜欢他的孩子。他说他是陆上的爸爸，

而你铁莫菲是水上的爸爸。"

普宁笑了，笑得前俯后仰，那个不大结实的摇椅在他身子底下吱吱嘎嘎地直响。他的眼睛像星星一般闪亮，而且湿润了。

她从那只胖手下纳闷儿地瞧了他一会儿，接着说：“埃里克对待维克多心肠太狠。孩子一定在恶梦中不知把他宰了多少、回啦。另外，跟埃里克在一块儿——我早就发现了~平心静气地评理儿，非但没把问题搞清楚，反倒搞乱了。他是个很别扭的家伙。你挣多少薪水，铁莫菲？”他如实告诉她了。

普宁

57

“嗯，”她说，“不算太多。可我猜想你照样能攒点钱吧——论的销要，你那非常微薄的销要，这笔钱还是够多的，铁莫菲。”

她那黑裙子下面围着紧身裙的肚子起伏了两三次，带着无声、恬适、温厚面让人怀旧的讽刺味儿——这当儿，普宁——镇鼻子，一边摇晃脑袋，显出色迷迷，坎天喜地的神情。

“听我念一首最近写的诗，”她说，仰面躺着，两只手放在身旁，用一种拖长的深沉声调，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

我穿上一套黑衣廉，

比一个尼姑还朴亲、一个象牙的十字架，挂在我冰凉的床上方。

但是欢舞的火花在我那淡忘中复燃，我使轻声呼唤乔治——你那金光闪闪的名字！①

“他是个很有趣的人，”她停也没停就接着往下说。“事实上，他



差不多银个英国人。大战期间，他驾驶过一架轰炸机。如今在几位经纪人合伙开的一家商行里7活儿，他们一点也不同情他，也不了解他。他出身在一个古老的家庭里。爹是个幻想家，在佛罗里达州海面上开过一家亲动的游乐场，你知道就是那种赌场一类的玩意儿，可是让一些犹太歹徒给

0全译均系俄文.

58

&夫小说全集

毁了。而且他还自愿代另外一个人坐牢。一家人个个是英雄好汉。”

她顿住了。小屋里的寂静与其说被那粉刷过的暖气管里的抽搐声和叮当声打波，倒不如说更给加强了。

“我给埃里克打了份完整的报告，”丽莎叹口气，又接茬儿说。“现在他一个劲儿向我保证，如果我肯合作的话，他就能治好我的病。遗憾的是我也正跟乔治合作呐。”

乔治这个名字她是照俄语发音念出来的——两个字字母发重音，两个？”字母发长音。

“啄，正如埃里克听说的那样，这就是生活①。唷，天花板上吊着好多蜘蛛网呐，你怎么居然能在这下面睡觉啊？”她瞧瞧手表。“哎哟，我得赶4点30分那班公共汽车回去。劳驾马上给我叫辆出租汽车吧。我还有点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

、终于说出口了——真够迟的。

她要求铁英菲每月攒点钱留给那个男孩用——因为她现在没法张嘴向贝纳德·梅乌德要——她没准儿会死掉咧——出了什么

事，埃里克都不管——至少应该有人时不时给孩子寄点钱去，就好像是他妈寄给他的。你知道，零用钱什么的——他就要跟阔人家孩子一块儿念书啦。她会写信给铁莫菲的，把地址和其他一些细节告诉他。是啊——铁莫菲是个宝贝儿，这一点她可从来没怀疑过②。还有，哦，洗澡间在哪儿？可不可以请他这就打电话叫辆出租汽车？

“顺便提一下，”她说，这当儿他正帮她穿大衣，她像往

0康文系

②尿文系俄&。

普宁

59

常那样皱着眉头，瞎摸乱抓地搜寻那两个闪来闪去的袖口，“你知道，铁莫菲，你这身铵色衣服可实在不像样儿：绅士从来都不穿徐色的。”

他送走了她，便穿过公园往回走。留住她，供养她——她还是老样子——她的残忍啦，庸俗啦，迷人的蓝眼睛啦，糟糕的诗作啦，胖乎乎脚啦，肮脏、下贱、枯竭而幼稚的灵魂啦。他蓦地想到：人如果在天堂会重新相聚【这我并不谪，不过姑且这么说罢了、我又怎能不让那枯萎无助、有缺点的玩意儿——她的灵魂在我身上到处乱爬呢？但是，这是人间，我居然还活着，真也是怪事，生活和我都有点东西——

他好像豁然开朗，十分出乎意料地（因为悲观失望很难导致伟大的真理）快要把宇宙之谜简单解答出来了，可是这时他却被一个紧急的要求打断了思路，有一只松鼠在树下着——见普宁走过

来，这个聪明的小动物就来了个植物卷须般的婉 蜒动作，爬上一个饮水喷泉，呆在边缘上，普宁一走近，它 就冲他努出椭圆  
的脸，鼓起腮帮，嘴里发出一阵粗里粗气的 哗啦声，普宁懂得  
它的意思，便走过去摸索一阵，找到了那  
个一按就出水的开关。那个干渴的啮齿动物一边蔑视地瞧着 他  
，一边尝那冒泡的粗水柱，喝了好长一阵子。"它别是发烧  
啦。"普宁心里想，暗自落泪，手一直有，1^6换住那个奇妙 的  
开关，尽量避免自己的目光跟那盯着他的不愉快的眼睛相 遇。  
那只松鼠解了渴，也没向他表示一星半点感激的样儿就 撒腿跑  
了。

这位水上的爸爸继续向前走，来到那条路的尽头，又转  
式样的小酒馆。 ^

60

10

午后5点1刻，麟着满满^食物，夹着两本杂志和 3个小包回到  
家门口，发现门库邮箱里有一封女儿寄来的航 空快信。自从伊  
莎贝尔前次给父母寄来一封短信，说她在亚 利桑那州度完蜜月  
之后已经安抵丈夫的家乡，至今又过去3 个多星期了。琼绿七  
歪八扭的小包，连忙把餅开。这是 4充满欢乐幸搔的信，她一  
口气把它看完，心中感到宽慰 而欣喜，好像样样东西都在她眼  
前欢舞似的。她摸到大门上 挂着一样东西，仔细一看不免吃一  
惊，原来是普宁一向当成 自己心肝似的那串钥匙，连带小皮夹  
子挂在门锁上。她就用

普宁

它把门打开，刚一走进去就听见从食品室里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声——食橱挨个儿给打开，又给关上。

她把大包小包放在厨房的餐具柜上，冲着食品室问道：“你在找什么呐，铁莫菲？”

他从里面走出来，气咻咻的，满脸通红，她惊讶地发现他的脸上还一塌糊涂地沾着没拭去的泪痕呐。

“蒋（琼），我在找威士忌和苏大斯特①。”他凄凉地说。

“我怕没有苏打水，”她带着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清醒的克制力回答道。“餐厅那个柜橱里倒有的是威士忌，不过，我建议咱俩还是弄点好热茶喝喝吧。”

他比划了一个俄罗斯式表示“放弃”的手势。

“不啦，我其实什么也不想喝。”他在厨房，张桌子旁边坐下，长叹一声，说道。

她在他身旁坐下，翻开她买回来的一本杂志。

“那咱们来看看图片吧，铁莫菲。”

“不想看，蒋。你知道我一向闹不清里面什么是广告，什么不是广告。”

“你歇着，铁莫菲，让我来讲给你听。瞧，我喜欢这一幅——哎呀，妙极了，这『把两种概念结合起来啦——沙漠孤岛和烟雾里的女郎。你瞧，铁莫菲——一看一眼嘛，”——他无可奈何，只好戴上自己那副看书用的眼镜——“这是一座只有一棵棕榈树的沙漠孤岛，这是一节撞碎了的木筏，这是一名失事船只上的水手，这是他救活那条船上的一只小猫——再瞧这儿，那块岩石上……”

...。

①#宁找的是成士忌苏打'但是他发音不对，念成

88^1181^变成^粘胶和据末』的意思了，

^^^^^^^^^^，科夫小说全集

"不可能，"普宁说。"不丁点的小岛，再加匕琮掏树，不 可能存在于那样大的海里。"

"可是它确实就存在这几呐。"

"叫人没法忍受的孤独啊。"普宁说。

"对，但是一一真格的，你不公道，铁莫菲。你明明知道 自己同意劳尔的观点：思想领域是建立在一种与逻辑相协调 的基础上的。"

"我对这有保留的看法，"普宁说。"首先，逻辑本身

^  
，，

"好啦，咱0未免扯得太远了，离开咱们这个好玩的正题 了。喏，你看这张画儿，这是那个水手，这是那只猫咪，这 是一条闲荡而挺愁闷的美人鱼，再瞧水手和猫咪上方的腾腾

"原子弹爆炸吧，"普宁哀愁地说。

"不是，完全不是。比那可要有趣得多。你看，人把这些 滚81的烟雾看成是他们思想的投影。现在咱1门终于接触到有 趣的地方啦。水手想象美人鱼长着两条腿，那只猫却想象她 彻头彻尾是条鱼。"

"莱蒙托夫叭"普宁伸出两个手指头说，"只用两首诗就 把美人鱼描绘得淋漓尽致了。我即使高兴的时候也受不了美 国人的幽默，我应当说……，，他用撅悠悠的手摘下眼镜，用 胳膊肘推

开那本杂志，脑袋肌在胳膊上，瓮声瓮气地呜咽起

^5。

她听见大门口有人在开门关门。不大一会』IX夫，劳伦斯装出一副滑稽样儿，朝厨房里鬼鬼祟祟地窥探。琼摆摆右

0；米哈伊尔·莱6托夫0314- 1 &41八1808(68诤人，作家，

誓宁

63

手叫他走开，左手把放在大包小包上的那个彩色花边信封指给他看。她脸上闪现的会上、微笑简单地反映出伊莎贝尔那封信的内容；他伸手抄了那封信就不再开玩笑地踮起脚尖朝外走。

普宁那强壮得多余的肩膀还在抽动。她^上那本杂志，看了看封面：玩意儿似的欢蹦乱跳的小学生、伊莎贝尔和哈根家的孩子、光秃秃的遮荫树、一个白色的塔尖、温代尔的钟楼。

"她不想回来吗？"琼温柔地问。

普宁，脑袋还伏在胳膊上，用他那捏得不太紧的拳头擂起桌^3(5了。

"我什佛（么）也没由（有），"普宁流着鼻涕的鼻伟响地吸着气，恸哭道，"我什佛，什佛，什佛也没由剩下啊广

64

11

普宁在！&代尔学院任教那8个年头里，几乎每一学期一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原因，主要是声音的原故一都要换一换住所。如今在他的记忆里，那些房间累积起来，就像是 在一个家具店里，

不尿时间和空间的差别，在柔和的灯光下，把那些家具胡乱凑合在一起展览，一批扶手椅啦，床啦，灯啦，壁炉旁边的摆难，花样繁多，而店外则在下雪，暮色苍茫，人们谁也不真正爱谁。他在温代尔住过的一些房间比起他当年在纽约住宅区住的那间房间看起来整洁多了，纽约那间房间座落在中央公园和黑（河）滨道之间的一个

普宁

65

街区里，叫人难以忘怀的是路边遍地的废纸啊，那堆有人已经不留神踩了一脚的，锃亮的狗尿啊，还有一个个使劲儿刨又高又黑的门廊台阶扔球玩的、不知疲倦的男孩，甚至这间房间在普宁的脑海里（一个小球还在弹跳回去）都比他当年在中欧只拿“南森”护照时住的哪个如今已经记不大清楚的

老住所确实要干净得多。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普宁变得爱挑剔了，光有漂亮的摆设已经不够了。温代尔是个安静的小城镇，而温代尔村座落在山洼里则显得更加清静。可是普宁却觉得住在赚儿都嫌不够静道。他在这儿开始生活时，住在学院为单身教师准备的、考虑得很周到的、备有家具的宿舍里，自己有一彩8不错的房间，尽管有些由于群居而带来的缺点【“普宁，来一球怎么样？”“我可不再玩小贱玩的玩意儿啦”》，一直住到一些工人来到这条街——普宁格勒，脑壳街——开始在路面上钻洞时为止。因为他们钻了又填，填了又钻。一阵拉锯似的邪恶的蠕动，又是一阵令人惊奇的停顿，一连干了好几个星期，而且他们好像再也找不

到那件锃埋了的宝贵工 具似的。他又搬到温代尔村那个著名的与世称绝的公爵公寓 里去住（为了舰儿那儿那些特殊的冒犯者挑出来罢了），租

了一间讨人喜欢的小房间，然而每天夜里楼上浴室里都有濂 布一般哗哗放水的响声和砰砰的关门声，其间还有两个长着雌倅那种粗石腿的怪物会用重得叫人讨厌的脚步走来走去 一这种想象中的体态跟楼上实际住着的两位邻居苗条的身 枢很，得上号，他俩原来是艺术系的斯塔尔夫妇（“我叫 克里斯托弗，这位是内人路易丝”：），一对天使般温柔的夫妇， 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极感兴趣。他又搬到一 间更舒适的卧室兼书房的房子里去住一还是出租单个房间

66

6^^^』、说全集

的公寓一没人会撞进来要求免费上一堂俄语课。然而可怕 的温代尔冬天一开始，锋利的无孔不入的风就从窗缝 吹 进来，甚至也从糜所抽水马桶里窜出来，于是那间舒适的小屋就出现一连串疯狂或邪门的事 1~普宁那个刷过银漆的 暖气片会发出一种没完没了嗡嗡的音乐声，或多或少还算是 古典音乐。他想法用一块毛毯把它蒙住，就好像它是个笼中 的鸣鸟，可是歌声说什么也不肯停下来，直到赛耶太太的老娘被送进医院，在那儿归了西之后，暖气片才转而发出加拿 大人说的那种法国话。

（^试过别种类型的住所：私人家出租的房间，这^ 间尽管在许多方面不尽相同（譬如说，不是所有的都带护墙 板1有些上面



是涂了白灰的，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涂了白灰、 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起居室里或者落地书柜里必定 有亨德里克伞威廉，万，卢恩①和克罗宁医师②的大作，它们可能会被一堆杂志，或者一些亮面厚实的历史传奇小说，或者甚至于某一位加奈特夫人③翻译的著作隔开来（在这类住家里，还肯定会墙上某处挂有一幅图-兹一劳特累克④的招贴画儿），但是你必定能发现卢恩和克罗宁这一对作家彼此

① 亨德里克，&廉'万，卢& 0882~1940：美籍荷兰历史学家'写过 30余种历史.地理、艺术-传记书，其中《人类故事》（"侑行306，被# 成十余杵文字，另《万'卢&地理》与《艺求》也6销一时. 19"年曾获荷兰 赖0士酵.

② 约8夫'克罗宁《1肪6一、苏8兰小说家与医籽，他的畅樓小说多半 ^#关6生的-

00摩斯坦丝'加条坤(^-! ^), 典3作家与8译家，, #11\*\*9 , 岍文#作! ^

④亨利'8'图卢兹—劳特感5：【&0】9 &纪末叶的浪接浓画家，与凡，贿等人齐名.

普宁

67

在交换亲昵招呼的眼色，就像是两个在热闹的宴会上相遇的 老朋友。

68

12

他又回到学院单身宿舍去住了一阵子，可是道路钻探工 倾着回

来了，此外还出现了别种惹^烦的声响。目前，他 还租住着克莱门茨家二楼那间镶花边的粉红墙卧室，这是他 玻题儿第一遭真正喜欢的一家住宅，那间屋子他3经住了一年多。眼下，他已经根除前任居住者残存的一切痕迹，大概 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认为吧，因为他没注意到，也许永远不会 注意到，就在床头上方的墙上乱画着一个滑稽脸儿呐，门的 侧壁上有一些已经擦掉了一半的测量身高的杠杠儿，是队 1940年一个4英尺高的地方开始用铅笔画起的。

普宁

69

普宁负责照管这个家已经有一个多星期，因为琼，克莱 门茨坐飞机到西部一个州看她鄞出嫁的女儿去了；过了两天，克莱门茨教授刚开始讲授春季那一学期的哲学课，忽然接到 一封急电，也飞往西部去了。

我们这位朋友悠闲自在地吃早饭，主要是那杯喝不厌的 牛奶，到了9点半就准备照往常那样步行到校园去。

他照俄国知识分子那样穿大衣，叫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脑袋向前探，露出个理想的秃顶，那个像奇垅公爵夫人①那 样的下巴紧紧压住那条搭起来的围脖顶端，让它贴好在胸 口上，然后他猛地抖动一下肩膀，想法让两只胳膊一齐伸进 大衣袖口；再猛地顛一下，大衣就穿上了。

他拎起他的公事皮包@，检查一下里面的东西，接着就走 出大 l，』。

刚走到离门痒只有掷一份报那么远的地方，他忽然想起 学院图

书馆催他赶紧归还一本书，给另一位读者使用。他内心斗争了片刻，他还需要用那一卷书，但仁慈的普宁十分同情另外那位〔不知姓名的〕学者吵吵嚷嚷的急切要求，不得不返回去取那卷又厚又沉的书：194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的《苏维埃文学金库丛书》③第18卷，内容主要是研究托尔斯泰的论文，

70

13

英语发音所用的有关器官是喉咙，软腭，嘴唇，舌头（这个杂技班里的矮胖子”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下私普宁在班上把俄语文法书或者普希金某一首诗里某些段落译成英语时，主要靠过分用力 and 有点儿反5的动作。如果说他的俄语是音乐，他的英语就是谋杀，他在去掉腭音这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普宁把”困难”念成4^X00”办”1，绝对没法去掉？”和”^”这两个字母新外的”语水分，后面跟着的元音总发十分古怪的软音。”帽子”他发爆破音^”我甚至于冬天也队不戴帽子”〕，同一般美国人〔例如典型的温带普宁

71

尔城镇的人）说”热”这个字的发音很相（以，只是元音发得更短一些罢了，队而很像德语动词”有”的发音。？”的^音在他嘴里不可避免地变成短音：他说”不”的时候完全像意大利语，而且还习惯把这个简单的否定字一连说3声〔”要不要搭一下我的车，普宁先生？””不一不一不，还有两步就到了”；^，因此意大

利话的味儿更浓，他没有长"?"音

（这冲缺陷他一点也不知道、该发、00^音时，他只能发 出销语  
"！111！！"那样的松元音。"星期二 "化1111111〔下午〕我没  
课。敢情今天就是星期二。"

星期二一点没错儿；然而是这个月的哪一天呢，我  
（门纳闷。&如说，普宁的生日是2月3日，按晞略历①据，  
他是〕898年出生在圣彼得堡的。如今他不再请客祝寿，一来  
因为他自从离开俄国以后就借口按格里历②来推算（晚13天  
——不，12天），如此一来便打马虎眼混过去了； 二来因为他  
在这一学年主要在一种我行我素，不爱交际的基础上生活。  
眼下，他正在0^他诙谐地称之为灰板的、满布粉笔末 儿的黑板  
上写个日期。胳肢窝底下还感到那本《文学金库》的 分量。他  
写的那个日期跟温代尔当年那一天毫不相干： 1829年12月26日

他仔细地钻个又大又白的句号，接着在下面又添写了一  
行：

圣彼得堡，午后3点零3分

他的学生弗兰克，贝克桑，萝丝，巴尔桑多，弗兰克^ 卡罗尔  
， 叵温，襁，赫兹，漂亮而聪明的玛丽安^霍恩，约

① 属6历是古罗马價15 撤订定的历法，

② &里历印今使用的阳历。

72

小说全集

翰^小米德，彼德^沃尔考夫和亚兰，布莱德勃瑙^瓦尔希， 都

规规矩矩地把这两行字抄在笔记本上。

昔宁，脸上默默漾起喜色，在讲桌旁坐下来，他有个故事要讲。那本荒诞的俄语语法书里有这样一句话："不管我是否<sup>9</sup>在闲市街头，"其实是一首名诗<sup>^</sup>的开头一句。在这个俄语初级班里，虽然只要求昔宁教教口语练习就成了〔"妈妈，电话！不管我是否<sup>0</sup>在1\*1市4头。从海麦崴到华盛顿 共5000英里，"②〕，可他却不放过任何机会引导他的学生漫游文学和历史的领域。

在一组8首4行1节的4音步诗里描绘了他平素那种可怕的习惯，那就是他不管在哪儿，不管干什么，总想着死亡，仔细审查着每一个消逝的3子，力求从日期的密码当中找到一个"将来的周年纪念日"——某时某地会出现 在他的墓碑上的某月某日。

8 '命运要把我带往何处，'这是未完成将来式，"激动的 昔宁一边朗读，把头朗后仰，逐句大胆直译，"死于战场，死于旅途，还是死于汹涌波涛之中？邻近的幽谷一条谷@， 相同的字，现在我们一般说'溪谷，一'是否会收纳我那 冰冻的尸灰，，灰色叭'冷灰'也许更确切。'尽管这对那毫无知觉的身体无关紧要……，"

普宁一直朗诵到末尾，接着用他手里还拿着的那根粉笔 戏剧性地指着黑板，说明普希金多么细心，不仅注明写这首

① 昔普希金1829年所作的一首抒情诗I我鳟,在,市街头……" 系文系

@床文系俄，，

@床》系败

@ ^文系

V宁

73

诗的日期，甚至连钟点也都记下来了。

"然而，"普宁得意扬扬地大声说，"他却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日子里丧了命！舰于……，，这当儿，普宁使劲靠者的那个椅背发出一声不吉利的噼啪声，全班学生不禁扬起一阵充满青春活力的大笑声，消除了难怪的紧张气氛。

(某时，某地——彼得堡？布拉格？——^小丑在弹钢

琴，另一个小丑抽掉他坐的凳子，可他尽管没有凳子，却毫不改变他保持坐有的姿势，继续弹他的狂想曲，丝毫没受彩响。在哪儿啊？柏林的布什马戏团吧！)

74

14

初绥班下课后，高级班没多大工夫就接者上课，这段空档里普宁也就懒得离开教室。他的办公室在另一层楼上一条回音很大的通道尽头，旁边是教职员的厕所。那本马马虎虎裹在他那条绿围脖里的《文学金库》现在正搁在那儿的卷宗柜子上呐。1950年以前〔眼下是1953年——时间可过得真快哟！〕，他跟一位年轻讲师米勒先生合用德语系一间办公室，后来他有了一间门上标着"俄"字的专用办公室，这原本是一间堆破烂的屋子，现在完全给粉刷一新。整整一春天，他玟次甚喜难把它普宁化。屋子里搬进来两把廉价椅子'一个

软木作的公告栏，一听工友忘记拿走的地扳错，和一张没法 确定是啥木料作的、带座基的寒沧书桌。他还从行政处诶来 一个配有讨人喜欢的锁的小钢柜。米勒4啦子，在普宁的指 挥下，把普宁的一个可拆卸的书架抱过来一部分。普宁又花 3块钱队 麦克克里斯特老太太那儿买来一条褪了色的土耳其 小地毯，他在这位老太太的木板白房子里住过"平平淡淡 的冬天0949—1950年)。他靠工友的帮助，还在书桌边上装 了一个旋笔刀，一个非常叫人满意、非常富有哲学意味的工 具，一转它就叽里呱啦地响，靠吃甜木头和亮光黄漆过活，最 后跟咱们大家都必然会遇到的那样，陷入默默旋转的虚无缥 缈之中而告终。他还有更远大的计划，购买一把扶手椅和一 个高碑灯什么的。可是有一个夏季，他去华盛顿教课，回来 之后一进办公室，却看见一条肥狗卧在他的地毯上，他的家 具都给挪到一个比较暗的旮旯里去了，腾出地方摆着一张华 丽的不锈钢书桌和^5搭配的转椅，那口I坐着一位正在一边 写作、一边暗自微笑的雌口的贱利鲜'一布多'冯， 法特恩弗斯博士I从此以后，对普宁来说，"俄"字办公室就 不那么带劲儿了。

中午，普宁照钶洗洗手，洗洗脑袋瓜子。  
他回到"俄"字办公室拿他的大衣、围胖、书和公事皮  
包。法特恩弗斯博士还在一边写作一边^呐；他带来的那

包三明治已经给打开一半条狗一声不吭地趴在地上。普宁走下阴暗的楼梯，穿过人文楼里的雕塑博物馆，鸟类学系和人类学系也潜伏在里面呢。这座楼由一条颇具洛可可式样的透雕细工长廊连接另一座砖楼——弗里兹楼，餐厅和教职员俱乐部就在那里头：上个斜坡，直转弯，再溜达几步便可 闻到一年到头都有的油煎土豆味儿，那糟透了的讲究营养标

普中

77  
准的伙食正在等着您呐。夏天，长廊格架上攀满生机勃勃、微微II动的花朵，现在凄冽的寒风队光秃秃的格架吹进来了；不知是谁把一个捡到的连指红手套放在结冰的饮水喷泉口上了，从那儿长廊分出一条叉路，直通院长办公室。

波尔院长是个动作慢慢腾腾的老头儿，个』^高，戴一副黑眼镜，他两年前就视力不佳，现在差不多彻底瞎了。然而，他像太阳升落那样有规律性，每天都由他侄女兼秘书谗扶来到弗里兹楼，老先生就像一位古代尊贵的人物，瞎换黑吸地来吃他这一顿瞧不见的午餐，大伙』^管对他这样走进来的凄惨样几早已习以为常，但是每当他被领到他那把刻花的椅子前，两只手瞎换桌子边缘的时候，饭厅里总是静多了！就在他身后的墙上画着一幅他风度翩翩的肖像，叫人看了不由得生出一种古怪的感觉，饭厅四壁那#8著名壁面，是1938年由朗氏创作的，包括许多历史性人物和湿代尔教员，场而宏伟，艺术系的奥莱格"考玛洛夫在前10年加上了一组人物：波尔院长身穿双^^紫红色棍^脚登赤褐色皮鞋，『在炯炯有神地凝视着里查德"华格纳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 孔<sup>6</sup>给他的羊<sup>^</sup>卷轴。

普宁要向他的同胞打听点事，便在他身旁坐下。这位考 玛洛夫是个哥萨克人的儿子，矮个儿，小平头，长着两个像 黏联那样塌陷下去的鼻孔。他的老婆萨拉菲玛是个兴致勃勃 的大个子，出生在英斯科，戴着一条长长的银项链，项链上 挂有一个西蒙人的辟邪物，一直耷拉到她那又软又大的肚皮 上。<sup>^</sup>夫妇经常举办一些俄式晚会，备有俄式小吃，吉他 音乐和一些或多或少 褻假的民间歌曲，一些羞答答的研究生

①虽查!4'华格纳（化】？—"^^、德面诗人和作曲家，

<sup>^</sup>19<sup>^</sup>夫小说全41

莠会在这种场合中经他俩传授唱伏特加酒的礼节相别的一些 陈腐的俄罗斯礼(义；举行过这类盛宴之后，一遇到古板的普 宁，萨拉菲玛和奥莱格《她举眼观天，他用一只手挡住眼 睛）就会带着敬畏的自我感恩的神情低声说："天呀，我们教 给他们多少学问哟！—"他(们"是指愚昧的美国人。冒

充见多识广的考玛洛夫夫妇所介绍的郢种既反动又亲苏的大 杂炫，只有另夕4俄国人才能够理解；对他们两口子赖，一 个理想的俄国应该包括红军啦、一个正式举行过登基典礼的 君主啦、集体农庄啦、人智学②咳、俄罗斯正教啦，还有水 电大坝。普宁和奥莱格，考玛洛夫经常处于一种被克制住的 交战状态，两人却又不可避免地常见面，那些把考玛洛夫夫 妇看作"显要人物"而背地里模&普宁可笑的样儿的美国同 事，还当画家和普宁是极要好的朋友咧。

要不经逾艮专门的测验，很难断定普宁和考玛洛夫两人 的英语

谁说得蹩脚，也许普宁更差一些，可是论年龄，论全面教育，再加上取得美国18稍微早一点，普宁觉得自己够资格纠正考玛洛夫在话语里经常插入的英语句子了！考玛洛夫对此非，恼火，甚至于超过了他对普宁那种旧式自由主义③

"你听着，考玛洛夫^ 这是一种对入很不礼貌的称

①<sup>^</sup>文系<sup>^</sup>。

奥地利社会哲学家、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1893—1967），1913年创立“格式塔”心理学运动，取名为“人智学人类智论”，把人类心理活动看成是“精神科学”，所关注的一切知识的中心，企图从人的经验中推断出世界的性质。

#原文系 ④系俄语.

普宁

79

呼方式》——普宁说。“我闹不清这儿还会有谁要看这本书；当然不会是我的哪一位学生；如果是（尔的话，我也闹不明白 你干吗要用它呢。”

"我不需要，"考玛洛夫朗那卷书瞥了一眼，答道。"不感兴趣。"他又用英语找补了一句。

普宁不出声地翕动一两下嘴唇和下巴颏儿，想说点什么，却又止住了，继续吃他那盘色拉。

①俄人习惯，这是不敬的表示，一般应以本名连父名相称。

这一天是星期二，他吃完中饭可以，溜达到他常常爱去的那个地方，一直呆到吃晚饭的时候。温代尔图书馆跟其他任何一座大楼都没有长廊连接起来，可是却亲密而牢固地连着普宁那颗心。他队那尊学院首任院长阿尔弗斯，弗里兹的大铜像旁边走过，老院长头戴运动帽，身穿灯笼裤，双手紧握那辆他永远打算正要骑上去的钢制自行车的车把，脚刚放稳位3，而那只脚也永远粘牢在左脚蹬上了，座垫上有积雪，最近有几位爱开玩笑的家伙把一个可笑的筐子缚在车把

普宁

81

前面了，筐子里也有雪。普宁摇摇脑袋，怒斥一声“流泉”，接着来到那条从铺着草皮的斜坡上下去，两旁是榆树的蜿蜒小道，不小心踩在一块扁石头上，差点儿摔个斤斗。他除了右胳膊夹着那本厚书之外，左手还拎着他的公事皮包，那个中欧式样的、又旧又黑的公事包，他攥紧皮把手，很有节拍地甩着它，大模大样地朝他的书籍、朝书库里他那间写字室、朝俄罗斯学术天堂走去。

而苍白的上空盘旋，一会儿高飞变得灰蒙蒙，一会儿拍翅飞行变得白花花，一会儿又变为灰蒙蒙。远方传来一辆火车呜呜的鸣笛声，哀愁得就像在大草原里行驶似的。一只小心眼的松鼠，从太阳照晒的一小块雪地上慌张地窜过去，一棵树的阴影暗蓝暗蓝地铺展在那边茶青色的草皮上，那个光秃秃的树本身直插云霄，从上面传出一阵活跃的、抓爬的响声；鸽子第三回，也是最后一回，打那里掠过。这当儿，那只松鼠已经消逝在树

杈里，吱吱叫个不停，<sup>^</sup>佛在骂那些想把它从 树上抓下来的罪人。普宁在職小道脏黑的雪上又滑了一下，一阵痉挛，猛地举起一只胳膊，使身子恢复了平衡！他惨然一笑，弯腰去捡那本掉在地上的《文学金库》，书敞开了，露出插图页上的一张快照：列夫·托尔斯泰正在一块俄罗斯牧地里，迈者沉重的脚步，面冲照相机镜头走来，身后有几匹素毛修长的马儿，也愣头愣脑地转向拍照的人。

V 1)0^ ", V 611^181^11, ^701朋1|? ③在战场上，旅途中

，  
① 尿文系俄语，

② 厥文系賴

③ 系俄语。

82

夫力、说全集

还是汹涌的波涛中？要么在温代尔校园里？一层粘里吧唧的干酪糊在普宁的假牙上了，他斯文地嚼了一阵？，就踏上图普宁跟学院里许多上了年纪的教员一样，早就不注意校园、走廊和图书馆里有学生存在了——简而言之，除了在教室里上课集中注意一下之外，根本不注意他们存在于何方。起切，他看到有些学生把他们可怜的年轻脑袋趴在胳膊上，在了这儿那儿有个把；娘秀丽的后脖子还引起他。的注意之外，'他在阅览室里好像谁也没瞧见。

赛耶太太在出纳柜台那儿值班。她的母亲和克莱门茨太太的母亲是表姐妹，

"今天还好吗，普宁教授?"

"挺好，费尔：^。"

"劳伦斯和琼回来了吗?"

"还没有.我把这本书带来了，闵为我收到了那张催还卡

"離疑可怜的伊莎贝尔是不是当真要离婚。" "没听说。费尔太太，容我问一下……99 "要是他们真把她带回来,我琢磨我们又得给您另找个房 间啦。"

"费尔#，容我打听点事。我昨天收到这张卡片——您 能告诉我谁要借这本书吗?" "让我查查着，"

她查了查。另?^个读者原来是铁莫菲，普宁；上星期 五他索取第18卷。同样，一点也没错，第18卷早已借给这 位普宁，他打圣诞节那天就借走了，现在正站在那儿，两只

普宁 83

手搁在那本书上，跟一张祖传像片上面的一位地方长官所摆 的姿势一模一样。

"不可能!"普宁喊道。"我上星期五要借的是第19卷，1947年版，不是第13卷，1940年版。"

"可您胰啊——您明明写的是第18卷。不管怎么说，1 & 卷还在装订。这本您还看吗?"

18也好，19也好，"普宁喷嚷道。"这没多大关系！我 把年份写对了，这才算要紧！嗯,18卷我还要用一下——19

卷一装订好，就请干块〔赶快）寄一张通知卡给我，"

他一边微微抱怨，一边拿起那本笨重而受窘的书，走进 他甚欢的一个凹进去的旮旯里，把书用绿围脖裹起来放在那 边。

这些娘儿们哟，她（门简直目不识丁。那个年份明明写得他照例先走进期刊阅览室，在那儿看看最近一份俄文报纸上的新闻。（今天是2月12 3，星期六一嗜，这是星期二的报，多粗心大意的读者啊！）那份报是芝加哥一群俄国流亡者从1918年就创办起来的。他照例仔细扫一眼广告栏。波波夫医师，穿奢崭新的白大褂照相，向老年人保证可以恢复青春和快乐。一家音乐唱片公司列出一张出售的俄语唱片目录，像《破灭的生活，一支圆舞曲》和《前线司机之瞅》什么的。一位承办丧葬者多少有点像果戈理小说里的人物，夸耀他那些亲华的柩车，而且说它们也适用于郊游野餐乘坐。另一位也像果戈理小说里的人物，在迈阿密出租“一套两间屋子约公寓给无酒癖者叭院内并有果树和花卉”，与此同时，哈

①床文系，

84

钠1^^』、说全集

豫鲁有“一个安静的小家庭”渴望出租家中一间屋子——于是这位读者不知怎地突然激满怀，异常清楚地看到了40年前他的父母巴威尔，普宁医师和瓦莱丽娅，普宁，面对面坐在圣彼得堡加莱尔纳耶大街的故居一同灯光明亮的小客厅里两把扶手椅上，他在看一本医学杂志，她在看一本政治评论刊物。

他也细读有关3个流亡者组织进行的一场持续很久冗长乏味的浓系论战的最新消息。这是甲根^^的，31贵乙^迟钝，死气沉沉，无所作为，并用一句格言加以说明，“他既想^上杧树，却又怕刮咳自己小腿肚子上的肉。”^来了“一位老乐观浓”致编辑

部的一封尖刻的信，标题为《纵树和 迟钝》，劈头第一句就是：“美国有句俗话：‘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可别试投一块石头打两只鸟儿：’最近这份报又刊登了 丙 餽一位代表撰写的一篇2000字的小品文，题为《论极树、玻璃房子和乐观派》，普宁津津有味而赞同地把它读了一遍。然后，他就回到他那个带书架的阅览桌去进行自己的研 究工作。

他打算写一部俄罗斯文化稗文①，其中要精选介绍俄罗斯的奇闻逸话、风俗习惯、文学轶事等诸如此类的事，就糠以缩影的方式把正史③一系列前因后果的重要事件统统反映出来。他目前还处在收集资料那个欢乐阶段，许多心地善良的小伙子看到普宁在图书馆里挖掘资料那副样儿都感到是桩乐事和莫大的荣幸。只见他队一个综合目录柜里抽出一&卡片，就好像它是个大核桃，把它抱到一个僻静的眈见

① ^^^.

② 床文为法8，

85

出无声的品评，有批评性的、有满意的，有困惑不解的；时而又扬起他那两道稀疏的眉毛，久久地商高吊在宽脑门上，干 腌把它忘在那儿啦，一直要等到脸上不愉快或怀疑的痕迹全部消逝之后，那两道11毛才安然落下。来到通代尔，的确 很幸运。19世纪90年代有一位杰出的斯拉夫语研究家兼截 书家，名叫约翰^索斯顿，陶德（他那个带胡子的半身雕塑 傢如今屹立在那个饮用喷泉的上方》，访问过殷勤好客的俄 国，在那儿收

集了大批书籍，自从他去世之后，那批书就悄悄地给挪到一个老远的书架那边去了，普宁为了避免让铁书架上的美国的①电31抽冷子刺一下，会戴上律皮手套走到那边去，贪婪地盯视那些出版物，其中有19世纪咆哮的60年代出版的不知名刊物，都用云纹硬纸板精装了起来，100年前的历史专题著作，沉睡的书页上都有了揭斑零^俄罗斯古典文学著作，精装的封面上装着作者满面愁容、槽透了的浮雕#，那些诗人的侧身像叫两眼湿润的铁典菲想起他的童年，那时候他可以悠闲自在地摸摸封面上那把稍微磨损了点的普希金的连鬃胡子，或者茹科夫斯基②的那个弄脏了的鼻子。今天，普宁在看考斯特伦斯考伊那部关于俄罗斯神话的

大部头著作（莫斯科，1855年版）——一部不得携出图书馆的善本书，他叹口气，并非不愉快，开始抄录其中一段有关当时伏尔加河上游林地一带还流行的、基督教式许可范围内的、那种古老的异教徒游戏。在5月里^过节的礼拜一

### ①屎文系

@ 1：西里，安德烈耶#奇'茹科夫斯基（"—"52），2(3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的好!!!友。

86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降灵节①前后的那个所谓的绿色周里，农村姑娘用金^花和野生兰花编制花环；然后她门唱着古老的爱情歌曲的片段，把这些花环挂在河边柳树上，到降灵节那天，與把它(门从树上摇晃下来，掉进河里，花环便银开来，像许多条蛇一样漂流



着，姑娘们也同时一边漂流，一边唱歌。

普宁抄啊抄的，蓦地联想到有那么一段妙句，描写得跟这种情录极其相似，可又一时记不起来，他只好在他那张索引卡片上注了一笔，又回过头来看考斯特伦斯考伊那部大作。普宁再一次抬起眼睛的时候，已经是晚饭时分。他摘掉眼镜，一边拿着它，一边就用手指头关节揉揉

着沉思渐渐消逝，那儿出现了紫蓝色暮霭，经天花板上的日光一折射，又增添了一缕银边，另外在那些黑蜘蛛网的细纹路当中还反映出一晃晃的书脊。

在离开图书馆之前，他决定查一查“1111^63^”这个字正确的发音，于是队阅览室一张桌子上放着的《韦伯斯特大

辞典》，至少是在那部陈旧的1930年版本里，发现这个字并没有像他那样把重音放在第三个音节上。他想找一下后面有没有勘误表，结果没找到，接着在把那部沉重的辞典砰地一声合上的时候，才发现他方才一直拿在手里的那张记有摘记的索引卡片不小心夹在里面不知什么地方了。他在2500个薄薄的书页里翻来复去地找啊找，有些书页还破烂了！一位图书馆员，温和的凯斯先生，梳着光溜溜的白头发，打着蝴蝶结领结，瘦长条，粉红脸，听到他的叹息声，便潜达过来，揪

普宁 87

住那个庞然大物的两头，把它拎起来，再倒转过来抖一抖，于是便从里面泻出一把小梳子啦、一张圣诞卡啦，普宁的摘记卡片啦，还有一张透明的薄纱纸。十分无精打采地掉在普宁的脚上，凯斯先生把它捡起来，放回到辞典里美利坚合众国和海外

领地印记图那一页上面去。

普宁把他的索引卡片放进兜儿里，就在这瞬间未经提词，忽然想起方才记不起来的那句词句：

……她一边浮一边歌唱，她一边歌唱一边浮……①

没错儿！奥菲利娅之死！《哈姆莱特》！出现于安德烈·克隆涅别尔格<sup>②</sup> 1844年又好又古的俄译本——普宁少年时代

喜爱的读物，也是他爹和他爷爷年轻时喜爱的读物！在那里，就跟考斯特伦斯考伊那段文章里一样，我们记得也有柳树，也有花环。可到哪儿去核实一下呢？唉，陶想先生没有得到威廉·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温代尔图书馆也因而没收藏，每逢逼得您只好靠英译本查点东西时，您<sup>③</sup>找不到您从文格罗夫<sup>④</sup>续辑的克隆涅别尔格精装的原著里读到

① 见莎士比亚：《哈姆莱特》#4幕. 第7-8。原文系<sup>⑤</sup>语，

② 安德烈·伊凡诺维奇·克伦别尔格（<sup>⑥</sup>）。93批评家和<sup>⑦</sup>翻<sup>⑧</sup>，他译的<sup>⑨</sup>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第十二夜》、《无事生非》、《麦克白》

③ 原文系<sup>⑩</sup>。

④ 谢明，<sup>⑪</sup>纳西耶维奇·文格罗夫1855-19<sup>⑫</sup>：俄国文学史家、目录学者，曾为勃·克·乌兹与叶弗·出脱杜编过《伟大作家名5丛书、其中包括莎士比亚·莫里·拜伦、

88

小说全集

的、一辈子也忘不掉的这句或那<sup>⑬</sup>漂亮、崇高而洪亮的<sup>⑭</sup>子①。  
真可悲！

在这可悲的校园里，天色渐渐暗得可以了。远方更加可悲的山峦上空，一层云雾下面，还留着一片龟壳般的天色。温代尔村那些叫人伤感的灯光，在暗沉沉的山峦间的一个山坳里闪闪颤动，装模作样地显露它们惯常的魅力，而普宁知道得很清楚，等您到了那边就会发现那地方不过是一排砖房、一个加油站、一个溜冰场和一个超级市场罢了。普宁要到图书馆巷那家小酒馆去吃一大块弗吉尼亚火腿，喝一瓶上好的啤酒，走啊走的，突然感到累极了。不光是因为多余地跑了一趟图书馆，那一大卷《文学金库》显得越来越沉了，还有普宁当天听见一半而不愿刨根问底的那件事，这当儿也惹得他心烦意乱，十分憋闷，这种烦恼就跟我们回想起自己所犯的小错儿啦、一时任性作出的粗鲁举动啦，或者决计不去理睬

0此处作着在说俏皮话。埃士比亚著作屎著&用英9，^&宁因英语程度太差，所以他读屎8反而不及&俄译本桷采。

89

17

普宁不慌不忙地喝他的第二瓶啤酒，心里盘算着下一步该干什么，或者毋宁说这当儿出现了两个普宁，一个最近一直睡得不好、头脑昏眩而想休息，另一个学而不倦、心想像平素那样回到家里继续看书、一直熬到深夜两点那班货运列车呜呜鸣笛驶进溪谷时为止，因此他正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协调。最后，他决定去出席一次晚会，然后就马&回家睡觉。晚会是热心肠的克里斯托弗和路易丝，斯塔尔夫妇每两星期一次于星期二在新委主办的，节目都是一些比较高雅的音乐和难得看到的电影。波

尔院长在回答去年某些荒谬的批评时把

90

料夫小说全集

这些节目称之为"也许是整个学院区最激动人心、最富于灵感的大胆尝试"。

这当儿，那卷《文学金库》睡在普宁的膝盖上。他左边坐着两个印度学生，右边是哈根教授的女儿，一个主修戏剧的顽皮姑娘。谢天谢地，考玛洛夫坐在后排老远的地方，正在说些压根儿就没叫人感到过兴趣的话。

第一部分节目是3部老掉牙的短片，使我们这位朋友感到十分厌烦：那根拐棍儿啦、那顶圆顶硬礼帽啦、那张白脸啦、那对拱起来的黑眉毛啦、31^抽搐的鼻子啦，对他来说都一点意思也没有。那位举世闻名的喜剧演员，不管是在阳光下跟一些戴花冠的仙女在一个等着扎他的仙人掌旁边一块

」1^隣也好，还是装扮成一个史前野人也好〈一根柔软的粗棒子这时代替了那根柔软的拐棍儿^，或是在一家闹哄哄的夜总会里让粗壮的麦克，斯温怒目瞪视着也好，都不能使老派而缺乏幽默感的普宁动心。"小丑，"他哼了一声。"连格鲁比什金和马克斯，林达①过去都表演得比他更滑稽。"

第二部分节目是一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40年代末期拍摄的苏维埃文献纪录片，据说不带一丁点宣传色彩，而是纯艺术，一片欢乐，骄傲的劳动欣快感。不打扮的瀕亮姑娘在一个古老的春季节日里，打着写有"把爪子从朝鲜缩回去，"②"不许干涉朝鲜，"③"和平将战胜战争，"④"和平战胜战争"@这类老俄

罗斯民谣的只言片语的横幅标语，在街上游

① 马克斯·林·20年代美国的滑0电影明星，

② 厥文系俄语。

③ 康文系法语。

@尿文系西班牙语， @康文系德语。

著中

91

行；一架空中救护飞机飞越塔吉克斯坦一个积雪的山脉：吉 尔  
吉斯的演员们访问一听坐落在棕榈树丛里的矿工疗养院， 在那  
儿自发地表演了一场；传奇般的奥谢蒂亚①某山地牧场， 一个  
牧人用手提无线电向当地共和国农业部报告生了一头小 羊·莫  
斯科地铁，连帘里面的圆注和雕像，闪闪发光，6名 大概要上  
车的乘客坐在3张花岗石的长凳上；一个工人家庭， 个个穿着盛  
装，坐在起居室一个大的丝灯罩下面，度过一个 安静的夜晚。  
房间里还有番味呛人、当摆设的花卉，8000名 足球迷在观看鱼  
雷队和迪纳摩队进行的一场球赛，莫斯科电 器厂8000名公民一  
致同意提名斯大林为莫斯科斯大林选举 区的候选人；最新型的  
吉姆牌大旅游车载着该厂工人家属和 另外一些人到郊外去野餐  
；还有……

"我不该，我不该，唉，真荒唐，"普宁嘟囔道，觉得自 己的泪  
腺排出无法加以控制、孩子气的热液，简直叫人不可 理解、荒  
唐、丢人。

一片俄罗斯原始森林圈住了那个漫步者，林中雾霭朦 胧， 阳光  
宛如一支支冒烟的箭杆，投射在棵棵白桦树之间，它沐 浴着悬

垂的树叶，树皮上展现闪亮而颤动的孔眼，它照晒着 苍翠的长草，在淡花盛开的野生溲桃的树丛阴影里闪烁发亮，使蒸气慢慢腾起。林中有一条旧道，两旁是松软的垄沟，一路上长满连绵不断的蘑菇和雏菊。那位漫步者疲累地返回他

那时代错误的住处，脑子里依然想着那条森林里的小道，他又变成当年腋下夹着一本书、穿过森林的小伙子；接着那条道延伸向一片时间无法磨灭的、富有浪漫气息的、自由而灿烂的原野（几匹骏马甩着银色集毛，在高高的花丛里欢腾奔跑）前苏联格鲁吉亚境内的一自治省，

92

^^^：小说全

驶）：这当儿，普宁已经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昏昏欲睡，两个闹钟，一个拨到清晨7点半，一个拨到8点，在床边小桌上滴答滴答地响着。

考玛洛夫身穿蔚蓝色的衬衫，弯腰在调整一把吉他的琴弦。一个生日宴会正在进行；沉着的斯大林砰地一声把他的 ^ 投进选举政府执事人的投票箱里。战场上，旅途中…… 汹涌的波涛中，还是温代尔……"妙极了！"布多，冯"法特 恩弗斯博士搁笔抬头说。

普宁几乎就要堕入温柔的梦乡，忘却一切，忽然外界发生一桩可怕的事儿：一尊雌像为了一个裂了的钢轮子，拧紧眉头，哼哼唧唧，吵吵闹闹地小题大作——普宁 ^ 地惊醒，一道挺长的亮光和几个隆起的黑影掠过窗帘。外面有辆汽车砰地关上车门开走了；一把钥匙在开这座单薄脆弱一半透明的房子的大门，接

着传来3个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1整所房子，  
连普宁那扇房门下面的隙缝那儿，都一下子亮了。别是发高烧  
啦。别是传染病发作啦。普宁没戴假牙，穿着睡衣，惊恐不安  
而又孤弱无援，耳边听到一个手提箱让人轻快而哧哧碰地拖  
上楼梯的声音，还有一个熟门熟路的年轻入的脚步声，紧接着  
连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都听得见了……真格的，要不是伊莎贝尔  
的母亲及时一声喝止，那种如同从沉闷无趣的夏令营返回家中  
而自然而然出现的欢乐心情，确实会叫伊莎贝尔一睥踢开一普  
宁住的房间~那扇门。

93

18

那位国王，他的父亲，身穿一件很白的圆领运动衫和一件很黑  
的运动茄克，坐在一张宽大的书桌前，光溜溜的桌面映出他上  
半身的倒影，使他跟扑克牌那张"国王"的样儿十分相像。大屋  
子里镶锈木板的墙上挂满了祖先们的肖像，黑糊糊的一大片。  
要不然'这间屋子倒也跟他想象中的那座王

宫西边3000英里以外、坐落在大西洋海滨的圣豸巴托^学校的  
校长书房很相似。春天强劲的雷阵雨一个劲儿抽打着落地

①圣，巴托为圣，巴托罗-钧简称。

94

钠博科夫小说全集

长窗；窗外刚茁生的青枝绿叶，所有的嫩芽都在^动，滴着雨  
水。好像只有这场滂沱大雨才使这座王宫跟那场震撼这个城  
市多日的革命相隔离开来，让它得到了保护似的。，……实

际上，维克多的父亲只是个脾气古怪的流亡医生，孩子压根儿就不怎么喜欢他，而且几乎有两年没见到他了。

那位国王，他那更善于辞令的父亲，决定不退位。报纸都停刊了。那趟满载着过路乘客的东方列车，困在郊外一个^车站，许多衣着别致的农民站在月台上，身影映在水潭里，目

瞪口呆地瞧着这一长串神秘的列车遮下&帘的窗户。那座王官和它的草坪花园啦，那个坐落在壮丽山峦脚下的城市啦，那个不管天气多坏都有群众聚集在那里要求国王退位、跳起民间舞蹈的大广场啦，全在一个交叉十字路口的中心，从那儿分出去的支路，就像《兰德，麦克纳莱氏简便世界地图册》里所标示出来的那样，终点分别在特里雅斯特^格拉茨^，布达③和萨格勒布^就在这个中心的中心坐着那位国王，面色苍白而沉静，总的来说跟他的儿子^相-懊-样，后者

想象自己40岁时就会是那副尊容。国王，面色苍白而沉静，手里端着一杯咖啡，背朝着那扇又绿又灰的窗户，正在听一位戴面具的信使汇报情况，那是一个穿着一件湿漉漉的大^，肥肥胖胖的老贵族，刚刚想方设法从那座被围困的议会大厦里出来，穿过叛乱的人群，淋着大雨来到这座被孤立起来的王宫。

① 特里雅斯特：意大利东北一港口城市，

② 格拉茨：奥地利一城市。

③ 布达佩斯：匈牙利首都^

④ 萨格勒布：前南斯拉夫西北^一城市。

舊



"退位！离那可还远着呐！"匡王带点乡音，冷漠地嘲讽道。"答复是办不到。我宁愿采取尚待决定的流^步骤。"

国王是个鳏夫，一边说，一边瞧着桌上摆着的一个已故的漂亮女人的照片，瞧着她又大又蓝的眼睛和艳红的嘴唇（那是一幅并不适合国王的摆设出来的上了彩的照片，不过这也没多大关系）。窗外骤然提早开花的丁香，像是一些没让晋见的戴面具的人，乱敲打滴水的窗格玻璃。老信使一面鞠躬，一面倒退出这间荒凉的书房，心里暗自盘算最聪明的一着是不是趁早嫩下历史不管，赶紧逃往维也纳，那儿他还有些时产呐……当然，维克多的亲妈并没死，她离开了他那个（现今住在南美洲的）平甯的爸爸埃里克，温德大夫，正打算在布法罗①嫁给一个名叫邱尔契的男人。

维克多在他住的那间冰凉的斗室里，听得见宿舍里种种乱哄哄的响声，夜夜沉浸在这种奇思遐想中。尽量想法让自己入睡。他一般不轻易幻想到那段紧要关头的逃亡插曲）孤独的国王——3然一身的国王②（正如国际象棋排局的设计者这样称呼陷入困境的国王）——在波希米亚海岸风暴岬的沙滩上踱来踱去，等待一位兴致勃勃的美国冒险家佩希威尔，布莱克，他答应用一艘大马力的汽艇来搭救他。真格的，维克多尽量不马上想到这段既惊险而又起抚慰作用的插曲，拖延它的诱惑力，让它像往常那样在反复幻想的高潮中才出现，这咻就构成主要的催眠效果。

一部在柏林拍给美国观众看的意大利电影，里面有一个多重

性的间谍，穿过陋巷、废墟和一两家妓院，追逐一个

①市法罗：美国纽约州东部一城市。英文系拉丁文。

96

纳博夫：小说全集

身穿皱里吧唧的短裤，狂暴的小伙子，邻近的圣，玛莎女子学堂最近上演了一出根据小说《紫罗兰》①改编的剧本；一位有着不可告人的经历的忧郁的英国人潘南特先生，在课堂里高声朗诵一位匿名作家在过时的②先锋派刊物上发表的一篇卡夫卡⑨式的故事，另夕喊有并非不重要的事，就是几家人家经常含番地提到35年前俄罗斯知识分子逃亡出来的零星情况——这些都明明是维克多胡思乱想的资料想泉，可能在某一段时期里挺感动人，而现在显然已经变成就像一种简便而令人愉快的麻醉品那样起作用了。

①（紫-葵、康8匈牙利的莫3女作家巴奈丝，典尔齐（；“—！9”）；的5年写的一部关于法12大革命的惊险小说，书中男主角、年轻而华的英国珀西·劳莱堪奈士，化名力“紫#葵”，搭救受难的法国，族。

② 两文为法语。

卡夫卡（化3—），奥地利小说家，欧美现代派文学奠基人之一。

97

19

他现在14岁，看上去却显得大两三岁——这并不是因为他身材瘦长、近6英尺高的缘故，而是因为他那长得不好看，轮廓却很

鲜明的相貌带有一种与世无争的和38神气，举止悠 闲自在，一点儿也不显得笨手笨脚或者神经紧张的缘故。这 种神俏非但没有排除沉着稳重，反倒使他的腴腴增添了一点 开朗的气息，沉静的举止流露出一种扭然自若的气派。他的 左眼下面长着一颗褐色的痣，差不多有" 钱币那么大，越 发使他的脸蛋显得苍白。我觉得他谁也不爱。

至于他对母亲的态度，孩提时代那股热烈的感情早已换

## 9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成微妙的迁就；她用流利而浮夸的纽约英语，带着刺耳的鼻 音和一时疏忽而漏出来的浓重的俄语腔调。当着他的面给陌 讲些捋他们乐的故事，而那些故事他不晓得听过多少遍 了，不是被她添油加醋地肆意渲染就是毫不真实可靠。每逢 遇到这种时刻，他只好暗自长叹一声，颐队命运的摆布而别 无他法。还有些时候更叫人难堪，那就是牵无幽默感的书呆 子埃里克，温德大夫，认为自己（在一家据国中学学到的）英 语完美纯正，会在那些陌生人当中吐出一句陈旧可笑的短语， 居然管海洋叫"池塘"，险上那副诡秘的神情仿佛表示给他的 听众说了句难得的、极富风趣的方言似的。父母两人以他们 精神治疗学家的资格，竭力装扮成拉伊俄斯①和伊俄卡斯 达气但是那个孩子却证明是个很平庸的小俄狄浦斯气为了 不把弗洛伊德④那套时髦的（父、母、子之间的）三角恋爱 櫟得复杂化，丽莎的头一任丈夫伍根儿就没被提起过。一直

到温德夫妇的婚姻关系开始破裂，维3？多进入圣，巴托学校 时，丽莎才射币孩子她在离开欧洲之前是普宁太太。她^^ 他说

她这位前任丈夫也移居到美国来了——说真的，他不久 就会職克多见面啦；丽莎（大张着脚双喜气洋洋的^ 黑睫毛的蓝眼睛）婉转提到的一切，总是带着一层神奇而迷人的外衣，于是那位在圣'巴托学校西北300英里以夕！^著名的湿代尔学院教一种几乎已经死亡的语言的、了不起的学 者和绅士铁莫菲，普宁的形象，就在轻信的维克多头脑里产0拉伊戡斯：古希"传说中的底比斯国王. 后被其子俄&浦新所杀。

② 伊俄卡斯达^ #铅胼传说中的底^王后，

③ 浦斯：古希6传&中的底比斯王子'曾解&物斯芬3；斯的谜，^误

杀父亲，并娶母亲，发^^自81双目，流浪而亡.

^ #络伊筹0356 —1939、 ^利訾坤腐学家'首"精#分&#8普宁

99

生了一种古怪的魅力，他想象他长得一定像那些保加利亚国 王或地中海一带的亲王，是他们的亲属，而且那些王公贵胄 往往还是收集蝴蝶和海洋贝壳的世界知名的专家咧。所以，普 宁教授跟他开展严肃而有礼貌的通信时，维克多感到高兴；头 一封信普宁是用漂亮的法文写的，不过字打得很差劲。接着 是一张灰松鼠画面的明信片。这是一套《我们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教育明！1片当中的一张；普宁买了一整套专为这项通信用。维克多高兴地由此认"^到"松鼠"这个字起源于一 个原意为"影尾"的希腊字。普宁邀请维克多在下次假期来 访问他，

并且说他会温代尔公共汽车站接他。"为了便于辨认，"他用英文写道，"我会戴一副墨镜，拎着一个黑色公事皮包，上面有我的姓名起首字母缀成的银色图案标记。"

100

20

埃里克和丽莎，温德都对遗传有一种病态的关切，他俩对维克多的艺术天才非但不感到高兴，反倒常常对这种遗传的起因忧心忡忡，艺术和科学确实在祖辈身上体现得相当活跃。维克多对颜料有一种强烈的兴趣，该不该追溯到汉斯-安徒生（并非那个枕边读物的丹麦作家？这位安徒生曾经是<sup>^</sup>比克<sup>①</sup>的一名彩色玻璃画匠，后来由于他心爱的姑娘嫁给一个灰头发的汉堡珠宝商，一部皮宝石研究著<sup>^^</sup>作者，也

0卢比充，83北<sup>^</sup>—"<sup>^</sup>，

普宁

101

就是埃里克的外祖父之后不久，他就疯了（竟认为自己是座大教堂哩）。此外，维克多用铅笔和钢笔画出来的玩意儿，几乎精确得异乎寻常，这是不是包果列波夫的科学副产品呢？因为维克多母亲的曾祖是乡间一个牧师的第七个儿子，不是别人而正是独一无二的天才费奥菲拉克特，包果列波夫，他在最伟大的俄国数学家这个称号上只有尼古拉·罗巴切夫斯基<sup>①</sup>是个对手。这两点都叫人说不出个听以然来。

天才从不墨守成规。两岁时，维克多并不瞎涂乱抹地画些螺旋圈几来代表纽扣或窗眼，成百万的娃娃都那样画，为什么你不

呢？他喜欢把他的圆圈画得溜圆，首尾衔接。一个 3 岁的孩子，让他临摹个方块，就先画个清楚的方犄角，然后便惬意地把剩下的轮睇全都画成波浪或圈圈，但是 3 岁的维克多不光是以蔑视的准确性临摹了那位研究人员（丽莎-温德大夫）画的绝非理想的方块，而且^在临摹品旁边再画个 小一点的方块。他压根儿就没经过一^儿童绘画活动的初步 阶段，什么画个蝌蚪似的小人②啦，画个长着八字腿和斜叉

子似的胳膊的矮墩子啦，真格的，他根本避免画人形，爸爸（埃里克^温德大夫）非叫他画一画妈妈（丽莎，温德大夫）不可，他就漂漂亮亮地画点波浪形的线条，说这是她在那个 新冰箱上的影子。4 岁时，他渐渐发展到画一种独特的点画。5 岁，他就开始按透视法画物体^^一面缩短得挺好的边墙 啦，一棵按距离变矮的树啦，一样东西半遮住另一样东西啦。到了 6 岁，维克多就已经能辨认出许多大人从来也没学会辨

① 尼古拉·罗巴切夫斯基 1792-1856。：俄国大^家，非欧几何（非欧几里得）的创建人，曾任喀山大学校长，并被人们称为“几何学的哥白尼、

② 系舰。

10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别的东西一^种影子的颜色，一个橘子的影子同一个李子 或 鰐梨的影子之间色彩浓淡的区别。

对温德夫妇来说，维克多是个自己并不以为然的问题儿 童。温德的观点是每个男孩都有一神想阉割父亲的强烈欲望， 有一种

想再回到母胎里去的思乡的强烈欲望。不过，维克多 并没有显露什么行为不正常，不挖鼻孔，不砸大拇指，甚至 也不是一个啃指甲的孩子。温德大夫本人是^无线电爱好者， 为了排除他称之为"私人关系之间的静电干扰"那类东西，就 把这个固执的孩子交给研究所里一对局外人——年轻的斯特 恩大夫和他那位笑咪咪的夫人《我是路易斯，这位是内人克 普斯蒂瑯》来进行一次心理测验。结果不是分数大得出奇就 是零：这个7岁的被测验者在接受所谓的古都诺夫氏绘制动物测验时获得相当于17岁智力年龄的惊人成绩，可是在另一种弗尔威欧氏成人测验中却骤然降到两岁儿童的智力水平。 为发明这些奇妙的测验方法，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技能和 创造力啊！有^人竟然拒绝合作，简直太不诤话啦！，， 堪特一罗萨诺夫氏绝对自由联想测验，要求' 』、乔或小简对一个像桌子啦、鸭子啦、音乐啦、病啦、厚啦、低啦、深啦、长 啦、幸福啦、水果啦、母亲啦、8菇啦这类刺激性辞汇作出

反应。还有可爱的比埃弗氏那神兴趣与态度游戏（雨天的下午玩它，真可谓天赐之福），要求/ 』讚姆或小露碧对一张单子上开列的诸如死亡啦、摔斤斗啦、做梦啦、旋风啦、葬礼啦、父亲啦、黑夜啦、动手术啦、卧室啦，浴室啦、聚铸会神啦，等等事物，凡是他或她感到有点害怕的，就在上面画个小记 号；另外还有奥古斯塔，安格斯特氏抽象测验，要求小不点普

几①用自己想出来的词^来表达一系列专门名词『"呻吟"、

"喜悦"、"黑暗")的意思。当然还有洋娃娃游戏，给帕特里克或帕特丽夏两个一模一样的橡皮娃娃和一小块可爱的粘土，帕特得先把它糊在一个洋娃娃身上，然后他或她才开始玩；多漂亮的娃娃房子啊，那么多间屋子，还有许许多多精致的小玩意儿，包括一个还没有壳斗大的便壶啦、一个药柜啦、一把火钳啦、一张双人床啦，厨房里甚至于还有一副小小的橡皮手套哩；娃娃爸爸和娃娃妈妈关上卧室里的灯，你要是认为他在打她，就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处置那个娃娃爸爸。但是，坏维克多不愿跟卢和蒂娜一块儿玩，不理睬那些娃娃，划掉了测验单子上所有的字（这可违反了规则、却画开了不管怎么说都不能算低能儿画的画。

在那些挺美挺美的罗斯恰契氏墨水愤里，孩子们看到或者应该看到各式各样的东西，海景啦、太平梯啦、海角啦、低

能的蛆啦、神经质的树干啦、色情的长统橡皮靴啦、雨伞啦、哑铃啦等等，而维克多却没法发现丝毫使那些治疗学家感兴趣的東西。维克多随便画出的速写也没有一幅在纸上自动洩开并且反映肺胃的曼荼罗②——这个辞汇（在梵文里）恐怕是魔环的意思，容格@博士等人常拿它来哄骗一些傻瓜蛋，形状是一个或多或少铺展开来的四重结构，就像半个剖开来的！!]竹果，要不像个十字架，要不像那辆行使磔刑的刑车，在

那上面自我意识像形体那样被分裂，要不说得更精确些，就像具有四个价的碳分子一脑子^^种主要的化学成分，被



(!)系德语。

@ #荼罗，即坛场，佛教中菩萨形象的画像及供奉菩萨像的洁净之地。3容格《1875 — ），瑞士心理分析学家，著有《无意识心理学》等书

10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放大和反映在纸上。

斯特恩夫妇汇报说，“遗憾的是维克多在形象思维的想象力和辞汇联想力方面的精神价值，被这个孩子艺术偏爱的倾向彻底搞得黯淡无光了。”于是自此以后，温德夫妇便允许这个难以入睡、食欲不振的4岁孩子在床上看书，一直看到深夜，而且回避清晨那顿麦片粥。

105

21

丽莎在安排孩子的教育这件事情上，曾经在两种欲望之间犹豫不定：一方面想让他得到现代儿童精神治疗最新疗效的好处，一方面又想在美国的宗教系统中找到最接近希腊正教那种优雅而健全的适意环境，那种温和的教会对人良心上的要求，与它所提供的，相比，则显得微乎其微了，

小维克多起先进入新泽西州一家先进的幼儿园，后来在一些俄国朋友的忠告下，又转入那里的一家走读学校。那所学校由一个圣公会教士主管，他证明是个聪明而有才华的教育家，对一些优秀儿童不管他可能多么古怪、多么气，都

106

## 科夫小说全集

有好感；维克多当然有点儿怪，却很文静。12岁时，他进入 圣，巴托罗缪学校。

圣，巴托学校是1869年在马萨诸塞州克兰顿郊外建立 起来的，是一大片显得挺别扭的红砖房子。主楼占据大方院

攀附着一层亮晃晃的美国常春藤，一个石头的凯尔特十字架①多少有点头重脚轻地立在顶端'。常春藤像马背上的累 毛那样随风飘拂。人们原天真地以为红砖的色彩随着时间 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好，哪知圣，巴托学校又好又老的红 砖却显得脏里吧唧的了。^□看上去会有而实际上却没有响亮回音的前门拱洞紧上面3歐地方，也就是十字架下面，刻 着一把匕首之类的玩意儿，意图是象征（维也纳弥撒书里记 载的）圣，巴托罗缪愤愤握住的那把屠刀，他是基督十二门 徒之一，也正是这位使徒于公元65年左右的莨季在阿尔巴诺 波里斯——今日俄国东南部的戴尔班特被人活剥了皮，而且 暴尸让苍蝇叮。后来他的棺木被一位狂怒的君主投入里海@，

一路顺风漂流到西西里海岸外的利巴里岛③^"这也许只 针，鉴于里海自从冰河时期以械一直针内海。作 为这位先知的纹章的这把武器一相当像一个尖头朝上的胡 萝卜一下面有一块石碑，上刻金光闪亮的教文："拿心对

天"。大门前的草坪上，人总可以看到有位教员养的两条驯服的英国牧羊狗，须臾形影不离，在它们的世外桃源打盹儿。

丽莎第一次访问这所学校就对它的一切，从手球场和小

① 凯尔特十字架：十字后面有一个151圈的十字架

② 里海^欧亚两洲之间的内海'

③ 利巴II岛，在西西里岛以北，

V 宁 107

教堂一直到走廊里的塑像和教室里挂着的教堂像片，都表示 极大的赞赏。3个低班的全体学生被安排住的那几间宿舍都有带窗户的凹室，尽头有一间老师住的屋子。来校访问的客人没法不赞赏那座漂亮的体育馆。小教堂里的栎木椅子和椽尾小梁的屋顶也很招人喜爱，这座罗马式建筑物是一位名叫 朱利叶斯，休恩贝格的羊毛商在半世纪前捐赠的，他是当年 墨西拿①地麓时遇难的那位世界闻名的埃及学家塞缪尔^休 恩贝格的哥哥。校中有25位老师。佼^阿莆博尔销，霍闸尔^每逢暖和天总穿着雅致的灰僧袍执行他的任务，而对一 场正要把他轰走的阴谋却毫不知晓。

①坦西拿'6大利西西里岛东北茆一曄港，。08年曾发生地！

108

22

尽管维克多的眼踏是他至高无上的器官，但是叫他意识到圣，巴托学校平凡无奇则是踩他的嗅觉和听觉。宿舍里涂了油漆的朽木教发出一股发镗的臭烘烘的气味，夜间凹室那边传来伙伴们崩崩放屁的响声和一阵为了加强效果而配合的床铺弹簧的轧轧声，此外，潜袅5点45分，钟声颇道里响 祸叫人头疼难熬。堂起棱的天花板上，那个吊在几根链条和链条影子里的香炉冒出一股偶像崇拜的香味儿；霍佩尔 牧师一嘴圆润的嗓音，说起话来既粗俗又文雅，搀和得挺好！ 每个新入学的儿童都得背诵第

166首赞美诗：《钛灵魂里的太

普宁

109

阳》，瓊琅之声不绝于！^体育^更衣室里那个带轮子的篓筐 散发出一股古老的汗臭味，里面装着公用的护身橡皮三角带 一灰糊糊的一大团，你在运动之前还得想法队中解开一条 来戴上一——除此之外，队4个运动场传来阵阵狂喊乱叫声，又 是多么刺耳和烦人啊！

维克多的智力商数接近180，几门功课的平均分数是90，他在全班36名学生当中很容易就获得了第一名；说真的，他 还是学校里3名最优秀的学者之一。大多数老师他都瞧不 起，他只尊敬雷克老师一人，这位教员胖得惊人，眉毛浓粗， 手上汗毛很重，在那些体格健壮和脸蛋红润的孩子面前（这 两样维克多全不具备）显得有点窘，11克就像一尊菩萨似地 被供奉在一间干净得出奇的画室里，那与其说是间工作室，倒 不如说更像画廊里的一间接待室。淡灰色的墙上很素净，只 挂了两张图片，框子一模一样：一张是格特鲁兹^凯赛贝尔 那栢像相片一样逼真的杰作《母与子》（化》？）的复制品，沉 思的天使般的儿童仰头朝上瞧（瞧什么呢？），另一张是伦勃 朗①那幅《埃玛于斯香客》中基督脑袋那分的复制品，色 微世俗化一点罢了。

雷克出生在俄亥俄州，曾在巴黎和罗马学习，在厄瓜多 尔和3本教过书。他是一位众所公认的艺术专家，可他在过去10个寒暑干吗要销声匿迹地躲在圣，巴托学校里，则叫人 百

思而不得其解。他虽然具有天才那种怪癖，却缺乏独创性，对这点他也很有自知之明。他画的油画，乍看去总像临摹得很巧妙的作品，可您又说不上他到底在摹仿谁的风格。他熟悉

①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画家，

110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各式各样的技巧，他不计较“学派”，和“潮流”，他讨厌冒充内行的人，他深信过去那种具有透明感的文雅水彩画同今天譬如说那种老一套的新造型<sup>^</sup>或者平庸的非客观派绘画之间其实没有多大区别，关键在于个人的天才——这些现点使他成为一名古怪的老师。校方对雷克的教学方法也好，对它的效果也好，都不特别满意，可是如今时兴教员队伍里至少应有一位出名的怪物，听以就一直把他留住。雷克讲授了许多很<sup>^</sup>趣的学问，其中之一是人阳光谱的<sup>&</sup>彩顺序并不是定规的循环，而是一种螺旋晕，从镉红和橙色通过锑黄和淡草绿到钴蓝和紫色，随后并不顺序渐次复归红色，而转入另一螺旋晕，从一种熏衣草灰色开始一直到灰姑娘①的地下室那种阴暗色，超越了人的视觉范围。他讲课时还说什么艾希堪派②啦、加什一加什派③啦、康康派④啦，都根本不存在。那种用绳子、邮票、一张左派报纸和鸦子爪印制造出来的艺术作品，是根据？系列枯燥无味的陈词滥调创作的。再也没有什么比妄想狂更无聊、更资产阶级化了。达里③其实是诺曼，罗克威尔⑧的孪生兄弟，婴孩时期被吉卜赛人拐走了。凡<sup>^</sup>

①灰姑娘是格林童话里的一个受<sup>^</sup>虐待，忽得仙姑相助，成为

王子的爱人，

②艾·堪又&八入^，是20世^初^，流行的一个写实主义画派。他（^！画^吧阆、5击赛、街5等等，^化年举行第一次画展. 遠到^难，主要成 员茗罗勃伶'亨利. 约翰'斯罗5等人.

，加什一：加什派：原文为意为^迷糜，

⑤ 萨尔瓦多，达里、西班牙画家，超现实主义代袞性人物。

⑥ 诺4 ^罗克威^ 0394-1 & 78^矣国卓^的现实5义1家，作品多描 述社会生活，其有浓#的生活气&.

普宁

111

高①是个二流画家，毕加索②尽管有商业化的癖好，仍然是 了不起的；如果德加③能使一辆敞篷四轮马车永垂不朽，维 克多，温德何尝不可以对一辆汽车也如法炮制一下呢？

办这类事也许有一种法子，那就是把景致嵌进汽车。一 辆光亮的黑轿车是个好对象，如果是一辆停放在一条林荫道 十字路口上的车子，选定的日子是一个有点阴沉沉的春天，空 中浮现鼓鼓囊囊的灰云和阿米巴形状的蓝斑，比静静的榆树 和迂回的人行道^乎形状更鲜明，那就更理想了。先设想把 穷斓车拆散，化为曲线和平面，然后根据自己的思考再把它 拼凑起来。每一部分都会改了样：顶盖上面会显现颠倒的树 木，枝丫模模糊糊，^怱植根在拍得太淡的相片的天空里，一 座鯨鱼般的楼房在旁边浮游——因为随后想到了建筑物；车 蓬有一面^上一层浓重的天蓝钴色；后窗户玻璃外层上会 映出黑树枝织成的最精致的图案1挡板前展现一片荒凉非凡 的景致，一片扩展开来的远

景，这儿有座远处的房屋，那儿有棵孤零零的树木。雷克把这种摹拟和综合的过程称为人类制成品所必需的“回归自然化”。维克多在克兰顿的大街上可以找到一辆合适的汽车作为标本，围奢它转来转去看。太阳突然被乌云半遮，却还耀眼，同他在一起。维克多在那儿沉思冥想，剽窃现实时，再也找不到比太阳更好的同谋犯了。在那块铭板上，在那闪着阳光的前灯玻璃边缘上，他会看到大

① 凡·高（1853—1890）荷兰，

② 毕加索（1881—1973）当代著名西班牙画家、雕塑家，立体派，超现实主义。

③ 高更（1858—1903）法国印象派画家。

112

## 小说全集

街和他自己的影像，500年前凡·爱克<sup>①</sup>彼特路斯。克莱斯图斯

②和海姆林<sup>③</sup>常在极特别，极奇妙的小凸镜里绘制室内陈设（包括微小的人物、把愠怒的商人或家庭主妇背后的东西绘制得详尽无遗。维克多现在所看到的景致就可以跟他们

维克多还为最近一期校刊撰写了一首论画家的诗，登载在那位艺名为莫纳的画家所绘的一幅画的对页上，诗上面还有一句题言：“恶劣的红色应避免使用，即使是精工监制的也仍然是恶劣的”（摘自一部论绘画技巧的古书，不过却有政治隐喻义）。

那首题言是：

列奥纳多<sup>④</sup>！疑难杂症

冲<sup>^</sup>着搥铅的<sup>^</sup>革红：

你杷莫燔'丽萨'的||唇!! 得那么红

现在却变<sup>^</sup>修女般苍&。

他一心想学那箴古老的大师的办法，用蜂6啦. 无花果 汁啦，罌粟油啦，粉红的蜗牛粘液啦，使他的顏料变得柔和 些。他喜爱水彩，他喜爱油彩，但他惟恐彩色粉笔太脆，胶

0约翰<sup>^</sup>凡'爱克（<sup>^</sup>巧—1440》法兰8斯画家，著名的作&有&坛装炸聶I抻&的菜单，等，雕的"V，技术的完美'洽入一<sup>^</sup>臭的感

@肤<sup>^</sup>&斯'克莱斯图斯0\*107 —""），法兰8斯0家，作品主要为宗教扭材。

③ 梅姆林(!<sup>^</sup>-<sup>^</sup>)：法兰-斯11家，著名作&有《塤萨塔出浴?、1老妇》等，在他笔下，人物因为信仰坚定，有一种柠别安静的气息. 作品多半

④ 插<sup>^</sup>||&多'&，芬奇，

誓中

113

画顏料太粗糙。他像一个孜孜不倦的孩子那样耐心仔细地钻研他的||材料，就像那些画家的一名小学徒〔这是雷克在想象呐！〕。短短的头发，亮晶晶的眼睛，在某一位伟大的意大利投影法画家的画室里，在一个琥珀和光亮的釉料世界里，连年累月地磨研顏料。8岁时，他有一次踉他妈说他想画空气。9岁，他已经懂得用彩色渐次涂层而引起感官上的乐趣。隐秘的明暗配合法和半透明底彩的产物——优美的阴暗对照法，早已在抽



象派艺术的牢房里，在可憎的原始派的济贫院 里死去，可这跟他又有什么相干？他挨次把各种不同的物体 ——一个苹果啦、一支铅笔啦、一个象，子啦、一把梳子  
啦一放在一杯水的后面，然后通过那个玻璃杯仔细窥视-红苹果变成一条轮廓鲜明的红带子，同那半杯幸福的阿拉伯红海的水平线衔接。那支短铅笔如果倾斜就像一条具有某种画派风格的弯弯扭扭的蛇，如果垂直就变得奇姘无比——几乎像个金字塔。那个黑卒子如果动来动去就裂成两个黑蚂𧈧。那

把梳子平着放，玻璃杯里就像充满了条纹美丽的液体，成了 一杯斑马香槟酒。

114

23

在维克多预定来的那一天前夕，普宁走进温代尔大街一 家体育用品商店，要买个足球。这个季节买它，可有点不合 时令，不过店员还是给他拿出来了。

"不对，不对，"普宁说，"我不是要个鸡蛋、鱼雷什么的 这类玩意儿。我要买一个普通足球那样的球。圆圆的广

他用手腕和手隼比划出一个小型的地球。他在课堂里讲 到普希金诗作呈现的那种"和谐的完整"时也常打这样的手 势。

店员扬起一个手指头，默不出声地拿来一个足球。

普宁

115

"对啦，我要买的就是这个。"普宁带着庄严的满意表情

说。

他拿着这个用牛皮纸包好、再用玻璃胶纸粘牢的货品，又走进一家书店，要买一本《马丁，伊登》<sup>①</sup>

"伊登，伊登，伊登，"那位个儿高、肤色黝黑的女掌柜一边快嘴重复着，一边用手直揉脑门子。"让我想想看，您别是要一本写那位英国政治家②的书吧？对吗？"

"我指的是，"普宁说，"那位著名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写的一本著名的作品。"

"伦敦，伦敦，伦敦。"那个女人说，双手，太阳穴。她的丈夫，一位姓特威德的先生，爱写点有关时事问题的诗，手里拿着烟斗，过来解围了。经过一阵搜索，他从他那不很富裕的店铺的灰尘扑扑的家底子里找出一本老版的《獏的儿子》。

"救泊，"他说，"小店只有这位作家的这本书啦。" "怪事普宁说。"声名的盛衰啊】我记得当年在俄国，人人<sup>^</sup>小孩子啦，大人啦，医生啦，律师啦~人人反复读他的书。这本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不过嘛，好啦，好啦，我就买它得了。"

回到他那年寄宿的住所，普宁教授就把球和书摆在楼上客房的书桌上。他昂起脑袋，仔细观察这两样礼物。球包着纸不像个样子，很不雅观，他就剥去包装纸。这样一来就露出漂亮的皮革。那间屋子又干净又舒适。中学生一定喜欢墙

① 《马丁·伊登》0900：杰克·伦敦的代表作，前半部带有自传

性，取

材于他早年经历和后来的成名过程，

② 指英国政治家安东尼·艾登，1955—1957 年曾任首相。

11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上那张雪球打掉一名教授的大礼帽的图片。床铺刚由女（卜整理好；房东比尔射泼德老头儿已经从楼下上来过一趟，郑重其事地给台灯换了个新灯泡。一阵潮湿的暖风从那扇敞开的窗户强袭进来，人可以听见下面一条小河汨汨的流水声。天要下雨了。普宁把窗户关好。

他在同一层楼上自己那间屋子里发现一张便条，是由电话传来的维克多一封简短的电文，说他整整要迟到24个小时。

117

24

维克多和另外5个孩子由于在阁楼里偷着抽雪茄烟而正被拘留在学校里度过复活节一周假期里宝贵的一天。维克多胃易呕吐，鼻子也不爱闻这闻那（这两种毛病他都仁慈地向湿德夫妇隐瞒了），其实并没真正参加抽烟，只苦着脸吸了两口；有好几次他都顺从地跟随他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喜欢冒险、吵吵闹闹的汤尼，小布莱德和兰斯，博克，到那个严禁攀登的阁楼上去。你穿过那个行李间，登上那个恰恰在屋顶下面窄过道里的铁梯子就到了。在这儿，楼房迷人而古怪的脆骨架就看得见、摸得着了，梁椽和木板啦，扑朔迷离的

1, 1 | 7 7 ^ ^ 、

### 113 纳傅科夫小说全集

隔板啦，一块块阴影啦，还有那薄而脆的板条。脚一踩上去 就陷进空档，使底下看不见的天花板上的灰泥扑扑脱落，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条迷津之路的尽头是尖角阁楼顶端的凹处，一个带顶篷的小平台，那儿有乱七八糟一大堆旧连环漫画书和新近的雪茄烟灰。烟灰被发现了，孩子门也招认了，汤；5岁 小布莱德是一位前任的著名校长的孙子，因为家中有事而特准离校：有一位多情的表亲在去欧洲之前想见他一面，可是汤尼明智地要求跟其他伙伴一起拘留在学校。

维克多入学那个时期的校长，我前面已经提过，是霍佩尔牧师，一个黑头发、气色好、招人喜欢的庸碌之辈，得到波斯顿主妇极大的赞扬。维克多和他的共谋犯同霍佩尔一家人共进晚餐时，席间时不时缝露种种水晶般清晰的暗示，尤其是从声调甜美的霍佩尔夫人嘴里透露出来。她是个英国女人，姨妈嫁给了一位伯爵；牧师原本可能发慈悲，昨天晚上带6个孩子进城去看场电影，而不是让他们早早去睡觉。饭后，她亲切地挤了一下眼睛，叫他们赶快跟卜那位正朝过道轻快走去的牧师。

老派的受托人可能觉得赦免一顿鞭打还是恰当的，霍佩尔在他那短暂而不出色的经历中已经对一些特殊罪犯使用过一两次那种惩罚了，但是最叫孩子受不住的是校长撇着红嘴唇发出来的刻薄的喀喀假笑声，那当儿他正在过道里停下来拿起一套折叠得方方整整的袍服~~他的黑僧袍和白法衣；门口

停着一辆旅行汽车，正如孩子们所说“扭住了处罚不放”，这位假模假式的牧师带领他们到12英里以外的鲁贝恩一座冰凉的砖瓦教堂去观赏一场给稀稀拉拉的教徒上演的特邀宗教节目。

11^

25

按理说，从克兰顿到温代尔最简便的办法是乘出租汽车 到佛拉明汉去搭一班开往阿尔巴尼的快车，然后再搭朝西北 方向驶去的慢车，经过一樹艮短的路程就到了；可是说实在 的，这种最简便的办法是最不切合实际的。不管那两条铁路 彼此是否有某种严重的宿^1，还是因为它们联合起来赏给其 他运输工具一个公平的机会，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永远存 在这样一种局面：不管您怎样摆弄时间表，您在阿尔巴^拽 车，至少也得等上3个钟头。

上午11点有一班公共汽车从阿尔巴尼出发，下午3点左

120

夫4、说全集

右抵达温代尔，可是这就得搭清晨6点31分从佛拉明；又开出 的那班火车；维克多觉得他不一定能按时起床，于是就改乘 稍晚一班走得相当慢的慢车，赶上阿尔巴尼最后一班去温代 尔的公共汽车，这样夜里8点半便可以安然到达。

一路上都下雨。他到达温代尔终点站时，雨还淅淅洒洒 下个没完。维克多生来有点神志恍惚，心不在焉，因此不管 排什么队，他都一向站在紧末尾，他早就对自己这点毛病习 了，就蹈

人缓慢对自己的视力差或者腿瘸习惯一样。他由于个儿高便哈着点睜，并不急躁地极有耐心地等待其他旅客鱼贯下车，踩到闪闪发光的柏油路上，旅客当中包括两位身穿半透明雨衣、臃肿不堪的老太婆，活像玻璃纸包着的山药蛋；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剃着小平头，长着凹陷誰的后脖颈，一个身体呈现多角形的、怵怵怵怵的老痼子，不要任何人搀扶，身子一部分一部分从车上慢慢下来13个温代尔学院的女学生，穿着短裤，膝盖冻得通红【那个小孩的妈妈累得精疲力竭：还有其他一些旅客；最后就是维克多，拎着一个手提包，腋下夹着两本杂志。

在公共汽车站的拱廊里，一位皮肤带点棕色、头秃得挺彻底的男人们，戴着墨镜，拎着一个黑色公事皮包，正在和颜悦色地佝偻着身子探询那个瘦脖颈的4^，他呢，一个劲儿摇晃脑袋，手指着他的母亲，后者正等着她的行李从那辆旅行车的肚子里提出来呐。维克多腴而愉快地打断了这种认错人的局面。那位秃着徐色脑袋的绅士摘掉墨镜，慢慢直起腰来，朗上，朝上，再朝上，驪高、高，高个儿的维克多，瞧他的蓝眼睛和棕里透红的头发。普宁颧骨上长得挺好的两块肉疙瘩鼓了起来，使他那晒得黝黑的脸变罔了；他的脑门，鼻子，甚至那对屎亮的大耳朵都投入了这一微笑。总的来说，这

鲁宁

121

是一次叫人非常满意的会面。

普宁提议把行李暂存车站，闷人先溜溜——要是维克多不怕淋雨的活（这当儿，雨正倾盆而下，柏油路面在哗哗响的大树下

像山间小湖（以的，在黑暗里闪闪发亮）。普宁心想请孩子去一家小饭馆吃顿夜宵一定会使（也高兴的）。

"一路上还好吗？没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吧？"

"没有，先生。"

"很饿了吧？"

"不，先生。不特别饿。"

"我的名字是铁莫菲，"他俩在一家寒伦的老饭馆靠窗户 的一张桌子前坐定之后，普宁说道。"第二个音节照4莫弗'。： 那样发音，浓（重）音放在末尾音节上，这里的元音照， 瑞^那样发音，不过拖长一点。'铁莫菲^巴甫洛威奇^普 宁，，意思就是'保罗之子铁莫菲'。当中那个源于父名的名 字浓（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后面可以含混一带面过，就 成了铁英菲^巴尔奇。我思想斗争了好久——咱们擦擦刀叉

吧——最后决定你应该就管我叫铁姆先生，要么更短些，就跟我的一些要好的同事那样，干脆叫我铁姆好了。这当然是一你想吃点什么？炸小牛肉片？好。我也吃炸小牛肉片——这当然是对我的新祖国美国的一大让步，奇妙的美国有时叫我惊讶，但总是激起尊敬。一开始，我感到窘极了……^一开始，普宁对美国人那种随意摆弄教名的轻松劲儿感到窘迫不堪：参加一次宴会，一杯带冰块的威士忌打头，许多杯搀点水的威士忌结尾，然后你就应该管一位阴阳怪气的0意笨蛋， ②意牺牲&.

陌生人称“杰姆”，他呢，也就永远管你叫“铁姆”。你要是第二天早晨忘了这个茬儿，管他叫埃弗雷特教授（对你来说，这是他的真名、这就（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海辱。铁莫萃<sup>^</sup>巴尔奇一回想他在欧洲和美国的俄国朋<sup>^</sup>就很容易数出至少60位好人儿来，都是队，嘿，1920年起便跟他很熟了，可

他压根儿也没给他们改过名字，而是一直管他们叫瓦杰姆，瓦杰米奇啦，伊万，赫里斯多弗罗咸奇啦，萨缪依尔<sup>^</sup>伊兹 拉伊列威奇啦，等等；他『1』了一遇见他，也洋溢有同样的热情，热烈地握手，称呼他的教名和父名：“啊，铁莱菲，巴尔奇！您好吗？哎呀呀，老弟，您可真的不再少俊了①！”

普宁说个没完。他的谈话并没叫维克多感到惊奇，他听见过许多俄国人说英语，普宁把英语里的“家庭”这个字的头一个音节念得好像法语里的“女人”②那个字，这也没叫他见怪。

“我的法语比英语说得还要流利，”普宁说，“但是你——你懂法语吗？很懂？一觔？一点儿？③”“很少一点点④。”维克多说。

“真遗憾，可也没有法子。我现在跟你聊聊体育运动吧。俄罗斯文学里首次对拳击运动的描写，我们发现是在米哈依<sup>^</sup>莱蒙托夫的一首诗里。他生于1814年，被杀死于1<sup>^</sup>1年⑧~~挺容易记。至于对网球的描写，首次出现是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里，有关年代是1875年。

① 床文系俄语，

② 英9里家庭是“一”，法#里女人是“”譚、 @ 文为法语，



④屎文为法3，

@莱^托夫18 "年珂退伍少拉3尔廷诺夫决斗瘡死，

普宁

123

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天在那个跟拉布拉多①处于同一纬度的俄罗斯乡村，别人给我个拍子，叫我跟东方学家戈托夫切夫一家人打网球玩，也许你听说过他吧。我记得那是个美好的夏天，我们就打啊，打啊，打啊，一直打到12个网球全都不见为止'等你老了，你也会无限缅怀往事的。"

"还有一种运动，"普宁一边接者说，一边往他那杯咖啡里猛加糖，"当然是槌球游戏，不瞒1尔说，我是槌球冠军哩。不过嘛，全国最时兴的娱乐活动当属断胃的打棒游&气意思是'小城镇、你记得花园里一块地方和那种充满青春活力的气氛：我当年结结实实，穿着眯罗斯绣花衬衫，现在可没人玩那神健康的运动喽。"

他吃完炸小牛肉片，又接着谈这个话题：

"你地上，"普宁说，"画一个挺大的方阵，在那边放一排排的圆柱木，你知道，然后队远处朝它们投扔一根粗的曲棍，很硬，就像一个有长长的曲柄的飞鏢一对不起——唷，率好是糖，不是盐。"，

"我如今依然听得见，"普宁说，一边拿起那个糖罇，一淑4自己惊人的记【乙力表示得意地摇晃脑袋，"我依然听得见那喀喇一声响！你打中那排61注的响声，它们就一起飞向空中。你还没吃完那盘肉吗？不大喜欢吗？" "好吃极了，"维克

多说，"可我并不太饿。" "噢，你得多吃，你要是想当一名足球运动员，更得多吃。" "我恐怕不大喜欢足球。说实在的，我讨厌足球。我真的

① 拉布拉多：北美哈德0湾与大西洋间的一个半岛，

② 系俄语打禅游戏，既可作"小&镇"X也可作"打捧游戏"解，这3用

124

纳博科夫4、说全集

什么运动也不在行。"

"你难道不是一名足球爱好者吗?"普宁说，那张富于表情的大脸渐渐涌现一股沮丧的神情。他龇起嘴唇。他张开嘴——可是啥也没说。他默不吭声地吃他那客香草冰淇淋，其实那里面并没有香草，也不是奶油作的。

"咱们现在去取你的行李，叫辆出租汽车吧。"普宁说。他门一到谢泼德的住宅，普宁就领维克多进入起居室，连忙把他介绍给他的房东、学院运动场地前任主管人比尔，谢泼德老头儿（他的耳朵已经全聋，有一只耳朵上戴奢一个白扣子似的玩意儿）和他的弟弟鲍勃，谢泼德，他新近由于嫂子去世而从布法罗赶来跟哥哥住在一起。普宁让维克多跟他

门呆一会儿，自己匆忙地噔噔上楼去了。这所房子结构脆弱，楼上劲头十足的脚步和那间客房的窗户霍然被推开的咬扭吱扭声，使楼下房间里每样东西都随着起了种种颤动的反应。"瞧那张画儿，"耳聋的谢泼德先生用一个指指点点的手指头指着墙上…幅邈邈的大型水彩画，说道，"再现了50年

前我老弟和我常去度暑假的那个庄园。这是我母亲的同学格 蕾丝，威尔斯画的；温代尔那家旅馆就是她儿子查理，威尔斯开的一一我确信宁博士①遇见过他^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我已故的太太也是位画家。呆会儿我把她的画儿也指给你看看。嗯，谷仓后面那棵树^^你只能模模糊糊辨认出来

楼梯那儿突然传来扑隆通一声可怕的响声，普宁下倏，脚踩空了。

"化05年春天，"谢泼德先生冲那张画摆动着中指，"在那0指普宁，

普宁 125

他一转脸，发现他老弟和维克多都奔出了屋子，到楼梯口去了。最后几级倏梯可怜的普宁是出溜下来的。他仰八脚儿躺一会儿，直翻白眼。他给搀扶起来。幸好一根骨头也没挥断。

普宁一边微笑，一边说，"这真像托尔斯泰那个了不起的故事——你哪天得读读，维克多——伊万，伊里奇，哥洛

湛①摔倒了，结果腰子得了痼症。维克多现在跟我上楼吧。"

维克多拎着手提包，跟在他身后。楼梯平台那儿有一幅凡·高的《摇篮曲》复制品，维克多经过的时候冲它冷冷地点了一下头，表示认识它。从客房敞开的窗户望出去，外面黑咕隆咚，雨啪哒啪哒打在芳香的树枝上的声音响彻整间屋子。桌上有一本包起来的书和一张10元钞票。维克多含昔笑，向他的生硬而友善的主人点头表示感谢。"把它打开吧。"普宁说。

维克多带着很有礼貌的殷切神情遵从了。然后，他就在床沿上坐下，一绺光滑而柔软的金棕色头发耷拉在右边太阳穴上，那

条条纹领带垂在灰茄克夕<sup>1</sup>，灰色法兰绒裤子里的 两条粗大的腿劈着，他蛮有兴趣地把那本书打开。他心想夸 赞它一番~首先因为这是《牛礼物，再者他相谄那是从普宁 祖国语言译过来的一本书。他记得精神治疗研究所曾经有过 一位出生在俄国的耶考夫"6软大夫。很遗憾的是，维克多

尹万，伊里奇，奇洛&：&托尔&的小说1伊万，伊里奇之死》中的主人公。

126

纳博<sup>^0</sup>、说全集

碰巧翻到一段有关育空&印第安族^的女儿萨琳斯卡②的情节那儿，便轻松愉快地误以为她是一个俄罗斯姑娘。"她那双 大而黑的眼睛，又是害伯又是挑战，怔望着她的同族人。她 十分紧张，甚至连呼吸都忘了……。

"我想我会喜欢这本书的，"彬彬有礼的维克多说。"去年 夏天，我读了《鼯与一一》，"他那一直微笑的嘴悻悻张开，打了个年轻人的呵欠。普宁又是爱怜，又是赞同，又是有点伤 心地看到了丽莎在15年、20年、25年前参加巴黎阿尔贝宁 家或包里昂斯基家那些又长又欢乐的晚会后所打的呵欠。

"今天就别再看书啦，"普宁说。"我知道这是本很激动人 心的书，可是你明天再反复读它吧。晚安。厕所就在楼梯那 边。"

他跟维克多握握手，便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① 育空：加拿大西北部一地区，和珂拉斯加毗邻，境内有，空

珂，"入阿 拉斯加。

② 杰充，伦敦的短篇小说1狼的儿子1的玄主入公，一个印第安姑娘，地 嫁给一个印第安入&之为狼的白入。

127

26

天还在下雨。谢馥德家的灯都灭了。花园后面那条阴沟 里的水，往常总是涓涓细流，今夜则哗哗奔流，滚滚翻腾，劲 头十足，在两排毛择树和云杉当中把去年的枯枝烂叶和一个 没人要的崭新足球冲走，球是普宁从窗口扔出去处理掉的，刚 ^草坪斜坡滚进水里。他虽然背脊疼痛，最后还是睡着了，陷 入俄国流亡者即使逃离故国已有三分之一1 [! :纪而脑际依然经 常出现的那种邈梦中，普宁梦见自己披一〔牛稀奇古怪的大擎，在乌云遮月的夜晚，逃离一个梦幻中的宫殿，蹉过一个个墨 黑的大水坑，然后同他那个已故的朋及伊里亚。伊希多罗威

12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奇，包里昂斯基在锭凉的海滩上踱来踱去，等待^茫茫大海 那边駛来的一艘小船来神秘地搭救(也[(^谢泼德哥几俩躺在 两张靠近的床铺"美憩"脾床垫上，都没睡宥；老弟在黑暗中听着雨声，盘算他1(1毕竟该不该把这所房顶咚咚响、花园湿漉漉的住宅卖掉；老兄心里则在想安宁啦、一听教堂绿油 油的湿院子啦、一座老农场啦、前几年让雷电劈了的那棵白 杨树砸死了一个呆头呆脑的远亲约翰，海德啦。维克多破题 儿第一遭脑袋一搁在枕头底下就睡宥厂一这4是一种最近 发明的办法

，埃里克，温德大夫（坐在厄瓜多尔基多市里一个喷水池旁边的长凳上）是绝对学不会这一着的。一点半左右，德哥几俩打起呼噜来了，那位瓷子每呼一口气，结尾都带咯的一声响，音量要比另外那位的朴实而沉郎的呼哧呼哧喘气声响得多。普宁还在那片沙滩上踱走（他那位焦急的朋友回家取地图去了），忽然间他身前出现一连串逼近过来^脚印，吓得他透不过气来，一下子惊醒了。他的背脊疼痛。现在已经4点多钟了。雨住了。

普宁长吁一声俄罗斯式的“唉—噢—噢”，？8转反侧，想找个躺着比较舒适的姿势。比尔，谢泼德老头儿噔噔喳地下楼上厕所，震得整所房子都快塌了，不一会儿义嘣嘣地上。没过多久，大伙儿又都入了梦乡。可惜没入看见大街上空荡荡的景象：黎明的微风吹皱一个大水洼里闪闪发光的积水，电话线在水面上映出模里模糊而曲曲折折的黑道道。

129

27

新英格兰①有好几个美好的州，其中风景最优美的一州有一座树木茂密的山，800英尺高，名叫埃特里克峰，山上有个几乎很少使用的了望塔——过去人（门管它叫“展望台”——从^塔的平台上，那些喜欢在暴期搜奇探幽的游客（栅栏上还模模糊糊留有他（门用铅笔写下的名字，什么米兰达或玛丽啦，汤姆或杰姆啦），可以看到茫茫一片葱郁的林海，主要

①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为缅因、^萤持、新罕布什尔、马萨

谙塞'罗

得艾兰和康涅&裕6州的总称，

130

纳博#4^，，』、说全集

是^树、毛榉、白杨和松杉。西边约莫5英里之远，露出一座白色教堂修长的尖顶，标志着昂克维多小镇的所在地，它的清泉一度闻名于世。北边3英里之处，在一座草丘脚下，河边那块空地上，人们可以辨认出一所华丽的房子的尖角阁楼顶〔这所宅邸名称繁多，或叫库克家，或叫库克大院，或叫库克城堡，或叫松邸——这是它最初的称号〕。沿埃特里克峰南边有一条穿过昂克维多镇继续向东延伸下去的公路，远方是一块三角地带，许多条泥路和蹒跚出来的羊肠小道在耶边的林地里盘缠交错；另有一条多少有点斜里歪扭的、铺石子的农村小道把这一带围起来，它从昂克维多镇起，朝东北方向迂回伸展，一直到达松邸，到达方才提到的那条长长的公路，到达一条短短婉转的小河那里，而在那条河上靠近

埃特里克峰之处架着一座铁桥，靠近库克家架着一座木桥。1954年一个闷热的夏天，玛丽或阿尔米拉，或者乃至子

沃尔夫冈·冯·歌德①〔他的名字是一位老派的爱开玩笑的家伙刻在平台栅栏上的〕，可以看到从公路上远远驶来一辆汽车，临近大桥之前，在迷宫似的舰上东探西试。它小心翼翼而又不大有把握地向前摸索行进，一改变主意便放慢速度，于是车尾就像一只后腿土的狗，扬起一阵尘土。有时，对一个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旁观者那样富于同情心的人来说，这辆闹不潜用过

多少年、半新不旧'蛋形的淡蓝色双门小轿车`佛是由一个白痴在驾驶。其实，开车人是温代尔学院的铁 蒺藜，普宁教授，3(5^年初，普宁就在温代尔驾驶学校开始学习了，按他自5所说"真正开窍"还是在两个月之后，那当儿他因

① &尔夫3'冯-歌18 " ? " —1883大诗人。

普宁

131

为背疼不得不卧床木息，没事可干，就怀着浓厚的兴趣钻研 那本由州长和另一位专家编写的40页的《司机手册》，以及《美国大百科全书》里有关"汽车"那一章，其中附有变速器、汽吡器和制动器的图片，还有一名格里顿旅游团的团员在 1905年左右开车陷在一条周围景色荻凉的乡村泥道里的照片。他躺在病床上，扭动脚趾头，板动幻想中的，档，这时，也就在这时，他才超越初步领略的似懂非懂的阶段，终于豁然开朗。而在实际上课的时候，那位粗暴的教练员束缚了他的才能，哇喇哇喇吼叫一些技术行话，做出一些不必要的指导，转弯时老想从他手中把方向盘夺过去，没完没了地说些庸俗的下流话叫人分神，而惹得一个稳重聪明的学员恼火，因此普宁简直没法把他脑子里驾驶的车子同他路上驾驶的车子在感性上完全统一起来。现在这两方面终于融合在一起了。如果说他第一次驾驶员考试失败，那主要是因为他跟监考员进行了一场不合时宜的辩论：监考员坚决认为车前车后，四周围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却要求人养成一种基本的条件反射，一皿灯就马上刹住车，人间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做法更叫一个有理性的大活人感到羞辱的了。



第二次他比较谨慎小心，便 通过了。一位选修他的俄语课程的毕业班学生玛丽安，霍姆，叫他没法推却，硬把她那辆很差的旧汽车以100元的低价转 让给他了，因为她就要嫁给一位拥有一辆更豪华的汽车的主 人。从温代尔到昂克维多途中，还在一家客店里住了一宵，走 得慢腾腾，挺费劲儿，不过总 没出事故。在进昂克维多镇 之前，他先在一家加油站前面停下来，下车吸一口乡间的新 空气。只见一片苜蓿地，天空白得叫人不可思议，从一个窝棚旁边的柴火堆传来一只 炫耀而间断的啼鸣——一位花花公子的软声。这只喉咙稍嫌沙哑的家禽偶尔发出的声调，

132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再加上那股扑扑吹在普宁身上寻求赏识和注意之类的暖风， 骤然叫 他也想起过去的一个朦胧的消逝了的3子，那时他还是 一个彼得格勒大学一年级学生，来到波罗的海夏季疗养地的一个小小加油站前，嘈杂声啊、难闻的气味啊、哀愁啊？…

"天有点闷热，"那位胳膊上汗毛挺重的加油员，一边开 始擦挡风玻璃，一边说。

普宁从皮夹子里掏出一封信，打开时在信里那一小张油 印的草图，向加油员打听从这几到那个教堂有多远，因为从 教堂向左拐就可以到达库克家了，那人长得跟普宁的温代尔 学院同事哈根博士甬提多像了~~纯属巧合，就跟一个蹩脚 的双关语一样乏味。

"哦，到那儿去嘛，倒是有一条近道，"假哈根说。"那条大道让卡车撞得一塌糊涂，况且弯来弯去，您也受不了。您现在雌前开，穿过小镇，出昂<sup>1</sup>多5英里，靠左过了那条通往埃特里克峰的小道，临近大桥之前，见第一个弯就往左拐，那边有一条好石子路。"

他轻快地绕过车头，又从另一端用抹布猛擦挡风玻璃。

"您往北拐，舰见路口就往北拐——那些树林里有不少伐木的小路，您只消朝北走，准保12分钟之内就到达库克家。

没错儿。"

普宁现在已经在树林的迷魂阵里转悠了一个钟头，而且得出结论："朝北走"，那个"北"字本身对他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他也没法解释，他，一个有理智的人，干吗要听一个偶然碰上的、爱管闲事的家伙的话，而不坚持照他的朋友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库克尼科夫（当地人管他叫亚尔，库克）邀他到他那所舒适的乡村大别墅避暑时给他寄来的学究气十足的明确指示走。我们这位倒霉的汽车驾驶员现在已

V中

133

经彻底迷了路，再也甭想回到公路上去了；他在那两边有沟渠而且甚至有深谷的、车辙甚多的窄道上驾驶经验不多，因此踌躇不决，摸索前进，了望塔上的观望者也许会用怜悯的目光追随这种奇特的景象；可是糊口凄凉而冷落的高处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仅有一个自顾不暇的蚂蚁，经过几小时愚蠢而坚韧不拔的坚持努力，总算爬到平台和栅栏（它的高速公路①）那里

，跟下面那辆正在行驶的荒唐的玩具车几乎一样进退两难、走投无路。风住了。苍白的天空下面，那片茫茫似海的树篷好像没有遮蔽什么有生命的东西。可是，没多久突然传来砰地一声枪响，一根树枝崩上了天。那边的一片树林本来很安静，这当儿茂密的树梢开始摇曳，又是抖动又是颤栗，棵棵树木依次有节奏地晃动，过后一切又复归平静。没多久大一会工夫，一切同时发生了：蚂蚁找到一根通往塔顶的垂直柱子，又开始鼓起新的热情向上攀登；太阳冒出来了；普宁在那顶顶绝望的时刻，发现自己居然来到一条石子路上，路旁有个指给过路人看的、生锈而还闪亮的路标："通往松邸"。

①^文系意大利语

134

28

亚尔，库克是旧教信徒的后裔，父亲是白手起家的莫斯科富商彼奥持，库克尼科夫，文学事业的赞助者，慈善家~这位著名的库克尼科夫在末代沙皇统治时期曾因资助一些社会一革命集团（主要是恐怖分子）而两次被^禁在一所还算

舒适的城堡里，可是后来又被控为"帝国主义同谋"而在一个监狱里关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后被处死。他的家属在1925年左右取道哈尔滨到达美国。年轻的库克靠埋头努力，聪明实干，再加上科学训练，逐渐在一家大化工企业里升到可靠的高职。他身体粗壮，慈祥安静，一张大脸毫无表情，正中间

普宁

135

架一副小巧玲珑的夹鼻眼镜，一眼就能让人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位商业经理，一名共济会会员，一个高尔夫球爱好者，一位既有成就而又谨小慎微的人。他讲一口漂亮而准确、不矫揉造作的英语，只稍微带点斯拉夫口音；他是一位热情的主人，活不太多，目光闪亮，一手端着一杯冰镇威士忌苏打敬客！只在哪位交情深厚的俄国老朋友在他家做客到深夜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才会突然讨论起上帝啦、莱蒙托夫啦、自由啦，发泄一通祖传下来的一系列不顾后果的理想主义观点，如果有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一旁偷听，也会给弄得大惑不解。他娶了苏珊，马歇尔，她是发明家查理，O，马歇尔的迷人而健谈的金发姑娘；人人都会想象亚历山大和苏珊必定会生许多健康的子女，因此一听说苏珊由于动过一次手术而终身不能怀孕，我和别的一些好心人都不免大吃一惊。他俩还年轻，彼此以一冲叫人瞧着好坦的、老派的纯洁诚挚的感情相亲相爱，他们没有子孙可以聚集在他们的乡村别墅，而是每逢双数年份的夏季搜罗一些老年俄国人（库克的父辈或叔伯辈）前来度假，单数年份则邀请一些美人①~亚历山大商业界的朋友或者苏珊的亲友前来消暑。

普宁这是头一次到松邸来，我可过来了。人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俄国流亡者~1920年前后离开俄国的自由派人士和知识分子——云集在这里。您可以在每一叟树荫下找到他们，有的正坐在土里土气的长凳上讨论流亡作家——布

①系飾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宁^啦、阿尔达诺夫②啦、西林^啦；有的躺在吊床上，用 一张星期3的我文报纸盖在脸上，一种防御苍蝇叮的传统老 办法；有的在廊子里就着果酱喝茶；有的正在小树林里一边 散步，一边琢磨当地的菌能不能吃。

萨^依尔，罗夫威奇，施波里昂斯基，一位气派轩昂而 稳重、个扎高的绅士，和性好激动、口吃而个儿矮的费奥多 ^ ^基蒂契^波罗辛伯^、都是1920'年左右在俄罗斯一些省 份成立的地方政府的民主组织成员，他俩如今正在松树林荫 小道上溜达，讨论自由俄罗斯协会（他们在纽约建立的一个 组织）下一次跟另一个成立较晚的反动组织举行联合会议时 该采取什么策略。从一个让洋槐树遮住一半的凉亭里传出教 哲学史的布罗托夫教授和教历史哲学的沙多教授两人激烈辩 论的只言片语："现实 钛等于持续不变，"一个声音会说，是 泡跟一枚化石牙齿一样真实！"

普宁和沙多都是19世纪90年代末出生的，比较年轻。别 的男人大都过了 60岁，长途跋涉过来的。另一方面，波罗辛 伯爵夫人和布罗托夫夫人等几位女士都还没过50，多亏新世 界促进健康的气氛，不但保留了她11】的美貌，而且叫她们长得更加俏丽了。有些父母带来了子女——他们都是进大学那 个岁数的美国孩子，健康，高大，懒散，别别扭扭，不懂情 理，不会俄语，对父辈们的背景和经历不管有什么优越之处 ^伊万'阿?1』克谢耶维奇"布宁（1871—1933），俄国诗人及小说家 ' # 8亡千&8， 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马克·亚历克山癡罗成奇·尔达诺夫〔1836—1957〕：俄国作家、传记家与文家，1836年亡法，1894年西"印纳博科夫本人，这是他在欧洲时用的笔名。

肥皂

普

137

一概不感兴趣。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门也〔门在松邸也好像 跋他门的父母迥然不同：他（门偶尔会以自己的尺度短暂间转到我们的尺度上来，对一个很有意思的俄国笑话或者一句关切的劝告做出敷衍了事的反应，然后又跑开了，总是保持超然冷漠的态度（以致使入觉得简直生了一窝小精灵）；（他们宁 愿吃昂克维多店铺^的食物，任何罐头食品，而库克尼科夫家在挂帘子的走廊上大摆的又长又热闹的筵席，端上来的俄式美味佳肴&倒不对他们的胃口。波罗辛有时会挺伤心地谈起他的子女（尹戈尔和奥尔嘉，学院二年级学生），"我这对 双胞胎简直招人生气。在家里吃早点或者吃晚饭的时候. 我才碰到他10，尽量想给他们讲点最有意思、最激动人心的事——譬如说，17世纪俄国遥远的北方选举当地自治政府啦，或是俄罗斯第一批医科学学校的历史啦一哦，对了，顺便提 一下，契斯托维奇〕1883年曾经就此专题发表过一本很精彩的 专著——他们就溜掉，到他们的屋子里去开收音机。"在普宁 被请到松邸来的那个复季，这两个年轻人都来了。但是，他 俩从不露面，不知在哪儿呆着呐，要不是奥尔嘉的爱慕者，一 个好像谁也闹不清他姓什么的大学生，也从波士顿①开一辆 壮观的汽车来这里度周

末的话，要不是尹戈尔认为布罗托夫 的女儿尼娜，一位长着埃及人那种眼睛一和84黑的胳膊腿儿、上 纽约舞蹈学校的、懒散而漂亮的姑娘，跟他还^投意合的话，奥尔蓁和萨戈尔一定会觉得这个偏僻的地方多么沉闷哟。

整个家务都由普拉斯柯娃在料理，她是个壮实的60岁老 太婆，生气勃勃，显得比实际岁数要年轻20岁。她站在后廊 上，指关节放在屁股上，穿一条自己缝的膨张如袋的短裤和

①波士顿，#8马萨2#塞州首府

138

，^^小说全集

一件女管家穿的那种有水钻的罩衫，在察看鸡群，叫人看上去可真带劲儿。亚历山大和他的弟弟当年在哈尔滨还是孩子的时候都是由她亲手带大的，如今她的老伴帮她照料这虽的家务事，他是个不吭声、呆头呆脑的哥萨克老头儿，一生就喜欢干业余装订书籍的活儿，不管碰到什么老目录或者下流刊物，他都想装订它一家伙，这既是'自学，又是给书籍治病；

此外，他还喜欢酩酊果子酒，捕杀树林里的小动物。

在那个季节的客人当中，普宁跟沙多教授熟得很，后者是他20年代初在布拉格大学念书时就相识的青年朋友；^

布罗托夫一家子也认识，他前一次是在1949年俄国流亡学者协会于巴比松广场饭店举办欢迎布罗托夫夫妇从法国抵美的正式宴会上见到他们的，当时他还致了欢迎词。我个人对布罗托夫和他的哲学著作队来就没怎么感兴趣，他把晦涩和俗

套十分古怪地搀和到一块儿；这人的成就好比一座高山——不过却是一座陈词滥调的高山；但是我对这位无精打采的哲学家的神完气足、体格丰满的妻子瓦尔瓦拉却一向有好感。她

1951年头一次到松邱来做客之前，压根儿就没见过新英格兰的乡村。那里的白桦树和越橘树蒙骗了她，叫她心理上沒有把昂克维多湖同比方说原本与它相似的巴尔干半岛的欧里德湖①相比，却与俄国北方的奥涅加湖②相比，因为她同她的——丽迪舰，维诺格拉多夫，著名的女权运动者和社会活动家，一起逃离俄国来到西欧之前，曾经在那个湖畔度过她最初的15个暑夏。所以，瓦尔瓦拉一看到一只探食飞行的蜂鸟

① 忒里8湖：在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3境上的湖泊，面积约100平方公里

虽，鱼产丰，可以通航，

② 奥涅加湖：欧洲第二大湖，长200公里，宽60公里。

普宁

139

或者一棵花儿盛开的桦树，就会产生一点奇思遐想。那些大箭猪跑来津津有味地啃房子发霉味的老木料，或者那些胆怯的小巧玲珑的黄鼠狼在后院偷食小猫的牛奶，对她来说，都比动物寓言画更有趣。她也让那里她叫不上来名字的奇葩异草和小动物迷住了，困惑住了，竟把小黄雀当成了迷途的金丝雀，还听说她在苏珊生日那天，为了布置餐桌，居然把一大把美丽而有毒的常春藤叶子紧紧捧在她那雀斑丛生的粉红胸脯前，得意扬



扬和气喘咻咻地跑进来。

140

29

普宁小心谨慎地转入一条两旁长着野生羽扇豆的沙土道，便笔挺地坐好，两手僵硬地紧抓方向盘，样儿就像是个汗拖拉机比开汽车更习惯的老乡，以每小时10公里的头档速度，驶入那一片把库克城堡和石子路隔开的、杂乱无章而又绝对是地道的老松树圈子，这当儿布罗托夫夫妇和身穿长裤的瘦小女入施波里昂斯基夫人首先发现他了。

瓦尔瓦拉<sup>^</sup>凉亭的椅子上轻快地站起来——她和罗莎，施波里昂斯基刚在那儿发现布罗托夫在看一本旧书，偷偷犯禁袖了一根烟卷儿。她鼓隼向普宁表示欢迎，她丈夫合上书。

誓宁

141

把大拇指夹在刚读到的页数那里，用它慢慢晃了几下，向普宁表示他所能表示的最深切友好的致意。普宁熄灭马达，坐在汽车里向朋友<sup>『</sup>门微笑作答。他的绿色运动衫领口敞开着，那件只拉了一半拉链的风衣裹在他那给人深刻印象的躯体上显得紧了点；他低着他那晒得黑不溜秋的秃脑瓜子，脑门上尽是致纹，太阳穴<sup>1</sup>：有明显的蟠虫（以的血管，费劲地打开车门，最后终于队车上跳下来。

"汽车，服装——一个地地追道的姜国铨，地地道道的艾森豪威尔嘛！"<sup>①</sup>瓦尔瓦拉说，接着就把普宁介绍给罗莎<sup>^</sup>阿布拉莫芙娜，施波里昂斯基。

"我们：0年前就认1 只一些共同的朋友。"那位夫人一边说，一边好奇地打量普宁。

"噢，别提那个天文数字啦，"布罗托夫说，一边凑近过来，一边用一根草叶代替他那个一直权当书签的大拇指。"你知道，"他握握普宁的手，接着说，"我正在第七遍看《安娜·卡列尼娜》，着迷的程度不下于化年前7岁而不是40年前

看它时的着迷劲头。而且每次都可以从中发现新的内容——譬如说，我现在注意到列夫·尼克拉耶维奇不知道他的小说情节是哪天开始的：好像是星期五，因为那天钟表匠到奥布浪斯基家来上钟弦，可是列文和吉提的妈妈在溜冰场上谈话提到的却又是星期四。"

"这又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关系，"瓦尔瓦拉大声说，"谁有那闲工夫想闹清那天到底是星期几呀？"

"我可以告诉你确切的日子，"普宁一边说，一边在闪烁不定的阳光下眨了眨眼，吸着北方松树散发的熟悉的浓郁香

0 ^文系俄摄。

钠博科夫小说全集

味。"小说情节开始在1872，初，按新历计算是2月23 3 星期五。奥布浪斯基早上读晨报时看到有培伊斯特已赴维斯巴登的谣传。这当然指的是弗雷德里希·斐迪南·冯·培伊斯特公爵，他刚被任命为奥地利驻詹姆斯宫廷的大使。在递交国书之后，培伊斯特就到欧洲大陆去度一段时间相当长的圣诞假期——他在那里跟家里人住了两个月，当时正准备回

伦敦，根据他那两卷集回忆录的记载，由于英国皇太子患伤寒症

初愈，伦敦正准备于2月27日在圣保罗教堂举行一次感恩 祈祷的IX式。可是，你们这儿可真够热的！我想我现在该先 到亚历山大，谀得罗维奇的意眼前报个到，然后再到他信里 描写得那么生动的那条小河里去扎个猛子。”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因为公事或者寻欢作乐要到星 期一才回家呐，”瓦尔瓦拉，布罗托夫说，“不过，我想你可 以在后院找到苏珊娜①，卡尔罗夫娜在她审爱的那块草坪上 晒日光浴呢。快到她跟前时，别忘了先喊一嗓子。”

①苏珊的受&

143

30

库克城堡是1850年左右建成的一座三层楼的砖木结构 的楼房，其中有一部分是在50年后重建的，当时苏珊的父亲 从杜德莱一格林家族手里把它买过来，为的是修建成一座讲 究的旅馆专供宵素 〔门到昂克维多温泉来疗养。这是一座外表 既精致又难看的楼房，样式混杂，在剩下的法国式和佛罗伦 萨式建筑中耸立着呀特式尖顶，当年的设计师萨缪尔^斯龙 一开始设计时大概把这冲建筑物归入一种“很适合社交生活 最高要求”的非正规形式的北方别墅，被称为“北方”是因 为“它的屋顶和尖顶具有巍然高耸的倾向？这所宅邸是由一

144 钠”科夫小说全集

些较小的北方式样的房子组成的，带有欢'决乃至有点如醉如痴的模样，杂乱无章地挤在一堆，那些泼辣的尖顶，竖在 半空中，还有格式不大相同的房顶啦、不那么完整的尖角阁 ^啦

、房棣啦、土里土气的突角啦，以及四下里叉出去的其 他凸出部分，这一切，唉，只短暂吸引了一阵子旅游客人。到 7 1920 年，昂克维多温泉神不知鬼不觉地失掉了它原有的一星半点的魅力；苏珊在她爹去世后，因为在她丈夫工作的那个工业城市的住宅区里还有一所更舒适的住宅，就想方设法 要把松邸卖掉，可是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现在他们已经 习惯利用这座城堡来招待他们众多的朋友，苏塘也就高兴这 个温颐而惹人爱怜的怪物幸好没有找到买主。

房子里面也跟外表一样多样化。楼下四间宽敞的大房间， 通往那个备有大大方方的壁炉、至今还多多少少保留当年充 当旅馆的痕迹的大厅。楼梯扶手栏杆，至少有一根纺锤形立 柱，是17 20年制作的，那还是盖这所房子时队另外一所具体 地点已经没人说得上的，更古老的房子那边拆过来的。饭厅 里刻着狩猎和捕鱼画面的漂亮护墙板也是非常古老的。每层 矮的六间房间和后楼的两间边房里，您可以在一些不成套的 家具当中发现椴木写字台啦，罗曼蒂克的青龙木沙发啦，不 过还有各式各样笨重蹩脚的玩意儿，诸如鼓椅子啦，灰尘扑 扑的大理石面桌子啦，里层裸有点老垢子眼睹那般忧郁的深 色玻璃镜的、呆笨的多层架子啦。普宁被安拌到矮上东南角 一间舒适的屋子住，墙壁上还有金色墙纸的残迹，此外有一 张军用帆布床，一个普通的脸盆架子、各式各样的书架、壁

灯和阀形装饰的花边线条。普宁使劲推开窗户，冲那微笑的 树林微笑了一下，又想起遥远的当年他到乡下去的头一天情 景；呆了一会儿，他就走下楼来，身穿一件新买来的藏青色

璫宁

145

浴衣，光脚套一^普通的像胶套鞋. 如果打算穿过潮湿乃至 可能出现蛇的草地，这种谨慎的做法确实可取。他在花园阳 台上找到了沙多。

康斯坦丁，伊万^奇^沙多，一位敏感而可爱的、纯俄 罗斯血统的学者，尽管姓有点不像（我听说那是源自一位过 继了孤儿伊万的、俄国化了的法国人的姓）。在纽约一家挺大 的学府里任教，至少有5年没见到他十分热爱的普宁了。他 俩兴高采烈地亲热拥抱。我本人得承认有一个时期也被这位 天使般的康斯坦丁，伊万尼奇迷惑住了^那是在1935年 或1936年冬季，我们住在法国南部格拉斯市，每天清晨都在 桂树和荨麻树荫下散步时相遇，他那时同另外几个俄国流亡 者合住在郊夕|一个小别墅里。他那柔和的嗓音啦. 圣彼得堡 绅士发"！""音时小舌颤动的祖喉音啦、他投射出来那种跟驯 鹿一样忧郁而温和的目光啦、他用修长纤弱的手指一个劲儿 微微捻动那把金棕色山羊胡子啦——总之，沙多处处地方（用一个跟他本人一样老派的文学惯语来表达）都使他在朋友 当中赢得一个罕见的好人缘。普宁和他畅谈起来，交换着彼 此的心得。这在原则性强的流亡者圈子里并非少见，他们每 逢分开一段时期，再次相遇，必定不但竭力了解潜楚彼此过 去这一段0才期的情况，而且还用几个迅速的暗语——其他外

语简直没法表达的引喻和语调——来总结一下俄国最近历史 的进程：足足为正义奋斗了一个世纪而隐约出现希望之后，紧 接

者又是…一然后，他们话锋一转，谈到身居异乡的欧洲籍 教员的本行业务，对子"典型的美国大学生"不懂地理，对 噪音无动于衷，认为受教育不过是为了最终得到一个优厚报 酬的职业的手段 的看法，两人都为此连连唉声叹气，直摇脑 袋。然后，他俩彼此探询义^方的工作进展情况，双方都对&

145

## 科夫小说全集

自的研究项目表现出极为谦逊的态度，略谈几句而已。最后、两人一边沿着草地上一条小径，擦过路边的黄花，朝树林那 边一条多岩石的小河走去，一边摆摆各自的健康状况：沙多 祥儿挺时髦，一只手插在白色法兰绒裤兜里，那件光亮的外 套颇为潇洒地敞着，露出里面的一件法兰绒背心，他兴致勃 勃地说自己不久就要经受一次快部栓查手术；普宁笑着说他 自己每次照透视，医生都白费心机地想推敲出他^称之为 "心脏后面的阴影"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倒是一部坏小说的一个好书名咧。"沙多说。 他们走进树林之前，正经过一个^葺的小土山，突然有 一个年高德劭的红脸膛老人跨着大步子，从斜坡上下来；他 身穿一套绉条纹的薄麻布衣裳，头上一团乱蓬蓬的白发，长 一个肿起来的、大草莓（以的紫红鼻头，满脸不高兴的表情，靳 他们走来。

"我得回去取我的帽子。"他走近时戏剧性地大声说， "两位认识吗?"沙多喃喃说，一面挥者双手介绍道。"铁 英菲。巴夫里奇'普宁，伊万，伊里奇^格拉米尼耶夫。" "久仰久作(^"两人同时说，一面点头，一面使劲握手。

“我本以为，”格拉米尼耶夫是位说话罗唆的人，又接着方才的话茬儿说，“天会像大清早一样一直阴下去。我愚笨得②^着脑袋瓜子就出来了。现在太阳烤得我的脑浆子都快焦了。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

他朝小山坡顶上摆了摆手。他的绘画架子立在那儿，在 蔚蓝色的天空背景上现出雅致的轮^。他方才一直在小山顶

①^文系 ^寒杖果皿，

普

147

上画一幅下面的山谷全景，怪里怪气的旧谷仓、弯弯扭扭的 苹果树和母牛都已经画好。

“我可以把我这顶巴拿马草帽借给您。”友好的沙多说，可是普宁已经队自己浴衣兜儿里掏出一块大红手绢，熟练地把 四个犄角都打个结。

“太好了……太感谢了。”格拉米尼耶夫一边说，一边戴 好这个头饰。

“等一下，”普宁说。“您得把这几个疙瘩都抵进去。” 弄好之后，格拉米尼耶夫就又登上山坡，朝他的画架走 去。他是一位著名的名副其实的学院派画家，他那些深情脉 脉的油画——《伏尔加河》、《三位老友〔男孩、小马、狗 儿〕》、《四月的沼泽》等等一如今还使莫斯科一家博物馆增 光不少哩。

“有人告诉我，”沙多一边说，一边和普宁继续朝小河走 去，“丽莎的男孩在绘画方面很有天才。是真的吗？”

“是的，”普宁答道。“更烦人的①是孩子他妈，我想她快 结^三

次婚了，她忽然把维克多带到加利福尼亚②去过剩下的暑假；要是按照原来计划，孩子跟我到这里来，就可以有不可多得的机会请格拉米尼耶夫大力指点一下啦。”

“你言过其实了。”沙多轻声答道。

他俩来到那条流水潺潺、闪闪发光的小河旁边。在那一连几层比较高和比较低的小瀑布之间有一个凹进去的水滞，正好在白桤树和松树形成天然游泳池。沙多不会游水，便在一块圆石头上舒舒服服地坐下来。普宁这一学年经常在

①系俄文。

@加利福尼亚是美国西海岸一州

148

^科夫小说全集

太阳灯下照晒全身，因此他在河边树丛里斑斑点点闪烁的阳光下，脱得只剩一条游泳裤时，浑身呈现一种很深的赤褐色。他摘掉脖子上挂的十字架，脱掉橡胶套鞋。

“你看，多美啊。”观察力敏锐的沙多说。

20来只一式一样的小蝴蝶，栖息在一块湿沙土上，两翅耸立而紧闭着，露出有暗黑点的灰肚子和橙色边缘的后翅上的鲜艳的小斑点；普宁的一只套鞋惊扰了其中几只，它们拍翅绕圈飞了一阵子，显露上身的天蓝色彩，就像蓝色雪花在空中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

“可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没在这几，”沙多说。“他会把有关这些迷人的昆虫的知识统统告诉咱俩。”

“他的昆虫学总给我一种故弄玄虚的印象。”



"噢，可不能这么说，"沙多说。接着，他指着普宁刚<sup>^</sup>脖子上摘下来的那条挂在一根树枝上的缀着东正教十字架的金链，说道："你早晚有一天会把他弄丢的。"十字架闪闪发光，使一只飞翔的蜻蜓茫然不知所措。

"丢掉它，我也许并不在乎，"普宁说。"尔知道得很清楚，我戴它纯粹出于感情，而这种感情正成为一种负担。企图把童年的一个小物件一直紧贴在自己的胸骨上，这种做法对身体也毕竟够戥啊。"

"你也是一位把信仰降诋为一种触觉的人啊。"沙多说，他仍然是个希腊东正教徒，为他这位朋友所抱的不可知论的态度表示惋惜。

一只马蝇，晕了头的傻瓜，落在普宁的秃脑瓢上，被他的胖手一巴掌打晕了过去。

普宁从一块比沙多坐着的那块圆石头要小一点的石头上，已、翼翼地溜到蓝里透黄的水里去。他发现手表还戴着普

149

在手腕子上呐，便摘下来放进一只套鞋里。普宁慢慢晃动着黛黑的肩膀，蹚水向前走去，一圈一圈的树叶影子在他宽阔的背脊上抖动，然后滑落。他停下来，用手拍碎身子周围的闪光和黑影，润湿向前探的脑袋，两只湿手揉揉后掙子，依次泡泡两边的胳肢窝，接着就两手合拢，游进水中，他那派头十足的俯泳使身子两边掀起层层细浪。普宁在这个天然池塘里堂而皇之地游来游去。他一边游，一边发出有节奏的唾沫星子的飞溅声

一半是喉咙里的咯咯声，一半是喘气的 噗噗声。他有板有跟地伸开两腿，膝部弯下，然后两腿奔开，同时两臂一屈一伸，活像一只硕大无朋的青蛙。这样游了两分钟，他就^出水面，坐在石头上晒干身体。随后，他又戴上十字架金链和手表，穿上套鞋印浴衣。

、

150

31

晚饭是开在那有帘子的廊子上的。普宁坐在布罗托夫旁边，开始搅动冰镇红菜汤①里的酸奶油，粉红色冰块在汤盆儿里叮铛作响，他又自动拾起早上没说完的话题。

"你一定会注意到，"他说，"列文锔神上的时间和渥伦斯奇物质上的时间有个明显的差距。在小说半当腰，列文和吉提比渥伦斯奇和安娜在时间上整整落后一年。3876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傍晚，安娜投身到火车轮下时，她已经自小说开

①尿文^舰承.

鲁宁

151

始生活4年:多了，而^^文那方面，从〕872年^1876年那同一时期，几乎刚过了3年日子而〔:。这是我所知道的文学里的相对论最好的一个例子。"

^饭后，有人建议玩一玩槌球游戏。至于怎样安放弓形小铁门，大家赞成那由来已久而技术匕不合规格的办法。那就是把10个当中的两个交叉放在场地中央，以形成所谓的囚笼或捕鼠

夹子。普宁和布罗托夫夫人搭伴，很快就显出在球术上比对手施波里昂斯基和波罗辛1日爵夫人高明得多。木桩一钉好便开始玩起来，这个男人就变样了。他本来是个动作慢吞吞、笨手笨脚、很有点僵硬的人，一下子变成一个活咪乱跳、默不出声、面带狡滑神情的驼子。好像总轮到他打球似的。普宁低低握着木槌，让它在自己劈开的两条细长的腿之间优雅地晃悠〔他为了打这场球还特地换上百慕大运动短裤&由此而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每奢一下之前都先瞄瞄准，灵巧地晃动两下木槌，然后轱球几准确地一击，球朝前轱辘，他也一直猫着腰快步跟上，到达预计球停下来的地力一。他怀着那种研究几何学的劲头，把球击过每个弓形小铁门，教起旁观者一片羡慕的欢呼声。连小伙子伊戈尔，波罗辛，揣着两罐啤酒赶赴秘密的酒会，鬼鬼祟祟打这里经过时，也停下来1秒钟，赞赏地晃晃脑袋，然后才溜进树丛。普宁满不在乎地碰撞了，或者毋宁说火箭式地轰击了对方一个球，抱怨和抗议之声就同叫好声混杂在一起了。他让自己的球紧挨着对方的球，用他那小得出奇脚使劲踩在自己的球上，然后猛捶一下，而把另一个球5出去老远。大家清苏珊〔平^理儿，她说这种打法完全犯规，可是施波里昂斯基夫人则说这

15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完全许可，还说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她的英国保姆管这种汀法叫作"打个香港"。

普宁的球撞击了终点的标柱，球赛也就结束了；瓦尔瓦拉陪着

苏珊去准备午茶，普宁便悄悄地在松树下一条长凳上坐下来休息会儿。他蓦地觉得又犯了他成年后犯过多次的那种极不舒服、叫人害怕的心脏不适的毛病。这既不是心痛也不是心悸，而倒好像是叫人肃然地感到沉入和融进自己的周围环境中去——落日啦、红树干啦、黄沙啦、静静的空气啦。这当儿，罗莎，施波里昂斯基发现普宁独自坐在那里，就趁机走到他身边（甭站起来），紧挨着他在长凳上坐下来。

、916年，也许1917年，“她说，“您没准儿从您的一些要好的朋友嘴里听见过我作姑娘时的名字——吉乐——吧？”

“没有，我想不起来了。”普宁说。

“反正这也没多大关系。过去咱俩好像没见过面。可您跟我的表兄妹格里夏和米拉，别劳什金挺熟。他们常提到您。格里夏现在住在瑞典，我想——您一定听说过他那可怜的妹妹悲惨的31^8吧……”

“是的，我明说了。”普宁说。

“她的丈夫，”施波里昂斯基夫人说，“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人。萨缀尔，勒夫维奇和我同他和他的第一位夫人钢琴家斯威特拉娜契尔托克都很要好。纳粹把他和米拉分别监禁在两处，他和我的哥哥米菟后来死在同一个集中营里了。您不认识米夏吧，对吗？他有一个时期也爱过米拉。”

“茶准备好了”苏珊站在庖子上用她那可笑而起作用

0原文系^。②^文系俄语，

普宁

的俄语腔调喊道。"铁莫菲，罗莎什卡&

普宁让施波里昂斯基夫人先行一步，自己这就跟上来；等 她走后，他继续坐在薄暮的树荫下，两手紧握那个还在手中 的木槌。

两盏煤油灯恬适地照亮了这座乡村别墅的廊子。铁莫菲 的父亲，眼科 家巴维尔，安东诺维奇^普宁大夫，和米拉 的父亲，小儿科专家亚科夫^哥里高里耶维奇，别劳什金大 夫，正在阳台一个角落里下棋，舍不得离开棋盘，别劳什金 夫人只好让女仆把茶点送过去，放在他^下棋那张桌子旁边 的一个3本小茶几上，包括那盛茶的、带银托盘的玻璃杯啦， 奶油点心啦，黑面包啦、花园草莓②和另外培植的一个品种 "烏香草莓"或叫烁草莓③啦，金黄的果酱啦，还有锦饼干

啦，薄脆饼啦，椒盐卷饼啦，烤面包片啦；而在这边，除了没把两位专心下棋的大夫请过来之外，全家其他成员和客人都围坐在廊子另一端的大桌子前，有的轮麻挺清楚，有的在闪闪亮光下显得模糊不清。别劳什金大夫瞎摸了一块椒盐卷饼，普宁大夫聚椅会神地移动一个车。别劳什金大夫一边嚼，

一边盯视着棋盘他这半边的潢方格空位，普宁大夫心不在焉地把一块烤面包片浸进自己那个茶杯里去了。

那年夏天，别劳什金家在波罗的海避暑性地租的那所别墅，靠近"将军的遗孀租给普宁家的一所农舍式的小别墅， 这座小别墅位于她那一大片尽是沼泽、崎岖不平、黑树林围 住的荒凉庄园的边缘。铁莫菲，普宁还是当年那个笨手笨脑、

0罗莎的爱&

② 原文系俄语,

③ 啄文系俄语。

154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腴腆而固执的18岁青年，^黑暗中等待米拉，尽管现实生?^ 已经把电灯泡放进煤气灯里，把人『门像洗埤那样重新^广一寸过，使他们都成了上了年纪的流亡者，那亮着钉光的廊子 已经被牢牢地、牵无希望地永远隔开，我们可怜的警宁却带 着一种鲜明的幻觉，觉得米拉正偷偷地从那里溜到花园里来，穿 过高高的烟草花朝他走来，她那身白上衣和暗白色的花儿混 杂在一块儿。这种感觉不知怎地同他胸中蔓延开来的心111恰 相一致。他轻轻把木槌放在一边，为了驱散这种苦闷，就穿 过那片宁静的松树林，朝房子对面走去。从一辆停在花园工 具房附近的汽车上传来收音机播放的阵阵扎扎实实的音乐 声，估计 车里至少有两位像他一样来访的客人的孩子。

"爵士乐，爵士乐，他们老得听他们的爵士乐，这些年轻 人哟普宁嘟囔道，又转向那条通往埤林和小河的小径。他 回想起他和米拉青年时代追随时尚的爱好，业余演出啦，吉 卜 赛民谣啦、她的摄影迷啦，她拍的那些艺术快照——宠爱 的小动物啦、浮云啦、花朵啦、一片4月的沼泽和那些映在 糖 一般白的湿雪上的桦树黑影啦、那些站在一辆棚车顶匕故 作姿 态的士兵啦、日落时分的地平线啦、一只拿着一本书的 手啦， 这些现在又都在哪儿呢？他回忆起他俩在彼得格勒涅 瓦河畔最

后一次见面的情景，眼泪啊，星星啊，还有她2^ 暖和和的皮手笼玫瑰色的丝衬里。1918年到1922年的内战 把他俩拆散了：历史解除了他俩的婚约。铁莫菲朝南流荡，参 加了一阵子邓尼金^部队，而米拉全家则逃离到瑞典去了，过 后又在德国安顿下来，她最后在那里跟一个氓罗斯血统的皮

0〕邓尼金（化"—！^?）：沙皇军队将军， 〕9】&年至1^0年&钹织白军与

苏难埃政抗.

普^

155

货商结了婚。30年代初朗，^宁也^了婚，陪同妻子到柏林 去，因为她想参加一次椅神治疗学家的大会，一天晚红，他 在选民大街一家俄国荣馆里义遇^了米拉。他俩只说了几句话，她还是像以往那样带着忸怩的躲躲闪闪的表情，在两道 浓曆底下冲他微笑；她那颠骨凸^的轮睇、细长的眼睛、纤 弱的骆背^脚脖子，都跟原来一样，水世不变；接着她就跟 她那位去衣帽间取大衣的丈夫一起走了，情况就是这样——可是感情上的阵阵隐痛依然存在，就預您明明知道而又一吋 记不起来的诗句时而会隐隐约约闪现一咩。

那&爱闲聊的施波虽昂斯基夫人所提到的往事，以一股 不寻常的力量唤来了米拉的形象。这真叫人心烦意乱。只有 在摆脱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时，只有在临死前那阵神志潜醒 时，人才能片刻克眼这种情感。过去10年里，普宁一直克制 自己，为了理智地生存下去，只有永远不再怀念米拉，别劳 什金~那倒并不

是因为害怕自己对青年时代的一段平淡而 短暂的恋爱的回忆会扰乱思想上的平静（唉，他和丽莎结婚 的种种回忆已经够钱，足以排挤掉任何其他以往的浪漫史 喽），而是因为在一个连米拉之死这种事都可能发生的世界里，一个人要是对自己还真诚的活，就不可能指望还有什么 良心，更谈不上什么知觉，会继续存在，人不得不忘却过去 ——因为你没法想着这样的事情活下去，那就是这个文雅、娇 弱、温柔的姑娘，连带那双澈亮的眼睛、那种甜蜜的微笑，背 坎是花园和雪景，她竟然被押进一辆运牲口的货车，送到一 个灭绝人性的集中营，在那里居然有人往她的心脏，往那个 您在过去的黄昏跟她亲吻时可以听见怦怦跳动的 心脏里，注 射石碳酸而惨遭杀害。由于没有正式记录说明米拉到底是怎 么死的，她在您的脑海里便一次一次地死去，又一次——地

156

## 科夫小说全集

复活，只不过为了再一次一次地死去：她被一个受过训练的 女护士拉走，用那带有肮脏的硃伤^杆菌的破玻璃管子注射 了一针啦；她被哄骗去淋浴时让渗进去的氧稞酸毒气毒死啦； 她在一个堆满浸透了汽油的白桦树枝的土坑里被活活烧死 啦。根据普宁在华盛顿偶然与一名调查人员的谈话，惟一可 靠的情况是她由于弱得不能再干苦活（尽管她还照样微笑，还 能帮肋别的犹太妇女），在到达布痕瓦尔德^，到达那个被响 亮地称为大爱特斯堡美丽的林区之后没几天就被挑选出来处 死焚化了。那个地方离瑰玛只须步行一小时就到了，歌德、海 德^、席勒、



维兰德③和举世无双的科采布④等文人过去都 在这里漫步过。  
"可是为什么⑧——可是为什么——"那位人 间最心慈的哈根博士会悲叹道，"为什么要把那个可怕的集中 营如此贴近那里哟！"  
"因为它确实很贴近——跟离德国的文化 中心只有5英里路远，那位一向因用词正确而闻名的温代尔 学院院长，最近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发言回顾欧洲形势时，还 极其文雅地称德国为"那个学府众多的国家"，同时他也附带 赞美了另外一个地方，"托尔斯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气拉 思科里涅珂夫⑦和其他伟大而窈良的人的祖国^俄罗斯。"

① 布痕瓦尔)8， ！ 8国一市镇，1934年至  
集中#，残酷8杀犹太人和战俘，

② 海 据 ("^一化"、8国作家和] 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文艺理论  
家，

③ 维兰8 0733-18133： 8国诗入和小说家，

④ 科采布 (1761 — 1319) l 8国作家相攻冶家。

@ 尿文系8语，

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1933、前苏联著名戏^家。 ⑦拉思科里涅珂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l，与罚》中的男主人公  
个穷大学生，

普宁

157

普宁在庄严的松树下漫步。天色越来越暗。他不相信独 裁的上帝。他却模模糊糊地相信鬼魂的民主。没准几死人的 灵魂已经

组成各种协会，在接连不断的会议上照料人间生物 的命运。蚊子越来越扰人。是喝茶的时候了。是该和沙多杀一盘 棋的时候了。那一阵古怪的情感发作已经消失，又可以喘息 了。在远远的'卜山丘上，就在几小时前格拉米尼耶夫放画架 的地方，有两个人影在暗红的天空前现出轮弗来。他们紧偎 着，面对面站在那里。人队小径那儿看不清究竟是波罗辛的 女儿和她的男朋友呢，还是尼娜"布罗托夫和小波罗辛，要 么也许只是象征性的一对，以一种轻松的艺术形式绘制在普 宁那正在消逝的一天最后一页上吧。

158

32

1954年秋季学期业已讫始。人文楼前厅安放的一尊不怎么漂亮的维纳斯①大理石像脖颈上义让人用唇青瞎涂了一个亲吻的红嘴印。《温代尔纪实》刊物上又在讨论校内停车问题。认真读书的一年级学生又在图书馆书籍页边空白处用笔标上

"自然的描绘"或"讽刺"这类有益的评注；一位特别有才能 的训诂学者已经在了一本马拉美②诗集漂亮的版本卜-用紫畢水  
^马拉^ (^-^), 法頃象&^诗人

扭宁

159

在"^^1^，这个难字下面划了一条线，还在上面^了一个 潦草的"鸟"字。^风卷落叶，又把枯叶吹起来陆附在那条 队人文楼通往弗里兹楼的花格走廊的一面上。晴朗的下午，橙 褐色的大蝴

蝶又在柏油路和草坪上拍动翅膀，懒懒散散地朝南飞去，黑谜没有完全收拢起来，低低地耷拉在它“圆点花纹”的躯体下面。

学院的工作依旧在进行。一些发奋的研究生，在怀孕的妻子陪伴下，还在写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西蒙纳·德·波瓦耳<sup>②</sup>的学位论文。各文学系还在那种认为司汤达<sup>1</sup>》、高尔斯华绥<sup>③</sup>、德·莱塞<sup>④</sup>和曼<sup>⑤</sup>都是伟大作家的印象下埋头苦干。“冲突”和“样式”这类辞汇仍在流行。一如既往，拿不出成果的教员靠写点文章评论他们比较丰产的同事们的著作成功地作为“生产”！——一如既往，一帮鸿运高照的教员正在享受或者打算享受年初荣获的花色繁多的奖金。由此，一笔挺有意思的、数目不大的奖金提供给多才多艺的斯塔尔夫妇——艺术系的娃娃脸克里斯托弗，斯塔尔和他年轻的妻子路易丝——使这对英俊极了的夫妇有个难得的机会，不知怎地获得了许可渗入东德去记录战后的民歌的工作。人类学教授特里斯特拉姆·维<sup>1</sup>托马斯<sup>1</sup>朋友们管他叫“汤姆”）因对古巴渔民和

0系亂

② 西8纳·德博瓦尔（<sup>^</sup>③—）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4

③ 司泄0783- 180， &0 “世3杰的枇<sup>^</sup>”实主义<sup>^</sup>家，蓼有《红与黑》、《马1\*4院》等小说，

0赛尔·高尔斯华绥（<sup>^</sup>? — 1933、英国现实主义作#、戏3家， @癡莱塞（; ? 190: 美国枇判<sup>^</sup>实主义作家。

⑧曼<sup>^</sup>亨利曼&0<sup>^</sup>与托马斯。# 0875-1955? 兄弟， 88枇判“实主义<sup>^</sup>家，

## ^^114^夫小说全集

棕榈树攀登者的吃饭习惯听(故的研究而获得孟德维尔基金会1万美元的奖金。另一家慈善^构居然资助布多-冯'法特 恩弗尔斯博士,使他得以完成一本《近年来有关评价尼采对待对近代思想的影响的专著和手稿目录》。最后但绝非不重要的

的是一份待别慷慨的奖金赠给了^代尔的著名镇静治疗学家^道夫,奥拉大夫,使他得以对1万名小学生进行一种所谓手指入碗的测验,让孩子把食指浸入几个盛着不同颜色的溶液碗里,然后量一下全指长度和沾湿部分&度作一比较,用各式各样诱人的图表显示出来。

秋季学期业已开始,哈根博士遇到一种^尬的处境。这年夏天,有位老朋友非正式地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可以考虑明年接受一所比温代尔学院重要得多的学府西堡德大学报酬 优厚的教授聘书。这类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可是另一方面却遗留下一桩叫人寒心的事:他呕心沥血办起来的那个系,连布劳伦吉那个基金远较雄厚的法文系都没法在 文叱影响上与它相抗衡,眼看就会落到背信弃义的法特恩弗 尔斯的爪子里,这人是他哈根亲自从奥地利聘请来的,而居 然播身一变^^起他来了一一事实上已经用见不得人的手段 设法把哈根从1945年创办起来的一份颇有影响的《新欧洲》季刊的领导权夺了过去。哈根订箕离校这^事——直到目前 为止他还没向同事们透露一点^声——会引起一种更叫入伤 心的后果:普宁助理

教授必然被撤下来，处于危难的境地。温代尔学院队来没有正式成立俄文系，我【门这位可怜的朋友一向靠德语系为附设比较文学这一分支课程而聘请的，队而保住了教书这个饭碗。布多纯粹出于私愤，准会砍掉那一分支，普X在温代尔又役有终身任职汉，必定会被迫离去，除^其他哪个语言文学系同意收留他。看来只有英文系和法文系或誓

161

&还有点商量的余地。可是英文系主任杰克，考克瑞尔素来反对哈根的所作所为，认为普宁是个笑柄，而且他确实非正式而有可能地争取一位了不起的英俄?昆血的作家来执教，那人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教普宁赖以生存而讲授的所有课程。作为最后一着，哈根只有找布劳伦吉想想办法看。

162

33

法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伦纳德，布劳伦吉有两个挺有意思的优点：一不喜欢文学，二不会法语。可这并没妨碍他到处旅行，出席现代语言会议，他会在会上炫耀自己的无知，好像是一种无上的风趣(以的，丽且对于任何想把他诱入微妙的法语圈套里的企图，他都会插科打诨地说些立足点健康的趣话儿把它岔开。(也又是一位很会弄钱的能手，最近就咖&一位过去有3听了不起的大学奉承过而都没说动心的老富翁，搥蹭一大：：了观的款子来昭3一批研^：生在加拿大人斯^夫斯葛博士抬「搞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研究工作，同时还计划

在温代尔附近的一座小山<sup>1</sup>建造一个"法国村", 两条街和一个广场, 全都照多尔多涅省<sup>1</sup>古老的万代尔小镇的款式。尽管他在行政工作上的想法往往含有浮夸的因素, 布劳伦吉本人倒是个清心寡欲的人。他碰巧跟温代尔学院山姆·波尔院长是同学, 两人多年来经常, 甚至于后者双目失明之后也依旧一样, 到一个荒凉、多风的湖边去钓鱼, 这个湖坐落在温代尔北边70英里以外, 按自然条件来说, 近似贫民窟那样凄凉的矮栎树和小松树丛生的乡间, 有一条两旁长有荒草的砾石道直通湖边。他的老婆是一位资历简单而可爱的女人, 在她的俱乐部里提到他时总称呼他为"布劳伦吉教授"。他讲授一门叫作"伟大的法国人"的课程, 内容全是他让秘书从他在一间阁楼里发现的而学院图书馆没入藏的一套1882年到1894年的《黑斯廷期历史和哲学杂志》上抄下来的。

①多尔多涅为法, , 一省-

普宁刚租了一所小房子, 邀请了哈根夫妇、克莱门茨夫妇、乡夫妇和51蒂, 勃职来参加他庆祝迁居的宴会, 就在那天早晨, 好心肠的哈根博士到布劳伦吉办公室作了一次孤注一掷的拜访, 向他, 只向他一个人, 透8了全部情况。他对布劳伦吉说法特恩弗尔靳是一个强烈反对普宁的人, 布劳伦吉干巴巴地附和道, 他本人也是, 事实上, 他在社交场合中接胜过普宁之

后，就“断然觉得”（这帮讲求实际的人多么 倾向于感觉而不是思想，这也确实是件怪事）普宁连在美国 学府附近溜达溜达都不配。很讲义气的哈根说普宁一连几个

V 宁

165

学期非常出色地讲授了浪漫主义运动，在?去文系的赞助下讲讲夏多布里昂和维克多，雨果是肯定没问题的。

“斯拉夫斯基博士包下了那一伙作家，”布劳伦吉说。“有 时我确实认为咱们在文学方面搞得过头了。你看，这星期莫 帕苏埃丝夏小姐开始讲存在主义作家，你的那位布多讲罗曼 罗兰。我要(故关于布朗热②将军和德，贝朗热②的报告。不 行，咱1

〔1在这,面的玩意儿已经够多的了。”

哈根又打出他最后一张牌，提出普宁可以教教法语：咱 们这位朋友就彀许多俄国人一样，起小有法国保姆，革命之 后又在巴黎住过不止15年。

“尔是说，”布劳伦吉严峻地问，“他会说法国话吗？”

哈根对布劳伦吉的特殊要求一向很了解，这当儿有点含 訔。

“说啊，海尔曼！会还是不会？”

“这么一说，他确实会说法国话，对不？”“嗯，

“要是那样的话，”布劳伦吉说，“一年级法语我们没法用 他，因为^^我|〔〕的史密斯先生可就太不公平了。他这学期 教初级班法语，只要求他比学生们先多会一课就行了。嗯，桥 本先生那个满满腾腾的中级法语班凑巧倒需要一名助手。你 那个人掌握法语读和说都一样在行吗？”

0布朗热^37-1 &^): 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后宣扬军国主义, 向8国 扭仇.

②德, 贝朗热0780-1850: 法国民主主义诗人, ^怡讽刺文作他在七月王朝时代写了#多关于贫民和无产者的歌谣, 攻击资产阶级^, 带有强烈的 空想社会主义色彩,

16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再重复一遍. 他完全哆化-." 哈根躲躲闪闪地说。 "我理解够格是什么意思," 布劳伦吉皱着眉头说。": 1950 年, 哈希离职时, 我聘请了那个瑞士滑雪教练员来教法语, 他私运进来一些旧法文文选的油印本。这一下子可费了我(们差不多一年时间才把那个班义拉回到它原来的水平】: 去。现在,

那位叫什么来着, 要是不^法语……', "我想他能读。" 哈根叹口气说。

"那我(们就更不能用他了。你是知道的, 我们只相信会话 教学唱片和其他机器设备。不允许看任何书。"

"还有高级法语班呢。" 哈根喃喃说。 "那一部分由卡罗琳娜, 斯拉夫斯基和我本人包下了。" 布劳伦吉答道。

167

35

普宁对他那位保护人的苦恼毫不知晓, 这个新的秋季学 期对他来说反倒开始得特别顺利: 要他操心的学生从来没有 这样少过, 自己用来研究的时间从来^有这样多过。他的研



究工作早已进入迷人阶段，探索超过了预定目标而形成一个新的有机体，也可说是成了那个成熟的果实的寄生虫。普宁把思想的视线从原来工作目标上转移开，（尔可以在他的著作中一目了然地发现这儿升起一个星号，那儿炫耀一个“原文 如此，的标注。这种研究方法原应避免，因为它破坏了一切，使人达到没完没了的着迷程度。索引^片越积越多，装满了

168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皮鞋盒子. 分量也很实在。两种传说之间的核实啦；一个礼仪或服装方面的宝贵细节啦；一个出处-经核对而发现 由于无知、疏忽或为造而不可口啦；恰当的推猜引起的一阵 透脊梁骨的愉快啦；数不尽的无偏见的、忠实的①学术研究 所取得的胜利啦——'这一切都把普宁毁了，把他弄成一个欢天喜地的注脚迷，他打扰一本一英尺厚的、沉闷的书中的蛀书虫，为了要找到一本更沉闷的书的"个出处。但是，他也有通人情的一面，那就是新近租住了峭壁大街拐角陶德路上的一所小砖房。

这所小房子原是已故马丁，谢泼德一家人住的，马丁是普宁以前克里克街那个房东的本家叔叔，多年来一直是陶德产业的看管人，温代尔市镇当局把那份产业买了过去，为的是把其中杂乱无章的宅邸改建为一所新式疗养院。常春藤和云杉围住了它那上了锁的大门，普宁从峭壁大街的新居一扇北窗户望出去，远远可以看到它的屋顶。这条大街是，"字上面的横杆，普宁住在横杆左半边。他的房？对面，一过陶德路〔"—"字的竖

杆)就从路东一块玉米地延伸过来一条 修补过的柏油路,路边沙地上种着一排屏风似的榆树,而路 西则是一排?般高的小枞树,在一道篱笆后面朝校园排去,几 乎一直排到离普宁家南边半英里远的另一所住房——大学足 球代表队教练处那个放大的雪茄烟盒似的房子那里。

普宁35年来无一定居,受尽折磨,晕头转向,缺乏一种内在的铸神生活,他早就对这种状况感到不耐烦了,如今他 独自住在一所四面无邻居的房子里,对他来说真是无比高兴, , 十分满意。这11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安静一天堂一般,富

0啄文系^语

茜

169

有田园气氛,而且十分安全,因此同他过去租住的那些?没完没了的噪音从六面传来、把他团团围住的房间相比,真可说是天壤之别。再说这小小的房子多宽敞啊!普宁甚至怀着感恩的惊讶心情,认为根本就没发生过俄国革命,没有背井离乡,没有移居法国,没有加入美国籍,一切——充其量不过 是这样,充其量不过是这样,铁莫菲啊!——都会一模一样:在哈尔科夫①或喀山②当个教授,拥有一所跟这儿一样的郊区房子,房间里全是古书,屋外盛开晚花。说得具体些,那 是一所两层矮的、赭桃色的砖房,白色百叶窗,木瓦屋顶。房 子前面那一小块绿茸茸的草地展延大约50俄尺,房后由一个 长满青苔、陡直的峭壁为界,峭壁顶上长着茶褐色杂草。一 条粗糙的汽车道沿着房子南侧通向一小间粉刷过的汽车房, 里面停放着普宁私有

的一辆穷人用的破汽车。汽车房门上端 不知什么缘故悬挂着一个篮子<sup>^</sup>的怪网兜儿，又有点像弹子 球台<sup>3</sup>随美的网兜儿——可又缺个篮底——在白墙上映出 一个比原型大而颜色更蓝的阴影，网眼清晰无比。汽车房和峭 壁之间那块杂草丛生的空地上常有野鸡光顾。沿着房子一面 墙滋生着发<sup>^</sup>的丁香花——银国式花园的风采，我这位可怜 的普宁殷切渴望着绚丽的春季景色，甜甜蜜蜜，蜜蜂嗡嗡地 飞来飞去，还有一棵高大的落叶树，普宁这位分辨得出白桦、 菩提、杨柳、山杨、白杨、栎树的人却一直闹不清那是一棵 什么树，它那铁锈色的桃形叶子在秋高气爽的小阳春时分给 门廊前的木头台阶遮着荫凉。

① 哈尔科夫，乌克兰东北部一城市。

② 喀山：前苏联<sup>!</sup>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sup>#</sup>伏尔加河上的港

埠，

17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地下室有个模样歪斜的燃油炉子，尽力通过楼层夹板<sup>电</sup>的管道把微弱的暖气<sup>鹑</sup>送上去。厨房看上去倒还卫<sup>'</sup>主而舒适，普宁跟各式各样的炊具打<sup>561</sup>，壶啦、锅啦、烤面包的小炉啦、长柄平底煎锅啦，感到其乐无穷，这些家什都是租这所房？随带而来的。起居室<sup>^</sup>稀少而寒<sup>1</sup>化地摆着几<sup>^</sup>家具，可是墙上有个挺引人；主目的凹壁，里面放着一个巨大的地球<sup>[^</sup>， 鞑靼国的板图涂的是淡蓝色，整个波兰是块<sup>捶</sup>了色的或者可以说是<sup>^</sup>掉了的印子。在普宁打算给他的客人安排一次自助冷 餐

的很小的饭厅里，餐具柜上有一对带坠子的刻花水晶玻璃 烛台，清晨反射出漂亮的彩色虹光，使我"多愁金感的朋& 想起俄国乡村别墅阳台上闪烁有澄、绿、紫色阳光的彩色玻 璃窗扉。那个放瓷器的柜子，每次他队旁走过，就喀啷喀啷 地响，也跟从前那些昏喏的后室里的情况有点相『以。楼上有 两间卧室，过去有许多孩子和伴随的大人住过。地面^铁皮 玩具划出许多道子。普宁队他决定撤卧室那间星子的墙1：摘 下一块三角形的红色硬纸板，那卜面用白粉乱涂『一个莫测 高深的字："红衣主教们、但是房间旮旯里还保留了一把给 3岁大的普宁坐的涂粉红漆的小摇椅。那条通往澡房的过道 里挤着一台不堪使用的缝纫机。镍房里^^又短义小的澡盆 是巨人国家专为矮子设计的，故盥水的时间跟俄国学校算术

^本里的水槽和水盆放满水所需要的时间一般久。

他现在准备举行那个宴会了。起居室内有1张可以坐3个入的沙发，两把高背椅子，1把垫得又软又厚的安乐椅，1 把带蒲席的椅子，-斗膝垫和两把脚凳。他察看一遍那一小 张客人的名单，突然古怪地感到不满意。宴会间是有其格局，但是缺少特色。当然，他特别^《克莱门茨夫妇（品质高尚 的一对"——跟校内其他大多数笨蛋迥异；），他当^歧他们的虏普宁 』71

客时，跟他1门有过多么^快的交谈啊；他当然万分感激海尔 曼^哈根多次提拔他，譬如说最近哈根还设法提了他的工资。哈根夫人，按温代尔校园里的话来说，当然是"一位可爱的人儿"；当然喽，赛耶夫人一向在图书馆里很帮忙，她的丈夫 要是严

格避免对天气发议论的话，就有一种起镇定人心作用的本领，表现出一个人能够保持安静到什么程度。佢是把这一伙人凑到一块儿，却没有一丁点几特色，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普宁又想起自己童年过的那些生日宴会——不知什么缘故，总是那六七个孩子，夹脚的鞋啦，太阳穴疼啦，等到所有的游戏都玩过之后，一个死皮赖脸的表兄便开始用好好的新玩具搞出些甯！谷无聊的名堂，他就会感到心里不舒坦，烦闷无聊；他还记得有一次他门玩捉迷藏，玩得时间挺久，他在女仆房间里一个又黑义闷的衣柜里钻了1个小时，不舒服极了，等钻出来时却发现伙（门早就回家了，只剩下自己耳朵里还在嗡嗡响。他到温代尔村和埃苏拉之间那家有名的杂货店买东西，碰见了贝蒂，勃里斯，便也邀请她来参加宴会1她说她还记得屠格涅夫那首薪糠花散文诗，迭句是"/么4，多么新鲜①"，她当然非常乐意来。他又邀请著名的数学家曼德尔森教授和他的老婆——位雕塑家，他俩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可是后来又打来电话表示十二万分的抱歉——他们忘记那天已有约会。他还邀请米勒小伙子，眼下已錢位副教授，和那个满脸雀斑的漂亮妻？夏洛蒂，可结果她因为快生孩子了，两人都没法前来。他还请了弗里兹^校役头凯洛尔老头儿和他的儿子弗兰克，弗兰克是我的朋友惟一有天赋的学生，曾

②啄文系俄语

172

夫小说全集

经给他写过一篇杰出的溥士论文，探讨俄文、英文和德文抑扬

格之间的关系，可是弗兰克目前正在军队里服役；凯洛尔 老头儿坦率地说，“我的老婆子和我习惯同教授们混到一块儿。”他打电话到波尔院长家，他有一次在游园会上同院长谈过一次话（关于改进学院课程的事、一直谈到天下雨为止，因此他请院长务必光临，可是他的侄女答道她伯父现在“除了去少数几个知交朋友家之外，不拜访任何人了”。他正打算 放弃再增添什么客人来活跃宴会气氛时，忽然想出一个十分 新颖而确实很妙的主意来。

173

36

我和普宁对一桩挺烦人的、却难得讨论的事早就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您无论在哪家学府的教员队伍里，都不仅可以找到一个人长得特别像您的牙医师或者当地邮政局局长，而且还可以找到一个人在他的本行里另有一位跟他犹如 双胞胎^的人。

说真的，我知道在一所相当小的学院里出现

过一起类似3胞胎的例子，据那位眼光敏锐的校长弗兰克·里德说，那三驾马车的中心人物，说也荒唐，竟是鄙人；我还记得已故的奥尔嘉，克劳特基有一次对我说，就在她这位

17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半1'肺的可怜爰士不得不教忘||【语和葫芦巴语'？的一家战时

的语言专科学校里，仅在50来个教员当中，除了这位真的，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宝01普宁之外，竟另外还有6位普宁。因此

，甚至连瞿宁这位在8常生活中^马虎虎的人【在温代尔任教的第9个年头）也不由得'，1意到一个瘦高挑，戴眼镜的老头儿，几缕学究式青灰色头发耷拉在他那皱紧的小唇毛右^，尖鼻子两旁各有一道深^— 6：通到他那长长的上嘴唇两^——这人昔宁知道是鸟类学系主任托马斯，维恩教授，有一次在宴会上. 还跟他谈起过饮快的金莺、忧郁的布谷鸟和其他俄国乡间的鸟儿——却并不一定是维恩教授，这一点也无须乎大惊小怪。有几次，他好像把别人错当维恩教授了。普宁叫不上那人的名字，可他却帮着外国人爱说双关语那种雅兴. 把那人归为"特维恩"^(或者照瞿宁的念法"特温")—类。我们这位朋友和同胞很快就领悟到自己没法闹清楚他每隔一天都在校园几处地点，办公室和教室之间啦，教室和楼梯之间啦，饮水喷泉和厕所之间啦。遇到的那位猫头鹰脸、步履飞快的绅士，究竟是那位他觉得应当汀个招呼的、有一面之交的鸟类学家呢，还是另夕哪位长得很像维恩的陌生人；那人像任何有一面之交的人那样，对普宁淡淡的招呼也会由于礼貌上的习惯而略微点点头。这种珑头的时间仅是一刹那，因为普宁和维恩（或是特维恩）都走得挺快：有时瞿宁为了回避交换一声这种温文尔雅的吠叫，就会假装一面急走一面看

，1忘川语和葫芦巴语^文是『-，^化和！^"!^^，其实并无这两钟语

！！5为两字近^立陶宛语扣希11语. 作者^进地睽拟之。忘川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人饮之就会忘却过去的一切1萌声巴是一种一年生^科植物.^双胞胎的意思。

一封信，或者想法闪开这位匆《迎面而来的同事兼折磨者，就会突然转向楼梯口，下到底口一层楼的通道里继续朝前走；可是他刚对自己这种机灵的作法；沾沾自喜，有一天在他故重演时，却在底下一层楼的通道里差点儿跟瞪瞪走过来的特温（或是温）撞个满怀。新的秋季学期《普宁任教的第10个年头）开始后，他的上课时间有了改变，这种厌烦的情况更为加剧了，他为了尽量回避维恩和他的相以者，原来学会依靠的某些办法也只好放弃。看来他不得不永远容忍这种情况了。回想以往某些类以的情况——那种只有他看得出来的令人困惑的相似，烦恼的普宁心想要求别人来帮助解答这一双托“维恩之谜，也没有多大用途。

就在请客那一天，他在弗里兹溇饭厅里快要吃完很迟的时，维恩或者那位跟他非常相以的人突然在他身旁坐下，过去这两个人可谁也没在这里露过面，那人说道——

“我老早就想向您请教点事——您教俄语，对不？去年夏天，我看了杂志上一篇谈鸟的文章……”

“温！这位是温”普宁心里想，当即觉察到可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性步骤。〉

“——嗯，这篇文章的作者——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我想是个俄国人吧——提到在斯考夫地区，我希望没念错音，当地人烤一种鸟形蛋糕。当然，基本上是象征阴茎，我不晓得您知不知道这样一种风俗？”

就在这当儿普宁脑子里闪现了那个聪明的想法。



"先生，我听您的吩咐，"他说，高兴得声音在嗓子眼里直颤悠——因为他现在已经十分有把握断定这人无疑就是最

176

夫小说全集

初那位喜欢鸟的维恩了。"是的，先生，我十分熟悉那些云雀<sup>①</sup>，那些云雀<sup>②</sup>，那些——咱（门得查查辞典方能找出它的英语同义词。因此我借此机会请您今晚光临舍下。午后8点半。一个小小的搬进新居的聚会，没别的。请带尊夫人一道来——要不，您别是个红心学士<sup>③</sup>吧？"（唉，爱耍双关语的普宁<sup>④</sup>对方说他还没结婚。他非常愿意来。地址是哪里？"陶德路999

很好，记。就在那条鲁（路）的顶顶末端，跟峭比（壁）大结（街）联结的地方。一所肖（小）转（砖）瓦房子，后面有个达（大）赫（黑）峭比（壁几）"

<sup>①</sup>厥文系俄语。

<sup>②</sup> ^文系法语。

<sup>③</sup> 红心是爱情象征，学士又可解<sup>⑤</sup>为单身汉。

177

37

那天下午，普宁迫不及待地走进厨房动手做饭。5点刚一过，他就动起手来，中间只停下来一会儿，为了换上接待客人穿的装束，他穿上一（牛有缎子腰带和缎子翻领的，奢华的蓝绸吸烟服，这还是20年前在巴黎一次流亡者举办的慈善集会上赢得的奖品——时间过得多快哟！配这件上装的夜礼服裤子也同样是欧洲货。他把那副看书用的宽玳瑁眼镜架带在他那

鼓出来的、俄国土豆样的、滑溜溜的鼻子上，对着药柜 的裂了缝的镜子端详一下。他龇出假牙看看。他检查一下脸 蛋儿和下巴颏子，看看早上刮的脸还行不行。还行。他用大

178

## 钠博科夫小说全集

掲指和食指揪一根长募毛，使劲揪了第二下才把它拔出来，于是乎“阿嚏”扛了一个喷嚏，声音响得像一次爆炸。

7点半，51蒂来了，帮他最后布置一番。！；蒂如今在埃苏拉中学教英语和历史。她变化不大，还跟当初那个健壮的毕业生一个样儿。粉红色眼镜框后面的一对患近视的灰眼睛依然坦率而怜悯地眯着。她依然梳着甘泪卿<sup>①</sup>的发型，把厚厚的头发盘在脑袋上，柔软的脖子上那个伤疤还在。但是胖手上出现了一个小钻石订婚戒指，她带着忸怩的骄傲显露给普宁看，他呢，暗向感到一阵愁伤。他想起有一阵子他蛮可以追求她——要是她头脑里没有保姆那样的思路，这一点她至今也没改掉，他确实会向她求爱的。她现在还能按照一种“她说——我说——她说”的方式讲个挺长的故事。无论如何您也没法叫她别去相（！她喜爱的妇女杂志所宣扬的那套学问和小聪明。她仍然耍弄那个古怪的小把戏——在普宁小小的社交圈子里还有两三个小家子气的年轻妇女也喜吹那一套——那就是您搀，一件紧要的事儿时，她就会在您的衣袖上迟疑地拍一7，以表示承认或者毋宁说是反击。您会说，“贝蒂，你忘了还那本书啦”，或者“贝蒂，我还当你说过一辈子不结婚呢”，她在作出具体回答之前，就会来一下那个假正经的动作，同一瞬间又缩回她那碰到

您手腕的胖乎乎的手指头。

"他是个生物化学家，眼下在匹兹堡②工作。"贝蒂一边说，一边帮助普宁把抹了黄油的法国面包片摆在一盘新鲜而

，——~~~|國...圍國1 1-1

②甘泪睜：輯《浮士傳，中的女主人公，&泮士8誘^^ 4—小孩被地

^死，后被判死罪。

^匹兹堡：笑^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一城市。

普宁

179

滑溜溜的灰色鱼子酱周围。还洗干净3大串葡萄。另外还有 一大盘拼盘啦，真正德国裸^粗面包啦，一碟加了特种佐料4 搭配泡菜和青豆的冷虾啦，番茄鲑拌的小红肠啦，热薦菇馆 饼、肉馅饼、白菜馅饼：：1'啦，外加4种干果和各种好吃的东 方甜食。饮料包括威士忌(讥蒂送的礼)、一种花椒浆果酒气 白兰地加石榴汁的鸡尾酒，当然还有普宁的五味酒，一种由 冰镇的法国葡萄酒，葡萄袖汁和^桃酒搀和的令人容易陶醉 的烈酒，这位一本正经的主人已经把它们倒在一个带有涡旋 罗纹和百合花底花纹的海蓝色琅根的玻璃大 碗里掭起来。"唷，多漂亮的碗啊！"！11蒂^！。

普宁用满意的惊奇目光瞥了一眼那个碗，仿佛头一次看 到它〔以的。他说这是维克多送的礼物。对了，他现在好吗？他 喜欢圣，巴托学校吗？他认为还可以。他初夏是在加利福尼 亚跟他妈一起度过的，后来又在一个约塞米蒂饭店里干了两 个月的活

儿。一个什么？ 一家加利福尼亚山间的饭店。^，他 后来又回到学校，忽然寄来了这『牛礼物。

这个碗到来那一天，甬说多巧了，正好是普宁清点椅子，准备大摆宴席那一天。它是用一只大盒子，里面又是一层盒子，再加第3层盒子包装后寄来的，其中塞满了一大堆乱纸 和木屑，一打开来就弄得厨房里哪儿哪儿都是，真像过狂欢 节撒花纸那样。那个涌现出来的碗，在收礼人脑子里产生的 头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彩色缤纷的形象，一个模糊的美丽的东 西，以巨大的象征力量反映了送礼人可爱的性格，以致它实 质上的特性仿佛反倒溶解在那纯洁的内心的火焰中了，可是

^原文系俄语：馅讲，②原文系俄语。

180

夫小说全集

一经不了解它那真正可贵之处的局外人的称赞，便突然一劳 永逸地跃为灿烂的实体了。

181

38

这所小房子里回响着一阵音乐般丁零零的按铃声，克莱 门茨夫妇带着一瓶法国香槟酒，捧着一束大丽花走进来。 深蓝眼睛、长睫毛、短头发的琼穿一套比校内其他任何

一位教员的妻子所能设计出来的衣服都要时缙的、旧的黑绸 衣服：看到秃顶的好老头儿铁姆，普宁低头轻轻亲吻乡15只 轻盈的手，总叫人觉得是『牛乐事。她在所有温代尔女士(门当 中是惟一知道让一位俄国绅：！：亲吻时该把手抬到多高的。越 来

越胖的劳伦斯。身穿漂亮的灰色法兰绒西服，刚一坐进那把安乐椅，就顺手抄起手边上的一本书，一看原来是本英晚

？ 一， 1

182

纳，4^小说全集

——液英袖珍辞典。他一只手拿者眼镜，^旁边望去，尽量想一想几个他一直想查而现在却又^不起来的词，那副样儿，尽管年轻一点，也使他非常像约翰，凡，爱克那幅画儿上的凡，德尔贝莱神甫，颞骨宽阔，头发蓬松，那位好神甫正由一个装扮成圣乔治的监督人指点他注意一个慌张失措的圣贞女，队而在她面前露出一副发呆的神情。一切都历历在目——双圆紧锁的脑门子啦、悲伤而沉思的目光啦、脸蛋上的皱褶啦、薄薄的嘴唇啦，甚至连左边^上那个疣子也原封没动。

克莱门茨失妇还没坐定，贝蒂又开门让进那位对鸟形蛋糕感兴趣的先生。普宁正要称呼他“温教授”，琼一也许颇为遗憾——却打断了他的介绍，说道，“哦，我们认识托马斯！谁不认识托姆呢？”铁姆，普宁回进厨房，0蒂向大家敬了保加利亚烟卷儿。

“托马斯，我还当，”克莱门茨架着他那肥胖的腿，说，“你到哈瓦那采访那些爬棕搁树的渔民去了呢？”

“唔，我准备下卡一年去，”托马斯博士说。“当然，大部分现场工作已由别人完成了。”

“不过，得到那笔补助奖金还是挺不赖的，对不？”

“在我”这一行里，”托马斯心安理得地答道，“我们得做许多艰

苦的旅行啊。真格的，我很可能要蹬下去，一直到达 向风群岛  
叭如果，"他苦笑一声，"麦卡锡参议员不对国外旅 行采取严厉  
措施的话，就好办了。"

"他得到一笔1万元的补助金咧，"琼告诉贝蒂，后者脸 上立刻  
敞了个请安的表情，这个特殊的怪相就是把下巴和下 嘴唇绷紧  
，漫馊点一下头。贝蒂这类人在和自己的上司共进

普宁

183

午餐，见到一位上了《名人录》的人物，或者会见一位公爵 夫  
人这种了不起的场合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那种恭 敬、  
庆贺和有点敬畏的神情。

赛耶夫妇开一辆崭新的小旅行汽车来到了，送给主人用 一个瀕  
亮盒子装的薄荷糖。哈根博士是徒步来的，得意地高 举着一瓶  
伏待加酒。

"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兴高采烈的哈根说。

"哈根博士，"托马斯一面握手，一面对他说。"我希望那 位参  
议员没看见您手里拿者那个玩意儿在街上走来走去。"

这位心地獐良的博士从去年起明显地见老了，不过还像 往常那  
样壮实，宽肩膀，方下巴，方鼻孔，耑子似的眉宇，一 头像灌  
木那样修剪过的、长方刷子似的灰白头发。他穿一套 黑西服，  
里面穿件尼龙白衬衫，打一条带有红色闪电花紋的 黑领带。哈  
根夫人因为临喻0了她那可怕的周期性偏头痛不 能来了，真抱  
歉。

昔宁招待大家喝鸡尾酒，"或者管它叫火烈鸟尾酒，特别 是对

鸟类学家来说，也许更合适些。”他妙趣横生地说。

“谢谢！”赛耶夫人接过酒杯时一边唱呾似地说，一边扬起她那长条的盾毛，表示一种文雅的探询，其中饶和着惊奇、40来岁的妇女，一口珍珠般的小白牙，金色波浪髻发，她是时髦面自在的琼，52^门茨的外地的表亲，走遍了全世界，连土耳其和埃及都到过，嫁给了温代尔学府里最古怪而最不像学者的学者。这里也应该说玛格丽特，赛耶的丈夫罗伊一句好话，他是英语系一位多愁善感、沉默寡言的成员，这个系，除去热情奔放的系主任考克瑞尔之外，是疑心病患者的老窝。外表上，罗伊是个扎眼的人物。如果您给他来张素描，先画

184

## 纳夫小说全集

一双棕色旧平底鞋，骆臂肘上两块浅米色补丁，黑烟斗

，  
两道浓眉下一对囊眼泡，其他部分就容易填补了。当中某处还隐隐约约存在一点用葡的象征，背景某处有18世纪的诗！这是罗伊的专业，一片被啃得哆苦的草地，还有一条涓涓小溪和密密丛丛的一团小树丛；这块地盘两边都有带刺的铁蒺藜网拦起来，一边跟斯托教授的领域相隔开，他是研究前一世纪的，那里的绵羊更白一些，草皮更柔软一些。小溪清澈得多；另一边跟夏皮罗博士的19世纪初期的领域分开，那里薄雾笼罩着幽谷，海上多雾，还有进口的葡萄。罗伊^赛耶一向回避谈论他的专业，事实上回避谈论任何一个专题，他浪费了10年黯淡的光阴写了一部研究一群早被人遗忘的多余

的打油诗人的渊博著作，他还用密码诗歌体记载了一份详细3记，希望有朝一3后代能歧译出来，清6！地回顾一下，宣布这是我们时代里最伟大的文学成就一依我个人之见，罗伊，赛耶，你可能做得对。 1

教授便在他新近认识的那个朋友身旁一个一坐就唛唛响的膝垫上坐下来，说道—

"您向我打听云雀，俄文里是^！！^。"！！^，我感到很荣幸，先生，我得向您汇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请把这怖回家去吧。我用打字机给您打了一份压缩过的叙述，并附有书目，现在我想咱们可以挪步到另外一间屋里去啦，一顿自助^晚餐正在等着咱们呐！"

^尿文系法语。

185

39

没多大工夫，客人们又端着盛满佳肴的盘子回到起居室来。五味酒也端过来了。

"哎呀，铁莫菲，你打哪儿弄到了这么一个漂亮极了的碗啊！"琼惊^。

"维克多送给我的。"

"可他究竟打哪儿弄到的呀？"

"我想大概是克兰顿的古玩店吧。"

"我的天，一定贵得不得了吧。"

1块钱7 10块钱？也许不要那么多。"

186 钠博科夫/』、说全集



10块钱~瞎说八道！我看呐，至少得值两百。！瞧上面这扭花花纹。你知道，你应当让考克瑞尔夫妇看一眼。他们对古玻璃玩意儿最内行。他^有一个莱克，顿莫尔澈的凉水罐，要趺这个一比可就差得远了。”

玛格丽一“赛耶也跟着欣赏一番，说她小时候想象灰姑娘穿的那双玻璃鞋就是这种蓝里透绿的颜色，可是普宁教授提出两点，第一&请大家说一说容器里装的饮料是不是也一样好；第二^灰姑娘的鞋其实不是玻璃做的，而是一种俄罗斯松鼠皮，法文是V^[做的。他说这是辞汇里一个适者生存

的明显例子，^116③比^更有号召力，他还认为^^11 “这个词并非源自^&化（杂色毛）这个询，而是来自，^这个斯拉夫词，一意思雌某种美丽的、冬季的浅色松鼠皮，稍有点发蓝，或者说00111111131116（鸽子似的）颜色更合适——这个词源自拉丁词^” 1^3（鸽子），在场一定有不少人深知的~ “所以，赛耶夫人，您基本上是正确的。” “里面的玩意儿也不赖。^劳伦斯^克莱门茨说。 “这饮料的确美不可言。”玛格丽特，赛耶说。（“我过去一直当'^”！^化^[种花的名字呐，”托马斯对贝蒂说，后者稍稍点点头。）

接者，大家回顾了一下几个孩子的年纪。维克多快满15周岁啦。赛耶夫人大姐的孙女爱琳整5岁。伊莎贝尔23岁，眼下在纽约当女秘书，干，带劲。哈根博士的女儿24岁，

① 味文系拉丁文。

② 旤文系拉了文。 ⑨歸【抓

④此词又可解为6花&斗荣.

普宁

187

正在和一位20年代的电影明星.如今是个非常慈祥的老太太，多丽安娜，卡兰，在巴伐利亚和瑞士旅行，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暑假，就快回欧洲回来了。

电话铃响了。有人要找谢泼德太太说话。毫无心理准备的普宁，往常对这类事必定结结巴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而这回却带着异乎寻常的准确性，不但顺口就说出谢泼德太太：现在住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而且还告诉她大儿子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也一块儿告诉又行了。

188

40

到了10点钟，普宁的五味酒和贝蒂的苏格兰威士忌闹得几位客人说话的嗓门越来越响，而自己却并没觉察到。赛耶夫人左边耳环那个小蓝星星下面的大半个脖子胀得绯红，她笔挺地坐着，正在讲她图书馆里的两位同事长期为了鸡毛蒜皮的事而不和，来逗主人乐。这不过是办公室里极其普通的琐事，可是她一会儿学施里尔小姐的尖嗓门，一会儿又学

①文为3^，，意为尖声

鲁宁

189

巴索先生的男低音，再加上普宁意识到这个晚会进行得挺顺利，他高兴得低垂脑袋，一手遮脸，哈哈"大笑不已。罗伊·赛耶一边瞧着他那汗毛孔多的灰鼻头下面的五味酒，一边独自会

心微笑，彬彬有礼地听琼，克莱门茨扯淡，这当儿她可有点醉醺醺咕咚了。要么做出一副一个劲儿眨巴眼的迷人样儿，要么甚至紧紧闭上她那长睫毛的蓝眼睛，说起话来也气喘吁吁，嗯啊呃地一停一顿，不是点断句子就是积蓄新的劲儿：“可您不认为一呃——他想要干的——呃——差不多在 他每部小说里——呃——就是要表达某些叫人难以置信地反复再现的情况吗？”贝蒂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挺内行地照料大家的饮料。房间凹壁那边，克莱门茨沉着脸，没完没了地转动那个地球仪，哈根正在谨慎地避免用他在比较情投意合的场合中听惯用的那种口气，把布劳伦吉夫人讲给哈根夫人听的有关爱德尔森夫人的最新新闻，再转告给克莱门茨和咧着嘴笑的托马斯听。普宁端着一盘杏仁糖走过来。

“我们谈的内容，铁莫菲，你那贞洁的耳朵可听不得，”哈根对普宁说，普宁素来承认任何“猥亵的轶事”都从来没领略出什么滋味。“不过嘛……，

克莱门茨溜达到女客那边去了，哈根又把那个趣闻重说一遍，托马斯又龇牙咧嘴地笑。普宁用手期讲故事的人打个表示厌恶的俄国式“接着说你的吧”手势，还添了一句：

“35年前，我就在敖德萨听到过这种趣闻轶事，可是，就连那时候我都没闹明白那里面有什么可逗人乐的地方。”

① 文为咖，意为男低音。

晚会进行到更迟阶段，宾客之间的交谈又重新做了调整。克莱

门茨感到无聊，坐在那张两用长沙发的一头翻阅一本《4弗兰德派①画家杰作集》，这本画册是维克多的母亲送给孩子的，后来他又留给普宁了。琼坐在一个脚凳上，紧挨着她丈夫的膝盖，宽大的裙子下放着一盘葡萄，正在琢磨什么时候告辞才不至于伤害铁莫菲的感情。别人都在听哈根就当代教育问题发表高论：

& 8 15 &纪到19世纪弗兰;!!和比利时著名!!家形成的一个^& 0\*1,

普宁

191

"你们也许会笑，"他一边说，一边向克莱门茨投了个尖锐的眼色，后者摇摇头，表示拒绝接受这一指责，接着把那本画册递给琼，指着里面某一张突然引起他兴趣的画儿。

"你们也许会笑，可我敢说惟一摆脱困囵的办法——只要一点儿，铁莫菲，好好，够了一——就是把学生臧都锁在隔音室里，干脆取消讲堂。"

"对，应该那么办。"琼小声冲她丈夫说，把画册又递还给他。

"截6高兴你同意我的意见，琼，"哈根接着往下说。"可 我因为阐述了这套理论而被人称为捣蛋鬼^不过，等你们听^完之后也许就不会那么轻易地同意啦。各门学科的讲座 尽可能都给灌成唱片，供隔离开来的学生选听?…0

"可是教师的个性，"玛格丽特，赛耶说，"肯定在他讲课 的时候起点作用啊。"

"根本不起!"哈根喊道。"悲剧就在于此!举例来说,有谁需要他,"一他指肴容光焕发的普宁—"谁需要他的个性呢?没人要!他们毫不理会^菲那种绝妙的个性。现世要的是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铁莫菲。"

"可以叫铁莫菲上电视广播嘛。"克莱门茨说。

"噢,那敢情太好啦。"琼冲她的主人微笑着说,贝蒂也连连点头,普宁向她们深深鞠躬,还张开两臂做个"我被缴了械"的姿势。

"您对我这个引起争议的计划有何高见?"哈根问托马斯。"我可以把托姆的想法讲给您听,"克莱门茨说,眼光依旧注视宥腿上打开来的画册里而那幅画。"托姆认为最好的教

①3? 文为法语

192

纳博^^』、说全集

学,法就是靠课堂讨论,也就是说让20个年轻的傻瓜和两个趾高气扬、发错神病的家伙,就一个他1门和老师都闹不明白的题目进行50分钟的讨论。喏,最近3个月,"他毫无逻辑地转了话题,"我一直在找这张画儿,今几个总算找到了。我那茆关于手势哲学,的新著,出版商要一张我的相片。琼和我都记得我们不知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一位大师画的古人像十分像我,可又记不清他的时代了。可您瞧,就在这儿呐,就在这儿呐。需要修描的地方只不过是加一件运动衫,取消这位战士的手就行了。"

"我真得抗议,"托马斯开始说。

克莱门茨把打开的画册递给玛格丽特，赛耶看，她哈哈 大笑起来。

"我得抗议，劳伦斯，"托姆说。"比起那种老式的死板的 讲课办法，一种在广阔归納的气氛中轻松自在的讨论，对教育来说，是一种更切合实际的作法。" "当然，当然。"克莱门茨说。

普宁要给琼的酒杯再斟满，她急忙站起来，用手捂住 杯子。赛耶夫人看看手表，又看看她的丈夫。劳伦斯张嘴打 了个小呵欠。贝蒂问托马斯认不认识一个住在古巴圣克拉拉 的、名叫福格曼的蝙蝠专家。哈根要一杯白开水，啤酒也行。 他长得像谁呀？普宁蕃地想到。埃里克·温德吗？怎么？他 俩在体形上可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193

42

最后一个场面是在门廊里，哈根找不到他来的时候拄着 的那根手杖了（它其实掉在盥洗室的一根管子后面了）。

"我可能把小钱包忘在我刚才坐的地方啦。"赛耶夫人说，一面尽可能轻地把她那陷入沉思的丈夫胡客厅推了一下。

普宁和克莱门茨，像两尊酒足饭饱的门神，正站在起居 室门外两侧，交谈最后几句话，两人同时把肚子往里一缩，让 一声不响的赛耶走进来。在房间正中央，托马斯教授和勃里

斯小姐——他背脊两只手，时不时踮起脚后跟？她呢，5^里 端着托盘——两人站在那里正在讨论古巴，据贝蒂所知，她

194

## 小说全集

的未婚夫有个表亲在那里住过很长一段时间。赛耶跌跌撞撞地从这把椅子找到另一把椅子，也不知道到底在哪儿居然检到一个白色手提包，因为他脑子里正忙着构思当晚要在日记上记载的同句：

我们坐在那儿喝酒，备人有备人的往事镇闭在心0；而命运的闹钟拨好在未知的将来~这时，终于有一个手腕抬起来，之间的眼抻相遇…一

这当儿，昔宁问琼，克莱门茨和玛格薪特-赛耶蕙不思意上倭看一看他把房同布置得怎么样。这个主意引起了她们的兴致。于是，他在前面领路。他现乡间靳胃的工作室显得十分舒适，那划了七横八竖的道道的地板上铺了那条多少有点像巴基斯坦出品的地毯，它原来是为他学校里那间办公室购3的，最近他一声不吭地^大吃一惊的法特恩弗尔斯脚下抽了回来。一条普宁1940年离开欧洲、横渡大西洋时盖的格子毛毯和一些具有待珠风格的靠垫，装饰着那张不能移动的床。几个粉红色书架子，他发现上面本来放着好几代儿童读物——从1889年霍拉旭，小阿尔吉尔①的《擦皮鞋的汤姆，或通往成功之路》开始，通过1911年厄纳斯特^汤普逊^赛顿@的《林中之狼》，一直到1928年版附有模權小照片的

①8拉X^小阿尔吉尔《1 &32— "9》，^国几輩读物作，，一生写过120种；读物，主人公多半&據&6相卖报钓孩子，由于&癯优&而傳到发财致富和农功的报偿。

^尼纳斯矜'饧醬51^ #0 (； &60—1346、出生在典国的-镶博物

学家 与作家，凡直写了许多西的动笔。一名品有我呀道的野生动物等，  
誓宁

195

10卷本《康顿插图百科全书》一如今他都给撤下来了，换上了他从温代尔学院图书馆借来的365本书。

"想想看这些书都是我盖的章啊。"赛耶夫人叹了口气说，转动眼珠子，装出一副惊愕的模样儿。

"也有些是米勒夫人盖的章。"这历史事实一丝不苟的普宁说。

卧室给参观者印象最深的是一座挺大的折屏，挡住那张有4根帐杆的卧床，使它免受那种不可小防的过堂风的伤害，此夕从那排小窗户望出去的景致：50英尺开外骤然竖起一道黑色的石壁，顶上黑糊糊的草木上方是一片黯淡的星空。劳伦斯独自一人在后面草坪上溜达，穿过一扇窗户映在地上的倒影，走进幽暗之处。

"你总算真的过得蛮惬意了。"琼说。

"你知道我要告诉你点什么，"普宁得意扬扬，悄没声儿地答道。"明天早上，在那道神米（秘）之幕下，我要会见一位准备帮我买下这所房子的先生咧

他们走下楼来。罗伊把贝蒂的小手提包错递给他太太了。海尔曼找到了他的手杖。大家又找了找玛格丽特的小手。

"再见，再见，温教授普宁大声喊道，他的脸在门廊的灯光下又红又圆。



(在门厅里，贝蒂和玛格丽特还在欣赏扬扬得意的哈根博士那根最近刚从德国收到的多节手仗，它的顶端刻着一个驴头。驴头的一只耳朵还会晃动。这根手杖原来属于哈根那位出生在巴伐利亚①的爷爷，一位乡村牧师。根据牧师留下的

①巴伐利亚，83南部一地区，

19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一张纸条上的说明，另一只耳朵的机关是1914年坏了的。哈根说他拿这根手杖是为了防绿坪街的某条阿尔萨斯狗。美国的狗对街上的行人不习惯。他本人一向喜欢步行而不爱开车。那只耳朵修理不好了，至少在温代尔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现在真闹不明白他干吗那样称呼我。"人类学教授特维，托马斯对克莱门茨夫妇说，他们正一块儿穿过黑暗，朝4^停在马路对面榆树下面的汽车走去。

"我们这位朋友，"克莱门茨答道，"有他自己一套命名的方法。他嘴里变化无穷，给生活增添了乐趣。他把字音念错，神奇得跟神话一般。他即使说滟嘴，也是深奥难解的。他管内人叫蒋。"

"可我还是觉得有点别扭。"托马斯说。

"他可能把你当做另外一个人了，"克莱门茨说。"据我所知，你真可能就是另外那个人。"

在他10穿过马路之前，哈根博士赶上了他们。托马斯看上去还是困惑不解，向大家告辞走了。

"好啦，再见。"哈根说，

这是一个美好的秋夜，大地犹如丝绒，苍穹宛如钢铁。琼问道：

"^真的不搭我1『1的车，让我们送你一趟吗？"

"走10分钟路就到了。这样美妙的皮晚，真叫人想？苗达淮达。"

3个人站在那里，凝视了一会儿星星。"这些全是世界啊。"哈根说。

"否则，"克莱门茨打个呵欠说，"也许是可怕的乱七八糟的一团，我怀疑宇宙原本是个^荧光的尸体，而我0就在郎里面'"普宁

197

队亮着灯的门廊那边传来普宁爽朗的笑声，他刚向赛耶夫妇和贝蒂，勃里斯讲完他有一次也取回一个别人的网线兜。

"来吧，我的发荧光的尸体，咱们走吧，"琼说。"今天晚上见到您真高兴，皤尔曼。代我问候伊姆佳德。今天的晚会真痛快。我队来没见过铁英菲这样高兴。"

"^阿，谢谢您。"哈根心不在焉地答道。

"您可没看见他那副神气，"琼说，"他跟我说明天他就要趺一个房地产经纪人谈谈，想买下这所理想的房子呢。"

"他说了吗？您肯定他那样说了吗？"哈根尖声问。

"十分肯定，"琼说。"而且要是有人最需要一所房子的话，那当然就是铁莫菲。"

"好啦，晚安，"哈根说。"很高兴你们今天来了。晚安。"

他等他们上了车，犹豫了一下，又朝亮着灯的门廊走回来，普

宁像站在舞台上那样，正在那儿跟赛耶夫妇和贝蒂握 第二^^第三遍手。

〔“我永远也不会，”琼一边转动方向盘向后倒车，一边说，“绝不会让我的孩子跟那个搞同性恋的老太婆一块儿出国。”“小心，”劳仓斯说，“他可能喝醉了酒，可耳顿挺尖。”〕

“我永远不能原谅你，”贝蒂对她的兴高采烈的主人说，“不让我帮你刷洗家伙。”

“我会帮他洗的，”哈根说，一面用手杖囊囊敲着台阶，一面走上来。“孩子1门，走吧。”

最后又握了一轮手，赛耶夫妇和贝蒂就走了。

198

43

“首先，”哈根一边说，一边和普宁回到起居室，“我想咱1好了，太好了〔“普宁喊道，“咱俩干脆把我这个小寒① 喝干，

两人冊腳艮坐好，哈根博士^ “铁莫菲，你真針百里挑一的主人。大家都过得馳快。 我祖父常说一杯好酒总是应该像上断头台前喝末一杯酒时那

0； 删为法1

V宁

199

样慢慢呷，那样咂滋味才对。我纳闷你往这五味酒里搀了什 么。我也纳闷你真像咱^可爱的琼所肯定的那样，打算买下 这所房子吗？”

"不光是打算——还想窥探一下是否有这个可能呢。"普宁咯咯笑着说。

"我对你这样做是否聪明表示怀疑。"哈根接着说，侵慢呷他那杯酒。

"当然啦，我指望最终能得到终身执教权，"普宁挺俏皮地说。

"我已经当了9年助理教授，不少年喽。我就快成为荣香助理教授了。哈根，你怎么不^啊?"

"你使我处:^艮||尬，铁莫菲。我真希望你没提出这个具体问题就好了。"

"我没提出这个问题。我只不过说指望罢了——唔，不一定是明年，但是譬如说，在农奴解放百周年纪念①时一温代尔也许会授我副教授衔吧。"

"好啦，你瞧，我亲爱的朋友，我得告诉你一桩叫人难过的秘密事儿。这事还没公开，你得答应我不跟任何人说。" "我发誓跋谁也不说。"普宁举起一只手赌咒。 "你一定也知道，"哈根接着说，"我花了多大心血慢慢把咱们这个了不起的系办起来的。我现在也不年轻了。铁莫菲，你说你在这里呆了9年。可我把我的29年中的一切统统交给 学了』在下的一切，正如我的朋綠拉夫,士前几天给我写来一封信听说的那样：海尔曼，哈根，你一个人单枪^马在美国为德国做出的贡献比咱们所有的传教团在德国 为美国做出的贡献还要多。可现在又怎么样了昵？我在怀里

0指1 &61年俄国农奴解玟，至"6】年为百周年。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亲手把那条龙，那个法特恩弗尔斯，哺养大，他现在已经依 靠手段，使自己盘踞重要位置。这项阴谋的详细情况，我就 略不跟你说了！"

44唉，"普宁叹口气说，"阴谋实在太可怕啦，太可怕啦。 不过另一方面，正派的工作终究会显出优点的。咱们两人明年可以开几门我早就计划开的精采的新课程。论暴政啦，论酷刑啦，论尼古拉一世①啦，论一切近代暴行的老祖宗啦。哈根，咱们谈到非正义时，往往忘掉亚美尼亚大屠杀，非洲的殖民主义者……人类史就是一部苦难史！"

哈根哈着腰，用手在他朋友疙里疙瘩的膝盖上轻轻拍了一下。

"可真是一位绝妙的浪漫主义者，铁莫菲，而且在比较愉快的处境中的……话说回来，我可以告诉你春季这一学期

咱们(7要干点不寻常的事哩。咱们要上演一批戏剧节目~从科果布到霍普特受②的戏剧片断。我把这看做是~次登峰造极的事件……但是咱们也别抱太大的希望。我本人也是个浪漫主义者，铁莫菲，所以不能按照校董们对我的期望那样，同布多那号人合作。克拉夫特就要在西堡德学院退休了，提出要我队今年秋季起去补他的缺。"

"向您道喜。"普宁热情地说。

"谢谢，我的朋友，这确实是个很好而且很显要的位置。

我将会把我在这里得到的宝贵经验应用于更广泛的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方面上去。既然我知道布多不会继续留你在撝语系，

我的第一步当然是建议你踩我一道去，可是他1门说西堡  
(，) 圪古拉一世07&6—！855】【俄9沙&，  
②8昔待4(，^? —1946》【8理著8^作'' 一生写过42个剧本~  
#宁

201

德学院没有你，斯拉夫〔吾文研究者也已经够多的了。所以戏  
找布劳伦吉谈谈，可是这儿的法文系也已满額。这可太槽心 啦  
，因为温代尔觉得让你开两三门不再吸引学生的俄语课程 而付  
给你工资，在经济负担上不直得。我们大家都知道，美  
国的政治倾向也使人(门对俄国玩意几都不再感兴趣。另外，你  
一定会高兴得知英语系正在聘请你的一位最杰出的同胞，一  
位的确引人人牲的讲师——我听l也讲过一次：我想他是你的一  
位老朋友吧—"

普宁清清喉咙，问道—

"这意思是说他(门要辞退我啦?"

"唉，你也别太难过了，铁莫菲。我敢肯定，你的老朋友 …—"

"谁是老朋友?"普宁眯起眼睛问道。哈根说出那位引人入胜的  
讲师的姓名。普宁向前探着身子，两个胳膊肘儿搁在膝盖上，  
两只手 忽儿握紧，忽儿松开，嘴里说道：

"对，我认识他30多年了。我们俩是朋友，可有一件事  
是肾定了的，那就是我永远不会在他手下工作。"

"哦，我想你应当先不要理会这〔牛事。也许可以找到个解  
决办法。不管怎么说，咱【门有的是机会讨论这事。咱俩，我

和你，还继续教咱（门的课，就好比没事似的，是不是0？咱们

应该勇敢，铁莫菲！"

"这么说，他（门已经把我辞退了。"普宁紧握两只手，点着头说。

"是的，咱俩处境相同，遭退一样。"乐观的哈根说，随

①屠词为！5语。

202

小说全集

后站起来。时间已经很晚。

"我走啦、，'哈根尽管没有像普宁那么爱用动词现在式，也算喜欢用的了。"今天晚上过得非常好，要不是咱俩共同的朋友告诉我你那种乐观的打算，我决不会破：^这种愉快的气氛的。再见，哦，顺便说一下……当然（尔还会拿到秋季这一学期的全薪，然后咱1门再看看春季学期我们能为你争取到多少，尤其是你如果同意承担一些我的可怜的老肩睽扛的那些乏味的行政工作，而且你如果还想意气勃勃地参加在新楼举办的戏剧表演节目。我认为你应当参加演出，由我女儿导演；这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使你忘掉忧愁。现在马上上床，看一本好的侦探小说，睡个好觉吧。"

在门廊那里，他用一股足能握两只手的劲头，握了握普宁没有反应的手。然后，他就挥动手仗，轻松地走下木台阶。

纱窗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

"可怜的家忤气"心地赛良的哈根一边朝家里走，一边喃喃说。  
"至少，我把这颗苦药丸包上了一层糖衣。"

① 旤文是"1^1^、

② 屎文为'德3，

203

44

普宁从饭厅的桌子和餐具柜上，把用过的瓷器和银餐具 端到厨房的水槽里。他把剩下来的菜肴放进那个亮着北极光 的冰箱里。火腿和口条都吃光了，小红肠也没剩下；可是那 盘冷拌菜不太受欢迎，剩下的鱼子酱和肉馅饼还哆明天吃上 一两顿的。他从瓷器柜旁边走过，它又"喀唧——喀唧—— 喀唧"响起来。他察看一下起居室，开始收拾。普宁拌的五 味酒还剩点底，在^美丽的大玻璃碗里闪闪发光。琼在她 的小茶碟里弄灭了一个沾有口红印的烟卷头；贝蒂一点痕迹 都没留下，还把听有的玻璃杯都拿到厨房里去了。赛耶夫人

204

纳，夫/』、说全集

把一盒漂亮的彩色火柴忘在她的盘子里了，旁边还有点杏仁 糖。赛耶先生把大约半打擦嘴纸拧成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样儿；  
。普宁在厨房里准备洗碟子。他脱掉那件绸衣，除去领带， 拿掉假牙。他穿上一条喜剧中风骚女仆穿的那种带花纹的围 裙，免得弄脏衬衫前身和裤子。他把盘子里的残羹剩渣 都刮进一个牛皮纸口袋里，留着喂一条有时下午来找他的'背 上有粉红斑的白色小癞皮狗，没有理由让个人的不幸遭遇 影响到一条



小狗的乐趣。

他在水槽里冲好尽是泡沫的肥皂水来刷洗瓷器、玻璃杯墩的肥皂水里。它馊馊沉下去，璲石玻璃发出一种闷声闷气的共鸣柔声。他先在水龙头下面冲洗一遍银餐具和琥珀色的酒杯，然后也把它放进肥皂水里。接着，他又把刀叉和匙儿捞出来冲净擦干。他像个工作没多大条理的人那样迷迷登登、心不在焉地干活。他把擦干了的匙儿攒在一起，插进一个洗过而没擦干的水耀里，然后又一把一把地拿出来，重新擦一遍。他又在肥皂水里的酒杯周围和那个音响好听的玻璃大碗底下摸来摸去，看看还有没有漏下的银餐具——果然又找到一个胡桃夹子。过分讲究的普宁把它用净水冲冲，正在把它擦干的时睽，这件细长的家伙不知怎地就像一个从屢顶上栽下去的人那样队毛巾中滑落了。他差一点就抓住它——手指头确实在半空中碰到了它，可是这一下反倒把它碰进水槽里藏着宝贝的肥皂水里，只听扑通一声落水，紧接着就是哗啷一声叫人心疼的玻璃破碎声。

普宁把毛巾往旮旯里一扔，扭过脸去，呆立片刻，凝视着那扇启开的后门外面的黑暗；一个不出声的、羽翼带花边

普宁

205

的小青虫子，在一盏没有灯罩的眩眼强光灯下，在普宁光溜溜的秃脑瓜子上方，懷转。他半张着牙的嘴，一层薄薄的泪水使他那双茫然若失、也不眯的眼睛黯淡无光，看上去他老态龙钟极了。他痛苦地知道已有东西晒碎，悲叹一声，又回到水

槽前，强打起精神干活，把手伸入肥皂水里，一块玻璃碴子扎了他一下。他轻轻从水里捞起一只碎了的玻璃杯。幸好那个美丽的大碗安全无恙。他又拿出一块新擦碗巾，继续干他的家务活儿。

样样都给洗净擦干，3^大碗孤独而庄严地给放在碗柜

那层最安全的架上；接着，这所亮着灯光的小房子在茫茫黑夜中给牢靠地^了锁，普宁就在厨房那张桌子前坐下来，队抽硬里取出一张黄色草稿纸，打开自来水笔，开始打个信稿：“敬爱的哈根，”他用清楚而雄劲的书法写道，“请允许我再扼要队述〔划掉〕扼要重述我俩今天的谈话。我必须承认，它使我有点惊讶。如果我荣幸地正确理解您的话，您是说

205

45

我回忆跟铁莫菲^普宁头一次见面，是与1911年春季一个星期3我的左眼迷了一粒煤灰有关，

那是彼得堡一个寒冷、刮风的晴朗早晨，拉多加湖①里最后一块透明的冰已经被涅瓦河水^向海湾，靛蓝的波浪涌起，拍打湖堤的花岗岩，拖船和大型驳船系泊在码头，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嘎和嚓嚓的响声，另有几艘停泊的汽艇，船

①拉多加^：在今卡，科阿^兰与18罗斯&傅4之间，是欧洲8大的湖，

面积18400千方公4，泄水道是涅瓦河。

普宁

207

上的桃花心木和黄铜在怯生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正在<sup>4</sup>骑一辆漂亮的新英国自行车,这是父母送给我12岁的生3礼物,我在平滑的镶木板人行道上,朝我们家那所坐落在莫尔 斯卡娅大街上的玫瑰色石房骑去,由于严重违背了家庭教师 的规定而心里忐忑不安,可是这种心情远不及一粒沙子在刺痛我的眼角膜那么严重。家里那种用一小块在凉茶里泡过的 棉花冷敷和朝真子方向揉②之类的治疗办法,只是把事情搞得更糟:第二天早! : ,我醒来时,那粒潜伏在我11眼皮电面 的小玩意儿就像是一块多棱角的硬块,我一泪汪汪地眨眼,它 就更往里嵌。午后,我被带到著名眼科专家巴威尔,普宁医 生那儿去治疗了。

4<sup>4</sup>敏感的脑于往往把一些囊事永远牢牢记住,其中有一柱就是我跟我的家庭教师坐在普宁医生那间充楠<sup>4</sup>光、奢 华摒亮的候诊室里那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那儿的壁炉架上 放着一个镀金的台钟,它的圆玻璃罩上映出一扇窗户缩小了' 的蓝影几,两只苍蝇一个劲儿围着那盏死气沉沉的技形吊灯 慢慢地画着四方框框。一位太太,戴一顶装饰着羽毛的帽子, 和她那戴墨镜的丈夫,默默地坐在长沙发上,夫妻俩并不交 谈;后来又进来一位彥兵军官,在窗前坐下来看一张报纸;接 着那位丈夫走进普宁医生的诊室,我这时才注意到我的家11 教师脸上浮现出一种古里古怪的表情。

我就用自己那只好眼睛随着他的皿望过去。那位军官 正钥着那位夫人佢过身去。他说一嘴挺快的法国话,<sup>4</sup>她 前一天所做的或没做的什么事情。她便把自己一只戴手套的 手伸过去让他亲吻。他用嘴在手套的网眼上沾了一下——然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后站起来走了，他患的不知什么毛病也就霍然痊愈。

在温和的容煖、壮实的身躯、精瘦的大腿、猿猴那样的耳朵和上嘴唇等方面，巴威尔，普宁看起来很像铁莫菲，当然后者得在三四十年后才会成为那副模样。不过，父亲那方面嘛，一缕稻草颜色的头发缓和了扩展的秃发病；他戴一副已故契词夫医生①所蛾的那种系一条黑缎带的黑边夹鼻眼镜；他说起话来有点结巴，跟他儿子后来说话的声音大不相同。那位温和的大夫用一个小精灵的舷槌似的小工具，把我服睛里那粒刺痛人的黑沙子挑了出来，真是医道如神，一下子就解除了痛苦！我不知道如今那粒小沙子在哪儿呢？叫人不可思议而乏味的事实就是它确实存在者呐。

也许是因为我常去同学家的缘故，我见过其他中产阶级人上住的公寓，@此便不知不觉在记忆里留下了普宁家那套房子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的样儿。所"，我可以说它大致包括两排房间，中间有一条长过道；一边是候诊室，医生的办公室，再往里也许是餐厅和客厅，另一边是两间卧室，一间教室，一间浴室，一间女仆房间和一间厨房。我正要拿着一小瓶眼药水离开，我的家庭教师趁机向普宁大夫打听一下眼疲劳会不会引起胃病，这当儿外面的前门一关。普宁大夫敏捷地走进过道问了一声，得到一声很轻的回答，接着使跟他的儿子铁莫菲一齐走回来；他是一个13岁的古典中学的中学生气穿着他那身学生制服

一黑上衣，黑短裤，闪亮 的黑腰带（我进的是一家比较自由的学校，爱穿什么上学都 行、

① 指俄3作家安东·柯夫（1860 —1904），他本学医的。

② 啄文为俄6，古典中学，即必学拉丁语的中学。

普宁

209

我确实记得他那短短的平头，他那虚猙而苍白的脸，他 那对红耳朵吗？是的，一清二楚。我甚至还记得那位得意的 爸爸说：“这孩子代数刚考个五加（八'、，，。而他却怎样神不知 鬼不觉地^他自棄的父亲的手下摆脱出自己的肩膀。队过道 尽头飘来一股挺冲的洋白菜丝儿做的馅饼味儿，另外我通过 教室那裹启开的门可以看到里面墙上有一张俄国地图啦，一 架子的书啦，一个填塞的松鼠啦，还有-外用亚麻布作翅膀、 橡皮筋作马达的单翼飞机。我也有一架，一模一样，不过比 他那个要大一倍，是在比亚里兹①买来的。您把螺旋桨旋转 一会儿，橡皮筋便朝反方向扭动，出现预示飞行范围有限的、 挺招人喜欢的密密的螺层。

0比亚里&，

疗^4

210

5年后，我妈，弟弟和我在我们圣彼得堡附近的庄园度完 初夏后，赶巧又去拜访一位阴沉沉的老姨婆，她那凄凉得古 怪的乡村别墅靠近波罗的海海滨一个避暑胜地。一天下午，我 正集中心思，欣喜若狂地把一个时形的豹纹蝴蝶肚子朝上摊 开来，它

那后8底都表面的银色条纹和一片匀称的金属光泽 融合在一起，煞是好看，忽然一位男仆进来通知说老太太要 我去一趟。在客厅里，我发现她正在和两个穿大学生制服的、羞怯的青年说话。一头金黄色头发的是铁莫菲，普宁，另一个黄褐色头发的是格里哥利耶，别劳什金。他们来请求我姨

普宁 211

婆允许他！〔〕使用她庄园里的一个空谷仓上演一出戏。那是译成俄文的阿瑟，施尼兹勒1》的三幕剧《调埴》。省里有一名半

吊子敦演员昂察洛夫，主要靠一些褪了色的旧剪报而享名，协助#81这出戏。我愿不愿意参加演出呢？当时我16岁，既腼腆又傲慢，谢绝扮演第一幕里那个无名绅士。那次会见就在这种相互难堪的局面下结束，也没有因为普宁或别劳什金碰翻一杯梨汁克瓦斯②而有所缓和，接着我就玩我的蝴蝶去了。两个星期后，我有点被迫地去看那次表演。谷仓里挤满 度飫的游客③和左近一家医院的残废军人。我跟我弟弟一道去的，坐在我身旁的是我姨婆庄园的管家，罗勃特，卡尔洛 维奇^霍恩，一个出生在里加的^勃勃、心直爽快的家伙，生一对充血的蓝瓷般的眼睛，老是在不该叫好的地方热心喝 彩。我还记得那些当作摆设的枞树枝子散发的香味，记得老 乡的孩子从墙壁裂缝偷着看戏的亮眼睛。前排座位跟戏台靠 衛艮近，以致台上那位受骗的丈夫掏出龙骑兵和大学生佛里 兹'罗伯海默写给他妻子的一叠信，朝佛里兹脸上扔过去的时候，您都能看得

很清楚那是一些旧明谳片，连角上的邮栗 都让人给剪掉了。我敢保证扮演那个发怒的绅士的小角色是 铁莫菲，普宁〔尽管他在后几幕里当然还可能扮演别的角

色），但是，一件米色大衣、一部蓬松的大胡子、一头从半当腰分开的黑色假发，把他的面目彻底改变了，即使我看到他 登场而感到有点高兴，但是也不敢完全相信是他。那个注定

① 阿8，旌尼茈勒11862 — 1 &^),奥地利0作家与小说家，1调情》

亡后,自己也自杀身亡。

② 克瓦斯：一神略带接味的清凉饮料，

③ 尿文系&&.

212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要在一场决斗中死去的年轻情夫佛里兹，不光是同那位绅士 的老婆，那位身穿黑丝绒衣服的夫人，有偷偷摸摸的神秘的 恋爱关系，而且还玩弄一个幼稚的维鍾姑娘克丽斯廷的心。佛里兹是由40岁的胖乎乎的昂察洛夫扮演，搽一脸暖色的粉 褐油彩，用手哐哐地捶自己的胸口，声音就跟扛地毯的尘土 一样响；他不屑背熟台词，满嘴即兴词句，几乎把佛里兹的 伙伴西奥多，凯赛（格里哥利耶，别劳什金扮演）搞得狼狈 不堪，难以对答。昂察洛夫甜言蜜语哄的一个有钱的真正老

使女被不相称地指派扮演^琴手的女儿克丽斯廷。西奥多 的小情人米喜，施拉格，一个小帽商，是由别劳什金的妹妹，一个瘦脖颈，眼神温和的漂亮姑娘扮演的，那天晚上她得到

的彩声最多。

213

47

后来在革命和内战的岁月里，我不大可能有机会想起普宁医生和他的儿子。我如果重新构成先前的某些印象，也只局限于脑中偶尔闪现的念头罢了，可是在20年代初期一个4月里的夜晚，我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忽然发现自5在18金棕色胡子、孩儿眼的铁莫菲^普宁握手，那当儿I也已经是一位写了好几篇论俄罗斯文化的卓越论文的年轻而博学的学者了。

当时流亡的俄国作家和艺术家时兴举办朗诵会或者演讲会，散会后习惯聚集在三喷泉咖啡馆里；就在这样一个场合，

214

## 6^\*4夫小说全集

我的嗓子还因读讲稿而沙哑着呐，就不仅跟普宁提起我(们过去相会的情景，而旦还炫耀我那不寻常的记忆力来逗他和我们周围其他的人乐。可他却一概否认。他说他还依稀记得我那位老姨婆，但是压根儿就没见过我。他说他的代数分数一向很差，他爹也队来没在病人面前夸耀过他；他说他在那出《调情》的戏里，只扮演了克利斯廷的父亲那个角色。他一再强调我俩压根儿就没见过面。

两人之间小小的争执成了一场并非恶意的开玩笑，大家都笑了；我发觉他那么固执地否认自己的往事，就转了话题，不再过分牵41^私人的事。



没有多大一会】11夫，我渐渐发现有一个身穿黑绸衫、象牙色头发1：扎了一条金色带子的、挺漂亮的姑娘成为我讲话的主要听众了。

她站在我面前，用左手隼托着右胳膊肘儿，像吉卜赛人那样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根烟卷，烟雾袅袅上升，熏得她半闭着那双明亮的蓝眼睛3她是丽莎，包果列波夫，一个医学院学生，也写写诗。她问我她可不可以寄些诗给我，由我来评定一下。稍后在那个晚会上，我发现她紧坐在一个汗毛多得叫人恶心的青年作曲家伊万·纳哥依的身旁，两人以友爱①的方式饮酒——就是他俩把肘臂环绕在一起喝，隔开几把椅子那边坐着一位很有天资的精神病学家、丽莎最近的情人巴拉甘大夫，用他那杏仁型的黑眼睛默默失望地观望着她。

几天之后，她把诗寄来了；她的作品是那些流亡的蹩脚女诗人模&阿赫玛托娃诗作的玩意几：无犄汀采的抒情短诗，

①报词系80。

215

给人的印象好像那些诗是在或多或少踮着脚尖走出抑抑扬格的四音步，然后沉闷地长叹一声，颇为吃力地坐下来【以的，下面一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111015^610^ 111011^ 00^167

1 701105113 111117 ^1^12111： 1 ^ 0? 1131|1 & ^...

我把这首俄文诗音译过来，填上了重音音节，而且理解一般都把V，念成短"。。，，音，V像个短"扰"，、1！"像法

语里的7。、1^1 —^咖”这样的不规则韵脚被认为很雅致。也注意到其中的色情潜流和^愛①的涵义。译成散文大致为：“除了我的眼睛之外，我没有什么珠宝，可我有一朵玫瑰比我红润的嘴唇还要柔软。于是一个沉静的奇年说：^世间没有什么比你的心更柔软了。，我便低下我的^线……，’我写信告诉丽莎说她的诗写得不好，应当停止写作。后来没过多久，我又在另外一家咖啡馆看到她兴致勃勃’满面笑容，同十来个俄国青年诗人围坐在一张长桌子周围。她带

①康文^法话，

216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着一股讥诮和神秘的^执劲儿，用她那蓝宝石般的目光老盯着我瞧。我^俩交谈起来。我提出让我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再看看她那些诗。她同意了。结果我告诉她那些诗比我头一次看的时候还要糟。她住在一个破馐的小旅馆最便宜的房间里。没有洗澡间，邻居是两个嘁嘁喳喳的年^国人。

可怜的丽莎！她当然有她的爱好艺术的时刻，例如她会在5月的一个夜晚，站在一条肮脏的街道上借着街灯的光，看迷地欣赏一不，赞赏一堵湿漉漉的黑墙上贴着的一张旧招贴画的五颜六色的残余，和街灯旁边低垂的根树半透明的绿叶，不过她是这样一种女人：把健康的美貌和歇斯底里的邈通，诗意的激情同非实际而庸俗的想法，坏透了的脾气和感伤的情绪，消沉的顺服和一种任意支使人的旺盛能力混合在一起。在滥用感情韵结果下，在一连串事件过程中，详櫟也不会

引起大家的兴趣，这里就不提了，反正丽莎吞眼了 一大把安眠药片。她昏昏沉沉失去知觉时，碰捆了一瓶开有 盖的、她平时用来写诗的深红色墨水，鲜艳的细流流出了她 的房门，让克丽丝和刘及时发现了，她那条命被救了回来。

在那次不牢的意外事件之后，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她，可是正当我要去瑞士和德国的前夕，她在我住的那条街尽头的小花园里把我拦住了，她身穿漂亮的新衣裳，颜色像巴黎天空那样的鸽子灰，头戴一顶真哆迷人的新帽子，顶端还 插着一根蓝鸟羽毛，她交给我一张折叠好的信纸。"我想征求 您最后一次忠告，"丽莎用法国人称之为"失真"的声调说。"这是我收到的一封求婚信。我等到今天半夜，如果那时还没有得到您的回音，我就接受下来。"她雇了一辆出租汽车便走了，这封信碰巧留在我的一些文件里。内容如下：

誓宁

217

"我害怕您会为我的坦率直言而感到痛苦，我亲爱的II 他"(写信人虽然用的是俄文，却通篇用法国方式称呼她的名字，我猜想要么是为了避免使用太熟悉的"丽莎"，要么是为了避免使用太正式的"伊丽莎维塔，英诺肯蒂耶芙娜")。"对一个敏感的①人来说^ '曹到另一个人处于一种困境，一向是 件很埔苦的事。而我乾是绝对处于一种^埂。

"恁，丽丝，受到一群诗人、科学家、艺术家、花花公子 的包围。那位去年给您画像的著名画家，如今在马萨诸塞州 荒野由酒无度据说成7酒鬼②。另有许多其他谨传。所以我在 这堊敢

于给您写^。

"我长得并不漂亮，我这个人枯燥无味，我也没有天赋。我甚至也不阔绰。但是，丽丝，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献给您，直到我的最后一个白血球，直到我的最后一滴眼泪，样样都献给^。清棺信我，这比任何一位天才所艇提供给^的都要多，因为天才^要給自?』保留许多，从而不能像我这样把他的全部都献给您。我也许不会获得幸福，但是我深信自己将尽一切力量使您获得幸福。我希望您写诗，我希望您继续研究您的精神治疗法——这一方8我懂得不多，而丑怀疑我懂得的那一部分的效用。顺便另邮附上我的朋友沙多教授在布拉格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其中精采地反驳了您那位哈尔普博士认为出生对婴儿来说是一种自杀行动那套理论。我斗胆地在沙多这篇杰出的论文第18页上改正了一个明星排铅的字，我等待您的……99

① "敏原词系俄语，

② IX文为

21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接下去大概是"决定"这个词，底下的信纸和签名都让丽莎裁掉了〉。

219

48

6年后，我重访巴黎，听说铁莫菲和丽莎，包果列波夫在我上次离开之后不久就结婚了。她送给我一本她出版的诗集《干枯

的嘴唇》①，并用深红色墨水在扉页上题辞道："一个 陌生人 赠给一个^生人，气一位著名的流亡分子、社会革命 党人在他的公寓里举办茶会，我在这个场合遇见了普宁和面 莎；这是一种非正式的集会，来宾当中有老浓的恐怖主义分

① 0文乘靛

② 屎文系債

、，，

220

小说全集

子啦、英勇的修女啦、富有才华的享乐主义者啦、自由派人 士啦、冒险的青年诗人啦、上了岁数的小说家和艺术家啦、出 板^和评论员啦、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和学者啦，这一伙人代 表了一种特殊的骑士精神，一个流亡的社会的活跃而重要的 核心，它在本世纪三分之一的时同里很兴旺，可是对美国知 识分子来说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在他们的概念里，由于情 明的宣传，俄国流亡者是指一帮完全虚构的模糊的人群，其 中包括所谓的托淞分子啦（不管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八腐敗 的反动分子啦、变节或乔装的契卡①人员啦、有贵族头衔的 夫人啦、职业神甫啦、餐馆经理啦、白俄军团的成员啦，全 都在文化上没有什么重要性。

普宁正在桌子另一头同充伦斯基②展开一场政治^， 丽莎就趁这个机会告诉我（仍然带着以往那种赤裸裸的坦率 态度），她"把自己的往事都向铁莫菲和盘托出啦"，可他是 个"圣人"，"原谅了"我。幸好她后来不经常陪他出席一些 招待会，我在那

种场合中荣率地有时坐在他身旁，有时坐在 他的对面，我们这一群亲密的朋友聚集在自己孤独的虽 上，超脱了旨邪恶而亲华的城市，灯光照在这位或那位苏 格拉底③的脑壳上，一片柠樣在那用匙儿晃荡的玻璃杯里汀 转转。一天夜里，巴拉甘大夫、普宁和我坐在布罗托夫家里 聊天，我碰巧跟那位精神病学家谈起他的一位表亲柳德米拉， 现在是德某某夫人，我在雅尔塔、雅典和伦敦都见过她，突

契卡，

十月5命后为白理头目，后&亡巴， .

③苏8拉& 1前463 — 3的)，古#詹哲，家，

普宁

221

然普宁从桌子对面冲巴拉甘大夫喊道："喂，他说的话可千万别信，格奥吉耶"阿拉莫威奇。他捏造事实。有一次他居然编谎话，说我和他在俄国是中学同学，还在考试时共同作弊。他是个可怕的说说家「？」这一突然的爆发使巴拉甘和我瞠目 结舌，弄得我!门两人只有默默坐在那里，面面相覷。

①屎文系俄语.

49

人在回亿旧友时，后期的印象往往比早期的印象要淡。我 记得40年代初期有一次在纽约看一出俄罗斯，！，幕间休息时我同面莎和她的新丈夫埃里克，温德大夫聊天。他说他 "对普宁先生确实有一股亲切的感情"，而且还讲给我听他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从欧洲来美途中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细节。那

几年我在纽约的一些社交场合和学术集会中碰见过普宁多次；但是我只清楚地记得一〔牛事，那就是1化2年我|口两 人在一个挺欢乐、挺潮湿的夜晚搭乘一辆西区的公共汽车的情景。我俩来自各自执教的学府，参加一次为纪念一位伟大  
普宁

223

作家逝世百周年而在纽约市中心举办的文艺集会，有许多流亡人士参加。普宁^ 4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在温代尔学院教书，我过去队来没见过他像当时那样健康，那样顺利，那样自以为是。他逗乐地说他和我原来都是80年代人叭意思是说我俩当晚碰巧都下榻在西区80号街；在那辆乘客拥挤的、颠簸的车上，我1(1阆揪宥车上两个紧挨宥的吊环，我这位好友时不时想法低头，歪着脑袋朗外瞧瞧（不断地试图一再查对十字路口的街号），同时还跟我大谈特谈他方才在纪念会上没时间谈到的荷马和果戈理如何运用迂回曲折的比喻。

①尿文系俄诺，

224

50

我决定接受温代尔学院教授的职位时，约定可以自己邀请我需要的人在我计划开办的俄语专科任教。得到这一项保证之后，我就写信给铁莫菲，普宁，用最友好的措词聘请他^助我一道工作，无论他用什么方式，协助到什么程度都悉听尊便。他的回信却使我骇然，而且伤透了我的心。他简略地答道他已对教学感到15味，甚至不想等这个春季学期结束就

想不干了。接下去他就谈起别的事。维克多（我在信中有 礼貌地问起过他）跟他母亲在罗马；她跟她的第三任丈夫离 了婚，又嫁给一个意大利艺术品掮客。普宁在信末尾表示非  
普宁

225

常遗憾，说他可能在我2月15日星期二于温代尔学院〔乍学术报告之前两三天就要离开那里。他没说明去向。

14日星期一夜间，我乘长途汽车到达温代尔。考克瑞尔 夫妇在车站接我，并请我到他们家去吃夜宵，我发现当晚我 得住在他们家里，而不是照我原来所希望的那样，在一家旅 馆过夜，格雯，考克瑞尔40岁左右，猫咪脸，优美的麟腿 儿，原来是，很漂亮的银们儿。我在纽黑文①见过她丈夫一 面，记得是个相当无精打采、69脸盘、淡黄色头发的茑国人， 如今却长得跟他一直模访了差不多10年之久的那个人的长 相一模一样了。我很疲倦，并不过分期望晚餐自始至终有什 么助兴节目，可我得承认杰克'考克珊尔模仿普宁的言谈举 止简直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他至少扮演了两个钟头，样样 都表演给我看——普宁讲凛的姿势啦、普宁的吃相啦、普宁 向女学生飞个媚眼啦、普宁有一次粗心大意地把一架风扇放 在课盆上方的一块玻璃瘸板上扇风，结果它本身的霄荡差点 儿让它一头栽进课盆里，后来普宁怎样把这个史诗般的故事 讲给大家听啦；普宁死乞白赖让那位跟他几乎不相识的鸟类 学家想教授相信他俩是哥们儿，铢姆和托姆一摘得想教授 匆匆武断：这人准是一个假冒昔宁教授的家伙。这一切当然 穿插着普宁式乎势和普宁式繫脚英语；除此之外



，考克珊尔 居然还会模^其他事儿，譬如普宁和赛耶紧挨着一动也不动 地坐在教员俱乐部里的椅子上沉思默想，两人的沉默之间的 细微差别他都学得上来。我们还看到普宁在书库里查书的架 式，普宁冬天在校园冻冰的濒上镊手蹣脚行走的样儿。我^听到普宁对他粗住的一连串不同的房间所下的评语。我门还

①&黑文：美0康涅&格州#部一海港

226

钠傅料夫小说全集

听到普宁讲他怎样学开汽车，以及他队考克瑞尔估计他是去 度暑假的那个“沙皇某位枢密顾问官的养鸡场”返回时，怎样^付车胎首次被扎箭的12尬处境。最后，我们终于谈到普 宁有一天宣布（也已经被枪^了，据那位模仿者说，那个可怜 的家伙意思是说被解鹿了一一〔我怀疑我的朋友怎么可能犯 这样一个语病〕。聪明的考，尔还讲一厂普宁和他的同胞考玛 洛夫之间那种古怪的不和，那位平庸的壁画家步伟大的朗氏 的后尘，继续没完没了地往学院食堂的墙壁上增添教员像。尽管考玛洛夫和普宁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这位爱国的艺术家还是&院方解雇普宁这一事「牛中看出是一种反俄姿态，于是便开始把那个站在年轻而结实（如今已经瘦削）的布劳伦吉 和年轻而蓄小胡（如今已经剃掉）的哈根中间的钾着脸的拿 被仑像抹掉，以便腾出地方画普宁；尹是就出现普宁和波尔 院长午饭时相遇的场面——一个气急败坏、唾沫星子飞溅、操 着乱七八糟的英语的普宁，用哆哆嗦嗦的食指指着墙上一个 幽灵似的

，帝俄时代的俄国农民的画像初稿，大喊大叫地说 如果他的脸出现在那《牛宽肥的短?潘1面，他钛到法院去控 告学院；他那位听众，双目完全失明而陷入困顿的、沉稳的 波尔院长，等着普宁的火气慢慢消失后，向周围的人，地 问道：，1才说话的那位外国绅士是咱们这儿的教员吗?"哎 呀-这场模仿的表演简直妙不可言，格雯，考克瑞尔尽管一 定听冗过多次，还是哈哈大笑，把他0家那条脸带泪痕、长 耳朵的西班牙种棕色老狗索巴克威奇都给笑毛了，直用鼻子 闻我^我再重复一遍，这段表演妙透了，不过也太长了. 到 了午夜，大家的兴致才淡下来；我觉出自己一直让脸上浮现 的那种微笑开始发僵，嘴唇都有痉挛的迹象了。最后，整个 事情叫人感到^味透了，我都怀疑普宁的趣事是不是由于某

普宁

227

种富于想象力的报复，已经在考克瑞尔身上形成了致命的着 魔程度，使他这个嘲弄普宁的人反倒成了真正的嘲笑牺牲品。 我们喝了大量的威士忌酒，午夜后，考克瑞尔突然做出 一个决定，这种决定在某种醉酗的程度下看来是聪明而有 趣的。他说他敢保11普宁这条老狐狸昨天根本就没走，而是 躲起来了。干吗不打个电话探听一下呢？他^个电话，尽 管对方电话铃声在想象中的远方过道里响着，催人来接而却 没人答理，可是如果普宁当真已经走掉，把房子腾空了，这 个没毛病的电话-也许就会被电话局掐断线路了。我当时莫名 其妙地想同我的老伙伴铁莫菲，巴里奇说几句友好的话，所 以过了片刻，我也试试想

把电话打通。突然电话里传来卡嗒 一声响，有了回声，一阵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接着有一个恹 装得很差的声音说："他不在家，他已经走了，他早就走 了，"——刚一说完，对方就把电话挂断；然而，那不是别人， 而正是我的老朋友，就连学他说活学得最像的人也不会把

^！"(在) 这个字念得很重而发出鏖语吓""那个词的音， ^01X1 ^ (家) 念得像法语里的^10111111^， "^^加"(走) 像 ^00^11^ 这个词的起首音。考克瑞尔又建议索性开车到陶 德街999号去夜访那个隐藏起来的房客，可是考克瑞尔太太 出面干涉，不同意那样做；于是，度过一个使我内心多少有 点同嘴里一样不是滋味的夜晚之后，我们就睡觉去了。

①古传说中英王！^"的长女

228

51

我在一间漂亮、通风、布置得挺好的房间里度过了一个失眠的夜晚，那间屋子的门窗都关不严，我在床头柜上用一本经常带在身边的《福尔#斯探案选集》垫起一盏台灯，就在微弱的灯光下校阅我带来的清样，即使这样也没能减轻我的失眠症。每隔两分钟左右，外面就有卡车通过一次，隆隆 的响声震得房子直晃荡，我时面打个盹儿，时而又咪口气坐起来，街上的亮丝过薄窗帘映在舒上，照得我头昏目眩，觉得眼前彷彿有一支行刑队。

我这个人面对一天紧张的工作，赠先喝3只軒挤出普宁

来的汁才成。所以，清晨7点半，我匆匆冲个澡，5分钟之后就 在！^无精打采的、长耳朵的索巴克威错陪^下走出大门。

寒气袭人，天空晴朗无云。那条空荡荡的马路朝南伸向一座灰蓝色的小山，山上覆盖着一块块白雪，清晰可见。我的右边有一棵又高又秃的白杨树，颜色像扫帚那样的棕色，清晨的阳光把树影照得挺长，跨过那条马路，伸展到对面一昕圆齿状的、奶油色房子那儿，据考克瑞尔说，我那位前任者认为那是土耳其领事馆，因为他看见有不少戴醒筒毡帽的人走进去过。我朝左拐，向北下坡，走过两条街去一家我昨天夜里注意到的饭馆；可它还没开张，我只好折回来。我刚走两步，马路上就隆隆驶过一辆满载啤酒的大卡车，后面紧跟着 一辆淡蓝色小轿'车，从里面伸出一条白狗的脑袋，它的后面又是一辆像前面那辆一样大的卡车。那辆寒伦的小轿车上堆满了箱笼，驾车人是普宁。我急忙大声招呼，可他没看见我，我只希望前面一条街的红灯把他滞留在那里，自己快步上坡赶过去把他截住。

我连忙超过后面卡车，又瞥见了我的老朋友，他侧面的脸色显得紧张不安，头戴一顶有耳扇的小帽，穿一件风衣；可是霎时间绿灯亮了，那条小白狗探头朝索巴克威奇汪

汪吠了几声，接着全都朝前涌去——第一辆卡车，普宁，第二辆卡车。我站在原地眼看3辆车在那所摩尔人①的住宅和那棵伦巴底②白杨树之间的车道上渐渐远去。随后，小轿车大胆地超越前面那辆卡车，终于自由自在，加足马力冲上那

①庫尔人：近代欧洲人对傘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中的伊斯兰

救徒的 &称,

@伦巴底：意大利北部一地区名.

23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条闪闪发亮的公路，那条公路在模糊的晨18下渐渐窄得像一条金线，远方山峦起伏，景色秀丽，根本说不上那边会出现什么奇迹。

考克瑞尔穿着棕色晨袍，脚登凉鞋，先让那条长耳狗进屋，然后领我到厨房去吃一顿备有淡而无味的腰子和鱼的英式早餐。

"现在嘛，"他说，"我要讲给你听另外一段瞿宁的故事：他在克莱蒙纳妇女俱乐部站起来演讲，却发现自己带错了讲

梦锁危情

潘源译

最终结局既令人胆寒彻骨

又妙趣横生，梦销危情不但骇

人听闻而且哀婉动人。

《伦敦时报》

235

1

这正是我要找的人。喂，先生！……他没听见。

如果真有未来存在，正像某些能被聪明的头脑听识别的事物那样实在而且独持的话，那往事也就不会如此有魅力：因为它的需求将会被未来的销求所均衡。于是当人们（在思考这

一或那一问题时，或许只会骑在跷跷板中间观望了。这也许很有趣。

但未来并非如此现实——这是如画的过去以及为人所了解的现在所赋予的持质。未来只不过是一神语雾的修辞，思维的幽灵。

236

夫4、说全集

喂，先生！怎么了，别推我。我并没有烦扰他。噢，好吧。喂，先生……（最后一次，用很小的声音）。

当我们专注于某一实质性的目标，无论它们状况如何，我们（门的全部注意力都可能会不自觉的被引入这一对象的历史中去，如果初学者想使事物与其时段精确地相吻合，他（门就必须学会浏览事物，往事便像透明物体，队内里向外闪耀光芒。自身滞讷，却常被漫不经心的生活所利用的人为或自然的事物（你尽可绝对合理地将其设想为在漫漫年代中、被无数小动物匆匆跨跃而过的山边一块石头）尤其难以维持其表面现实：初学者自表面滑落，愉快地独自哼唱着，不久便孩子般执着地沉迷于那块石头，亦或那片荒地中去了。薄薄一层瞬间的现实漫过自然或人为的往事，任何希望停留、伴随与凌驾于现在的人们，请不要册媳绷紧的瞬间现实薄腴。否则，这位缺乏经验的奇迹创造者将发现自己不再是浮游于水面，面在转瞬间便与目瞪口呆的鱼儿擦身而过，直沉下去。

237

2

一辆出租车从特拉克斯雅往这徒有虚名的山区疗养地。胡夫，'，常被误传为"波特森"或"祐森"的，来到他阔别8年的地方。他笨拙的身躯艰难地队车中挪移出来，头仍然低垂着。而当他肥胖的身躯即将展现出来时，他的眼帘一下子

抬了起来，不是为感谢殷勤地为他打开车门并做出帮忙手势的司机，而是将眼前的阿斯科特旅馆（阿斯科特！）同8年的记忆进行核对。那段记忆占据他全部人生五分之一的岁月，饱浸着忧伤和苦涩……这座灰石加棕木的丑陋建筑，5桃红色的百叶窗大多关闭着，已经全然不是他记忆中的苹果绿了。门廊

238

钠，夫'』、说全集

台阶两倒的铁柱上悬挂着电气马车灯，'缘卫士一样守护着。队台阶上走下来一个穿围裙的男仆，脚步轻快，提起两个包，将一个鞋盒夹在腋下。司机早已机灵地从张大嘴巴的车后

行李箱旁躲开。波森将车钱付给这个机灵鬼。

这面目全非的大厅无疑仍是一如既往的邀遇悲惨。^在桌边签上名字和收回护照的同时，分别用英语、法语，摠语，最终还是用英语询问，老克罗尼哥是否还在，这位主

管的一张胖脸和做作出来的欢快模样他至今记忆犹新。有着金黄发绀、美妙稔颈的接待小姐回答说："不，克罗尼

哥先生已离开这里去做经理了。"想想，是做了"混坨世"的"古怪人"的经理(听起来大致如此)。

一张有着草绿色与关蓝色的图片，绘有斜倚着的顾客。上面印有3种语言的说明文字，不过只有癡语<sup>13</sup>还合乎语法。英语部分写着："躺者的草坪"一看来，似乎是有意的，一种具有明显变形效果的透视，使草场放大到比例怪异的程度，"他在去年死了。"姑娘补充：^她的面孔与阿曼达毫无相似之处)这话使原本被彩色图片引起的兴致立时荡然无存^ "这么说，可能就没有一个记得我的人了吗?" "概艮遗憾。"她带着他5故妻子阿5达习惯的腔调。

住过，那同样的，她也就无法将那一房间再给他住，特别是现在整个楼层已然客满。

波森铍着盾说，那个房间号好像居于三楼的中间，面朝东，每天早展阳光梆在床边的小地毯上迎候他。尽智窗卟实际上并无风景可言，但他仍然非常霜要它。

依法律条文规定，如果总管，即便是前任总管，只要做了克罗尼哥那样的事——人1 [ ] 认为，他是因做假帐面自杀——梦<sup>19</sup>! 36^

239

那么，原有的听有^录;主定全都被毁掉了，自然包括波森过去曾住在这里的记录。

她的助手，一位英俊的年轻人，带波森去四楼的一个房间。



这位身#黑衣,下巴和喉咙上有着小斑点的年轻人,一路 上一直以电视观众一 样专注的神情盯着浅眊色空白墙壁向后 滑去。与此同时,另一方面,电梯里像中邪一样的镜子,在某几个瞬间映出他狭长, 痰削、悲凉的面孔,略突的下巴上,一^^匀称的褶皱代替本该有的鲛纹,勾勒出他的嘴巴。这位来自马萨 诸塞州的绅士抑郁的弓身姿态就像马在爬山似的,但这也并未彻底掩盖他怪异的威严,

窗子倒是朝东,但窗外却添了 一景:一个可怕的火山口布 满了掘土机——看来,只能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3才会安静 下来。穿苹果绿围裙的男仆送过来那两个包和封套上印有 "合适"字样的鞋盒;之后,波森才得以独处,

他知道此旅馆素有古风,但如今也过于夸张。这个第四层 最好的房间,尽管对于一个客人未说过大,面对于一群人又过 小,缺乏任何安适感。他记忆中的楼下那个房间,也就是他满 怀热望、甚至即使自己已是个32岁的大男人,却反比在他悲伤的童年时还哭闹得更频繁、更凶地去索要的房间,虽然也同样丑陋,但至少不像这一间这样散乱和喧闹。它的床简直像恶梦。它的盥洗室有个脚盆,大得足以容得下马戏团的大象坐在里面,却没有浴盆。抽水马桶拒绝站立。水龙头"劝戒"着,先喷射出一股强劲的锈水,然后才安定下来,放出正常的柔颐水流——这里充满着你无法欣赏的流动着的神秘。并且,是的, 是的,它是逗得为之树立纪念碑的冰冷的神殿』

当离开那间不甚体面的盥洗室时，胡夫，波森温柔地关上身后的门，而门却像个蠢头笨脑的宠物，吱吱咯咯地哀诉着，并立即随他进入房内。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还遇到了什么 难处。

241

3

作为一个爱整洁的人，波森四处寻找五斗柜，以便安置他的行李。环顾四周，只见到屋内黑暗角落的一张旧桌子。还有一没有灯泡、类似一把折断雨伞骨架的、不成样子的取在上面，中央的抽屉拉出来，可能是房客或旅馆的仆人曾来检查里面是否空了（而实际并没有人这样做）后没有重新将其插入。我们的好波森尽力推它进去。起初，它拒绝让步！之后，它作为对一次用力外拽动作的意外回报~当然，这不免获益。波森几次轻摇所积蕴的能量——它猛地射将出来，并弹出一根铅笔。波森沉吟片刻，才将抽屉放回原处，

24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这支铅笔，并非那种用弗吉尼亚红松或非洲雪松制成，且在银色衬底上印有制造者名字的漂亮六棱形铅笔。而是一支极平淡无奇、呈圆柱形、技术上又缺乏鲜明个性的旧铅笔。由不值钱的松木制成，印有一朵褴褛的丁香。它也许是在10年前，被一个还只是在琢磨这张旧桌子、更甭提将其安装好的木匠，离开去找他永远也没有找到的工具时误放在这里的。现在却引起了波森的注意。

或许在他的店里，或许还远在这之前的山村学校里。这铅笔已经用去它的原长度的三分之一。它那呈锥形一端裸露的木质，已经暗黑成铅芯色，底色混同于粗钝的石墨铅芯，只有那无光泽的表面才使木质与铅芯区别开来，一把刀，一把钢质的削笔刀已对它充分发挥了作用。如果有必要的活，我们还可以追溯这些铅笔屑的复杂命运：在它们刚刚被削下来挺新鲜的时候，原本一侧为红紫色，另一侧为黄褐色，而今都已“零落成泥碾作尘”，远远散落令人惊异。但人们应该泰然处之。人们实际上很快就对这习以为常，因为还有更糟更可怕的事情。总之铅笔被情巧地切削成为一件老式制品。我们追溯了无数个春秋——当然还不至于像莎士比亚生辰和铅笔刚被发明那样年代久远。然后我们再依照“现在”时态的方向，重新赌这支铅笔的故事。于是，我们看到碾磨得很好的石墨，被年轻的女孩子或老^拌上湿润的粘土。经他们这么一团，就像压缩的“鱼子酱”贿在^^金属的19筒里眉眸“^蓝眼璫，这是钻者孔的蓝宝石，“鱼子酱”通过这个孔被压进去，流入那长长的小木棒^嘴，真是美味呀！当心我门的小朋友！——看起来就像蚯蚓的消化道——注意，注意，不要离题。现在它被切成适合这些特别的铅笔的长度，——我（门瞥见那切割者，老埃利阿斯，博罗岱尔，并意欲越过他的前臂窥探以顺便进行

^8)6；悄

243

——久观察，但我（门要止住，止住并倒退回来，赶紧来识别这一特别的部分——看它被烘烤，看它在油脂中沸腾并被装进木

杆内。且慢，我们还看到满身羊毛的油脂提供者被屠宰的镜头、屠夫的镜头、牧羊者的&、牧羊者的父亲、4墨西哥人 的镜头。

现在，当我们准备木杆时不要丢掉那点宝贵的铅芯。这就是树！这个特别的松树！它被伐倒，仅有树干被利用，而树皮 被去掉。我们听到新发明的电锯在悲噪，我们看到原木晒干并 刨平。这就是将为那支在仍未关上的浅抽屉里的铅笔提供外壳的木板。我们从木材中认出它的现在的面目，就像我们队树 中认出这段木材，从森林中认出这棵树，又从人们创造的世界 中识别出这座一样。我们通过某些对于我们很明确的事物来识别它现时的面目，但这些事物又是难以名状的。就像对一个从未见过微笑的眼睛的人去描绘笑容一样，它们是无法 形容的。

于是这一整出短戏，从结晶的炭和倒下的松树到这个谦 卑的用具，到这个透明的事物，在一瞬间展开了。哎呀，这个坚实的铅笔本身正如胡夫，波森简述的那样，仍在设法难倒我们！但它不能，噢'不。

244

4

这是他第四次去塘士。第一次是18年前同他父亲一起在 特拉克斯停留数日。10年后，32岁时，他重访了这个古老的湖边小镇，在去看他^的旅馆时，成功地道遇到一种情感的震 撼，半是惊异半是自贵。当地的火车将波森送至这个毫无特色的车站，一条陡峭的小路和一段古旧的台阶从湖边延伸到这里。他已忆起那旅馆的名字—洛克奎特，因为它很像他妈妈

一个加拿大籍法国人的闺名，老波森比她在世上多活了不到1年。他还记得那旅馆死气沉沉且价钱便宜，悲惨地矗立在另一个好得多的旅馆旁边。透过底层的窗子，你可辨认出鬼

91她情

245

怪^的灰白色桌子和漫不经心的侍者。两个银馆现在均无踪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座酒店，一座有着全部刨光的表面、上等玻璃窗和盆栽植物的钢筋大厦。

他睡在一个不伦不类的壁凹中，由一个拱洞和衣帽架与他父亲的床隔开。夜晚总像一只巨兽，而这一夜晚尤其可怕。胡夫在家总是有独自的房间，他讨厌这个共有的睡眠墓地，他希望分室而眠的承诺能在未来五彩雾中闪光的璀士之行随后的几站被履行。他的父亲年已六旬，比胡夫更为矮胖，在这段丧妻的岁月中毫无食欲，逐渐衰老。他的衣物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气味，微弱却能辨别无误。他在中，嗜、叹气，梦见大团大团的黑暗，他不得不将它们队路上驱除掉，或带着一神令人苦恼的衰弱或绝望的态度攀越过去。在退休老人们的家庭医生^所推荐的用来减轻依^孤独不幸的欧洲放行史中，我们无法找到任何一次旅程能达到这一目的。老波森的手一向很笨拙，来他总像在洗锥水中那样不断在空中摸索，搜索昔像透明肥皂泡一样不可捉摸的事物，或是徒劳地试图系上或解开那些不得被系紧或松开的制品的行为方式，着实变得分外可笑。胡夫已经继承了一些笨拙，眼前父丝夸张的、反复的拙劣模仿惹恼了他。这个鳞夫在附胃的璀士之行一也就是，在那个对他而言导致了所

有的事都变成"所谓的"的事。牛发生前不久——他的后一天的早晨，这个老笨蛋为了观察一下天气，同威尼斯式的百叶窗苦苦缠斗，终于在百叶窗咯咯作响地重又坠落之前成功地瞥了一眼棚湿的人行道，并决定带上他的雨伞。雨伞折了，他便开始去改善它的状况，一开始胡夫带着一种反感的瞧着，鼻孔闪着光、抽搐着。既然许多事物，从着的细胞到逝去的生命，在并不永远能干和仔细的无名造物主手中才时会经历意外的小灾难，那

246

### 纳·夫小说全集

么赖视和嘲笑就是不恰当的。雨伞黑色的下摆杂乱地翻转过，不得不被重新整理。当条带的孔眼被弄好以备使用，即在食指与拇指间形成一个有形的小圈时，它的扣子却消失在褶皱和折缝里。看了一会儿这些愚蠢的摸索，胡夫陡地从他父亲手中夺过雨伞，动作如此粗暴，致使这个老人又保持了一会儿在空中拿捏东西的动作之后，温和地对这个粗暴行为报以歉意的一笑。胡夫仍一言不发，猛地合上雨伞——老实说，并没有比他父亲弄得更好些。

他们今天计划干什么？他们将在傍晚时吃饭的地方吃早餐，然后逛几家商店，再去游览观光。当地的自然奇观——塔拉滞布被画在走廊厕所的门上，同时也被复制在门厅墙上的大幅照片中。由于习惯性的过分讲究，老波森博士在前台旁停下询问有无他的信件，尽管他并不期待会有任何信件。经过短暂的搜寻，竟然出现了一封给帕森太太的电报，但没有他的——这个不完

全巧合引起了他的惊愕。一卷测量用的卷尺碰巧放在他的肘边，他便开始将它缠在自己的粗腰上，好几次找不到尺端，便趁此向不耐烦的招待员解释说他正打算在城中买一条夏天穿的裤子，所以希望能弄清尺寸。这些无聊的罗唆对于胡夫来说是如此地令人厌烦，以至于在那个灰色的条带还未重新卷好之前他便已经向门外走去。

247

5

早餐过后，他们找到一家外观适宜的商店，“女士用品，削价销售。”“我们的好运，成功的销售。”他的父亲翻译道，却被胡夫带着一种疲倦的蔑视正过来。窗外一个铁三角架上竖着一根柱子，顶上挂着几条折叠成花篮状的裙子，毫无遮拦地立在愈下愈大的雨中。

“我们快进去吧。”波森博士紧张地说。

①原文为法语。本书中凡化种字体感文均为法文，不再另注。

248

^! ^^^/』、说全集

他对雷雨的恐惧又一次引起儿子的反感。尽管不情愿，儿子仍跟随父亲走进这家简陋的服装商店。以往星期四店里从未如此红火。而今天，老板外出进货，另两个店员——一对夫妇在他们的小公寓刚刚发生的火灾后被送入医院治疗。只有一个女店员艾尔玛独自照料生意，忙这忙那，满脸的焦虑和忧虑。此刻，她正在一面帮3个从伦敦来的老妇人拿主意，一面又为另一位穿丧服的德国金发女郎指点拍护照照片的地方。每

个老妇人都顺次在自己胸前摊开同样花色品啤的衣眼。而 波森博士满腔热情地将她们伦敦腔的^叨译成蹩脚的法语。 穿丧服的女郎回转来拿她忘在这里的包裹。更多的衣眼被推 荐给顾客，更多的标价给顾客，更多的标价牌被顾客们扫视。 又有^顾客带着两个小女孩走了进来。这当口，波森博故 想买一条运动裤，女店员便拿了几条让他在旁边的更衣室里 试穿。胡夫趁此溜出了这家店铺。

胡夫渙无目的地闲逛着。这是个多雨的小城，虽然当地的小报一直嚷嚷者呼吁在商业区建造拱廊，却毫无收效，他只好 始终让自己走在各种建筑物凸出来的屋檐之下免遭雨淋。

胡夫渙步到一家礼品店前站下，欣赏那里的商品。 好一个绿色小人像。他觉得这个滑雪女郎无比动人，只是透过陈列窗他无法判定它的质地，【其实，这是由"雪花石膏"仿石制成的。在格兰贝尔监狱由勒死男友乱伦的妹妹、粗暴的同性恋犯人阿曼德，雷将它雕刻、染色而成。）

还有一个真皮小化妆盒里的梳子，还有，还有它一嗅，这精巧绝伦的小梳子一不小心就会被弄坏的，甚至需要花费 一个小时的工夫才能从它紧密的流齿间剔除掉污垢。对，就用 那些摆放在里面陈列着的削笔刀中较小的刀片。那只表面有牛犊图案的可爱的手表才卖22法郎。是否有人会将那个中间對脉情

249

是白色十字，四周围有22个州的木盘买下来送给他的大学室友 7胡夫也是22岁，他常常被某物偶然巧合的象征所困扰。



十字路口响起叮当的铃声，同时闪现瞇眼的红光，减速挡 板也无情地落将下来。这是在宣布有紧急事件发生。

棕色的帘幕只拉上一半，露出坐在里面的女性那穿着透明黑丝袜的优雅的睫。让我【门赶紧重新捕捉那一瞬间！帘子

是路旁一个^^子的，亭内有为高个或矮个准备的方凳，还有一部自动照相机，供人们拍搔用于护照或消遣的快照。胡夫盯着那双腿，然后注视亭子上的标志，两用的"3 "字似乎构成一寸无心的双关语： 一隱相

当仍为处子的他，在虚幻中运作那些胆大妄为的狂想时， 一个双重事件发生了：雨中一声通雳轰然炸开；亭内一道镁光 骤然一闪。那位远不至于被雷电击倒的黑衣女郎合上她的手 提包走了出来。无论她以她那姣美的形象&載适宜的黑纱去 参加的是什么样的葬礼，都与邻近那家服装商店同时发生的 第三个事件毫不相干，

他应当跟着她，那将是一种美妙的体验——跟着她而不 是去傻瞧一件商品——"那只对一位老人而言是好的体验"， 帶者一声咒骂和叹息，胡夫撤回他的脚步，沆咪冥冥之中得到 ^^警喻，他回到那家店铺。

艾尔玛后来告诉她的邻居说，她原以为那位绅士已和他 儿子一同离开了。^他儿子0来问她时，除了听出他一口流利 的法语之外，无法明白他在说什么。而当她明白过来，不禁笑 自己的愚蠢，便迅速地领胡夫到试衣间，并且依然以一种回想 起来颇具戏剧性的姿态由衷地笑着将那绿色而不是^色的帘

## 小说全集

## 子拉开……

空间存在的混乱与错杂总有它可笑的一面，但没有什么比3条裤子在地板上纠缠成冻结状的舞蹈形态更为滑稽——棕色运动裤、绿色牛仔裤和灰色13法兰绒短裤。笨拙的老波森

在挣扎着将一只穿着鞋子的脚伸进一个曲折的细裤腿时，蓦地感到一阵血嗖轰地涌向头部。他在摔到地上之前便已死去，

就像从一相当的高度坠下，现在他仰面躺在地上，一只种 向前伸着。雨伞和帽子映在高悬的镜子里。

这位哈里·爱默里，波森，我们胡夫的令尊大人，也许可以 被描述为一个善良的、热心的、可爱的小老头，或者一个可怜的蹩子。这完全取决于人！门的视点和观察者的角度。无尽的痛苦与悲哀，徘徊在悔恨自费的阴霾中和追悔莫及的城堡里。当胡夫还是个小学生的時候，即使他如同波士顿杀手一样强壮，一亮出你的手，胡夫——他也无法对付所有那些辱骂他父亲的家伙。在同他们中最可恶的小子进行了两三次愚蠢的较量之后，我〔门的胡夫采取了一冲更为明智和中庸的无言隐忍的态度。这使他一想起来便不寒而栗。但由于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一种良心古怪的扭曲，他这种对于自己恐惧心理的认讽令他聊以自慰，因为这证明自己还不完全是个怪物。

现在，他不得不做点什么以对付那些直到这特别的一天为止的令他蕃然回首痛感内疚的冷酷行为。处理这一切就如同处置当局装在纸袋里留给他的父亲的假牙和眼镜一样痛苦。他能哆求助的惟一的亲戚是居住在斯克兰顿的叔叔。叔叔在大洋彼岸建议，与其将尸体海运回国，莫如在当地火化。实际上，这缺乏引导性的方针从许多方面来说，祇表明是最轻而易举的办法，特别是这样一来，能使胡夫立即摆脱这可怕的

每个人都给了他帮助，他尤其要向美国驻瑞士领事哈罗德·赫尔表示谢意。因为领事尽一切可能给了我们这位朋友以各种援助。

在年轻胡夫体验的两种!! 运动中，一种是普遍的，另一种则是特殊的。

首先是通常向往的自由感。好似一阵疾风，清新且令人心旷神怡，吹走了许多生命中的无聊。特别是他欣喜地发现，有3000美元在他父亲破旧的、却是鼓胀的钱包里，如同许多年轻的蠢材，从一垒钞票中感受到种种及时行乐的实实在在的混沌感。胡夫毫减实感可言，他不拥有挣大钱的野心，也不存有对未来生存方式的忧虑。当他发现这笔钱不过是遗产的十分之一时，这一切就更显得无关紧要了。当日他就搬进日内瓦较好的公寓，晚筇享用美国龙虾，尔后在他下榻的旅馆后面的小巷中找了她的第一个妓女。

由于物理学和动物学的原因，性爱不像其他许多更为复杂的事物那么明澈。大家知道，在他的家乡，胡夫曾遇到一位 38 岁的妈妈和她 16 岁的女儿。对于前一个，他阳痿；而后一

253

个，他又缺乏胆量。我<sup>^</sup>这里有一个陈腐的问题，是有关难以忍受的性饥渴，有关求得满足寂寞的通常实线，以及有关难以忘怀的梦幻。

如今他勾引的这个女孩身材矮小却有着一张可爱、苍白、略带俗气的脸孔和一双意大利式的眼睛。她领「！<sup>^</sup>」一个满是小房间的可怕的旧房子里，一张较好的床铺，一个明确的"号 码

、  
实际匕在差不多是 93 年前，一个俄国诗人在去意大利 的途中曾逗留于此，至于床，当然是另一张带铜头的，被整理 又被弄乱，用一件长衣遮盖着，再被整理好，上面有个绿色的 带折的手提包。那件长衣被那位穿着男睡衣、裸 8 着肩膀、蓬 头垢面的旅客扔到那里。我 1 们发现他正在犹豫哪些东西需要 从旅怖中取出，因为旅行包需要先由邮政马车寄走<sup>^</sup>陛东 西应该转移到背包里。背包将伴随他翻越群山到达意大利边 境。他期待着他的朋友、画家堪迪<sup>^</sup>&夫，随时来此同他<sup>^</sup> 外出游玩。这将是那些无忧无虑的，即使在这种 3 月细雨霏霏

的天气，也有可能舰浪漫龍的綠旅行之一。在那些不舒服的日子里，阴雨连绵；澡步 10 英麵最近的夜总会后，他的靴子湿得响透。他们站在门？啦心是否会被逐出去，他把他的脚载在几页德文报纸里，碰巧发现这种语言读起来要比法语 容

易。眼下主要的问题，是斟酌将^|！璽手稿究竟放在背包里 还是在途中寄走。这些手稿包括几封信的草销，写在装订于黑 皮中的俄国复写簿上的未完的短故事；部分哲学短论写在一 个于日内瓦买的蓝色笔记本里；还有一个刚开头、暂时命名为 《浮士德在莫斯科》的小说散页。

当他坐在餐桌旁，我们胡夫的妓女将他的大手提包猛地 放在这个餐桌上。从包里露出满是用紫色、黑色、劣质的绿色

254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墨水龙飞^舞地涂抹和胡乱插入的"浮士德"之类的第一页。对胡夫而言，纸上的混乱不堪即是整齐，墨污即是图画，栏外 注释犹如翅膀。他非但没去收好他的纸张，而是拔去随身携带 的墨水瓶塞，挪近桌子，握笔在手。但恰在此时，传来"梆"的一声欢快巨响，门被突然打开，尔后又重新合上。

胡夫，波森跟随他多变的女孩走下长而陡的阶梯，到他 阔别多年的、他所偏爱的街角。他希望这女孩能留他到清晨， 这样可以省去一晚住在那有他父亲亡灵存在于每一幽暗角落 的寓所。然而，当她看出他还有留宿之意时，她误解了他的用 意，粗暴地说，要使他这么糟的演奏者重整铄苒，再次进入状 态，额耗 费太长的时间，便将腿了出来。

然而，阻止他入眠的并不是鬼魂，而是难耐的闷热。他将 窗帘大开，对着四层楼下面的停车场。头上的月牙如此暗淡， 以至于无法照亮下方斜向看不见的湖面的房屋屋顶。修车库 的灯光，使人能够依稀辨出孤独的阶梯伸向混乱的团团阴影

一切都如此凄凉和疏远。我们的患恐高症的波森感到地心引力在邀他投向这夜色和他父亲。

当他还是个光屁股的孩子时，便在睡梦时夜游多次。但熟悉的环境保护了他，直到后来这奇怪的病症消失。今夜，在这陌生旅馆的高楼层上，他缺乏一切保护。他关上窗户，坐在扶手椅中，直到黎明。

255

7

在胡夫年轻时代，当晚上遭受梦游症袭击时，他会紧抱着路走出房间，游逛到楼下。他记得常常在一些古怪的场所醒来，在通向地下室的楼梯上或在门厅壁橱里，挤在胶套鞋和雨衣堆里。而这个孩子并未被这些赤足的旅行吓坏，他不介意“举止像个幽灵”，只是请求将他锁在自己的卧室中。这也不奏

效，因为他会队窗户爬上可以通向学校宿舍的那画廊的倾斜屋顶。他第一次这样做时，寒冷的石瓦蚰及他的脚掌使他惊觉，结束他的贿，回归他的小黑巢。与其说依靠别的什么，不如说是靠耳朵来避开椅子等杂物。一个又老又愚的医生建议

25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他的父母在他床边地板上铺上湿毛巾，并在战略性位置放上盛有水的盆。其惟一的结果是在奇异的梦游中他设法规避了一切障碍，发现自己竟在烟囱下瑟瑟发抖，并有一只学校里的猫为他作伴。在那次突围之后不久，这神鬼怪的发作逐渐稀少，并

在他的青春晚期彻底消失。

作为夜游症的"副产品", 发生了同床边桌子搏斗的奇异 行为。这是胡夫进入大学, 与同学杰克, 摩尔一同寄宿在新建 的斯奈德学生宿舍的两个房间时发生的。那是度过了一天令 人疲惫的填鸭式教学, 杰克却在半夜被从卧室兼起居室的房 间里传来的一阵哗啦啦的破碎声惊醒^他前去察看。胡夫在 他睡眠中幻想他床边的桌子, 一个从过道的电话下借来的3 条腿的小东西, 在那里兀自展开了狂暴的战争式舞蹈, 就像他 ^ 一次降神会上曾看到的一个物件, 当问及所邀神圣(拿破 仑)是否^: 圣, 赫勒拿的日落时, 所表现的那样。杰克, 摩 尔发现胡夫正精力充沛地从床上探起身子, 双手紧紧抱住并 压住这个无奉的物体, 荒唐地拼尽全力去阻止它并不存在的 运动。书、烟灰盒、闹钟, 还有一盒咳嗽药片都被晃落, 那备受 折磨的木材制品在这个傻瓜的紧抱下发出噼啪声和爆裂声。 杰克将双方掰开。胡夫即偃旗息鼓, 安静地转身去睡了。

257

8

在胡夫第一次与第二次造访璀士之间逝去的10年中, 他 曾以各种不同的枯燥方式谋生, 陷于那些同"卓越"青年同样 的命运: 他们缺乏特别的才能与堆心, 只习惯于仅用少许才智 干那崔单调乏味或虚有其表的工作。他们如何对待另一种更 高尚的使命, 他们真正的理想与情感是怎样的以及归属何处, 并不具的是个秘密——现在5没有什么秘密——只是专家能 说明与显示那些过于令人悲哀与恐惧、以至于无法去面对的 事物, 对专余^言

，才应去探查一个灵魂的痛苦。

他能够在脑子里运算8位阿拉伯数字的乘法，但这个能

258

夫小说全集

力在他25岁时因病毒感染而住院的那段阴沉的夜晚失去了。他

在大学杂志里曾发表过一首诗，是一首很长的不着边际的诗，

开头相当吉利：

"啄福是省略号…，—，

大阳给湖作了个神圣的榜样……99

他曾给《伦敦时报》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在几年后重新出 版于

《致编辑》的选！！中。

"先生，"其中一段写道，"安纳克里昂①85岁时被《葡萄酒 的骨头'梗死(正如位爱奥尼亚人论述的)》，一个吉普赛人 向淇师阿历奥克辛预言说他将在西班牙被一头死公牛杀掉。"

大学毕业后的7年中，他作为一个声名狼藉的骗子、后象 征主义

者阿特曼的秘书和不为外界所知的助手，应对这类注 释负全

责：

、【011116011②(同！！11^0；111^11，111111^相关联)显然

是圣母 的象征；就像服0^④〈源自"1^11 @〉显然属阳性一

样。"

他曾做过一段时期的文具生意，他宣传淮广的一种自来 莉用他

的名字命名：坡森笔。但这算是舰大的舰了。

作为一个阴郁的29岁的人，他进了一家大出版公司，在 那儿他

曾担任各种工作——研究助理、观察员、副编辑、编辑、



①公元前约口0?化0年间希抒情谗人，恃，歌项爱情和欢宴。

^ 8为:坏列巨石群柱，

^塞为,生乳

》意为!巨石-

⑥意为,臣仆，先生，

"恤情

259

校对员、我门作者的吹捧者。作为一个郁郁寡欢的奴隶，他被置于弗兰克德太太的任意支配之下。弗兰克德太太是一位精力充沛、自命不凡的女士，有着一张红润的脸和章鱼似的眼睛，她的极为浪漫的《火鸡》已被同意出版，但必须是在纽果断的修改、无情的删减和部分的重写之后。重写的部分，包括零零落落的几处，应当将已被大刀阔斧地删除后，余"的章节间"流着黑血的伤口"弥合起来，这项工作本来是由那位后来离开公司的胡夫的同事，一个搥马尾头的美人儿来执行的。作为一个小说家，她甚至比弗兰克德太太更缺乏才华，胡夫现在不但苦于她给该小说造成创伤的愈合工作，还得处理她未经触动的旧疾。他同弗兰克德#在她的迷人的郊区房子里喝过几次茶。房子内几乎全部用她已故丈夫的油画装炸，客厅是早春的画面，餐厅是夏季的，新英恪兰的全部辉煌闪蹒在图书室，而冬季在卧室。胡夫没有在那个特;：1的房间逗留，因为他有种怪异的感觉，觉得弗兰克德太太正策划着在弗兰克!^红紫色的雪花"下被强奸。像许多过分成熟且风韵犹存的女艺术家一样，她似乎并未十分意识到大狗脯、铍脖颈、以科隆香水

作烘托的女性温柔也许会使一个神经质的男性反感。当“我们”的书最后终于出板了，他发出一种宽慰的“咕嗜”声。由于《火鸡》在商业上的成功，他发现自己又被分派了一个更为迷人的工作。

这就是“先生”，在办公室他被如此称呼。他有一个很长的德国名字，分为两部分，还有一个介于“”&①和“叫②两词间的贵族头衔。他写英语远胜于讲英语。他的英语一与纸

① 意为：城。

② 意为：石。

260

^ (^ 小说全集

张联系起来，便获得了一种协调感，一种丰富的和表面上的虚饰，这就使得他所入籍的国家的某些要求不高的评论家称之为“文体大师”。

14先生是一个暴躁的、不令人愉快的粗鲁的外地客户。胡夫同他跨海的交际——8先生主要住在瑞士或法国——缺少同弗兰克德经历中的由衷激情。但8先生尽管或许不是第一流的大师，至少是一位在行地使用自己的武器，为取得使用非正统标点法以适应奇特思维的权利而顽强斗争的真正的艺术家。他的一部较早的作品的，本被我们亲切的胡夫毫不费力地编辑出版了。然后便开始漫长地等待8先生许诺在春季结束前寄来的新小说。春天早已过去，小说却无任何结果，于是胡夫飞往进士亲自去同这位懒惰的作者会谈，这便是他4次欧洲之行的第二次

他同阿曼达邂逅是在会见8先生前一个灿烂的下午,行驶在瑟尔和维尔赛克斯之间的一节瑞士火车的车厢内。他错误地登上了一列慢车,而她选择了这列能够在一个小站停车的火车,这个小站有汽车前往维特,在那里她的妈妈有个木造别墅。他们同时对着湖泊的一排紧靠车窗面对面的两个座位落坐。一个美国国家^占据了过道那边相应的有4个位置的一

0。胡夫翻开了《日内瓦报》。

嗯,她真美,要是她的嘴唇再丰满一些就更美了。她有一双深色的眼睛,金色的秀发,蜜一样色调的皮肤。一对新月形

### 纳夫小说全集

的酒窝嵌在她洒红的面颊、令人爱怜的嘴巴两侧。她在铁褶边的衬衫外穿了一件黑色的夕晡。一本书放在她的膝上,戴黑手套的双手下。他想他认得出那烟火色的书皮。

他们初次相识的过程相当平淡无奇。

那3个美国孩子开始粗野地从箱子里拖出毛衣短裤之类的东西,寻找被他们稀里糊涂丢落下的画册。而这一堆连环漫画,现枉被一个活泼的旅店女招待用一条旧围巾包好,照管起来。此时,阿曼达与胡夫交换了城市派头的不满的一瞥。两个美国成年人之一看到阿曼达冰冷的眼光,则报之以温厚的无可奈何的表情。

列车员过来查票。

胡夫稍微斜一下头，以便证明他是对的：那本书的确是《金色窗户中的人影》装本。

"是我们出板的一本。"胡夫说者并示意地点了一下头。

阿受达研究着自己膝上的书，似乎要从中寻求他的言论。她的裙子很短。

"我的意思是，"他说，"我为那个特别的出板社工作。为这硬皮版本的美国出版社工作。你喜欢这本书吗？"

她用流利却不自然的英语回答说，她讨厌诗体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她欣赏反映我们时代的无情的现实主义的东西，她喜欢关于暴力和东方智慧的书。

下面会进展得更好些吗？

"喔，在一个里维埃拉的别墅，有一个相当戏剧性的场面，当这个小女孩、叙述者的女儿……，"

9^10&情

263

"朱恩。"

"对，朱恩点燃她的玩具房子而整个别墅都烧毁了。但恐怕没有太多的暴力。它却相当具有象征性，以一种恢弘的形式，并且，喔，同时还非常微妙，就像我们在第一版新书推荐中说的，或至少曾说过的那样。那个封面是著名的保罗·浦兰设计的。"

她将结束谈话。当然，无论多无聊，生活中那个差事都应有个终结，就像完成那条通往维特的路。在那里他们有房子

，一座亲华的别墅。但在那条新路竣工之前不得不先徒步跋涉到德科尼塔乘索道。那本《燃烧的窗户》成叫其它什么名字的书是昨天，在她23岁的生日时，该书作者的继女刚送给她的。这个女孩可能是<sup>^</sup>，亚，是的。朱莉亚和她这个冬天一同在台森一个给外国女孩开设的学校里教课。朱莉亚的继父刚刚和一直被他以一种可恶的方式对待的母亲离婚。她11门教什么？噢，仪态，，一类似的东西。

胡夫和这个新结识一极具魅力的人儿改用法语交谈，他讲法语至少不亚于她讲<sup>1 ^</sup>语。当他被要求猜测她的国籍时，他忤度地说是丹麦或荷兰。不对，她父亲的家祖籍比利时。生父是一位建筑师，去年夏天在监督爆破已废弃的温泉疗养地上的一座著名饭店时被炸死。她的母亲出生在俄国一个贵族家庭，但是当然完全被革命给毁了。他喜欢他的工作吗？他是否可以将那深色的帘子拉低一点？这死去的太阳的葬礼。那是句谚语吗？她问道。不，是他随口胡编的。在他凭一时高兴而断断续续记的日记里，胡夫在维尔赛克斯的那个晚上写道：

264

科夫小说全16

"在火车上同一个女孩聊天。她有着可爱的棕色的裸着的双腿和金黄色的便鞋。她小男孩似的疯狂欲望和浪漫骚动永远不会令人有超前感。阿5达，察涣，她贵族的姓氏同我平凡的姓不相谰和气我认为拜伦②将<sup>^</sup>"皿<sup>^</sup>③（意思是"孔雀的扇形尾"）用于一个非常高贵的东方背景中，富有魅力的老练，

X令人惊叹的天真。倘若你发现自己在附近地区，可能会看到由其父建成的别墅。希望知道我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我的

工作！我回答——问我能做什么，不要问我在做什么。可爱的女孩，可爱的透过半透明黑纱的太阳余晖。我能在3分钟内记住一整页的通讯录而记不住自己的电话号码，我能创作出几段像你一样、或像300年后人们写出的任何东西一样新奇的诗篇，却从未发表过一段韵文，除了大学时的一些幼稚无聊的东西；在父亲学校的运动场上我发明了一种具有破坏性的0击发球方式——斜削的粘着式抽球，但一笥之后便上气不接下气；用墨水和透明水彩我能画出卓越的半透明湖景，且天堂里所有的山川均倒映其中，却不能在波兰附近别墅熠熠生辉的窗子里画一条小^，或是一座桥，或人物3画轮廓；我在美国的学，校里教法语却一直无法除掉我传自母亲的加拿大口音，尽管当我悄声读法语单词时连自己都听得很清晰；我能悬浮一英寸且保持10秒钟，却爬不上一棵苹果树；我拥有哲学的博士学位，却没有德语的学位；我已深深爱上你却将不采取任何行动。总之，我是一个天才。碰巧另一个使得尊敬^天才的^女送给她那本她正在读的书。来莉亚，摩尔无疑已忘记两

① 胡夫的姓钱森：“意为”人、

② 1783—1821年、英国诗人，著有《唐辨’等^

③ 拜伦与阿#达’察漠(^！^"^^)？

情

年前我曾占有过她。她们母女^都是狂热的旅游者。她们^ 去过古巴、中国，以及类似的原始的地方，并且喜欢评论在那 儿结交的许多迷人的和奇怪的人们。请允许我提及她的继父。 他是个法西斯吗？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会称8太太的左撇子是 陈腐的市侩作风，正栢反，她和她的女儿崇拜激进分子^，我 说，8先生，他对政治无反应。我所钟爱的人认为这正是他的 麻烦所在。奶油似的脖颈上有个小金十字和一颗美人痣。苗 条，活泼，销魂！"

尽管做了那些自我批评，胡夫还是采取了行动。他从神圣 的维尔赛克斯宫给她写了个便条，说他几分钟后将在这里同 我1门最有价值的作者喝鸡尾酒，这位作者最好的作品你也许 不会喜欢。请允许我来拜访您，是周三，还是周四？因为那时 我会在你的维特的阿斯科特饭店，有人告诉我，即使在夏天那里也有扱棒的滑雪运动，别一方面，我待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 弄清楚这个老恶棍的书何时能写完。想起来仅在前天我还那 么热切盼望见到这个伟大的人物本人，真的很奇妙。

就眼前的景观来说，远比我1门波森预期的更为奇特。当他

队门厅窗户向外巡视并看见只队他的车^露出来时，没有闻 名的号角声和迷入的欢呼在他紧张的体内混响，那里仍完全 被阳光照耀下火车里那个光腿女孩所占据。然而！？听展现的 景象

何等壮观——他英俊的汽车司机在一边帮着这个肥胖的 老家伙，他那留着胡须的秘书在另一边扶着他，两个穿制服的饭店服务员在门口台阶上踌躇者试图给以帮助。胡夫体内的“新闻通讯员”注意到！？先生戴着深褐色的天筠绒涯拉比帽，穿一件柠揀色衬衫，胃一条淡紫色领带，以及一身弄皱了 的灰色套装。似乎同其他的一至少，同一个普通美国人相比，没有什么差别。“你好，”，

迪们在酒吧旁的休息室落座。

整个事情经过的虚幻感被这两个人物的外貌和语言所强化。那个锥伟的土里土气、带着虚伪笑容的入，和那个留着强盗眩胡须的汤姆华斯先生，似乎在为一个看不见的观众，将一出令人窒息的书面戏剧动作化。而波森，像个傀儡，在这简短却稀里糊涂的会面中，无论他怎样坐着或者注视何处，都如同顿洛克①隐匿起来的女房东，将他连同舒一起挪动，从而使他游离出这场戏。

同阿曼达的真实性相比，这场戏委实虚假如同蜡人展。阿曼达的形象印在他的脑子里，在各种不同的平面上闪现出来，时而倒立着，时而又在他的视野边缘逗弄他，总在那里，总是真实且令人激动。若拿他0之间在火车上的闲聊同这个酒吧内造作的哄笑一同展示，那平乎常常的套话便闪铺出一种确实的光辉。

268

小说全集

“喔，您看上去真精神。”要了 料之后胡夫热情洋溢地说 着流



话。8男爵有着粗俗的外表，土黄的面色，好斗的丛生的眉毛，一种入木三分的眼神。满是酒精疙瘩的鼻子，毛孔很大；一张恶犬似的嘴，塘口坏牙，那种别出心裁的下流倾向在他作品中极为明显，同样也在他精心准备的发言中流露出来。他现在的听说所为，根本不是“看上去椅神”，而是越来越像电影明星鲁宾森——他曾在佛罗里达上演的电影里扮演一个老强盗；而现在并不存在这么个角色。

“总之~臉吗？”胡夫问，压抑着自己的不满情绪。“在尽力使一个故事短些，^先生回答~他那种不仅用冒充的浓重殖民地口音的英语讲出一些陈腐的套话，并且连连讲错的说话方式，着实令入冒火——”我一直感觉不太健康，您知道，我的肝脏里有种有害子我的东西。”

他长长地吸了一口威士忌，接着，以一种波森从未见过的方式用它漱口，再慢惺地将他的杯子重放在矮桌上，然后，将满口的东西一吞而下。并且转用他第二种英语风格，姑且把它当作他最重要的特色：“‘失眠’和她的姊妹‘夜间工作’折磨我。当然，要不舰样，我会像一联邮票那样强壮。我想你没见过汤姆华！^生。聽，发音来自‘帕森’，还有汤姆华斯：就像是英国种的有黑斑点的猪。”

“不，”胡夫说，“我的姓并不源自‘帕森’、而是来自‘帕特^’。

“好的，孩子。菲尔好吗？”

他们简短地评论了一会儿^的出钹商菲尔的精力‘魅力’和聪明才干。

"此外他要我去写不恰当的书。他要……"设想一下当他提到他的对手的小说名时那种顾盼的沙哑嗓音，"他要4寻乐3^90&情

239

的男孩》，却对4苗条的妓女》感到满意，我能提供给他的不是《排场》，而是我的第一部也是最无骤的那部著作《隐喻》7

"我可以向您保证，他正迫不及待地盼着您的稿子呢。顺便说……，

他便说、的确！对于那个不合逻辑的转换应存在一个修辞术语。一个独特的5象透过黑纱顺便显出。顺便说，若得不到她，我将失去理智。

"——顺便说，我昨天遇到了一个人，她刚见过你的继女……"？

，  
"前继女。，先生纠正说，"好久没见了，我倒希望这样保持下去。再来一杯，孩子。（这是对酒吧招待说的）"情况很奇特。这位年轻女士在读……^

"请原谅，"那位秘书热情地说，并将手中胡乱记的笔记合上递给胡夫。"！（先生讨厌提到摩尔小姐和她的母亲。）"

我并不责怪他。但胡夫出名的老练18滑到哪里去了？发昏的胡夫非常清楚全部经过，是从菲尔那里听来的，而不^^莉亚一那个不纯洁却还含蓄的小女孩那里。

我们的这段叙述可能相当枯燥，但我们必须完成我们的报导。

8先生一天在他雇佣的侦探的帮助下，发现他的现任老 婆玛丽安与克里斯辰·^恩斯有染。派恩斯的父亲是著名的 影界人士，曾导演过影片《金色的窗子》〔怀疑是以我们作者最 好的那部小说为蓝本改编的〕。&先生欢迎这一状况，因为他 正大献殷勤地向他18岁的继女朱莉亚，摩尔求爱，现在正为 其将来作打算。这位令人尊敬的、故作多情的老色鬼的三四次婚姻仍没有使他满足。然而，不久，他队同一个侦探（他目31！正 奄奄一息地躺在福摩斯——一个岛上的又热又脏的医院里）

270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那里得知，那个年轻的派恩斯，那个英俊的娃脸的花花公子，不但是母亲的、也是女』I的情人。并有两个夏天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卡沃利尔殷勤地侍奉她们，而他不久也将死去。因此分手比II预料的更为痛苦和彻底。而在这当中，我们的胡夫，凭他深谋远虑的小花招（尽管他实际上比大块头8高半英寸），碰 巧也得意扬扬地在这颇为拥挤的拳击场上插了一脚。

271

11

朱莉亚喜欢有强壮叹手和忧伤眼神的高个男人。胡夫是 在纽约的一个聚会上第一次见到她的，两天后又在菲尔处同 她偶然相遇。她问他是否有兴趣去看4玟俏的花招》，一出风行 一时的"先锋派"戏剧。她有两张票，原打算和她妈妈同去，但 其母因法律事务（正如胡夫猜测的是有关离婚的程序）而不得 不前往华盛顿；他是否思意陪她去？

就艺术而论，"先锋"不过顯求某些胆大的市侩时尚，迎合某些人的趣味。所以，当幕布拉开，胡夫愉快地看到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一个赤裸的隐士坐在破裂的马桶上时，并不感

272

柑"科夫小说全集

惊讶。

朱莉亚吃吃地笑着，为将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作好了准备。

他的手羞怯地握在他的拿心里。

在充潢性欲的眼里，她的娃娃脸极其惹人怜爱：她也斜的  
子的纤细体态，她的关节纤弱的肢体，她颌前剪得齐齐的异国情调的柔滑秀发。

同样令人愉快的是设想到曾向一个采访者吹?！自己有一定的心灵感应能力的8先生在他的塘士幽居地，此刻定会体验到一种妒忌的刺痛。

，该剧可能在首演后便被禁止。许多吵闹着向这个临时剧目提出抗议的年轻示威者成功地中断了这个他们实际上支持的演出。几个蕃庆的小炸弹突然爆炸，整个大厅弥漫着呛人的烟雾；一团欢快的火焰从松散缠绕的几卷粉色和绿色的卫生纸中跃出，

朱莉亚宣称她就要死于缺乏和口渴

剧院旁边著名的酒吧已无可救药的拥挤，在"道德单纯化的伊甸园的光辉中"(正如只先生对于另一个男女关系的描述)，我们的胡夫将这个女孩领到他的公寓—

在出租车里一个过于热烈的亲吻导致胡夫迸射出少许急不可耐

的火星，他不甚明智地考虑是否不应使朱莉亚的期待落空，据菲尔说，就在她母亲的灾难简姻的一开始，13岁的她便已被尺，。

这个由公司为胡夫租下的单身汉公寓在东第65号。极为巧合的是，那个房间同朱莉亚两年前曾拜访的年轻男友中最棒的一个的房间完全一样。她含而不露，什么也没说。但

胡夫受到了鼓励，

盖的孩子气

情

273

在远方的战争中死去的年轻人的形象极影响她的情绪，使她总是出入于洗手间或忙于冰箱中的东西，或是被手头的一些小事所干扰而拒绝敞开衣襟就寝。很自然的，在恰到好处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孩子屈服了并很快发现自己正协助着大块头胡夫胡乱队事做爱。然而，正当入港和喘息已扮膺常过程进行，胡夫带着相当可怜的快乐表情去取更多的饮料时，吉姆<sup>^</sup>梅杰青铜肤色和白色屁股的形象又一次替代了骨骼粗大的现实形象。她注意到<sup>^</sup>床上看到的壁橱镜子反映出的睁物摆设——木盘中的橙子同与吉姆一起度过那短暂的如花岁月中见到的完全一样，吉姆是这种长寿老人偏爱的水果的贪婪消费者。当她环顾四周时几乎不免有点悲伤，她从扔在椅背的那堆自己鲜亮的衣物中搜寻着回忆的漂泉。

在最后一刻她取消了他们的下次幽会，之后不久便去了欧洲。

在胡夫的头脑中，这次艳遇留下的仅仅是薄纸上的一点 口红污迹以及曾拥抱一个伟大作家的情人的浪褻感觉。然而，时间开始对那些短命的风流韵事发生作用，回忆便增添了新 的风味。

我们现在看到一块剥落的岩石和一个空酒瓶，许多建设 性的工程正在展开。

274

12

许多建设性的工程正在维特周围展开，他被告之在这伤 痕累累、泥疗不堪的山边将找到纳斯蒂亚别墅。

它当前的环境或多或少已被整修，在这响着起重机与粘 土碰撞的呜咽声的旷厨中形成一块宁静的绿洲。

在围绕一棵新栽的小花揪树成半0形的店铺中居然闪现  
出一家妇女时装用品小店;那棵小树下已遗留下七零八落的 东西，如工人的空瓶子和意大利文报纸。

波森的辨向能力此刻辜负了他，幸好一个在附近货摊卖 苹果的妇人为^指点迷津。一条过于多情的大白狗开始令人

275

不快地冲他翱跳，多亏那妇人将它唤回。

他走上一条陡峭的柏油路。路的一侧有一面白墙，墙头露 出冷杉和落叶松。一个装有栅栏的门通向里面，这是某个营地 或学校。孩子|门玩耍的喊叫声从墙后传来，并且有一个羽毛球 飞过埔头落在他的脚边。他没有去理会，他不是那种为陌生人 抬起东西的人，譬如一只手套、一个滚动的硬币，

道远一点，石墙中的一段空隙现出不长的台阶和一^刷 者白灰的有凉台的平房的门，平房标有"纳斯蒂亚别璽"的法 文手写体。

正如在只先生的小说中常描写的那样，"没人响应门铃？

胡夫注意到另外几级石阶横向门口，攀升之后，又向下延伸进入带有刺鼻潮湿气息的黄杨树林。这些石阶引他绕过房子进入花园。一个围上了的、仅半满的浅水池连着一小块草坪。

在草坪中，一憎胖的、有者令人躯的粉红色，四肢的中年女士躺在一个帆布睡倚中进行日光浴。一本，无疑是 同一本平装版的《人影》，书中夹有一封折起的信充当书签，我们明智地认为我们的波森没有认出它来。这本书放在一（牛泳衣上面，而这件泳衣又被她的躯干填满，

查理斯，察漠夫人，原名48斯塔樓，彼得诺夫娜^波塔泼夫（一个极其令人尊敬的却被其已故丈夫歪曲为"怕她泼 妇"的姓），是一个富有的家畜商的女儿。这个家畜商在革命后不久便率领全家从赖桑经哈尔滨和锡兰移民至英国。

她长久以来已习惯于招待这个或那个被任性的阿曼达违 约的年轻人。但这个新情人穿戴得像个推销员，并且在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你的天才！波森）使察漠夫人困惑和烦恼。她甚

276

斜夫小说全集

^人^有锺神。那个此刻正和阿5达在维持长年积雪的山峰 滑雪的瑜士男孩就很锺神。那对汉胞胎布莱克兄弟和老导游 的儿子

、金发的雪镶冠军雅克斯也是如此。但我们这位身材难看的、阴郁的胡夫，波森，戴着他的那条俗气地系在他廉价的白衬衫七的糟糕的领带，还有那身不可思议的栗色套装，根本不属她所能接收的范畴。

当被告之阿受达正在别的什么地方享乐并可能不会回来喝晚茶时，他丝毫没有费心去掩饰他的惊讶和不快。

他紧翎着脸站着。他的蒂罗尔幅子内侧已被汗水浸成暗色。难道阿曼达没收到他的简？^

察漠夫人给他一个不甚明朗的否定答复——尽管她本可以查阅那本故事书的“书签”，但出于一个母亲本能的慎重而克制住没有那样做，相反她将这个平装本“抨”地扔进花园内的包里。

自然而然地，胡夫提到最近他刚刚拜访过该书作者。

“我想，他住在塘士某地？”

“是的，住在岱野勃娄纳特，维尔赛克斯附近，

“岱野勃娄纳特总是使我想起俄语的‘苹果树’：

^1001^他有个不错的房子吗？”

“喔，我是在维尔赛克斯见到他的，是在”^饭店里，而不是在他家里。我听说^是个老式样的大房子。我们是谈生意，当然，他家里总是充满了他的那些相当一嗯，无^的客人。我在这儿等一会，然后就走。”

他不肯脱下上衣在草地上察漠夫人旁边的椅子上休息，他解释说，如此强烈的阳光使他的头都湿透了。

①俄^音译。

梦情



"那么请您到厘里坐一会儿。"她说，并诚挚地将这句俄语译成法语。

看到她如此费力地试图站起来，胡夫主动上前意欲帮她，但察漠夫人却严厉地命令他不要靠近她的椅子，以防他的亲近成为一种"心理障碍"。

她笨重的肥胖身躯只能通过一种细微的扭动方式才能移动。为了做到这一点她不得不集中精力试图愚弄地心引力，直到什么东西发出低沉的咔嚓声，并且这种抽搐动作很类（以于打喷嚏那种奇异景象，这时，她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就像是埋伏在那里，汗水勇敢地她的胸部和描画成紫色半圆的眉毛上闪闪发亮，

"这完全没有必要，"胡夫说，"我很乐意在这棵树的树荫下等者，我必须得有树荫。我从没料到山里居然还这么热。"

突然，察漠夫人整个身体猛地动了一下，致使她帆布睡椅的框架发出一声类似于人类的呼号。随后她便处于一种坐势，糊者地，

"一切都好，"她惬意地宣布并站了起来，简& 1神奇的突然变化，她现已披上一条鲜亮的有着流苏的织物。"来，我要请你喝积5棒的冷饮，并且给你看看我的相册。"

其实这饮料不过是一个高脾刻花杯里温热的自来水，加上一勺自制草莓售，使它带有一种芙蓉色调。而那些相册，整整4大本被摊在一个非常"现代"的起居室的矮圆桌上。"我要离开你几分钟。"察漠夫人说，然后在客人视野范围

内沉重地攀上那通向同样暴露在外的二楼的完全看得见、听得到的楼梯，从二楼一个敞开的房门，人们可以看到一张床，而从另一个门可见到一个脚盆。阿曼达曾说起过这个她已故

278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父亲的艺术结晶，成为一个固定展品吸引着罗癡西亚~和日本等遥远国度来的游客。

这些相册同这房子一样“传神”，但少了些压抑感。尤其~我们这个有窥淫癖的他十分感兴趣的是阿8达系列。它开始于已故波塔泼夫的照片，他70多岁的年纪，一小绺灰色胡须和身穿中国室内马褂使他看上去很整洁，这个稍微有点近视的俄国人俯瞰着一个在深深的摇篮里看不见的婴儿。这些快照镜头不但迫琮记录阿受达过去所有的成长阶段和业余照相术的所有进步，还展现了这个女孩形形色色天真无邪的裸体姿态。她的父母和阿姨，这些可爱照片的其乐无穷的拍摄者，认为一个10岁的小女孩完全有权像一个婴儿一样全裸体。

这个拜访者堆起一摞相册以遮住他如火焰般的兴趣避免被上面下来的人看出。然后几次翻回到那些小阿曼达洗浴的照片：她将一个长鼻子的橡胶大象玩具按在发亮的肚皮上，或屁吸鲑铍地站立着被涂满肥皂泡。另一个未及青春期的温柔的显8，是她赤身裸体坐在草地上的一幅照片所提供的，她铤理着洒满阳光的头发的头发，大大地分开她可爱的、由于透视关系而铄女巨人的双腿。

他听到楼上马桶的冲水声，由于某种犯罪感而吃惊畏缩，啪地

将这本厚厚的相册合上。他伸縮自如的心脏不高兴地缩紧了。但并没有人从那该死的楼梯上下来，心的悸动平息下来，他又重新回到那些无聊的照片上去。

第二本相册快结束时，照片突然变为生动的彩色画面，以庆祝她的青春期开始。她分别穿着花长裙、别出心裁的宽松衣、网球短裤、泳装出现在粗犷的蓝蓝绿绿的商业光谱之中。

①#巴布韦的旧称.

梦48)6情 279

他发现了她被阳光晒红的肩膀幽雅的桉树，她腿长长的线条，『也得知在她"岁时，她浅色的长发披至腰部。^有哪个婚姻介绍所的经纪人能给他的客户提供关于处女主题如此多

在第三本相册中，他发现一些类[以当前的环境：房屋另一端的柠檬色和黑色的客厅靠垫和在壁炉面饰上一个鸟翅蝴蝶的登顿裱画，这使他享受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没有装满照片的第四本相册是由她光彩照人的纯洁高雅形象开始的：穿着粉红风雪衣的阿曼达，戴着晶莹珠宝的阿曼达，倾斜在滑雪板上驶过"白糖似的尘埃"的阿曼达。

后来，队这透珑的房子上部，察漠夫人小心翼翼地沉重地走下楼梯，她紧抓楼梯扶栏，手臂的肌肉颤动着。她现在换上一件镶着荷叶边的精致夏装，似乎也像她女儿一样，经历着几个变化阶段。

"别起来，别起来，"她叫道，用一只手拍打着空气。

但胡夫坚持说他该走了。

"顿她，"他补充说，"当你的女儿从她的冰！回来时，告诉

她我非常失望。告诉她我将在这呆一周、两周、三周，就在这个可怜的维特山村里该死的阿斯科特旅馆。告诉她如果她不给我挂电话我会挂给她。告诉她……"他继续着。

现在，他已走在一条滑滑的小路上。小路躺在静止不动的起重机和铁锹中间，午后的阳光给它镀上了一层金色。"告诉她我的计划已被她破坏，被她20个姐妹，她20个记忆中的小入破坏，还有，如果不拥有她我就毁灭了/

他仍像所有恋爱者那样单纯。人们也许会对那个肥胖、粗俗的察漠夫人说：你怎么敢将你的孩子展示给一个神经质的

28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生人？但是我们的波森，含糊地设想这是一种遵从察漠夫入行为模式的极端（七现潮流。上帝，什么"模式"？这位小姐的母亲原是一个乡村兽医的女儿，和胡夫的妈妈一样（在整个可悲的事件中值得一提的惟一巧合）。把这些照片拿走，你这个愚蠢的裸体主义者！

她在午夜时分挂电话给他，将他从模糊的，却绝对糟糕的梦境《在旅馆里于吃了所有溶化了的乳酪和青土豆以及一瓶新酒之后）的旋涡中唤醒。当他胡乱抓起听筒时，另一只手在摸索他的眼镜，由于某种"共济"官能的怪异感觉，没有眼镜他就无法听清电话。

"优，波森？"

她的声音问道。

自从她在火车上朗读他给她的名片内容时，他就知道她 将他的名字发音为"优"。

"是的，是我。我是说'优'，我是说你很迷人地将它念错了。"

"我什么都没念错。瞧，我从没收到……。 "噢，你收到了？休丢掉你的信件就像——就像将珍珠丢进盲人的杯子里。"

"喔，正确的说法是'帽子，里。我赢了。现在听着，明天我^忙，但周五怎么样——如果你在7点钟能准备好的话？"他当然能。

她邀请"波西"(由于她讨厌"胡夫,"便宣布从此她将以此 称呼他)同她一起去滑雪,在哀季的撞斜尼塔.或像他误听成的031^11^ ^31 (盲目的激情)。这使他幻想出一片稠密的 保护浪漫的漫游者不受高山正午的雪芒烈焰伤害的森林。他 说在佛蒙特州的苏哥伍德的假日中认朱学过滑雪,但他很乐情

281

意在她身边散步,沿着一条不仅由想象提供给他、并且由一个雪人的扫帚为他清扫过的小径——那些并非真实的瞬间幻象 画面之一就能愚弄住最聪明的人。

282

现在我们将我们的视点集中在维特的主街上。时间是 星期四,阿曼达挂电话来的第二天。

街上满是单纯的人【门,他1【】的行踪让人一目了然。我1门或许可以随着天使或作者的喜好而介入或渗透到他&']中去,而 为了本小说只能队云云众生选拔出这个波森。

他漫步旅行的范围并不很广,只将他的游荡制限这 个山村单调

沉闷的視察上。

讨厌的车流流动着，流动着，有的人则谨慎地给他那流动的机器寻找停靠的位置，其他人来自或前往以北20英里相对對，^

283

时^得多的旅游胜地瑟尔。

他好几次经过那个喷泉，泉水队天竺葵状水槽的圆木^中喷出。他研究者邮局、银行、教堂和旅行社，以及介于公寓和洗衣店之间的仍披保留的黑色^屋，还有它旁边的小块菜地 和稻草人十字架。

他分别在两个不同的酒馆喝啤酒。他在一个体育用品商店前徘徊，之后他进商店买了一^很不错的灰色厚圆翻领运动衫，狗前绣着一面很小^漂亮的美国国旗，他轻声念着它的 标签：“土耳其制造”。

当他觉得该来点什么提提神的时候——他看到她正坐在路边的咖啡馆里。“优”转向她，想着她可能一个人在那儿；之后才注意到另有一个包在对面的座位匕。与此同时，她的同伴从茶店出来，坐上那个位置，说着一口可爱的纽约眩，还有那 即使在天堂里他都认得出来的娼妓外表。

“那个厕所简直是个笑话。”

这期间胡夫，波森，着殷勤的假笑走上前去，并获邀加入到她1门之中。

旁边那位正在看《论坛报》的莳客，颇具喜剧色彩地酷肖 波森已故的、我们极为爱戴的悔莉莎姨妈。阿5达认为（用一种庸俗

的含蓄字眼)朱莉亚,摩尔曾见过"波西",朱莉亚认为 是见过,胡夫也认为是。事实上,的确如此。他的"姨妈第二"可否借那个多余的椅子给他一用?她很愿意借给他。他的姨 妈是个可爱的人,和5只猫一起住在一个玩具似的房子里,是 在白铎街的尽头,一个最宁静的部分——

一阵刺耳的碎裂声打断了我(门:一个面容呆滞的女侍依 据自己的权力打落了一个装有一瓶柠檬汽水和几块蛋糕的托 盘。她垮下去,变幻的细碎而迅^动作兄^这个女人'特别

28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是她脸上的呆钝表情显得异常。

阿曼达告诉波西,朱莉亚大老远^日内瓦赶来是为了同 她商讨几句诗的翻译,翌日朱莉亚将带着它们去莫斯科,希望 能给她的俄国朋友"留下深刻印象"。波西在此是为她的继父 工作。

"我的前继父,感谢上帝,"朱莉亚说,"顺便说,波西,如果^以旅行著称的话,你可能帮得上忙。就像她说的,我想^莫斯科那个答应搭我的年轻的著名俄国诗人眼花缭乱。阿^达

已经给我提供了几个可爱的词,但我们在这儿给难住了。"她 从包里取出一页纸,"我想知道怎样说:'多么可爱的小教堂, 多么大的雪堆。'你看,我们先把它翻译成法语,她认为4雪堆'是!^」6 ^ : ^",但我肯定它不可能用法语说是""l6,而用

"(^!,或无论什么他们都叫做'暴风雪?'

"你要找的这个词是"叫^",一个阴性词。这是我母亲告 诉我的。"波森说。

"在俄语中，它是311^0^ "阿曼达说，接着她又冷淡地加 了一句，"并且8月份那个地方还不会有那么多的雪。"

朱莉亚笑了。她看上去挺愉快，也挺健康。她确实比两年 前 要可爱多了。我能梦见她现在这眼眉、这长发的模样吗？如 果 可以的话，这梦境抓住新事物是何等快^?是否下一次^ 梦到她 那个日本娃娃的发型呢？

"我来给你要点什么，"阿曼^波森说，但却没有做出通 常应伴 随这句&而该有的行动。

波森想他确实需要一杯热巧克力，为了这份在公共场合 遇见一 个老情人的炽热激情1对于阿曼达来说，她自然没有什 么好惧 怕的。她完全处于一个不同的阶层上，完全用不宥去宪 争。

梦4(06：情

285

这时胡夫回想起只先生的著名小说《三个时态》。

"我们还有一些事情没料理完，是不，阿曼达?"

"是的，我们在这上面花了两个小时。"阿曼达有些气急败 坏， 而她自己却没意识，，可能她觉得没什么好掩饰的。

这种激情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纯理智的或艺术性的模式， 正如 在小说《三个时态又中描写的那样：一个身着深黑色晚礼 服的 时峯男子和3名身穿裸肩晚装的美国女人——爱丽丝、 比塔和 克莱尔，在灯光点缀的阳台上共进晚餐。这3个女人在 此之前 相互都不认识，其中爱丽丝錢个男子从前的情人，比 塔是他现 在的情妇，而克莱尔则是他未来的妻子。

胡夫有些懊悔没有像阿曼达和朱莉亚一样也要咖啡。这 杯巧克



力显然很不可口。他一“优”又要杯热牛奶，而舰单 单给上了份糖，是那种看上去挺精巧的袋装的。他一“优”摒 开糖袋的上沿，把米色的粉末倒入已经完全搅拌好了的牛奶 中。轻呷了一口，赶忙又加了些糖。看来没有糖确实不好喝， 味道也糟透了。

阿曼达一直注意着胡夫惊讶和怀疑的不同表情变换，她 笑着说：“现在你算领教了塘士的‘热巧克力’。我的妈妈，” 她转向朱莉亚，而朱莉亚现在正为自己的含番感到骄傲，并以 过去的那种开放性的随便姿态把她的小勺戳进胡夫的杯子 里，搜集了一点“热巧克力”的样品。“我的妈妈第一次尝到这 东西时，竟哭了。因为她对她巧克力一样童年时代的巧克力味 道记忆仍然异常敏感。”

“这味道真恶劣，”朱莉亚赞同地说，一边还舔着她那丰厚 而苍白的嘴唇。“不过同我门美国的奶油巧克力软塘比起来， 我还是宁愿要这个。”

“那是因为你是个天下最不爱国的家伙。”阿曼达说。

286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过去时的魅力在于它能保守秘密。胡夫了解朱莉亚，所以 他十分确言她不会向一面之交的朋友诉说他们之间的事情 —# 旧是在好多大口吞咽中轻吐一丁点儿。那么，就恰在这 样一个短暂的时刻，朱莉亚和他（化名为：爱丽丝和那个讲故 事的人）达成了一份有关过去的默契，一份令人难以捉摸的^ 现实的默契，即如旋转的街角，嗖嗖而过的汽车，树木以及陌

生行人所表现的那样。当这个重要的陌生人——阿5达成为 他胡夫未来的妻子时——这会激起又一次的展额。那么这个 三重组合中的"比塔"就是繁忙的维持。阿5达对未来一无所知(当然了，作者是知道每个细节的)，一如她对过去一样。

胡夫现在则可以品尝他那加了米色糖末的牛奶了。他，胡夫是一个易动感情的傻瓜，而旦在某种程度上还不是一个好人(好人要比得多，他只不过綢爱罢了；)。胡夫为了两个 交织缠绕的缘由深觉遗憾，这场景既没有音乐未伴奏，也没有 罗马尼亚的4难琴手来尽心献艺，甚至没有那种小咖啡馆的 乐队演奏的呆板的"迷恋"舞曲(一种华尔兹曲子)。但这儿也 确实存在着一种伴奏，那就是行人的脚步声，陶器碰撞的叮当 声，以及风从街角那株古老的栗子树中发出的呜呜声。

现在，他们起身要走了。阿曼达提醒胡夫记着明天的远足。朱莉亚和他握手道别，请他在她远去俄国朗诵那首非常热烈、非常出色的诗、^服"时为她祈祷。这诗名用英语发音听起来像是"110~ 81^ 1^1^ (发这个短语有一种漱口似的嘟噜声)。然后，他们分手了。两个女人上了朱莉亚漂亮的小汽车。胡夫，波森则准备步行回他的旅馆，但他序顿了一下，咒骂了一声，便回到小咖啡馆取回他遗忘的包裹。

①意为，"蓝色的胫骨。

287

14

&6星期五的早寝，胡夫匆匆喝了口可乐打了个瞌，胡乱地刮了胡须。他穿上他平常的那件衣眼，那种捆领式的。最后 又打5

了一眼镜子，从他那红鼻孔里揪出一根释毛。

钟敲了 7下。在邮局广场约会的地点，今天的头一个失望 正等着胡夫呢。他看见阿蔓达被3个年轻的运动员围拢着，是 杰克兄弟和雅克斯。他在她第四本相册的最近一批相片中，见 过这些古铜色的脸孔围绕着她咧嘴笑。

阿曼达？主意到了他这种喉结]！下铺动的愠怒。她愉快地 暗示可能他并不在意加入到他们中去，毕竟"因为我 〖门想走到纳博小说全集

夏季运行的惟一一处缆车那儿去，如果你不习惯的话，那将会是很艰难的一段攀^"。

有一口白牙的雅克斯半搂着这个活泼的女孩，自信地说 这位先生应该去换^更结实的鞋。但胡夫马上反驳说在美国， 徒步旅行的人可以穿着任何一种旧鞋，甚至是帆布鞋。

"我们希望，"阿曼达说，"我1 〖1能引导你学会滑雪：我们把 所有的用具都放在那儿，交给那里的管理员了，他一定会为你找到器具的，你将要把学习进度分为3步，行吗，波西？我想你

还霜要一件风雨衣，在2000英尺高的这里是3[天，但到了 9000英尺以上，你将发现自已身处极地中。"

"这个小家伙是对的。"雅克斯故作钦佩地拍拍她的肩膀^！。

"这是40分钟的漫步，"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个发话了，"它会使你身体放松，好对付那些斜坡/

不久就看出来了，胡夫跟不上他10，看来是爬不到4000

英尺高去赶上那扛维特正北面的“刚朵拉”①，事实证明，这一次，步”是一次可怕的徒步節，远比他 在佛蒙特或新罕布什尔的学校野養中的经历要精得多。这条 山路一直沿着另一座山的山脊，”^儿很陡的向上去，4儿 又几乎让人滑倒地往下来，接着又是一个个大上坡。山路上满 是旧的车辙印1岩石和埤根。噢，可怜的胡夫，他落在阿曼达亚 麻色的卷发后面，费力地走着，浑身燥热难熬。而她轻盈地跟 在轻松的雅克斯后面。那对英国双胞胎兄弟在后面组成了后 卫。如果步调有可能队容些的话，胡夫也许能够应付这种，的登山，但他的那些无情的、没头脑的同伴们没有一丝怜悯地

①指86车^

梦《跪情

289

甩开双臂大步地走着。他们几乎是在笔直地往上跳着，又浇有兴趣地队斜坡上往下滑，而胡夫则是展开双臂磕磕绊绊，以一种哀求的神态勉强地向前捱着。他拒绝借给他的手杖。终于，经过20分钟的折磨，有了一次短暂的休息。

令他感到沮丧的是当他站在一块石头上，低着头，喘着粗 气，汗珠顺着他突出的鼻头一串串地落下时，不是阿曼达，而 是杰克兄弟待在他旁边。他们是一对沉默寡言的双胞胎，站在 胡夫前面一点，双手义眈地挺立在山路上，相互间默默地^着胡夫觉得他们对他的同情心减少了许多，就请求他们先 上路，稍后他再赶上去。等他们都走了，胡夫又坐了一小会儿，就一瘸一拐往回朝村子里走去。在两片森^间，胡夫又找了 个地

方，休息了一次。这是一处裸露的陡壁，上面有一个石龛。虽然它没长眼睛，但却很热切地注视着这一幅令人羡慕的风景。当胡夫坐在那儿吸烟的工夫，他注意到他的同伴们在上方很远的一处悬崖上冲他挥手，蓝的、灰的、粉的和红的。他也冲他们招了招手，然后继续他那沮丧的撤退。

但胡夫，波森并未就此放弃。他用力地蹬上鞋，配好登山杖，嚼着口香糖，在第二天早晨又和他||1一起出发了。这回胡夫请求他们让他保持自己的行走步调，到哪几都不用等他，如果他没有途失方向，没有消失在伐木小路尽头多荆棘的林间空地的话，他会鹏1缆车线上来的。接下来又一天。两天里的尝试很成功，他几乎走到了树木线处。但天气变化了，一阵潮湿的雾气围着他，他有好几个小时是在这臭牛棚一样的氛围中孤零零地哆嗦着，期待着太阳再次出来驱赶这一团团的雾气。有一次胡夫自愿到她后面背滑雪板，这是她刚弄到的一

290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副新滑雪板……样子挺古怪的，有点儿像是金属和玻璃纤维做成的绿色爬行类动物。它1门那些精巧的绑扣，非常像是帮助跛子走路的矫形器。他被准许扛着这些宝51。一开始他觉得不可思议的轻，但不久就觉得重得像大块的孔雀石。胡夫被压得步履蹒跚，尾随着阿曼达，镓是马戏场上-急于换下道具的小丑。当他坐下来，才如释重负。

作为交换给了他一个纸袋(有4个'1、桔子)，但他看也没看一眼就把它推开了。

我订]的波森是很固执的，正可怕地陷入爱情之中。记得神 话故事中好像是说用中世纪玫瑰香水来激起人的所有欲望， 勇敢爬上龙的域垛。下一周他将要做这样一次尝试，以证明他 不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人。

291

15

他坐在18科尼塔棚屋下面"冰川"咖啡馆的阳台上,呷着 朗姆酒。酒后微圉，他沐浴者日光山色，颇有些怡然自乐地沉 浸在对滑雪场的冥想中，在大片水波和丛生的野草后面是这样一种奇观-

在陡直面上的山路和青灰色鲑背一样弧形山道的光亮 处，点缀有五颜六色的小人儿，犹如画师随意勾勒，&衬着理 眼的白光，真像出自沸来芒大师的手笔^胡夫心想这或许可作 为《克里司蒂斯和其他的女孩^》中绝好的环境谢十。这是一 名伟大滑雪运动员的自传，已然经过办公室许多双手修改和

29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润色，他最近曾对手稿作过整理。现在他想起来了，他还对其

中的词像"^ "和"^提出『贡疑呢，弄得好像一部传 奇小说。酒过三旬，眼望着五彩小人几飞掠而过，这儿丢一个滑雪 板，那几抛一根滑雪杆，或成功地急转弯激起一片银色雪粉， 不袞兴味盎然。

胡夫，波森又喝厂一杯桃酒，他想知道是否能迫使自 己接受阿

曼达的建议（这样一个运动员！以的懒散的大块头美国佬，难道不会滑雪！），是否也能像他那样屈膝向下冲？或 是以一种无奈和绝望一次次重蹈笨拙初学者的覆辙，摔得四脚朝天~何其幽默的大较啊【

他那茫然的充满分泌物的眼睛，无法从众滑雪者中辨出阿曼达的身影。有一次，他似乎捕捉到了她：她在雪上轻盈地飞掠，身着红色厚茄克，没戴滑雪帽。她优雅的姿态甚至使人痛苦。那儿，那儿，现输在那儿，她^^一个雪包^下来，越飞越近，最后身体收拢——顿时看清她是戴着护目镜的陌生人。

现在阿曼达出现在阳台的另一端。她穿着发亮的绿色尼龙服。带着她的滑雪板，但脚上仍套昔那令人生畏的大靴子。

在瑞士的商店里，胡夫花大量时间研究滑雪者的穿戴，知道鞋上的皮革已经用塑料代替，而鞋带也代之以硬夹子。

"你，上去很像第一千零一十个月球的女孩，"胡录，钱针对她那双大靴子而言的。当一个女人因鞋子不合脚而扭动脚趾，恰巧这双鞋又在被奉承地谈论有时，这岂不笑〔看来发笑脚趾胜过做怪相〕。

梦^ 10&情

"听着，"当她想到她的蒙德斯德恩，塞克西①（他^不可思议的商号名称）时说，"我把滑雪板留在这儿，换上走路的鞋，和你，我们俩人一起回维特。我和雅克斯吵了一架，他和他那可爱的狐朋狗友们走了。都结束了，老天。"

在这神圣的缆车上，她注视着胡夫，把她要告诉他的令人作呕的生动细节以一种相对礼貌的说法，叙述了一遍。雅克斯要她

参加他和布莱克孪生兄弟俩在他10小木屋举办的手淫集会。曾有一次他让杰克出示性器盲，她气得直躲脚，斥贵他^应放尊重些。现在雅克斯向她最后通牒——如若不参加他(们)的下流活动，他就不再做她的情人。在社交和性生活方面，她本是很超现代的，但这次太令人作呕，太下流了，像古希腊一样古老。

如果不是一位强壮的服务人员在缆车重又爬升运载下一个货物前将它停止，这个"刚朵拉"将在这蓝色雾18的天堂中无休止地滑行下去。他们下来了。缆绳都卷在湖厘内。在那里，那些机械传动装置不停顿地做着它们谦卑的工作。阿曼达一本正经地说声"对不起"，走开了一会儿。母牛!门立在外面蒲公英丛中，隔壁的小酒店传来收音机的音乐声。

沉浸在年轻情^怯的激情中，胡夫在想，当他们沿着那条多风的山路往下走时，他是否有胆量在某个可能的歇息时吻她一下。他幻想着他们走到那个开满杜鹃花的地方，可能会休息一下，她脱下她的风雨衣，他队右脚的鞋子里拿出硌脚的石子，这时他将试着去吻她。但是杜鹃花和红松被桤树所替代。那个熟悉的沮丧的声音又开始催促他把那个石子和那个

①錢西'""^意为性感，色慷

29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蝴蝶式的亲吻留待以后某个场合。

他〔门定进一片枞木林，阿曼达停了下来四下看了看。说道(口气随便得如同建议他们抢些塘连或草莓)："现在我10可以做



爱了。我知道一个长满苔藓的好地方，就在这些树后。如果你动作能快点的话，没人能打扰我们。”

^^地方用桔子皮做者标记。胡夫想拥抱她一会儿，使他 那紧张的肌肉有个准备(“性急”是个错误)。但她像鱼一样抽身而去，坐在越桔树下，脱掉了鞋子和滑雪禅。胡夫看到她滑 雪裤里面穿的罗纹萼真丝黑色紧身衣，心中不由一阵沮丧。阿 曼达只同意将紧身裤往下拉到必要的位置，她不许他吻她，也 不许他碰她的大腿。

“噢，精透了。”她最后说。但当她扭动身躯想拉上紧身衣 摆脱他时，他立即又重整旗旆去做他期望之事。

云收雨止之后，阿曼达马上以她那平时中性的语调说道：“现在我想回家了。”尔后两人轻快地开始他们的下山之旅。

在山路的下一个转弯处，^特的第一个果园展现在他们

脚下。远远望去，有小河波光弑#，一个伐木场，一片砍出来的 空地和琮色的村舍。

“我恨维特，”胡夫说，“我恨生活，我恨自己，我恨那个野 兽般的老木凳。”她停下来，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他抱住了 她。开始她尽量躲避他的嘴脣，但他不顾一切地坚持着。就在 她屈从的同时，一个小奇迹发生了，她的面部雌一阵轻微的 战栗，就像一阵轻风拂过脸颊，她的睫毛湿润了，她的肩膀在 他的^中抽搐。这个感情轻微爆发的时刻不会再来了一 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完成了它的固有循环往复后，这一刻再也 不会来到！但那短暂的敏动——使她和这太阳，这草莓树，这 处被晓怒的风景都融化其中——也为他的新生定下了一个基

调,让他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尽管还有她那最坏的心情,她那最愚8的任性,以及她那最苛刻的要求。是那个吻《而不是此前的任何其他什么、成为他们恋爱的真正开端。

她二话没说就解除了原来的婚约。一长队小孩后面跟着一个童子军领队,汾着笔直的山路向他『门爬来。一+小孩上到旁边一块圆石上,又欢呼着挑了下来。他们的老师走过阿曼达和胡夫时喊了句:"小格鲁斯,高特。"胡夫呼应着:"大家好。""人家该以为你疯了。"她说。

穿过一片山毛榉树丛,趟过一条小河,他们来到了维特的郊区。沿着泥泞的斜坡,在两排刚建一半的农舍间,有一条小路把他们引到纳斯蒂亚别墅。挪斯塔笛,彼得诺夫娜在厨房里,正把鲜花插进花瓶。"来这儿,妈妈,"阿曼达说道,"我把我的未婚夫带来了。"

维特有一座新网球场。一天,阿曼达向胡夫挑战了一局。从孩提时起,夜间的恐惧,已使睡眠成了我们波森的习惯性问题。这个问题分两方面「是他常常迫使自己几个小时沉浸在某个图像的机械性重复回忆中1另一方面是一旦睡着了,睡眠会使他进入类似精神错乱的状态。他不相信正派人会有这么污秽、^的梦魇.这梦81便他整夜不得安眠,并且还继续困扰他白天的生活。即使朋友!1'!偶然提起对噩梦的描

述,  
梦4! ^情  
297

或是弗洛伊德释梦书对病^的有趣阐述也不能对他梦中经历的复杂卑劣作出合理解释。

青少年时期,他曾想出一个巧妙办法,试图解决问题的第一方面,这办法比药丸灵验得多一药效若太轻,睡眠时间就很短:若太刺激,则会使夜里恐怖画面更生动。

他想的这个办法,就是在脑子里像节拍器那样精确地重复一种室夕随动的连续击打动作。

队年轻时代到现在40岁了,他惟一坚持的球类运动就是打网球。他不但打得不错,有股轻松的时髦劲";这是几年前一位冲劲很足的表兄那儿学来的,这位表兄在新英格兰学校教孩子! 11打球;他的父亲是那儿的校长),而且还发明了一种击球的方法。这种球即便是盖伊,或是他的女婿一位很不错的职业球员,都既打不出,也接不住。这方法有点"为击球而击球"的味道,因为它不能过理较低且棘手的球,还要求在匆忙中摆出理想的高难度平衡姿势,所以它^来没帮助他赢过一场球。

这种波森式击球法须由一条僵硬的胳膊来动作,随着挥网拍那一刹那到击球完毕,将强有力的抽球和粘着的削球配合起来使用。

球必须撞在球网的远端位置(这是最好的点),这时击球人要站得离球弹起的位置远一些,球弹起好像直冲球拍而来。球弹

起的&置要相当地高，拍子才能恰到好处地抓到球，而鱼 球还没有一丝"旋转"，然后用力地把这个"粘牢"的球送入劲 射轨迹中。如果"粘着"时间不够长，或是球一开始撞在球拍上 太靠中心的位置，击球效果就很平常，成为松松垮垮、慢慢沿

②&弗洛伊塞著(梦的#析、

298

^小说全集

着弧线前行的"套鞋"式球，当然很容易被击回来。但如果控制注确，这一击会泮随"砰"的一声从前臂宕开去，而球则沿着控制很好的笔直轨道飞到底线的某一点上。一旦球触地，就粘在地上，像平时球与网线粘上那样。但它仍保持向前冲的速度，却很难再轨地上弹升起来!事实上，波森确认这一点，他花费 大量精力练习。这一击，球根本就弹不起来却能以闪电的速度 沿着球场表面滚动。没有人能回这样一个不弹的球，毫无疑问，不久的将来，这种击球法将被划归违规的、扫人兴的一类。不过在它发明者的粗浅认识中，倒是挺让人感到满足。由于低 飞的球很难再^起来，更别说正确地击球，所以回起来总是十 分笨拙，看上去特别荒唐可笑。

不管什么时候，当胡夫运用"粘着法"抽球时(不幸的是他 并不，用这力祛)，盖伊和另一个盖伊家族的人即对此很感兴 趣，但又很厌烦。他觉得不把这种方法"^这对困惑的职业球 员是对自己的某种补偿。而他们则在试着模仿，结果却是无力 的自乱。这方法的诀窍不在于削球，而在于粘球。不仅在粘球本 身，并且在于击球时球拍的位5和手臂伸展运动的力度。

由于使用的机会越来越少，以至退化到只能在一场随意 比赛中打那么一两下。此后，胡夫一直把他的击球法珍藏心 底。事实上，他最后一次用到它是那天在维特和阿5达的比 赛中。由此，她就走出了场地，再也哄不回来了。

但它的主要用途是使自己人锤。在以前宿舍的练习中，他 又使自己击球血臻完美。镗如，当要抓住快速的发球时，加快 准备动作练习&手作相应动作，而不是像傻瓜似的围着球跑。一旦他在冰拎的柔软枕头上为他的脑袋找了个舒报的姿势，

^4806情 299

那熟悉的强有力的根动就开始队他的手臂蔓延歼去，他就要 在一场接一场的比赛中猛烈地挥舞拍子。当然还有些插曲：有 一个昏沉沉的斛说员解择"削得更狠些，但要保持完整、朦朦 胧胧中以最佳状态^得了戴维斯杯而飘飘欲陞。

他同阿曼达结婚，为什么要放弃这种治疗失眠的独特方 法呢？

确定不是因为她把他所喜爱的这种击球方式貶低为一种 海辱性动作，惹人讨厌吗？

这张两人一起睡的床的新奇感吗？

是由于身边出现了另外一个嗡嗡作响的脑袋，汀扰了他 那像是二年级学生的常规化清净的睡^吗？

可能是这样。

无论如何，他放弃了尝试，并让自己接受这样一个对自己 毫无损害的定额——'每星期有一两个晚1：是不眠之夜；而其 他的晚上则让自己满足于回顾白天的事情（这本身是一种机 械性的

动作》，回顾平#生活中的一些开心事与不幸，并不时 伴有精斑出现。这一监狱里的精神病医生称之为“有性欲”。他说过最难受臭过于将要人睡的时刻。那么他体验到梦 的痛苦了吗？

对，正是梦的痛苦！

他可以和最厉害的错神病人就梦魔中出现的主要东西进 行争论。

有时睽，他能勾画出这样—个最初的粗略的轮廓：它以不 同的面目按照严格分隔好的顺序出场，在细微的情节上有些 变化，对情节进行麟，还引人了一些令人厌恶的场面。但每 次只不过是同样的，并且是不存在的故事的重复而已。

让我们听听这些让人讨厌的部分吧。

300

^1料夫小&全集

对了，特别有一个色情的梦魔。它在阿曼达死前和死后的几年内，&反复复地重现，就像患了侏髑病那样急迫。精神病医生——一个不知名军人同吉普赛人的儿子，这个古怪的人对这个梦草草下结论说是“太明了 了”。

在梦中，一个睡美人躺在装^得花团锦簇的托盘上供他享用。旁边的软垫上有一套长度和宽度不尽相同的用具由他 ^择。并且在不同时候的梦中它们的数码和排列不断变(匕。它1(1整齐地排成一行：一个一码长、头上呈紫罗兰色、已经硬化了的橡皮。一个又粗又短、磨得发亮的棍子，还有一个是细细的、像烤肉用的串肉杆。然后轮流排列着一國圈生肉和半透明

猪油等等——这些都是随意取出的样品。在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是珊瑚色的，或是青铜色的，或是那个古怪的豫皮——都没有太多的讲究——因为无论池拿起什么，其形状大小都会变化，不再恰当地符合他自己这种解剖方式，而且会在燃烧点突然折断，或是在两61间，或者在这个多少有些关节脱节的女士身上的骨头中，突然析成两半。他极欲以一种最饱满的、最强烈的反弗洛伊德式的精力来陈述下面这一点。

那些梦中的褊苦并未直接或在象征意义上，与他现实生活中的经历有任何关联。

这个色情的主题只不过是众多梦的主题中的一种罢了，就像《寻乐的男孩》仅仅是那个严肃的，非常严肃的作家整部小说中一个表面上的怪念头罢了。这个作家最近的一部小说正遭到批评。

在另外一个同祥不祥的夜间经历中，他发现自己正努力让太空中细缝间流出的一滴滴谷粒或细砂粒停下来或改变方向，并且还发觉自己在‘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地力’被一些网状的、易碎的丝状物，以及乱七八糟凹凸不平的土堆，易碎的碎

梦钹危悄

301

片和坍塌的巨像所包围。最^他被一大团一大团的垃圾挡住了去路，舰是死亡。

在快要惊醒的那一刻，那如雪崩般的梦魇并不十分可怖，但很大程度会对人的脑子有危害。

这时，这些梦魇的意象会变成在陶斯和瑟恩山谷中一种文字堆

积物的运动。山谷里有灰色滚圆的岩石——由于它们那有些困惑和像咧嘴笑似的面——被称之为“惊吓”的岩石，并用黑色风镜似的东西标识出来。

做梦的男子是白痴，但并不缺乏动物的狡诈，在他头脑里致命的弱点与绕口令制造出的语无伦次的噪音相符：“冒无赖 冒的险”。

他被告知一旦梦魇变糟，却不马上去看心理分析医生的活——且

但他回复道他不拥有一位心理医生。

这个医生非常耐心地回答道，那个词使用时不要采用个人占有的形式，而应像广告所使用的那样用家庭式的形式，比如“去问你们的食品商”。

阿曼达曾经咨询过心理医生吗？如果这是对波森太太的一个提问，而不是针对小孩或是小猫的话，那么回答是没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钟情于新佛教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在美国，新结识的朋友都催促她去——像你所说的——看心理医生，而她说等她结束了对东方的研究，也许会试一试。

有人建议他用她的姓来称呼她会营造一种宽松的气氛。

有人经常这么做。就在昨天一个人让一个罪犯完全放松下来，他只不过说了句“你最好把^的梦告诉大叔^否则你会 给烧焦”。

胡夫，确切地说是波森先生在他的梦中有“破坏性的强烈



欲望"吗？

对此还不是很清楚。这个词本身就不十分明了。

雕刻家是通过用凿子和锤子去敲打一个无生命的物体，而使他的这种破坏性的强烈欲望得到升华。

较大的外科手术是一种最有用的发泄这种破坏性欲望的方法之一：一个受人尊敬的、虽然不总走运的医生私下里承认——在手术中要阻止自己砍下每+看得见的器官是多么地困难。

^^人从婴儿开始就深戴着一些隐秘的紧张心理。所以 胡夫不必对此感到羞愧。实际上在青春期性欲产生，它替代了 那种杀人的欲望，并且通常是在睡梦中得到性欲的满足；而失眠则仅仅是害怕在睡眠时会意识到那种对屠杀和性的欲望罢了。

大概在成年人所做的百分之八十的梦中是有关性欲的。让我^来看看克拉丽莎，达克的发现——她单枪匹马地调查了 200个健康的囚犯。这些囚犯都已减刑，当然是根据他们在 中心宿舍过夜的次数决定的，看，178个男人在睡眠的 1^2^（眼球转动）状态，有强烈的勃起，这种 状态可以通过观察眼光里是否透露出一种好色的眼球转动——一种内在的媚眼而识别出来。

随便问一声，波森先生什么时候开始厌恶波森太太的？没有答复。厌恶会从一开始就是他对她感情的一部分吗？没有 答复。他曾经给她买过一件18领毛衣吗？还没有答复，当她发觉毛衣在喉咙那儿太紧了些他觉得不耐烦了吗？"我都要吐了，如果你坚持用这些令人作呕的胡话折磨我的话。"胡夫说道。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爱情。

这是多么有力的话语，多么有力的武器！它们藏在大山 里，藏在合适的地点中，深埋在花岗岩一般坚硬的内心某处，躲在伪装成周围岩石那样斑斑驳驳表面涂了漆的钢铁后面。

在短暂的求爱和结婚的日子里，当胡夫·波森想要表达 他的爱情时，却不知道到哪儿去寻觅能够使她信服、使她感 动、并使她那冷酷的黑眼睛落下晶莹泪珠的话语！相反，一些 平凡的、偶然说出的、不是为了产生一阵情神上痛楚和诗意的 言词，倒突然激起他的这位有着冰？》灵魂、基本上不愉快的妇

30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人一阵歇斯底里地愉的反应。而有意识的企图总是以失败 而告终。

曾经有几次，在最灰暗的时刻，没有一丝性的向往，他放 下手中的书，走进她的房间，像一只欣喜若狂、难以形容的生 活在树上的旱獭一样爬到她身上，嗥叫着表达他的敬慕。但冷 酷的阿曼达却告诉他起来，停止这种傻子一样的游戏。

他所能想到的最炽热的殷勤话语——我的公主，我的甜 心，我的天使，我的小动物，我的高雅的小兽——却仅仅起到 激怒她的作用。

"为什么，"她问道，"你不能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和我说 话，就像一个绅士对一个女士那样？为什么你要上演一出这样 滑稽的表演？为什么你不能严肃点，朴素点，可信点呢？"但是 爱情

，他说，决不是现实的，现实生活是可笑的，乡巴佬嘲笑爱情。

舰力去吻她的裙边、腿的皱褶、她的脚背、以及她暴怒的纤足脚趾——当他匍匐在地，他毫无乐感的嗓音感伤地低语着奇异的、稀有的、共同的重要或不重要的事，在他自己

的耳里，这些简单的爱的表示犹如一个孤独雄鸟在进行着退化的表演。而周围并无雌鸟——它长颈伸直，然后弯曲，嘴啄食着，脖颈再次伸直。这一切总使他感到惭愧却又无法停止。

她也无法理解，因为在这种时刻，他从来就找不到正确的言辞

来表达，就像那只锥鸟总找不到合适的词<sup>91</sup>。他爱她，尽管她并不可爱。

阿蔓达有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品质。对于听有这些，胡夫就当它是——外聪明的谜语的荒唐的谜底。

她当面称她妈是“野兽”——自然，她并没意<sup>1</sup>只到在她随胡夫到纽约直到死亡再也见不到她的妈妈了。

购她情

305

她喜欢举办精心策划的聚会，并且无论多久之前所举办的这个或那个高雅的聚会<sup>00</sup>个月、15个月，甚至早在结婚前，在她妈妈布鲁索斯或维特的家里、每个聚会的主题都永久保存在她销力旺盛的<sup>1</sup>、脑海里。她将那些聚会在回忆中想象成是往事

那波澜起伏的帐幕上闪烁的星星，并且将她的客人看作是她自己个性的困境：此后需要用怀旧的敬意去治愈的弱点。

如果朱莉亚或朱恩随意说起她们从未见过艺术批评家0某（已故查理斯·察淇的表兄），其实根据阿曼达头脑中的记录，她们俩都参加了那个聚会，她就会变得十分讨厌，用一种倨傲的、拉长的调子指责她0，并带着杜撰的歪曲补充说：那么说你们肯定也忘记队'皮埃尔，伊哥'（专卖店）买的小三明治了，你们是那么地喜欢吃。”

胡夫队未见过如此坏脾气，如此病态的自尊，如此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只有同她一起滑雪、滑冰的朱莉亚把她当作密友。但大部分女人批评她，并在电话闲聊中相互模拟她攻击和反驳的可怜的小奸计。如果某人开始说，不久前我摔断了一条腿……”她将得意地附和道：“我在童年时两条腿都摔断过！”

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当她在公共场合谈论自己的丈夫时，总是用一种讽刺的、或完全不以为然的口气。

她很古怪地任性'

当他[门在斯德度蜜月的最后一个晚上（纽约的办公室吵嚷：波森回去），她认为，据统计，住在没有防火安全出口的旅馆，县几个晚上是最危险的。而他1门旅馆那种极为旧式的建筑风格，确实显得很易燃烧。

出于某种目的，电视片制作人认为没有什么比一场大火

更上镜头或更具有普遍吸引力了。看了一条意大利新闻，阿曼达极为不安或假装不安（她喜欢使自己显得有趣），因为在当地屏幕上出现了这样一场灾难——小的火焰像障碍滑雪的标志旗，大团火焰像突然出现的恶^，水喷射出交叉的曲线就像许多喷泉，无畏的人们穿着发光的油布衣在硝烟与毁灭的奇景中采取各种混乱的行动。

就在斯德莎的这个夜晚，她坚持他！门应排练〔他穿着他睡觉时的短裤，她穿着她的睡衣）一次在暴风雨的黑夜中，从他们旅馆装饰过度的一蹦爬下去的杂技式逃亡。从他们所在的四楼向下爬到二楼，这样就可到达一个画廊的度顶，它掩映在摇晃有表示异议的树丛中，

胡夫徒劳地同她讲道理。这个精神饱满的女孩断言，作为一个攀岩专家，她知迢利用哪些形形色色装饰性的宽大突出部分和供人们小心往下爬时处处都是有围栏的小阳台所能提供的立足点，逃逸可以办到。她命令胡夫跟着她，并从上面用手电筒对准她。他也被设定应跟紧她，在需要时能从空中抓住她。这样在她赤足试探出第二步时，便增加了纵向的长度。

胡夫除了上肢的力量外，绝算不上是一个称职的类人猿。他悲惨地陷入探索的困境中。他撞到阳台下的一个突出物上。手电筒在从他的箠握中掉落下去之前，只飘忽不定地照到正面一小块地方。他队高处向下喊叫宥，恳求她回来。脚下，一扇百叶窗突然打开。胡夫费力地爬回到他的阳台，仍呼喊着她名字，尽管此刻已知道她坠落下去了。

然而，她最终置身于三楼的一个房间里。在那里，他发现她正

仰卧在一个陌生人的床上，裹在一条毯子里，平静地吸着烟。而那个人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着杂志。

她的性怪癖使胡夫大为困窘和苦恼。在他（门的旅行中，也梦419危情

307

忍受着这些。而当他带着这个麻烦的新娘回到纽约的公寓，一切却常规9：了。阿曼达下令，他们定期在^茶时间作爱。在起居室，就像在一个假想的舞台上，并固定地伴随者一点轻松的闲聊。两个演员都整齐地穿戴好，他穿着他最好的生意套装并打上那条圆点花纹领带，她穿着一件时草的黑色上衣，扣子一直系到喉咙。但屈服于自然规律，内衣可以被解开或不穿。不过，必须有非常非常谨慎的。没有一丝中断的高雅闲聊：不耐 烦是绝然不体面的，暴8是^怕的，

一张报纸或者多插图的情装大本画报中，^藏者那些胡夫不得不去进行的准备活动。不幸的胡夫，^他在实际性交过程中退缩或犯错，那就得吃苦头，但还比不上他受挤压的 胯，或者在同她平滑的长统袜有力的接触时听造成的一片滔乱中拖拽她长长的内衣。更可怕的是那个随便闲聊的必要前提，谈资是熟人、政治、黄道十二宫，或是佣人，并且同时，随宥 显而易见的匆忙的禁止，这个苛刻的差使不得不在不舒适的小客厅中一种扭曲着的半坐姿势中偷偷地痉挛宥结束。如果阿-达把自己从想象与现买的对比中所获得的快感向胡夫隐

会从这些艰苦考验中幸存下来。我们如若回忆起远东某些民族的习惯，这种对比毕竟具有一些艺术的敏感。但是他的主要

稱神支注在于对那些服花缭乱的销魂感受的从不气馁的期望, 尽管她在尽力维持这种无礼的浇舌, 但这种销魂感受正在渐渐地愚弄她那可爱的未来生活。

战贿义上, 当她渴望他在床上占有她, 或是当她打电话与女友闲聊或是戏弄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时去占有她, 1也都觉得, 与其在这种不常有的场台, 反常的氛围中去做那笨, 倒不如在客厅里做。

303

^! ^^小说全集

我们的波森这种宽容一切、寻求合理解释等等诸如此类的包容力, 令人不由得喜欢上了他, 并且不时激起某种无忧无虑的欢愉。他向自己解释, 她拒绝脱光衣服是因为羞于暴露她那很小的胸部和滑雪事故留下伤疤的大腿。可怜的波森!

他1门婚后居住在美国合众国的这些易被引诱的、欢快 松弛的日子里, 她一直都忠于他吗? 在他们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冬季里, 她一个人去安瓦、魁北克、舒特和科罗拉多滑了好几次雪。当独自一人时, 他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陈词滥调式的背叛, 诸如同一个家伙牵着手, 或是允许这个家伙吻她以道晚安。对他来说, 想象这些背叛是很折磨人的, 仿佛她在和别人 进行肉欲的交合。只要她一离开, 心灵的铁门就牢牢地关上了。但是一旦这个有着棕色闪亮的脸蛋、像空姐一样优美的身材、穿着上面点缀着像金币一样闪亮扁扣子的蓝色?傳的女人出现时,

他身体里一些死人般的东西马上复活了，并且一打身手敏捷的运动员开始成群涌动，与在他头脑中的汽车旅馆中的她分离开来。虽然我们都知道，她仅仅和一打出色的情人享受了那3次旅行。

没有人键解，当然最確解的是她妈妈。为什么阿曼达会嫁给这样一个平庸的没有固定工作的美国人。但无论怎样，现在我们应该结束对爱情的讨论了。

309

18

在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大约是死亡将他俩拆^的前一个月，絲夫妇飞到欧洲停留几天：阿曼达去探望在比利时一家医院里垂死的母亲（这个尽职的女儿来得太迟了），胡夫，在他自己的坚决要求下，去拜访8先生和另一个居住在瑞士的美国作家。 ，

当出租车将胡夫送到V先生在维尔赛克斯的古老、丑陋的巨大乡村宅邸时，正大雨滂沱。他踏七那条铺着石子的小路，雨水在'1、路两脚汇成冒着泡的小溪。前门虚掩者，当他踩上蹭脚垫时惊喜地发现朱莉亚，摩尔正背对着他站在门厅电

310

小说全集

话桌旁。她现在又梳过去那种漂亮的日本童花头，穿着同样的桔黄色宽罩衫了。她放下电话转过身来时，他已蹭干净鞋底。她的面貌已同往昔大不相同。

"很抱歉，让您久等了，"她说，用一双充满笑意的眼睛盯着



池，"汤姆华斯先生去摩洛哥度假，，我来替他？"

胡夫·波森走进图书室。这是一个布置得很舒适、却绝对老式且光线严重不足的房间，书架上排满了百科全书、字典、指南，还有作家本人著作的不同版本和译本。

他坐到一个俱乐部式的椅子上，从他的手提箱中取出将要讨论的一系列问题纲要，两个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更换一下《隐喻附印本中某些似曾相识的人物以及如何处理这个在商业上不可能成功的题目。

现在只先生进来了。他已三四天没有刮脸了。并且穿着一件可笑的蓝色罩衫。他自认为这件衣服便于在他周身放置他的职业工具、诸如铅笔、油笔、3副眼镜、卡片、特大号剪刀、橡皮擦，还有一一以一种看不见的状态——几句表示欢迎的话之后，便直指胡夫的"敌意、

"我只能重复强调，"他说，"他腾出的椅子示意客人坐面类似的椅子上，"我不止一次，而是经常说的是：你可以改动一只猫，但你不能改动我的人物。至于标题，这个'隐喻'绝妙的同义语，任何一匹野马都别想从我这里把它拉走。我的医生建议汤姆华斯锁住我的地下酒窖，他这样做了，并且把钥匙藏了起来。周一之前锁匠无法将它配制出来，你知道，我又过于骄傲而不会去买村中那，价酒，我尽我所能提供给你的——你提前摇头是很对的，孩子——是一罐杏汁。现在让我——你讲讲关于标题和诽谤。你知道，你给我写的那封信简直是给我上眼药。我曾被批评为是二三流的作家，但

梦5《危情

我作品中的二三流人物却不许改动。如果您不介意我的双关语的话。”

他继续解释说，如果你的一位真正艺术家选择一个现实 中的人作为作品中角色的原型，那任何意欲假造这个角色的 改写都将毁坏生活中的原型。你知道，就像用针刺透小泥娃 娃，而隔壁的女孩阁下死去了。如果一件作品是艺术的，不仅 包含水还包含酒，那么它队一方面说是无懈可击的，而从另一 方面说却是极为脆弱的。

说它脆弱，是因为当谨小慎微的编辑让他的艺术家将“苗 条”改为“肥胖”，或将“棕色，为“金黄”，这不仅摧毁了神像， 还破坏了神像所站4的坤龛以及它周围的教堂。

说它无懈可击，是因为无论怎样改动这个神像，它的原 型仍然可以通过其组织结构所遗留下的空洞形状被辨认出 来。除此之外，他宁可被指责所描绘的人物非常冷漠，而不会 去解释他们的存在与僧恶。实际上，他们宁愿如法国人说的那 样，带有一种博识的风度在文学沙龙中愉快地聘听空谈。

这个标题——《隐喰》——的问题是另一个要处理的麻烦 问题。读者没有意识到有两种类型的标题存在。一种是该死 的作者或聪明的出版者在书写成后才找到的。那只是一个被

贴上并用拳头俩面！I实的标签。我们大部分糟糕的畅销书都有这类标题。还有另一种存在：这种标题就像水印一样使书闪耀光芒，这标题同书一齐诞生，相依为命。这类标题是作者在多年积累孕育成书的过程中逐渐成熟为每一页、或整体的组

成部分。

不7先生不放弃《隐喻》。

胡夫斗胆提出，将第二、第三人称改为用第一人称表达。"无知。^先生吼道。

33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他漂亮的小秘书步履轻盈地走进来，宣告他不应激动或 劳累。这位伟大的人物费力地站起来，颤抖着，冷笑着，同时伸 出一只多毛的大手。

"好吧，"胡夫说，"我一定转告菲尔，細他所提出的几点 反应非常强烈。再见. 下周您将得到这本书的大样。"

"再见。^先生说。

313

19

我们现在已回到纽约，而这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

他们和住在他们上层的一个比利时艺术家共同雇佣的女 仆一肥胖的保琳一在侍奉他III用过一顿很棒的晚餐(有 点奢侈，但并不过于丰盛一他俩都不很能吃)后，洗完碗碟， 便按通常时间9点一刻或其前后离开。由于保琳有坐下一会 儿以便欣赏一点电视节目的恼人癖好，阿曼达便总是等她走 后才打开电视独自享受。

她现在打开它，预热片刻，换频道--一再厌恶地哼一声便

314

## ^料失小说全集

？肖灭这个画面。在这些方面，她的好恶全无逻辑性。她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充满热情地看一个或两个节目，也可能相反，整整一周都不去碰它一下，好像因它做了只有她才知道的坏事而惩罚这个了不起的发明（电视），胡夫则宁可不去理会她和那些演员及主持人莫名的不和。

她翻开一本书，但这时菲尔的妻子挂电话来邀她第二天和一位里斯本演员一同去看里斯本戏剧的预演。她（门的对话持续了25分钟，阿曼达用一种信心十足的低音，而菲莉斯声音如此洪亮，以至于坐在圆桌边更正一组长条校样的胡夫稍加留意便可听清双方无聊对话的湍流。而胡夫更满足于阿曼达重新回到装饰性的壁炉旁灰色长毛绒小型长沙发时给他简述通话的内容，

就像以前一样，大约10点左右，一连串刺耳的碰撞声和摩擦声突然^上面传来：这是楼上的侏儸在把那个沉重的、莫名其妙的雕像从他的工作室中央拖回到它晚上该待的那个角落。作为对此一贯的反应，阿曼达怒视着上面，并说早就该向菲尔的表兄（他经管雜公寓）乡这个缺乏友善并毫无益处 的邻居。恢复安静后，她便开始四周寻找接电话之前在她手中的那本书。

阿曼达的丈夫每次从整洁精干、头脑清醒的妻子身上留意到人类心不在焉的美和无助时，他总能感受到一股特殊温柔的潜流，使他同枯裸或者说和野&一样丑陋的、被不幸的人们称作“生活”的那个东西和解，

他发现了她搜寻的那个目标（它在电话旁的杂志架中）。

当他把它送还给她时，他被许可，用他虔诚的嘴唇轻触她的髻角和一绺金发。然后便回到他那堆《隐喻》的长条校样中，她又

回到她的那本书上去。那是一本法国旅行指南，列举了许多杰梦4^情

315

出的大酒店，星罗棋布，但&多少有3个或更多塔楼的，有时 还有一个小鸟站在细枝上鸣唱"宜人、安静、环境好的旅馆"。 "有个非常有趣的巧合，"钥夫说，"他的一个人物，在一个相当猥亵的章节里"^顺便问一下，应该是拳心菜还是卷心 菜"

"什么巧合?"

"噢，他的一个人物在打听有轨汽车，并说：比斯开湾的康 顿(与避孕套同音)到拳心菜的帕西(与少女同音)之间有好几 英甩。

"卷心菜是个旅馆名字。"阿曼达说者，连打了两个哈欠， 前一个是紧咬牙关的，后一个便张大嘴巴。"我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这么疲倦，"她补充说，"但我知道所有这些哈欠只会拖延 人眠。我想今晚可以试一下我的新药片了。"

"试者幻想你穿着滑雪板正掠过一个很平滑的斜坡。我年 轻时总在脑子里打网球，而且这常常奏效，特别是用很新很白 的球。"

她仍坐在那里，出了一会儿柙，然后便去厨房倒杯酒喝。 胡夫喜欢看两遍校样，一通为了鉴别一下文章风格，一遍 是欣赏文

章的优秀之处。他认为更有效的是先用眼睛浏览，再用心灵感受。他现在正在享受后者，虽不是去找错，但仍偶尔会发现某个大错——他自己的或订印者的。他也允许自己提心吊胆地在第二稿〔是给作者的〕的校样空白处，在某种特有的风格或拼写上加问号，希望那个伟大的人知道这疑问针对的不是他的天才而是他的语法。

在同菲尔长时间的商榷之后决定，对于8先生描述自己复杂爱情生活时的坦城直率而可能冒毁谤他人的风险之处，依然不加干涉，不做改动。他"曾为此躲到一个醉静悠远的地

316

## ^1#科夫小说全集

方，而现在准备用现钞去对付他的故事可能伤害到的任何傻瓜"（这是队他最近的一封信中缩减并引用过来的）。采用一种比8先生曾批判过的流行作家欺诈言论更放荡不羁的^格，&先生描绘了一对母女在景色优美的峡谷之上一座高山的礁石上，和另一处没这么危险的地方用惊人的爱抚来盛情款待

她1门共有的年轻情人。

对于尺夫人胡夫了解得不眇详细，所以不能确定她是否像书中描写的那个老年妇女——松垮下垂的乳房，松弛的臀部，性交时发出浣熊似的咕噜声，如此等等。于那个女儿，其举止动作，上气不接下气的说话，以及许多其它特征，他异

常清楚地晓得不但同此描述极相（以、也极吻合的肯定是朱莉亚，尽管作者将她变成金发并削弱了她的欧亚特色的美。胡夫

专心并兴味盎然地读着，但在全文流动的半透明过程中，他仍像我们当中某些人尽力故的那样去更正校样——在这补上一个丢下的字母，在那标上斜体字，他的眼睛和脊柱（真正的读者的主要器官）协调配合而不是相互拆台。有时他奇怪那个短语是什么意思——到底“1111^0^1”指的是什么，——一棵“！^”（：“李树是什么样子，还是应大写8并在后插一个^^？家里这本字典不如办公室又厚又重又破的那本词汇量大，所以现在他被渚如“一棵”讲树的金黄”和“一个有纹理的！！北^”这样美丽的东西听洋住。他在一个次要人物的名字“亚当，凡，利勃里科夫”的中间部分加上问号，因为这个德

语冠词同其它部分不一致；抑或是否整个的结合都是淘气的干扰？他最终划掉了他的问号，但另一方面在另一段修补了^11111的统治，，：在他之前的那个谦恭的校对员认为那个单词

① 6311^111^巴尔干的【

&情

317

最前面的字母或被调换、或被更正为、加“皮靴），一她像阿曼达一样，有俄国口音。

我1门的波森，我们的读者，不敢肯定他是否完全赞同8的浮夸且低劣的文风；然而，最1圭之处（“雾层中的月亮灰色的光晕”）却具有魔幻似的感召力，他也尽力企图通过虚构的曰期来推测，是在什么时代、什么环境下，作者开始诱奸朱莉亚的：是在她的童年时代——在她洗澡时撩拨她、吻她湿湿的肩膀，然后在某3将她包裹在大毛巾中放到他的床上，就像小说里

绘声绘色地描述的那样?还是当她上一年级时, 他因给大批 听众朗诵他的某个出版了, 并再版多次的确实精彩的短篇故 事而获得2000美元之后同她调情的? 有那种才能有什么好处!

318

20

现在已是11点多了。他熄灭起居室的灯, 打开了窗户。 这个3月份的有风的夜晚, &佛用什么东西在房间里轻 轻触摸着。一个写着"道泊勒"的15虹灯广告牌变幻成紫罗兰 色, 透过半遮的窗帘照亮了他放在桌子上的死尸一样惨白的文稿。

他首先让自己的眼睹适应旁边卧室的黑暗, 然后便蹑手她第'一阶段的睡眠通常以喧嚣的呼噜声来标志。人们不 禁惊愕, 一个如此纤弱稚致的女孩何以会制造出这般沉重的梦锁危情

319

箱颤。这使胡夫在新婚阶段大伤6筋, 他准恐这种状态会持续整个晚上。但有些声响, 替如某冲外界的噪音, 或者她睡梦中的小挫折, 或这个逆来顺受的丈夫谨慎的清喉咙声, 都会惊动她, 使她叹息, 咂嘴, 或许翻身, 之后她就会安静地沉入梦乡。

这种节奏的变^, 显然早在客&: 他l: 作时即已发生。现 在, 为了防止再度循环一次, 他尽可能不发出任何声响地脱掉 衣眼。



他后来记得，他小心翼翼地拉汗一个特别容易吱嘎乱响 的抽屉（平时他队未注意过这种声音），去取一条干净的内裤 来替换身上的宽大睡衣裤。他屏住气息、暗暗诅咒者这个老木 头的愚蠢抱怨，并在推回抽屉时尽力让它不再出声；但在他踮 者唧走向双人床自己的一测时，地板却将这抱怨继承了过来。

这些吵醒了她吗？

是的，吵醒！”。虽是 朦朦胧胧的，至少还惹来了队床上传 出的一声责备，她唧嚷了句什么有关^线的话。其实，那击穿 黑暗的，不过是一束从他没有关好的客厅半开的门缝中透 来的已转变了角度的光线。他在摸索着上床之前，将门轻轻地 关好。

他睁着眼睛躺了一会，聆听着一个顽固的微小声响，那是 有毛病的水箱渗漏的水滴，在亚麻油毡漆布上嘀嗒作响。

你说你觉得经受了一个不眠之夜？并非完全如此。

事实上他觉得很困倦且又不再需要时常动用的有惊人效 力的“墨菲药片”，尽管处于昏睡状态，但他仍然意识到许多忧 虑在傻傻爬将上来，并伺机猛扑。

什么忧虑？普通的，没有什么严重或特别的。胡夫仰面躺 着，等待着它（门集结一道。这些忧虑同那些在他眼睛开始适应 黑暗时而悄悄漫上天花板惯常所处位置的浅色白斑一致行

320

6^1^夫小说全集

动。

他回想起他的妻子又一次装作有某种妇科小疾而拒绝 他，她也

许动用了许多其它方式欺骗他。而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同样背叛了她，3隄由于舰她隐,了婚前，在同一房间（！^时间角度而不是空间角度）同另一个女孩度过的风流夜

晚;还有为别人出书所做的准备工作乃是卑微差事-

但在对于他的妻子日益增长的、越来越温柔的爱面前，长 期单调辛苦的工作方式或暂时的不满意都无关宏旨。在下个

^ 3 "的什么时间他要去找一位眼科医生谈一下。他将"月"替换了那个别字"日"，并继续划掉那些他闭上眼睛后即在黑暗中变幻出的那繁杂的校样，

心脏的两下收缩使他再次突然清醒。他向他未经理教的 自我保证，他将限制白天吸烟的数量。

"然后你就睡着了?"

"是的。我可艇在挣扎着辨认出一行觀的铅字，但，是 的，我睡者了，" "间断的，我想?"

"不，正相反。我的睡眠从来都不很沉。您瞧，前一天晚上 我睡了不过几分钟。"

"好的。现在我想知道你是否意识到，监狱的心理学家肯 定会研究死因学的那部份有关暴力造成死亡的方式和方法 呢?"

赚发出一声疲倦的、消极的声音。"好，让我这样解释：警察想要知道罪犯用的是什么工具；死因学家希望知道它们为什么被使用和如何被使用。这么说

疲倦的赞同表示。

"工具是，喔——工具。实际上，它1「】可能是工人的全部，就像，譬如说，木匠的矩尺确实成为工匠的一部份。或者这工具是有骨有肉的，就像这些。"(他拿起胡夫的双手，依次拍了拍，将它们陈列在自己的手攀上，仿佛是要开始某种孩子们的游戏。)

这双大手宛若两个空盘子被还给了胡夫。接着，他又向胡夫解释，要勒死一个刚成年的人有两个普遍使用的方法：业余的、不太有效的是正面袭击，而较为专业的方法则从后面进攻。

前一种雄，是8个手指紧紧扣住牺牲者的脖子，而两个拇指压住他或她的喉咙，这就要冒着被对方抓住手腕或被回击的风险。

第二种，较为安全的方式，是从背后，包括用两个拇指按住那个男孩，或最钱女孩的脖梗儿，而其他手措掐住喉咪。

种被我们称作"扑抓"，第二种称作"指钳"。我们知道你是从后面进攻的，这就有了以下问题：当你计划勒死你的妻子时，为什么选择"指钳"法？是因为你本能地觉得这种突然地、强有力地抓握最可能成功吗？或者假设是你在头脑中有其它的考虑，譬如想到你非常不愿意看到在此过程中她面部表情 的变化？

他没有计划任何事情。

在这整个自动的行为过程中，他都是沉睡者的，只有当两人都躺在床边的地板上时他才醒过来。他提到梦见房子着火了吗？

是的。

火焰突然到处喷发，人们看到的一切都像是透过紫红色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的塑料条带所见到的-样。他的临时性伙伴^将窗户大开。噢，她是谁？她来自于过去一~大约20年前，他第一次出国旅行途中搭车的一个过路者，一个贫穷的混血女孩。而实际上她是美国人^十分可爱，名叫朱莉叶，罗密欧。他的姓在占意大利语中意为“朗圣者”，但我（们都是朝圣者，并且所有的梦都是白天现实的字谜。

他队她身后冲上去阻止她向外跳。窗户又诋又大，窗台又宽又长，就像那些多冰与火的国度惯有的那样。如此这般的冰河！如此这般的黎明！在发光的躯体上穿件“逦泊勒”牌衬衫的朱莉叶，或朱莉亚匍匐在窗台上，张开的双臂仍抓着窗户的两侧。

他越过她向下看去，在那里，很深的下面，在院子或花园的缝导，同样的火焰在跳动，那火焰就像是在他冰雪围绕的童年时代，一个充满节日气氛的商店橱窗内那^造的圣诞树上挂满的红纸条，被一个隐蔽的风箱吹动而火舌般闪动。

她想要跳出去，或尽力压低贴在窗台布垫上。在他看来，这简直是疯狂的举动。可怜的胡夫竭尽全力阻止^亚。为了抓紧她，他从后面掐住她的脖子，方形的拇指尖嵌进她紫罗兰色的皮肉，8个手指压住她的喉咙……

院子或街对面电影院的屏幕上，显现出这个气管被扭曲的人脸画面，但之后的时间里一切都变得很安全很舒适了：他非常好地勒紧朱莉亚，挽救了她。如果像她那样自杀式地去逃脱火灾

，那她必将血肉模糊。无论怎样，她还是没有滑过窗台 并带他一起进入虚^。多可怕的跌落！多么愚蠢的朱莉亚！他！1'！飞得多美啊！超人将一个年轻的灵魂拥在怀中。同地面的碰撞远没有他预料的那么糟。这是气势磅礴的 乐章，而不是病人的梦幻，^。我将不得不告知你^，他碰伤

了自己的肘部，并且她的床头柜连同台灯、平底杯、一太书一起倒塌在地；但技艺应被赞扬——她很安全，她和他在一起，她躺得很安静。

他摸索到掉落的台灯，让它在不同寻常的位置端正 地点亮着。有一阵他奇怪他的妻子在那干什么，她俯伏在地，金色的头发伸展开好（以她在飞翔。然后，他盯着瞧他那双羞怯 的手。

亲爱的菲尔

无疑，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杵要离开你了，离开 你去找一个更伟大的出版商。在那个出版社里将由带翅膀的 小天使来给我校对——或由魔鬼给我打印错误手搞，这取决于我可怜的灵魂被分^到哪一个部门。所以再会了余爱的朋 文，并且祝你的继承人以最大的获利来柏卖这封信。

这封信所以由我亲笔写成，是因为我不^让汤姆，泰姆或他的任何一个打字员看到它。我在波洛尼亚医院的惟一私人诊室中，经受了一次拙劣的手术。手术后非常不舒服。将要

帮我寄这封^的善良的年轻护士，做着可怕的切肉手势，告诉我一些事。如若我仍是一个男人，我将尽可能慷慨地报答她的恩惠。实际上死亡的恩惠绝对比爱的恩惠更为细腻。据我的 杏仁眼的小侦探说，那个伟大的外科医生〔愿他自己的内脏也 烂掉〕，当他昨天带着死人般的假笑宣布手术成功乃是在骗 我。喔，如果从爽伊勒①称"0"为最完美的数字这一意义上来说，倒或许如此。实际上，他们将我剖开，向我腐烂的内脏瞧了 令人胆寒的一眼，什么都没碰，便又将我缝上了，我不应当用我的汤姆华斯问题来打扰您。你真应该来瞧 瞧，当他今天早晨来看我时，这个满口胡须的家伙，长方形脸上充满了喜不自禁的表情。正如你知道'的——正如所有人，甚至包括玛瑞安在内的所有人知道的那样——他用他的方式侵入到我所有的事务中，爬进每一个罅隙，搜集我每一句德国口音的话，所以，现在他能够有效地控制死人，就如同他控制活着的人一样。我也写信给我的律师，关于我死后我希望采取的我惟一爱过的孩子，就是令人销魂的、单纯的、不忠的小 朱莉亚，库尔。我所有的每一美分、每一生丁②以及能从汤姆华斯掌握中夺回的所有文学遗产都必须留给她。无论我遗嘱中有什么含糊难解处，波森都知道我暗示的是什么并会按此 办理。~

我作品的最后两部分在你手中。胡夫，波森不能在那照料它们的出版，使我深感遗憾。当你收到这封信时，不要透露一点有关收到它的话。但相反，要用一种密码方式告诉我你会

诃！^这封言，并给^一 &' 关千胡夫的消息（哪怕是不准^的赴  
的流言飞语）——9如，为什么他铍关进监狱，关了一羊？——  
或更久？——他是^核^现是在^^病病的催眠^态中 进行的；为  
什么他的案子铍复审并且没受现任何犯罪动机后，  
卸铍转^到犯罪性栈错钊的精神病院？为什么在忤为私入 治疗  
病人告终之前五六年中他一直往返穿梭于监狱和疯人院  
之间？人（； 〕 怎能治疗梦境？除非他是一个江湖骧子！请告诉  
我6斤有这些事饽。13为^^是我所认^灼最好的人之一，也因 为  
你能哆在你的《言中走私给我这个可怜的灵魂所有关于他的  
可怜的灵魂是对的，你是知道的。我不幸的内脏就豫度弃 ^书  
铍一样；兀重。他"]通过频繁的注射来遏制这讨厌的残忍 的痛^  
，但不晓得力什么它总是存在干我的皮肉之墙里面，^ 像不断  
汹涌的压押的轰鸣，湮没7远离干我的所有^象的能 力，我那意  
；只清醒的自我的所有陪标。这很滑^——我过去曾 认为死者  
能肴到事物的虚空，看到名香、情感、艺术如此等等 并无裨益  
。我认为死人头脑中存储的记忆都会退化成为彩虹 秦带，而我  
现在^^觉的却恰恰相^，我的录细傲的情感正与 所有人得到的  
最大乡 匕例的情感相悖。整个大阳系只不过是我 的或你的手表  
上冰晶体的倒映。我委缩得赵小，成长得就越 大，我想这是一  
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对子^有宗教的完全掙 弃，面对完全彻^死  
亡的完全的泰然自若，都是人类曾经梦 ^过的！如果我能在—^  
厚书中阐释这三重"完全"，那么这本 书^疑会成为新的圣经，  
并且它的^者将成为一个新的 宗教派别的创始人，^ 的是我自

己认为本书不会被写出 冰——不仅仅是为一个垂死的人无法撰写，而是因为那个 的\不可能在一间表出只能在辨间铍理解的事，

波森讨厌自己脚的形状和感觉。它们非同寻常的粗鄙、敏感。即使成年后他脱掉衣服时仍尽力避免看到它们。因此他逃脱了回溯至童年，那个更为朴素、节俭的年代美国人在家赤足行走的狂举。只要一想到脚趾刮到丝袜(丝袜也已不流行了)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犹如一个女人听到划玻璃时尖锐刺耳的声音。脚趾多节、虚弱、还每每受伤。去买鞋，如同去看牙科医生一槲令他难受。

他现在满心厌恶地盯了一眼他在去维特的路上从布里格买的那样东西。世上没有什么东西会被诸如鞋盒这类恶魔一情

329

般整洁的东西包装过。将上面的包装纸撕掉，使他获得一种心有余悸的安慰。在商店里，他曾试穿过这双令人恶心的笨重的棕色登山靴。它们的尺码正确，这一点十分肯定，就像它们并不像店员向他保证的那么舒服一样肯定。是的，它们很合适，但又过于合适了。他呻吟着将它穿上，并且一边诅咒着一边系上鞋带。

没关系，它可以被忍受。他筹划进行的攀登是无法穿着皮鞋完成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他试图如此而为之，便频频在很滑的石面上跌玫。这双登山靴至少可以吸住那些凸凹不平的



表面。他还记得类似的一双靴子曾给他磨出的水泡。不过那双是用油鞣革制成的，是早在8年前买的，并在离开维特时已将它扔掉了。

还好，左脚的鞋同右边那只相比，挤脚的程度稍轻些——他丢掉深色厚茄克，穿上一件旧风衣。当他沿着走廊前行，在到电梯之前，遇到3级台阶。他给台阶所能设定的惟一功用，就是警告自己，正在去受罪。他尽力#^些微的苦恼，点

这种二流旅馆，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惟有从最北端的走廊窗户才能眺望最好的山景。深色的、几乎是黑色的石头山峰，带着白色纹络，略有突起，同昏暗的，死气沉沉的天空相融合。7而是松林的枝叶，再往下便是嫩绿的原野。忧郁深沉的群山！一片极富魅力的庄严！

拥有维特小啖和沿循一条窄河而分布着各式木屨的山谷，由一些惨淡的小牧场组构而成。它们由铁蒺藜栅栏环抱着，并由如带的高高的茴香花墙作为惟一的装沛。一条直如运河的小河全纖蔽棚木丛中。即使睁大眼睛，在这一带也无

330

钠博料央小说全寔

^寻觅丝毫惬意感，，山坡这边，横?^一条^的小径，草场被刈倒；山坡那边，是^满落叶松的林地。

波森颇好朝全，31像他的一个法国祖先（一个俨然圣人的天主教徒）。他重访故地的最初阶段，曾穿过维特到山坡上散步。那儿有一片牧人个11。这个小城似乎更?；.陋、更凌乱了。他认

出了那喷泉、那银行、那教堂、大栗树、咖啡馆，还有邮局，门边有条等待队未寄来信件的长凳。

走过桥头，他没有停下脚步聆听溪流粗俗的、毫无意义的喧闹声。山坡上而有一排冷杉，在它！「】后面更远处伫立着另一排冷杉——不知是糠朊的幻像还是其他树木在乌云下面形成灰蒙蒙一片。一条新修的路和许多新建的房屋将他记得的，或者他自以为记得的粗陋的路标排挤殆尽。

他现在必须去找纳斯蒂亚别墅。它仍保留着已故老妇人荒唐的俄国呢称。老妇人在：她最后那场大病之前，将它卖给一对无子女的英国夫妇。胡夫想去瞧一眼那条走廊，宛若一个人用薄鸪状的信封封住他记忆中的影像。

胡夫在街角踌躇着。不远处有个女人在货摊5卖菜。

"夫人，您知道这几有个别墅吗？"—是的，她知道，就在那条小路上。当她说话时，一条硕大的、白色的、麵抖着的狗队板条后面鹏来。随有一个细微的闪念，胡夫想起8年前他曾在此停留并法意过那条拘，那时它就已相当衰老，而今活到如此令人难以81言的岁数^仅是为了服务于他那盲目的记忆？周围的环境全然无法辨认—除了那白色的墙。他的心脏在艰难地攀援之后眯个小停。一个拿宥羽毛球拍的金发小女孩蹲下，^路旁拾起她的羽毛球。再远处，便是纳斯蒂亚别墅，现在已^成天蓝色。它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

331

23

胡夫选择了一条通向深山并设有标志的小路。他认为可资回忆

的又一细节，它是那位可尊贵的长凳管理员。那些被玷污的、同管理员一样老迈、已经朽坏的长凳，散布在有荫凉的角落里。凳下是棕色枯叶，凳上是绿色落叶。一条质朴上行通向瀑布的一蝌。他记得这个管珥员的讓有波西 米亚宝石的烟斗。烟斗和主人的多疔的葬子相配;还记得 当时在他研究长凳下破败的垃圾时，阿曼达和这个老家伙用 瑞士德语相互开了、 1玩笑的习惯。

这一带，茨在不修筑了 一条新的汽车道， 维特通往珂

332

## 科失小说全集

曼达和她朋友(们过去曾步行到达的缆车站;还增加了许多攀登处和缆车道。那天，胡夫已仔细研究了张贴在邮局旁边广告 牌1: 的巨幅公交图，也可以说是爱埴国图或受难国图。如若他现4想舒适地旅行到冰"l坡，他就会去搭乘连接维特与德科 尼塔缆车的新开通的公共汽车。然而他想以那种古老的艰苦 方式步行到达那里，并在途中穿过那片令他难忘的树林。他希望想科尼塔缆车还是他记忆中的那辆--一个有着面对面两个座位的小车厢。它运行在离地20码的空中，下面是一带采 伐过的、介于杉树和桤木丛间的草坡。大约每30秒钟就会通 过一个标杆，这时会发出咯咯的响声及轻微的展动。然后，它 艾庄严平稳地滑进了。

胡夫的记忆又聚拢于一条途经几条林间和运木小路 的小道, 这条是通向上坡的第一个困难地段, 即一片杂乱的冰砾地和杜鹃花地，越过这里就可以设法挣扎到缆车那里 了'怪得不久他

就迷路了呢，

他的记忆同时沿着它自己的路线延伸。他再次在阿曼达 无悄的步行中喘息；她又一次取笑触小伙子，英俊的有着赤褐色体毛和梦幻般眼神的雅克斯，她再一次同那对折衷主义的英国双胞胎调笑。他们将山涧称作“冷战”，将山脊称作“军备竞赛”。

胡夫尽管体格很棒，但是在所有记忆中他的腿脚 都比不上他们。当那4人小组加快他〔门的，速度，连同他们

的冷酷的冰斧、成卷的绳子以及其它令人痛苦的工具（由于无知而多带的工具）一同消失时，他在一块大岩石上休息，并且向下望去，但乎要望穿这些用他痛苦踏过的群山制造而成的 流动迷雾。水晶般的雪钥同他的心一起从无法追忆的海底启 锚。

然而，在走出树林之前，他依然被督促不^队。那树林 是一片凄惨的老杉木，里面还有陡峭的泥泞小径和丛丛湿柳

梦

333

叶菜。

现在他上行穿过树林时，仍像当初跟在阿受达金色的后背或男性裸背上的大背包后面时一样气喘吁吁。那时压在右 脚上的鞋舌不久便蹭掉了第三个阀耻节上的一块皮，致使那 里出现了一个“红眼睛”。回忆的每次泛起，都发出一阵灼痛 感。最后他终于甩掉那片树林，到达石头铺盖的野地。这儿还 有一个他熟悉的谷仓。那条曾经洗过阀的小溪和31然间跨越 时间断层的断桥却踪影杳然。

他继续走着。天稍微明朗了 一些，可是乌云义一次遮住太

阳。

路，通向牧场。

他瞥见一只白色大塌蝶匍匐在石头上。薄纸一样的双翼，黑色衬底上点缀者略显褪色的深红斑点，还有令人不快的褶皱纤维的透明边缘。它在沉闷的风中轻"颤动。胡夫本不喜欢昆虫，这一只看起来分秒令人讨厌。然而，一股奇异的仁慈之情使他克服了将它碾碎于会莽的鞋底下的冲动。他朦胧地觉得，它一定很累很饿，并希望被转移到旁边粉红色小花的花蕊上去，便俯身在小生物上方。但随着一阵扑腾和沙沙声，它逃过他的手帕，麻利地拍动翅膜，克服了地球引力，精力充沛地飞走了。

他走近一块路标。^45分钟到兰莫斯皮兹，两个半小时到利泼斯顿。"这条不是通向冰川缆车的路。所指示的距离也和疯话一样模糊不清。

带有赭色苔藓斑点和浅绿色地衣的圆形岩石，排列在远离路标的路旁。他望『望远方的云，它把山峰变得模糊不清，下坠在山腰间如同多余的脂肪。

33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阿曼达曾经路过这^吗？^^否曾经将她鞋底情巧的^案^^到这片黄泥上？

他琢磨着一个单独露营者丢弃的残余物，少许蛋壳还被几分钟前坐在这里的孤独远足者用手指捏碎；一个揉皱的塑料袋，曾向女性快捷的双手输送一连串白色苹果圈，黑色的梅干、该桃

、葡萄干还有果皮发粘的香蕉——所有这些现在都已 被好胃口消比掉了。

灰暗的雨云不久将吞没一切？

他在他实施过大胆举动的地点回味他第一次亲吻的感受，之后便走回树林和他的裸夫生活中。

这种天气可以给视觉“充”休息，让其它感官更自由地发挥作用。天和地正褪尽所有色彩。

天，或者要下雨、或者假装要下雨、亦或根本不下雨；但从某种感觉看，它仍然要下雨。

这些只有某些古老的北方方言中能以口头表达出，或表达不：但却能通过一个幽晃的声音体现出来的一这声音 由蒙蒙细雨洒落在雾中的玫瑰丛间产生。

在《大排场》里有个难解的玩笑：“雨落在维特顿伯格，却 没下在维特根斯顿。”

335

24

我们不会直接干预一个人的生活。再说，他的命运也不会是预先注定的一系列环节。某些“事件，较之其它事（牛而言更可能如此。好吧，一切都是空幻的。所有的因果联系都只不过是些巧合的事件，即使断头台上的断头孔已经合拢在（尔的 脖颈上，那个侏儒看客已经紧张地屏住呼吸，也依然如此。

如果我门当中某些人拥护X先生。而另一群人支持朱莉亚-摩尔小姐，而她的兴趣，如模糊的专制欲，又同她的苦恼的老求爱者X先生（现在是X勋爵）的兴趣相冲突，那只会绞

倘若可能发生的事件确实发生了，我们能引导主人公按 最正确的方向行进，进入不会伤害任何人的环境中，我^所能引导那个希望我们的主人公像预言的那样能够回忆起他的梦 ^^。

在印刷品里，“可能”与“实际”两个词亦应使用斜体表达：至少用“轻微地”来表达微风轻拂那些人物（无论是队符号还 是从角色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们依赖于斜体的程度比 那些儿童读物作家在最离奇有趣的作品中的程度还深。

入类的生活可以被喻为一个人用&种各样的方式在围绕 自我^11。因此我1 ！ ' ] 第一本图画书中，在一个男孩的梦里，蔬 菜环绕着他~~绿色的黄瓜，紫色的茄子，红色的甜菜，土豆 爸爸，土豆儿子，少女似的龙纖，还有，噢，还有好多其他的， 它们旋转得越来越快，并逐渐幻化为围绕着一个死人或行星 的透明彩带。

我们另一个不应去做的事便是解释那些斛释不清的事。 人1门已经学会承载黑色重负——承载一个巨大痛楚的坨峰去 生活“现实”其实不过是“梦境”的假定而已。倘若每当你 意识到对于现实的本质的认识也同样不过是一个梦、一个内 在的幻觉时，那将何等可怕1然而，人们应该牢记，没有消失不 见的那一刻也就不会有海市糜楼，宛若没有环绕周围的可依 賴的陆地便不会有湖泊一样。

我〔门已显示出对于引号的需求（一现实”、“梦境”〉。无疑，

胡夫，波森仍不断标在长条空0处的??号具有扭自然的，玄妙的重要意义！“遗骸对遗骸”（死去的东西是很好的混合物，至少这一点是十分确定的、在胡夫的脑病医院的一个病人（他是个坏蛋却又是一个不错的哲学家，在那时已病人膏肓），梦^&情

337

在那可怕的几年中我已的81己中写道—

普遍认为，^若人们要去证实人死后仍然存在这一事实，那他们也就解开了、或即将要解开了生存之谜。哎呀，这^个问题没必要交叠或融合在一^。

我^将结束关于这个稀奇古怪的笔记的话题。

338

25

你想^你的故地之行中得到什么呢，波森？仅仅是为了使那已陈旧的苦痛再现吗？为得到一块石头的同情怜悯？为使那些无可挽回的琐事重现？还是完全出于本能地&讨厌的“我忆起，我忆起那个我出生的房子”的悲伤情绪中寻求逝去的时光，或者，确实地，是普鲁斯特的追求？在这儿他只体验到了无聊与痛苦。是别的什么？更他重访这1寸厌的、死气沉沉的维特。不是为了鬼魂的信仰。谁会愿意纠缠于那些已半遗忘的事（他不知道雅克斯5深埤&科罗拉多的楚特6英尺的积雪

梦锁危情

339

之下〉？不确定的路线，一个由于某种魔力使他无法到达的那



个名字无论怎样都无"救药地同"德拉克耐特"相混^的小頃 乐部 ("德拉克耐特"是一种不再生产却仍在围墙'甚至在峭壁 上作广告 的兴奋剂^

然而某些同这次鬼怪似的探访相关联的事物驱使他大老 远地队 另一块大陆赶来。

让我〔11表达得更清楚一点。

实际上，在她死后的时间里，每当她出现在：他的梦中-都 不是 以美国的冬季为背景，而是在瑞士的群山和意大利湖泊 的环境 中。他甚至都没找到在那片树林中，一队^快的小远足 者打断 那个难以忘怀的亲吻的地点。最今人渴望的便是在某 个确实能 记得的环境同她实在的形象相接触的时刻。

一回到阿斯科特旅馆，他便狼吞虎咽地吃掉一个苹果，带 着可 诅咒的压抑情绪脱掉满是泥污的靴子，并且，不在乎疼痛 和泥 袜子便换上了舒适的皮鞋。

现在又回到痛苦的差使中！

想到某种小小的视觉漫步可能会使他忆起8年前他曾住 过的房间号码，他沿着3楼走廊走了一趟在&0的盯视 一个又一 个号码之后，他突然停住：这个应急措施奏效『。他 看着那个白门上黑色的"313 "，马1：回忆起他当时是如何对阿 曼达说的："用记忆术来记，它可以被想象成：；个个人的面， 一个犯人经过这里，他前面有一个警察，后面也有一个^察。" 阿曼达非常喜钦这说法，这对她来说太富于想象力了，于楚 她 就简要地将它记在她包里的小记事本上了。

门的里面传出一只狗的狂吠：他告诉自己；这标志着已有 人占

据了这个房间，然而，他获得了一种满足感，一种重新得到那个特别的过去的重要的一小部分的感觉。

### 340 纳1^失小说全集

接下来，他走到楼下，请求金发的女招待给斯德莎的旅馆挂电话。看他（：！是否可以让他在那个8年前胡夫，波森夫妇曾住过的房间住一两个晚上。房间的名字，他说，听起来似乎是“情人罗密欧”。她用正确的方式重复着这个名字，但又说这得花几分钟才行。他将在休息室等着。

只有两个人在那里，一个是在远处的角落吃奢侈点心的女人，还有一个瑞士商人，他正在翻着一本很久以前的美国杂志（实际上是8年前胡夫留在这儿的，但无人会去追寻这条生命轨迹）。这位瑞士绅士旁边桌子上零乱地堆放着旅馆的小册子和最近的期刊。他的胳膊肘压在《美国人》上。胡夫用力拖这本杂志，瑞士绅士在他的椅子上惊起来。道歉促成了对话。维尔德先生讲的英语在很多方面都很像阿曼达的，无论是语法上还是语调上。他对胡夫的《美国人》中的一篇文章深感惊讶（将它揩过去一会儿，蘸湿他的手指，找到那个地方，在他归还那本翻开到那个令人不快的文章的杂志时，用手指背拍打那页）：

“这里讲述了一个人在8年前谋杀了他的配偶并且……”，那个从他坐的地方能看到她的桌子和胸部的女招待正从远处向他示意。她突破包围向他走来：

“没人接电话，”她说，“您想要我再试试吗？”

“是的，噢，是的。”胡夫说。他站了起来，撞到一个人哪个将

剩下的火腿肉包在一张餐巾中正准备离开休息室的女人)。

"是的,噢,对不起。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得到点消息或什么。" 喔,那个谋杀犯在8年前已保存住了生命——队一种较陈旧的意义上来说,波森在8年前也保住了它,但却消散了,全部消散在一个恶梦中!而现在,突然地,他被释放了,因为,你看,他是一个模范犯人,他甚至教他的室友下'棋、讲世界悄悄

341

语(他是一个坚定的世界语学者)和做南瓜饼的最好方式(他也是一个专职的糕饼师傅)以及黄道十二宫的标志、金罗美牌戏,等等,等等。

这是惊世骇俗的,这个瑞士绅士继续着,用一种阿曼达队朱莉亚〔现在是X女士〕那学来的表情,当前犯罪如此被纵容真是惊世骇俗。就在今天,"^被控偷了这个旅馆的一件救济品的暴躁的侍从打了旅馆主人的眼睛一拳,将他打得青肿。他的对话者是否^为这家旅馆叫了警察来?不,先生,他们没有。至于他,从较高〔赚低〕的水平来说,情况却相似。这舰两国语言的人是否考虑过监狱的问题?

噢,他考虑了。他本人就被关进过监狱、住过院、义进了监狱,两次试图缢死一个美国女孩(现在是义牡):"在一段时期我有一个魔鬼般的室友——整整一年。如果我是个诗人的话(但我只是个校对者),我就会向你描绘单独监禁是多么神圣,那洁净的厕所简直就是天堂,在理想的监狱思想可以自由翱翔。监狱设登的目的"〔向正在看表却又没看到什么的维尔 铍微

笑着)"当然不是为了拯救一个杀人犯，也不仅仅是为了 惩罚他（人们怎么能去惩罚一个拥有世界、心中有世界或在世 界中存在的呢？），他（们）惟一的目的，一个陈腐的却合乎逻辑 的目的，就是6止杀人犯再度杀人。平反昭雪？假释出狱？这 是一个谜，是个笑话。野兽是无法改造的。卑劣的贼又不值得 改造（对于他们，惩罚就足够了）。当前，某些可悲的趋势正在 断胃自由的范畴里流行。简明扼要地说，把自己看作是牺牲品 的杀人犯不仅仅是个谋杀犯，还是个白痴。"

"我想我必须得走了。"可怜的感觉迟纯的维尔德说。"脑病医院、监狱、收容所，所有这些我都很熟悉。和一堆 大约30人左右的不相干的白痴监禁在一起简直像地狱。我装

诈有暴力1 倾向，好能得到一个单入的囚室或被关在一个『亥死 的医院密室里，对于我这种病人，不，'而喻. 那简直是天堂我

惟一保持神智健全的办法就是，1得弱智。这种方式是痛苦的。

一个英俊健壮的护士喜欢用巴掌打我的耳光——然后我就能 回到上帝赐福的独居中去了！^该补充的是，我的案子每次 被提出，监狱里的铸神病医生就声明说我拒绝讨论他用行话 所称作的'夫妇间的性'问题。我^悲哀地想说，（也悲哀地^ 尊），赘卫（他（们）中有些人比较仁慈和诙谐）和弗洛伊据式的审问者（他（们）听有人都是傻瓜和骗子）都不能破除或改变我是一个悲哀的人这一事实。"

把他当作是个醉鬼或疯子的维尔德先生已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另阵漂亮的招待(肌肤如此鲜澈,欲望如此强烈,我的爱人不会介意的)又开始作手势。他站起来走向她的桌子。斯德莎旅馆正因一场火灾而维修。&了是(真正标准的勃起"。...我!门很乐意指出,在他11个一生中,我们的胡夫体验到那种奇妙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为某个神学家和两个二三流诗人所知的?,即觉得在他的后面——好像是在他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更心胸开阔、更聪慧、更冷静且更强壮的陌生人,的确比他更好。实际上,这是他主要的"影子伴侣"【一个粗鲁的评论家曾用这个绰号指责只),若没有那个透明的影子,我1门是不会劳驾去讲起我1门亲爱的波森的。在^他在休息室的椅子到那个女孩可爱的脖颈、丰润的嘴唇、长长的睫毛,充满诱人魅力的短短距离中,波森感到某物或某人在警告他应将维特抛在那里,然后到维罗纳、佛罗伦萨、罗马、塔欧米纳去。如果走访完斯德莎的话。他没有留意^的影子,队根本上说,他也许是对的,我(们认为他体内已存有几年的兽欲,我1门想要将那个女孩吹送到他的床上,但毕竟得由他去决定、由他去渴望,

如果他希望这样的活。

可是(口气稍强于"但是"、甚至强于"然而")她有些好消息给他。他曾想要^到3楼,是不是?今晚他就可以这样做。带狗的那位女士在晚^前便要离开了。那是个颇为有趣的故事。好像是她的丈夫帮别人照顾一些狗,它们的主人那时不得不将它1门单独留下。这位在单独旅行时总是带个小动物的女士队它11

1中选了 一条最神经质的。这个早晨,她丈夫挂电话来 说徇的主人提前队^行中归来,止在吵闹着要求收回他的宠 物。

那个陈设简朴、相当沉闷的饭店顾客寥寥,远谈不上人塘 为患,但次日预期有两大家人光顾,而且将有或已有〈这个时态交4的混乱是因为该建筑正在检查中〉相当可观的一批德国人于8月下旬光临,那时费用会更便宜些。一个新的、身有祖露大部分酥阔的民族眼装的朴实女孩代替了赅来两个男招待中年轻的一个,即;9屎色眼罩遮住左眼,颇像冷酷的船长的那个。

我们的波森晚饭后可移至313房间。为了床祝这个即将 来临的事件,他喝掉了他敏感的填塞物——"血腥的伊凡",即

伏待加酒加番茄汁,然后喝了豌豆汤,一瓶白葡萄酒,吃了猪肉(端上来的其实是小牛肉排),并伴着咖啡义喝了两杯白兰地。当这位脚步踉跄,或者说喝醉了的美国人经过维尔德先生的桌子时,维尔德先生将眼光转向另一方向。

这个房间诚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或在焦急等待阿曼达的 造访时曾经希望的那样(义是混乱的时态),没有改观。

床着盛装整洁地置放在西南角,如若里里外外、门和床都 尚可忍受的话,就大可不必让那个一会儿将会、或者也许会^门进来铺床的女仆进来了。

床边桌子上有盒新香烟和一个旅游钟,旁边还有包装考究的小盒子,里面放着一个绿色的滑雪女孩的小人像。那床边的,』

、地毯，即同床单一样淡蓝色的美观的毛巾，仍卷起置子桌子下面。既然她事先已拒绝（，！古板0在黎明之前待在这里，她就不会、也永不会看到这个小地毯履行它迎接第一缕阳一束风铃草和矢车菊，它们不同的投影正在进行着情人间似的争吵，或是由崇尚情趣的副主管，或是由波森本人放置在五斗柜上的花瓶里的。胡夫解下的领带放在旁边，是第三种色调的蓝，不过是另一种丝绸面料。

倘若注意力集中，便可分辨出一团发芽的、捣烂的土豆，色彩斑斕的同粉红色的肉泥混合一起，在波森的内脏中稳妥而迅速地进行着革命，并且人们还可分辨出在这蛇状管道的地形里，有两三粒苹果籽一来自前一个谦卑的旅行者。他的心脏是泪珠状的，对于他这样一个大块头来说，心脏的尺寸明显不足。回到正常的水平上来，我们看到波森黑色的雨衣挂在吊钩上，他的炭灰色夕港搭在倚背上。矮小的写字台下满是无用

的抽簪，在亮着灯光的房间东北角，那个新近刚被男〔1^1空的废纸篓的底部仍留有-块油脂污迹和一片纸巾。那条被带1。）

到特鲁克斯的小尖嘴丝毛狗，正^睡在阿米欧车的后座七。波森访问了?下盥洗室，倒空了他的膀胱，想宥该冲个澡，但她现在随时会来--'假若她真的来了呢！他穿上！己时毫的圆翻领衫，并在一个记得的、却没有立刻翻到的衣服0袋里找最后一解酸药片。她总是说真正的男人队不一丝不苟 垠穿衣，而且不应该过于频繁地洗澡。从腋窝里传出的男性气息，她说，在某些面对面的场合下是最有吸引力的，只有小姐 种旅馆女佣才

应该除臭。

在他一生中从未如此兴奋地等待过某人或某事。他的额头已汗涔涔淋淋，他有些发抖。这走廊长而寂静，旅馆中的几位客人大部分都在楼下，在休息室中，在聊天或打牌，或愉快地徜徉于睡眠温柔的边缘。他铺好床，将头枕在枕头上，而他的鞋跟仍和地板交流着。

新手们喜欢看例如枕头上浅浅的凹陷，一个人的前额、额骨、折皱波痕的大脑、后头骨、后脑勺以及它的黑色头发这样迷人的琐细东西。在我们天真的好奇（如一个小孩玩弄波光<sup>^</sup>一朵蒲公英易碎的球面）形成时期，总是有些欣喜若狂，或有时惊恐害怕，这都是正常的，特别是当一个人或相关事物的阴影队年轻到死亡一直跟随其后时。波森，这个人，当阿曼达的脚步走近时他正在想象的天堂的想象的边缘——在校样的空3处（对于更正和提问来说，它队不过宽！）将两个“想象的”都删左。这就是传遍整个脊椎的无与伦比的、较之销魂的性事和超自然的狂热更为强烈的性高潮。

在现在时的这一刻，<sup>^</sup>不消退的曙光透过他房间平静的

门，他感到了——一个旅行者的振奋，3起身并且——用一句靳荷马式的暗喻——地球倾斜了，之后又重新回到它的水平位<sup>^</sup>。其实，在任何时空我们都并非只是踩在地面上的成千双脚，还有云彩（如絮的轻云异常洁白、宽宽地飘散着）好似浮在天上实验室里一块玻璃条上。透过这块玻璃，远在下面遥遥现出部



分华而不实的地球，峭壁崕岩的山峦、圆形的深蓝湖泊、暗绿的松林中镶嵌着的山村。空中小姐送来晶莹透明的饮料，她就是阿曼达，刚接受他的求婚，尽管他已警告她：她过高地估计了许多事，如纽约聚会的坎愉，他工作的重要性，未来的继承权，他叔叔的文具生意，维蒙特的群山——现在飞机随着一声轰鸣和干咳^^了。

咳嗽，我们的波森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坐了起来，摸索着灯，但灯的开关像他挪动瘫软肢体的尝试一样无效。因为他4楼房间的床在另一方向，北边的位置。他现在向门摸去并撞开它，而不是设法队（他本以为他可以）半开着的、并且半致命的通风孔将烟队走廊卷进来时撞开得更的窗户逃出去。

火先被地下室浸满油的抹布喂食，然后又被不失时叭地喷溅在楼梯上的、墙上的、到处都是的较轻的液体所助长，立即迅速地爬遍整个旅馆——尽管“幸运的是”，就像当地报纸在次日早晨报导的，“只有几个人死亡，因为碰巧只有几个房间被进住。”

现在火焰正爬上楼梯，两两成对，三五成群地，排成红色的一行，手拉着手，火舌连着火舌，欢快地聊着，哼唱着。不是它（门扑动的热浪，而是呛人的黑烟使波森退回房间；对不起，-1礼貌的火舌撑开了那扇他试图关上的门。窗户猛撞得如此剧烈，以至于它的框裂成进射的红宝石。他在窒息而死之前，意识到外面的暴风雨正协助着里面的火势。最后，窒息今

他尽力爬出去、爬下去以逃命，但在轰鸣的房子的那一侧没有

突出物或阳台。

当他到达窗户时，一个长长的淡紫色火焰舞上前来，用它 的套着手套的手作出幽雅的姿势阻止了他。崩塌的木头与灰 色的隔墙使他听到人类的哭喊声，他最后的错误想法之一就 是那是人们渴望去救助他的呼叫，而不是难友的哀号。

模糊不清的彩带围绕着他，便他想起童年时一本恐怖书 上的简要画面，耀武扬威的蔬菜围着一个穿睡衣的男孩越转 越快，这个男孩绝望地试图从这个头晕目眩的梦境醒转过来。 它的最终<sup>^</sup>是一本书的遇热发光体或者是一个变得完全透

明而空洞的盒子。这时，我认为，它不;质死亡的原始痛苦，而是从一种存在形式到另一种存在形式神秘的相神调动的无 与伦比的剧痛。

别怕，你知道，去吧，孩子！

licheng288pdf转换tx